

南 華 大 學

美學與藝術管理研究所

碩士論文

共生與疏離—金門風獅爺與聚落之關係

**The Symbiotic or Alien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Feng-Shih-Yehs and Settlements in Kinmen**



研 究 生：黃蕙馨 撰

指 導 教 授：吳介祥 博士

中華民國 九十七 年 六 月 十 一 日

南 華 大 學

美學與藝術管理研究所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共生與疏離—金門風獅爺與聚落之關係

The Symbiotic or Alien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Feng-Shih-Yehs and  
Settlements in Kinmen

研究生：黃 蕙 馨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龔 詩 文

吳 介 禕  
陳 淑 芳

指導教授：吳 介 禕

系主任(所長)：羅 雪 谷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九十七 年 六 月 十 一 日

# 共生與疏離—金門風獅爺與聚落之關係

## 摘要

本文探討村落型風獅爺的信仰功能及造形兩方面與聚落之間的連結。首先從超自然信仰與風水的傳統思維，來瞭解如何使居民的生存境遇與居住環境形成因果關係，進而使風獅爺辟邪物與居民的心理需求、聚落空間之間產生功能聯繫。另外，探討風獅爺的造形呈現精簡的差異及材質區域化的現象，與聚落的規模及經濟發展、信仰忌諱、聚落所在區域的資源條件的關聯性。再者，將晚近出現的觀賞型風獅爺與村落型風獅爺相比較，凸顯脫離聚落空間的風獅爺形式，不再存在與聚落之間傳統功能上的連結。最後，分析在近代聚落環境的改善、空間變遷、戰爭破壞、教育普及化及人口外移的影響之下，風獅爺的信仰情形。

關鍵字： 風獅爺、聚落、辟邪物、風水、超自然信仰、造形

##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問題.....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4
第三節	研究的對象、範圍與限制.....	5
第四節	文獻回顧.....	15
第五節	研究方法.....	19
第二章	風獅爺信仰的傳統思維與聚落環境.....	22
第一節	辟邪心理與信仰脈絡.....	22
第二節	金門的聚落空間與辟邪物.....	30
第三節	金門聚落設置風獅爺的傳統思維.....	43
第三章	金門風獅爺的造形分析.....	59
第一節	村落型風獅爺的造形(民國 38 年以前).....	62
第二節	村落型與觀賞型風獅爺的造形(民國 38 年以後).....	96
第四章	村落風獅爺的造形與聚落之關係.....	114
第一節	風獅爺的造形與聚落規模(民國 38 年以前).....	116
第二節	風獅爺的材質與聚落位置(民國 38 年以前).....	139
第三節	風獅爺的造形與聚落(民國 38 年以後).....	166
第五章	現代化下的風獅爺.....	177
第一節	觀賞型與村落型風獅爺的比較.....	177
第二節	村落型風獅爺的近代信仰情形.....	187
第六章	結論.....	209

## 圖版目錄

圖 一-1 屋脊上的風獅爺	6
圖 一-2 屋脊上的石獅配烘爐	6
圖 一-3 瓦將軍	7
圖 一-4 黃飛虎	7
圖 一-5 金門風獅爺分佈圖	12
圖 二-1 官路邊村村後方種植風頭樹與東北方位設置風獅爺	50
圖 三-1 泉州開元寺石獅	68
圖 三-2 泉州開元寺石獅	68
圖 三-3 廈門石獅王	73
圖 三-4 廈門長方形石獅	73
圖 三-5 金城西門里石敢當獅	73
圖 三-6 廈門石獅子公	73
圖 三-7 金門瓊林牆垣型風獅爺	73
圖 三-8 廈門石頂巷石獅石敢當	73
圖 三-9 福建泉州開元寺石獅（手繪）	77
圖 三-10 福建泉州開元寺石獅（手繪）	77
圖 三-11 福建泉州開元寺石獅	77
圖 三-12 坐姿	77
圖 三-13 持令旗	77
圖 三-14 金城〈小古崗風獅爺〉的陽性性徵	95
圖 三-15 金湖〈成功風獅爺〉的葫蘆性徵	95
圖 三-16 失竊的後水頭風獅爺 1	102
圖 三-17 失竊的後水頭風獅爺 2	102
圖 四-1 依早期的生態條件劃分的區域圖	120
圖 四-2 金門地質圖	142
圖 四-3 金門早期的內陸交通幹道與渡口	150
圖 四-4 簡易造形的風獅爺與金門石礦區之關係圖	155
圖 四-5 造型精細的風獅爺與渡口之關係圖	161
圖 四-6 早期磚泥類風獅爺的分佈與紅土層地質	164

## 圖表目錄

圖表 三-1 雕刻簡易、樣貌古樸的一般石獅造形	64
圖表 三-2 雕刻精細、裝飾性強的石雕蹲踞姿風獅爺	68
圖表 三-3 形貌古樸、簡易柱狀體的石雕蹲踞風獅爺	70
圖表 三-4 簡易柱狀體的石雕直立姿風獅爺	78
圖表 三-5 形體漸有立體感的石雕直立姿風獅爺	83
圖表 三-6 具立體感或雕飾繁複的石雕直立姿風獅爺	85
圖表 三-7 雙上肢平舉前伸、肢體和五官呈幾何塊狀的磚泥風獅爺	91
圖表 三-8 同石雕直立姿風獅爺形式的磚泥風獅爺	93
圖表 三-9 戰地政務時期製作的泥塑風獅爺	97
圖表 三-10 戰地政務時期製作的石雕風獅爺	100
圖表 三-11 解嚴後的村落型風獅爺的造型	103
圖表 三-12 解嚴後塑造的東洲風獅爺	108
圖表 三-13 觀賞型風獅爺的造形	109
圖表 四-1 金門地區的石材	142
圖表 四-2 雕刻簡易的風獅爺的石材	151
圖表 四-3 雕刻精細的風獅爺的石材	156

## 表格目錄

表格 二-1 金門歷年平均最多風向	46
表格 二-2 鎮風煞的風獅爺	50
表格 二-3 剋制其它陽宅禁忌的風獅爺	54
表格 三-1 南北獅的造型比較	63
表格 三-2 清代石獅的造形特徵發展	75
表格 三-3 台灣近代的石獅造型特徵	101
表格 四-1 雕刻粗糙或簡易者的風獅爺	120
表格 四-2 造型簡易或粗糙的風獅爺簡表	124
表格 四-3 雕刻尚佳或精緻者的風獅爺	130
表格 四-4 雕塑精細的風獅爺簡表	134
表格 四-5 磚泥類風獅爺與聚落區位	164
表格 四-6 戰地政務時期的風獅爺的材質、體型、聚落規模	171
表格 四-7 解嚴後設置的村落風獅爺與聚落之關係表	174
表格 五-1 戰時因軍事工事受損或遺失的風獅爺	201
表格 五-2 金門縣 58 年至 68 年現住人口狀況表	208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問題

金門的先民多來自閩南，聚落居民的生活中延續著濃厚的原鄉信仰，如《金門志》十五卷風俗記云：「島中歲時習尚，大概不遠廈門<sup>1</sup>」。金門眾多聚落裡常見有公設的風獅爺辟邪物，在鄰近的廈門、泉州<sup>2</sup>等地也可見有石獅鎮煞的信仰，由莊伯和幾次前赴閩南各地調查石獅辟邪物的田野資料裡瞭解，在廈門市石頂巷有一尊石獅，當地人稱石獅王或石獅公，近年重新設案供人敬拜；不遠處另有一尊浮雕石獅，兩尊都是嵌入在石牆內，作用與鎮路沖的石敢當作用雷同；另外在泉州街頭也見有鎮煞辟邪的石敢當獅，造型如廟前石獅<sup>3</sup>。作者在〈石敢當新探〉、〈閩南民俗美術探訪〉同樣是調查閩南地區的鎮煞石獅、石敢當的資料中，提到由於文革的破壞致使濃厚迷信色彩的辟邪鎮物破壞殆盡，導致目前數量減少<sup>4</sup>。在文革之前，1943年至1945年間發行的《民俗台灣雜誌》中，其中一篇是梅江田正孝當時在廈門調查與石頭有關的信仰，記載為〈廈門的石頭與驅邪〉一文，從中獲知當地過去有更多驅邪鎮煞的石獅，據作者在廈門發現共有19尊簡陋獅形的石獅，其中7尊受供奉於小祠中的石獅，被當地人尊稱為石獅仔公；2尊供奉於小廟的石獅，則稱為石獅王<sup>5</sup>。從作者所繪的石獅仔公、石獅王的圖像來看，前者的風格樣式與金門當地的牆垣型風獅爺造型相仿；後者則

<sup>1</sup> 林焜熿，《金門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印，1960)，頁387。

<sup>2</sup> 金門縣位於福建省東南方的廈門港灣之內，西至廈門外港約10公里。

<sup>3</sup> 莊伯和，〈風獅爺的美術造形與資料舉隅〉，《金門傳統藝術研討會論文集》(傳藝中心籌備處，2000)，頁146-150。

<sup>4</sup> 莊伯和，〈琉球的村落獅子、屋頂獅子〉，《台灣民藝造型》(台北市：藝術家出版，1994)，頁31、116。

<sup>5</sup> 文中一一列出作者所發現的各樣石獅形式的數目，照作者所列項目實則只有19尊，但作者卻寫共有20尊，本文僅以作者所列出的項目來計算，因此僅寫上19尊。梅江田正孝，〈廈門的石頭與驅邪〉，林川夫主編，《民俗台灣(第四輯)》(武陵，1990)，頁186-188。

與青嶼的風獅爺造形相似<sup>6</sup>。依據上述調查的資料，在廈門、泉州、福州等地，村落型的石獅辟邪物大多是造形儉樸的獅形，更像是金門常見的牆垣型的樣貌，亦或是如廟前石獅的造形，運用功能上與石敢當鎮巷沖等作用相同。

隨著先民從閩南地區移民到金門，原鄉的石獅鎮煞信仰也在金門眾多村落裡隨處可見。但受到金門當地特定的自然環境影響，居民普遍將風獅爺運用在鎮風煞，多數呈現直立擬人狀的造型樣式<sup>7</sup>，形成有別於原鄉，極富地域性的功能與形式的結合。就像同樣是受到福建盛行風水觀念與石獅辟邪行為影響的琉球，當地也流行在民宅屋頂上及村落入口處等設置獅子像。配合該地的需要，當地的村落獅子運用在伏火的需求，之後並衍生其他辟邪屬性<sup>8</sup>。金門與琉球同樣源自福建地區的石獅鎮煞信仰，配合著當地地理環境與民眾的信仰需求，產生一些適地性的變化。據莊伯和將金門村落型風獅爺與琉球的村落獅子所作的比較，兩者之間有共性，如設置於村落的位置相似、各尊造形也有細緻與稚拙之分。但也有相異性，一是功能有別，琉球始於伏火，金門多用於鎮風；二是造形上，琉球的村落獅子多為蹲踞狀，金門則有直立擬人狀與蹲踞姿等多樣姿態<sup>9</sup>，由相異之處可顯示出各自的獨特性。另外，作者還調查台灣、澎湖、馬祖等地的風獅爺信仰，但所獲多是屋頂型的風獅爺，惟在屏東高樹鄉廣福村（古地名為「大路關」）有三座是村落公設的大型鎮煞石獅，大路關人尊稱為「石獅公」。最早的一

---

<sup>6</sup>作者所繪的石獅形象，僅有石獅王的圖像有註明名稱，圖像旁並解釋是「於小廟的安置」，跟文字描述石獅王是供奉於小廟相符。其餘圖像未註明何者是石獅仔公，但筆者推測一簡易石獅的圖像為石獅仔公，是依據此圖旁有寫上「用以遮風避雨的安置」，此描述跟文字說明石獅仔公都供奉於小祠中相應。梅江田正孝，〈廈門的石頭與驅邪〉，頁 186-188。

<sup>7</sup>直立姿造形的村落型風獅爺在解嚴以前留存有 40 尊的數量，尚不包含已遺失的以及解嚴後不斷新增的村落型及觀賞用的風獅爺。

<sup>8</sup>關於琉球村落獅子最早開始用於伏火，最早記錄在尙真二十一年（一六八九）「東風平町字富盛」的獅子記載：始向八重瀨嶽建獅子形，以防火災，因東風平郡富盛村屢遭火災，房屋燒失，民不堪其擾，由是村人請蔡應瑞看風水，應瑞遍相地理，囑曰：「我見八重瀨嶽係火山，宜早作獅子形，向八重瀨，以防其災。」村人依令而行，作獅子石像蹲作勢理城，以向八重瀨，爾後，果得免火災之憂。轉引自莊伯和，〈風獅爺的美術造形與資料舉隅〉，頁 146-147。

<sup>9</sup>莊伯和，〈琉球的村落獅子、屋頂獅子〉，頁 125-127。

尊據稱也是具有鎮風煞作用，三座石獅的造型都是蹲踞姿<sup>10</sup>。而在澎湖的馬公市莊家莊民俗館的收藏中顯見一尊小型的村落風獅爺，是以當地石材玄武岩製成，狀似金門風獅爺直立擬人形的造形<sup>11</sup>。與上述資料中其他地區的村落的鎮煞石獅、風獅爺對照下，金門的村落風獅爺的設置普及性、信仰功能與造形樣式，都能顯示地區性的特殊性與獨特性。

村落風獅爺成爲金門聚落空間裡特殊的信仰景觀，與聚落居民重視居住環境的風水思維有關，居民運用風獅爺的鎮煞形式，化解聚落空間與周遭環境的不和諧，使居民的生活獲得精神上的穩定與安全感。由此簡單瞭解，傳統的村落風獅爺的信仰功能是要與居民的環境思維、聚落的空間環境相互連結。因此必須經由與風獅爺有關的聚落空間環境、居民的思想與行爲的整體觀照才能瞭解到風獅爺存在於聚落中的傳統功能價值。

傳統的村落風獅爺與聚落之間的關係，不只可以從信仰功能與居民思維、聚落空間之間的聯繫來瞭解。其造形製作似乎受到所在聚落環境的條件影響，在這些早期的石雕風獅爺的造形特點上，明顯觀察出與聚落之間呈現某種規則性的關係，譬如體型小者或材質較劣或雕工粗糙者，多半會出現在規模小、經濟發展較不活絡的聚落或區域裡面；體型大者或材質精細或雕工細緻著則多出現在當時是規模大、經濟發展較盛的聚落裡。這些早期的風獅爺的造形精簡程度是否能與聚落的規模、經濟發展條件產生關聯？另外早期的風獅爺在區域分佈上，石雕材質的風獅爺大部分分佈在東半島；泥塑材質者則多分佈在西半島，風獅爺的材質會在空間分佈上有如此區分，是否與聚落所在區位的地理環境資源、交通運輸等條件有關？

然而在民國 38 年以後，金門歷經了國共戰爭，兩岸交通斷絕，也切斷

---

<sup>10</sup>毛麗貞報導，2006 年 10 月 4 日，〈高樹鄉廣福村石獅 登錄屏東縣古物〉，2007 年 4 月 6 日，轉載 <http://www.wretch.cc/blog/iamhuei/4967771>；曾坤木撰，〈大路關神獅的由來〉，2007 年 4 月 6 日，[http://www.tncsec.gov.tw/wks/pt11/home.php?page=page42.php&num=2330&page\\_key=2&ks=pt11&send\\_key=y](http://www.tncsec.gov.tw/wks/pt11/home.php?page=page42.php&num=2330&page_key=2&ks=pt11&send_key=y)。

<sup>11</sup>莊伯和，〈風獅爺的美術造形與資料舉隅〉，頁 154-159。

金門過去仰賴廈門等地物資人力供應的生活臍帶，聚落的經濟，島內的交通條件等都有不同以往的建設發展。到民國 81 年，金門戰地政務解除，社會、經濟結構發展有別過去，不再侷限傳統的聚落經濟模式，物資的供應不只仰賴台灣，與大陸的交易往來更是日益頻繁。從軍管期到解嚴後不同階段的經濟環境與生產條件下所設立的風獅爺，其造形程度與聚落規模、材質與聚落區位的資源條件之間的關係又是如何？

解嚴後，在觀光發展的潮流下，風獅爺的形式也出現在非傳統聚落空間的公共場所裡。這使得傳統的風獅爺在金門地區的使用意義上產生了變化。文中藉由脫離聚落空間的觀賞型風獅爺與被聚落居民需要而設置的村落型風獅爺作比較，以凸顯風獅爺的形式在聚落空間之中才能彰顯的傳統信仰功能與價值？而將原本僅作信仰功能的風獅爺，轉為世俗性的觀賞應用，是否表示現在對風獅爺的鎮煞信仰需求有所改變？

## 第二節 研究目的

依據上述的問題，圍繞在風獅爺的信仰、造形特點兩方面與聚落之間的關係來探討。因此，本文探討的目的在於：

1. 瞭解金門聚落居民設置風獅爺於聚落中的空間環境認知與信仰觀念。由此來看傳統的村落風獅爺是如何與居民的環境思維、聚落的空間環境產生的連結。
2. 分別觀察民國 38 以前及以後設置的風獅爺，選用材質、造形雕塑程度、體型等造形項目在區域分佈所顯現的特點，進而探討不同時期風獅爺的造形與聚落之間呈現的關係。
3. 由風獅爺的設置功能、製作、所在空間以及與在地居民的互動關係的比較，來看村落型風獅爺與觀賞型風獅爺之間的差異。
4. 從風獅爺的研究資料與田野觀察，來理解現代化下的風獅爺鎮煞信仰情況。

### 第三節 研究的對象、範圍與限制

本論文探討的主要對象為村落型與觀賞型風獅爺，研究的區域範圍限定在大小金門島上分佈的風獅爺。依據地方文史研究，村落型風獅爺最早設立的時間約略可上溯至清初，一直到民國 95 年為止，仍是持續不斷增加。

在金門聚落的辟邪信仰體系裡，風獅爺的名稱一般可指稱兩種類型。第一種是私人設置在閩式建築的屋脊上，呈騎獅彎弓狀的武士形象，常見為一尊、但也有兩尊或三尊並列的組合，或也有左右各配烘爐一個，或是與烘爐、八卦並置，甚至有將風獅爺置於烘爐內者<sup>12</sup>。另外還有單獅型。這類位在屋脊上的風獅爺多數為陶製品，不過在金門也有少數以石雕或泥塑製成。依陳炳容於民國 80 年的調查，金門地區約有百餘尊此類的風獅爺；葉鈞培於民國 88 年為止在金門各村的調查，顯示明確的數目，共有 79 尊；而楊天厚、林麗寬在民國 89 年為止，在金門各村調查有 66 處屋宅的屋脊或屋瓦上有此設置。這類風獅爺都是私人設置，起因於個別屋宅有所沖犯，依據陳炳容的調查推測金門置於屋脊上的風獅爺，通常作為鎮宅沖<sup>13</sup>、鎮路沖、鎮柱沖等破解屋宅的沖煞，還有剋制病魔、消災解厄之用。在民間也有一說是鎮風止煞，作者的調查中，則指出此類風獅爺朝向東北或北面的數目甚少，不若聚落中公設的風獅爺作鎮風煞之用途，則多是朝向東北或北的強勁風向。

---

<sup>12</sup>金門的後浦頭村即有一例。引自陳炳容，《金門風獅爺》(台北縣：稻田，1996)，頁 106。

<sup>13</sup>山后村下堡的民宅屋脊上的風獅爺，即是用來剋制山后中堡建築的屋脊之沖犯。同上註，頁 112。



圖 一-1 屋脊上的風獅爺

資料來源：陳炳容

圖 一-2 屋脊上的石獅配烘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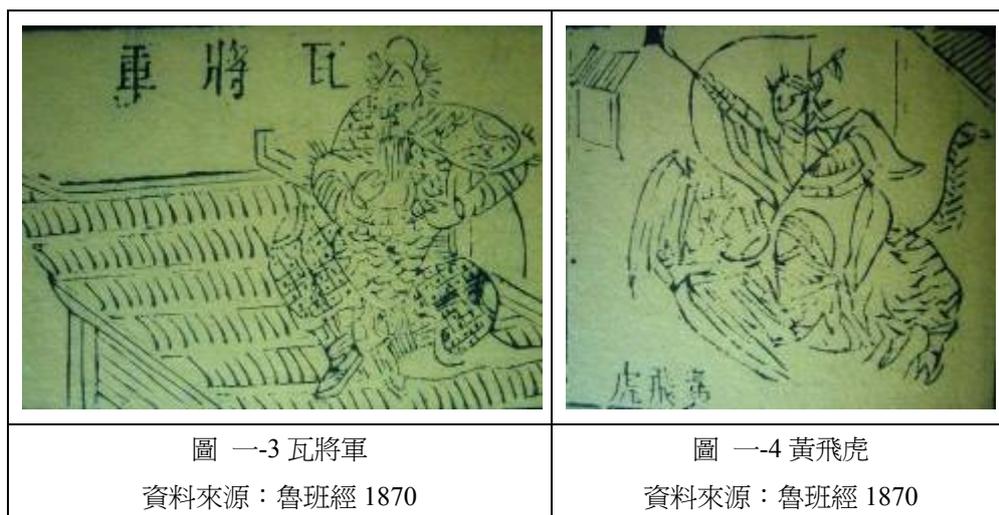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楊天厚、林麗寬

設置於屋脊上的武士持弓按矢騎獅狀，同樣在台灣的台南市、台南縣、彰化鹿港與和美、嘉義大林、澎湖、馬祖、廣東潮州、福建泉州等地，也有相關研究者的調查發現<sup>14</sup>。研究者對於它的名稱也多所探討，這些研究多認為這類風獅爺的設置與清代午榮彙輯的《魯班經》中所稱的瓦將軍的設置位置、功能相似，因此也被稱為瓦將軍。瓦將軍屬於屋宅鎮煞物，在《魯班經》的「禳解類」，說明了瓦將軍是設置在屋頂前坡的位置，與一般多位於屋脊上的風獅爺有些微差距，但在金門卻有少數單獅型的風獅爺設置在屋頂前坡，如金城賢厝村的陶製單獅、金湖成功村的石製單獅。另外，書中明確說明瓦將軍的作用，是「因對面或有獸頭、屋脊、牆頭、牌坊脊，如隔屋見者宜用瓦將軍<sup>15</sup>」，其中也有與風獅爺的作用相同者。但從《魯班經》繪有瓦將軍的圖像來看，其持令旗的形象又與屋脊上的風獅爺有差距，倒是書中所繪的黃飛虎圖像，其持弓射箭的姿態，身旁有一虎的搭配，與風獅爺持弓騎獅的形象頗有雷同之處，也因此，呂理政推測這類風獅爺有可能是封神榜中的黃飛虎所演變而來<sup>16</sup>。

<sup>14</sup> 陳炳容，《金門風獅爺》，頁 107-108。莊伯和的田野調查，引自莊伯和，〈風獅爺的美術造形與資料舉隅〉，頁 147-158。台南市區的調查，何培夫，《台南市民俗辟邪物圖集》（台南市政府，1990），頁 55-56。

<sup>15</sup> 清午榮彙編，《魯班經》（不詳，1870）。

<sup>16</sup> 呂理政，〈聚落、廟宇與民宅厭勝物〉，頁 95-97。



除了多數主張此類風獅爺為瓦將軍或黃飛虎，莊伯和在《台灣民藝造型》中有其他此類風獅爺的名稱的整理，如連橫《台灣通史》中主張為蚩尤；依據日人新垣宏一訪問台南土木匠師的結果，尚有趙公明、鐵甲將軍的稱呼<sup>17</sup>。相關研究、調查得到莫衷一是的稱法，但從研究者詢問父老的回答裡，多可知稱為風獅爺，只是在歷史考證上難以明確。同樣在莊伯和的《台灣民藝造型》獲知在西元 1873 年的 Douglas 所編的《廈英白話詞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Vernacular or Spolsen language of Amoy 中有將此類風獅爺稱為「風獅」的早期記載。筆者參閱《廈英白話詞典》，其中分別對「風」與「獅」所作的解釋為：

風字：Hang. sai: image of a lion and rider, put on roofs, to ward off bund luck.

獅字：Hong. Sai: image of a lion with officer on its back, put on a roofs, to ward off evil influences.<sup>18</sup>

因此詞典是採擷自廈門地區的閩南語，除了知道清代時，廈門地區有設置在屋脊上的風獅爺的風俗外，也可知當時「風獅」兩字是用來指稱這類設置在屋脊上的武士持弓騎獅狀的辟邪物。

筆者在訪談中曾數度詢問村落父老們，他們皆稱設置在屋脊上的武士

<sup>17</sup> 自莊伯和，〈風獅爺研究〉，《台灣民藝造型》(台北市：藝術家，1994)，頁 12-17。

<sup>18</sup> 同上註，頁 12。原文出自杜嘉德·巴克禮，《廈英大辭典》(台北市：武陵，1993)，頁 150、407。

持弓騎獅狀或單獅狀者為風獅爺。而第二種類型，屬於公設性質，設置在村落內或村落邊境的鎮煞石獅，現在普遍稱之為風獅爺，但在耆老口中則習稱為石獅爺、石獅公等<sup>19</sup>。筆者在各村的調查，這些石獅爺中有一些身上會穿戴還願者獻上的紅色披巾，披巾的左右兩側都會附有名條，名條上幾乎都寫著石獅爺或石獅爺公<sup>20</sup>的名稱，在東蕭村風獅爺的紅披巾的名條上，還願者還以石獅將軍來稱呼。從村老的口述、信仰者的敬稱中，得知這類石獅在過去習慣被稱為石獅爺、石獅公等，而非現在大家普遍稱呼它的風獅爺名稱。

但早期金門的舊志或歷史文獻等，都遍尋不著記載石獅爺或稱為風獅爺的名稱或其信仰作用等，唯在清道光年間周凱所撰的《廈門志》中，一段對廈門地方的迷信陋習的批評裡，提到廈門有石獅爺的信仰，文中說：「吳越好鬼，由來已久。近更惑於釋道，…。於是邪怪交作，石獅無言而稱爺，大樹無故而立祀…<sup>21</sup>」。但該書僅提及有石獅爺的信仰，其餘一概無所知。不過，在 1943 年至 1945 年期間發行的《民俗台灣雜誌》裡，梅江田正孝的〈廈門的石頭與驅邪〉一文裡，針對廈門當地稱為石獅王、石獅仔公作紀錄，與金門村落裡公設的石獅爺一樣，都有敬拜的習俗。其中所繪的石獅王圖像，與金門青嶼村的風獅爺的造形頗為相似，石獅仔公的圖像也與中蘭村、何厝村裡公設的小型風獅爺樣貌相似。該文記錄的石獅王或石獅仔公，也與金門聚落中私人設置於自家屋宅的牆垣型風獅爺的石獅造形，

---

<sup>19</sup> 田埔村民柯能靜表示屋頂上的風獅爺一直以來都稱為風獅爺，村落的風獅爺原本都叫石獅爺。山后下堡村民林成碧也表示風獅爺，原本村中人都稱「石獅爺」，是國軍來才開始聽有人稱為風獅爺，風獅爺比較好叫。

<sup>20</sup> 洋山村、浦邊村、陽翟村、後浦頭村、小浦頭村、塘頭村、青嶼村的風獅爺都有披上紅巾，披巾兩側的名條上面所寫字樣：一邊為「石獅爺 千秋」或「石獅爺公 千秋」，另一邊則寫上「本境 某弟子 叩謝」。另外一些村落的風獅爺也有披上紅巾，但都沒有留下叩謝者的字樣，多屬於村民固定為它製作的披巾，非還願者的答謝物。也有為數不少的風獅爺沒有披上紅披巾，尤其是金寧、金城區的泥塑製成的風獅爺，多數少見紅披巾，但較為特別的是，如夏墅村則有用所謂的「紅仁布」一條斜掛在風獅爺身上。而湖下、東洲也有披上紅巾，東洲村風獅爺的紅披巾上則是寫上「風獅爺 千秋」，這是較少見的例子。

<sup>21</sup> 周凱，《廈門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 650。

及嵌入在屋宅壁面的設置方式一樣<sup>22</sup>。

而聚落公設的石獅爺類型，要到民國 48 年開始有了明確的記載，許如中主編的《新金門志》中人民志的第四篇的宗教及民間信仰，記載：「風獅：浯地苦風，村落當風處，每見有石刻巨獸，作狻猊張口人立狀，云可擋風<sup>23</sup>」。簡單點出金門受到風害影響，當地村落會在村落的當風處設置相信可以鎮風的石獅，這類石獅被稱為「風獅」，是目前可知最早的文獻記載。

針對此類風獅爺的研究，目前所知最早的資料為民國 72 年 3 月，李怡來在《金門》期刊發表的一篇〈金門民間傳統建築漫談—石敢當和風獅爺〉，文中雖表示也叫做「石獅爺」，但全篇都是以風獅或風獅爺來稱呼進行討論，似乎在當時風獅爺是較為普遍被大眾所認識的名稱，這一點在葉鈞培的《金門辟邪物》裡就有所解釋，作者指出在當地，風獅爺原指的是屋頂上的瓦將軍，而村民原稱為石獅爺的村落公設的辟邪物，在後來也被叫做風獅爺，甚至比石獅爺的名稱更為普遍流行的緣由。是因作者從民國 70 年開始著手調查村落裡的石獅爺，訪問了地方耆老，表示石獅爺是作為「祭風煞」的設置，之後作者在民國 72 年 11 月於金門日報發表一篇以風獅爺為題名的文章〈寂寞的獅子—金門風獅爺巡禮〉<sup>24</sup>，作者表示在此之後陸續的調查研究著作、媒體報導、陶藝商品的行銷宣傳都是用風獅爺來稱呼這類聚落公設的鎮煞石獅，可以說是藉由這些媒體的推波助瀾下，風獅爺成為比石獅爺更為普及的稱法。筆者在本論文裡還是統一使用受到金門本地與外地大眾較為普遍認識的名稱「風獅爺」來進行文中的描述。

針對上述兩種類型的風獅爺，相關研究者也已依其性質做出分類的探討。陳炳容依設置位置與庇護範圍的不同，將多數設置在村落外緣的位置，防護的範圍是整個村落，屬於公設性質的風獅爺，稱為村落風獅爺；而設置在屋脊上的位置，庇護的對象則僅限於個別住宅，屬於私設性質的風獅

<sup>22</sup> 梅江田正孝，〈廈門的石頭與驅邪〉，頁 187-188。

<sup>23</sup> 許如中，《新金門志》（金門縣政府，1959），頁 297。

<sup>24</sup> 葉鈞培，《金門辟邪物》（台北縣：稻田，1999），頁 27。

爺，稱之為屋頂風獅爺<sup>25</sup>。作者將村落風獅爺與屋頂風獅爺作出劃分，進而分別探討它們的歷史起源、設置原因與功用、分佈現況等。並依此分類方式分析出這兩類風獅爺的異同之處，由此可瞭解雖同樣稱呼為風獅爺，也同樣是源自中國獅信仰的文化脈絡下發展出來，功能上也有相重疊的部分，但兩者在信仰功能、淵源、造型、設置位置上還是存在著差異性。

楊天厚與林麗寬的著作中，除了同樣依據設置位置，另外依照個別的設置目的，以及配合風獅爺的發展近況，將金門風獅爺區分為三類。一是村落型風獅爺，屬公設性質，位於村落境內或外緣，塑立目的多是為鎮風煞等，即是陳炳容所歸類的村落風獅爺；二是牆垣屋脊型風獅爺，其中包含兩種樣式，牆垣型是嵌入在牆壁中或置於屋宇轉角處的簡易石獅形象，在金門所見的這類石獅主要是作為防煞擋巷沖之用。屋脊型風獅爺指的是位在屋脊上的小型石獅，此類在金門的分佈數量較少，作用與「瓦將軍」相似，但作者未將陳炳容主要調查的陶製型屋頂風獅爺納入屋脊型，而是歸為瓦將軍類，另闢專文討論之。陳炳容則將屋脊型的小型石獅也納入屋頂風獅爺的類別，而牆垣型風獅爺，陳炳容雖有在屋頂風獅爺的類別中稍有提及此類<sup>26</sup>，但作者探討的屋頂風獅爺還是以陶製的屋脊型風獅爺為主；另外第三類是近晚期才出現的觀賞型風獅爺，與前面兩者不同的是，前兩者有著辟邪的作用在，觀賞型卻是以觀光利益為前提而製作的地標物或商品，或是因藝術創作、商品製作的動機而作的作品、產品等<sup>27</sup>。

筆者將上述兩者的分類再作一綜合梳理，以便界定文中所欲探討的對象。大抵分成四種類型，分別是村落型風獅爺、牆垣型風獅爺、屋頂風獅爺與觀賞型風獅爺。前三者同樣是以設置位置、庇護範圍來作界定，其中筆者採用屋頂風獅爺，是為了與楊天厚與林麗寬歸類的屋脊型風獅爺有所

<sup>25</sup> 陳炳容，《金門風獅爺》，頁 18。

<sup>26</sup> 陳炳容提及這類牆垣型，有的被稱為「石敢當獅」，與石敢當有密切關係。同上註，頁 100。

<sup>27</sup> 楊天厚、林麗寬，《金門風獅爺與辟邪信仰》（北縣永和市：稻田，2000），頁 34-35。

區別，因作者將屋脊型的類別只含括石雕類，而陶製類則另外歸為瓦將軍。但筆者從設置位置與作用等的同質性來看，位於屋脊上的石雕、泥塑跟陶製三者都可歸為一類，因此就延用同時包含三者的屋頂風獅爺。

由於筆者探究的主題圍繞在風獅爺的信仰功能及造形與聚落之間所形成的連結關係，所以所需對象指的是聚落中公設、庇護全村的村落型風獅爺，而牆垣型風獅爺與屋頂風獅爺都屬於個別屋宅所有，為私人設置，因此不列入探討。唯獨在探討村落風獅爺的石雕蹲踞型態中一種正面長方、側面三角形、淺雕獅形的類型時，因這類風獅爺，有些原是牆垣型，後來才被移作村落型，因此在探討此類的造形與原始功能時，會將牆垣型風獅爺也納入分析。再者，文中也將解嚴後產生的觀賞型風獅爺跟村落型風獅爺作一比較，顯示出兩者的差異，因此本文主要探討的對象將只以村落型風獅爺與觀賞型風獅爺為主。

本研究的區域範圍，設定在村落型風獅爺與觀賞型風獅爺所分佈的金門區域內。金門縣包含大金門本島、小金門以及大膽、二膽、東碇、北碇等十二個島嶼。行政區劃分為五個鄉鎮，分別為大金門島的金城鎮、金沙鎮、金湖鎮、金寧鄉，還有小金門的烈嶼鄉，總面積為 150.456 平方公里。另外代管烏坵鄉。村落型風獅爺分佈的範圍主要在大金門島，小金門島上僅有一尊。若以各鄉鎮分佈的數量來看，最多是金沙鎮共有 46 尊；次多是金湖鎮，共有 14 尊；再者是金寧鄉共有 10 尊；其次是金城鎮共有 7 尊；最後是烈嶼鄉，僅后頭村有 1 尊。觀賞型風獅爺只有分佈在大金門島的金湖、金寧、金城區域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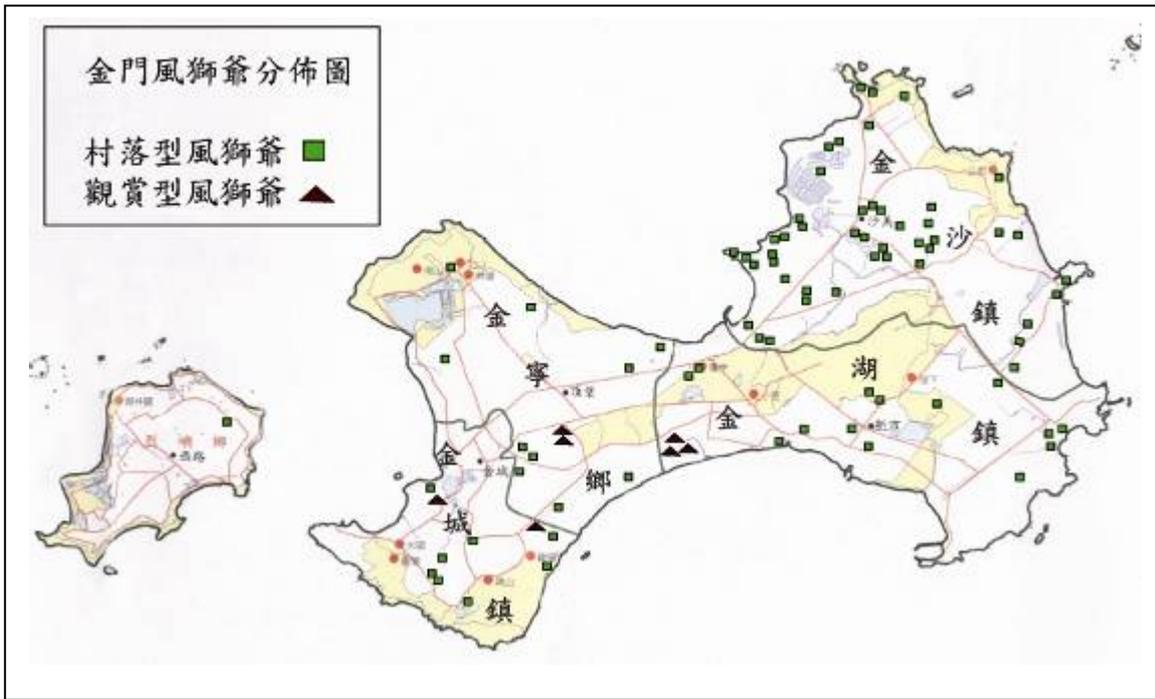


圖 一-5 金門風獅爺分佈圖

金門行政區域圖來源：92 年內政部金門國家公園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計畫書

研究的時間範圍：目前調查發現的風獅爺，最新設立的 1 尊是后沙村的風獅爺，在民國 95 年 12 月安座。解嚴（民國 81 年）以後至今設置的村落型風獅爺共有 13 尊，觀賞型風獅爺都是解嚴後才開始產生。戰地政務時期設置的村落型風獅爺共有 10 尊，其中東玠、青嶼、中蘭村的現有風獅爺都是當時挪用現成的石獅來設置，其餘 7 尊皆是重新製作，這 10 尊的設置時間當時未有文字記錄，晚近的調查者皆依循年長村民口述，記錄下設立時間<sup>28</sup>。而在民國 38 年之前設置的風獅爺目前計有 53 尊，其中 47 尊皆未紀年，其餘 6 尊依據陳炳容與楊天厚、林麗寬的調查資料，推測出大略的設置時間，分別如下：據陳炳容依呂厝與湖前村的 2 尊風獅爺的設置目的來推測兩尊的設立時間，由於兩尊都是為了反制墓沖，被鎮的兩座古墓都興建在明末時，因此兩尊的設置時間被認為是在明末時設立；小古崗村的風獅爺則在〈古崗村風獅爺遷建誌〉裡記載為清乾隆 50 年所建，但此資料來源則尚須考證；歐厝村的風獅爺，依據《金門歐陽氏族譜》記載，是清

<sup>28</sup> 參考自陳炳容，《金門風獅爺》，頁 64-65；楊天厚、林麗寬，《金門風獅爺與辟邪信仰》，頁 176-182。中蘭村的風獅爺的設置時間是根據筆者的訪談調查。

道光年間所建；何厝村保安殿旁的小型風獅爺，楊與林的表示從〈保安殿重建誌〉中可以看到風獅爺供塑的年代與保安殿同建於清代光緒丁丑年。但作者見〈何厝保安殿重建誌〉中僅有廟宇的興建年代，並未言及風獅爺與廟宇同時興建的文字。山后村下堡的風獅爺，陳炳容則根據它是制中堡的屋脊煞的作用，推測是中堡建村（完成於光緒 26 年）後設立，應為清末之物。但由於這些多是晚近廟宇重建、擴建或風獅爺遷建後所記述的設立年代，另三尊則屬研究者的推測，在無直接可靠的證據下，上述的設立年代都須要再經過嚴密的考證，所以在此也僅作參考。

但風獅爺的設立會是從何時開始？過去金門普遍盛行以風獅爺來鎮風煞，如《新金門志》中說明風獅爺的設置是因為金門苦於風害的環境，晚近的研究者也多從金門遭受風害的起始點去探究風獅爺在金門興起的時代。金門會有風害，是因原本茂盛的林相被破壞後所造成，一般認為林木被大量破壞以致風沙飛揚，最主要是明末鄭成功來金伐木造船的因素，但陳炳容認為這是由於新舊《金門縣志》皆寫下：「舊多樟木，因鄭成功造船，砍伐殆盡」。才會使今人留下刻板印象。因為根據陳炳容對金門各姓祖譜、明隆慶《同安縣志》的研究裡發現，村落遭受風害，嚴重者甚至廢村、遷村，是從明代中葉以後就有的現象，而明末鄭成功來金時，金門林木應已所剩無幾。後來清康熙二年下令遷界毀城，所剩無幾的林木應也受到波及，因此清代時的風害應更為嚴重<sup>29</sup>。但從明代中葉後即有風害，風獅爺便有可能被先民應用於鎮風嗎？陳炳容在《金門風獅爺》裡分析，清初金門歷經兩次遷界，直到康熙 22 年左右，居民才能從大陸內地重返金門，面對風沙更為肆虐的情形，可能將在彰泉一帶所見到的獅子辟邪習俗應用於當地，因此風獅爺應是在清初時開始普遍設立<sup>30</sup>。而筆者也推測目前所見的風獅爺普遍設立的年代，應是在清初之後，因二次遷界對村落的破壞，如在清道

<sup>29</sup> 陳炳容，〈金門祖譜研究之二—金門的風害史〉，《金門宗族文化》，3(2006)，頁 102-106。

<sup>30</sup> 陳炳容，《金門風獅爺》，頁 63-64。

光年間編撰的《金門志》說道：「國初，鄭氏竊踞。康熙二年，官軍大蒐兩島，毀其城，遷其居民界內，浯洲逐墟」，再加上清代的風害更加嚴重來看，金門村落裡設置風獅爺以鎮風煞的情形應是在清初先民遷回金門重建家園後才逐漸普遍起來。由於相關記載、文獻付之闕如，使風獅爺設置年代的考據困難。僅能在這些未紀年風獅爺的村落，詢問約 70 至 80、90 歲的耆老，是否從其幼童時即見過或是在其父執輩時即存在，詢問之下都至少是在民國 38 年以前就有的設置。因此筆者針對這些 47 尊早期的未紀年與 6 尊傳紀年的風獅爺，上溯至清初，一直到民國 38 年以前的時期內所建立。

由於清代至民國 38 年間（除民國 26 年至 34 年間受日本統治之外），金門地區與福建沿海地區互通有無，金門製作風獅爺所需的相關材料與人才，在早時，不管石材、紅磚等物資，還有石匠、風水師等，多來自對岸。但這種情形在民國 38 年戰爭爆發後，立即改變，隨後的戰地政務<sup>31</sup>期間，風獅爺的製作，受到當地有限的資源、人才影響，或是至台灣購置。解嚴開放後，金門一些村落又陸續至大陸訂製風獅爺，製作的環境條件也與過去不同。因此筆者將分別探討清初至 38 年、戰地政務時期、解嚴至今這三個時期所設置的風獅爺的造形發展。功能方面，從解嚴以後出現觀賞型的風獅爺，應用有別於以往風獅爺在信仰功能與聚落之間維持的傳統關係，因此這部份的探討，主要以解嚴為一分界，來探討風獅爺的功能上與聚落之間形成的關係發展。

本文的研究限制：文中涉及風獅爺的石雕材料的來源判斷，透過筆者拍攝各尊風獅爺石材的照片，提供吳厝村石雕師傅張輝權、安岐村石雕師傅許嘉怡、曾經研究金門地質的陳慶瀚教授、原花崗石石材加工廠曾負責開採原石的周志安先生辨別各尊材料的來源。但因照片顯示的石材，與實物的石色、比例等會產生若干誤差，導致部分石材無法清楚辨別。因此筆

---

<sup>31</sup> 民國 38 年後，國民政府退守至台灣，金門即廢縣治，進入軍管區時期。民國 42 年恢復縣治，但是是以軍主政。民國 45 年 7 月開始實驗戰地政務，採取軍政一元的體制。參考自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編印，《金門縣志（中冊）》（金門縣政府，1992），頁 554-555。

者依據所指認的石材來源，再進行實物的比對。筆者將本地出產的石材作石色、花紋的觀察紀錄，再將指認為金門出產的風獅爺石材相對照進行確認；對於大陸出產的風獅爺石材的確認，則經由指認，以及少數觀察到的大陸石材實物作確認，或是以石雕師傅的敘述及書籍資料說明的大陸良質石材具有的特徵來判斷。由於對於石材的專業知識尚不足以做出最精確的判斷，因此文中僅能就肯定的石材來源，或疑似者，納入討論，而無法確認者即排除論述。

## 第四節 文獻回顧

有關金門村落型風獅爺的研究，至目前為止有地方文史工作者的調查研究，和民俗信仰、民俗藝術領域及傳統建築空間的相關研究。這些研究對於風獅爺的探討，整理如下：

### (一) 田野調查資料的建立：

#### 1. 數量、方位、功能的調查

孔憲法〈金門風獅爺及其聚落關係初探〉<sup>32</sup>一文是他根據 1980 至 1981 年間在金門做的調查與測量，由於交通與調查時間的限制，調查的數量僅有 30 尊。作者調查這些風獅爺在地理上主要是分佈在近海的中、大型聚落，以東北部海濱最為密集，並調查各尊座向。陳炳容於 1996 年出版的《金門風獅爺》中調查的數量增至 68 尊，分佈在 52 個村落<sup>33</sup>。多數的風獅爺分佈在東半島，西半島則較少，認為是東半島為迎風面，西半島則有山阻隔風勢的因素。並調查了設置年代、功能，還有訪問民國 40 至 60 年間設置風獅爺的村落，詢問設置源由、儀式過程等，以及各村風獅爺的習俗與傳說。楊天厚及林麗寬在 2000 合著的《金門風獅爺與辟邪信仰》調查更完整的數量、尺寸與方位，村落型 73 尊，牆垣屋脊型 16 尊，觀賞型 9 尊，共 98 尊

<sup>32</sup> 孔憲法，〈金門風獅爺及其與聚落關係初探〉，《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5：1(1990)，頁 29-39。

<sup>33</sup> 尚有調查到已遺失 1 尊的有 14 個村落，遺失 2 尊有 1 村落。陳炳容，《金門風獅爺》，頁 56。

的數量。作者並針對每一尊風獅爺，收集相關的設置年代、目的、敬拜活動與日期、儀式活動、風俗等資料。

## 2. 造形的調查與分析

孔憲法〈金門風獅爺及其聚落關係初探〉針對造型作的觀察分析，依材料、姿態、造形各部位等作簡要描繪。作者觀察直立姿的形態，表示軀體的部位似一塊圓柱體上的半浮雕，立體感不強，而蹲踞者像是一塊梯形石頭淺雕而成。作者推測風獅爺似獅子類的走獸，偶現人類特徵，是地方工匠揣摩傳統造型，產生變形與擬人化。陳炳容在《金門風獅爺》針對 68 尊所做的造形調查，指出石雕的材質分別有花崗石、泉州白石、青草石。整體依雕刻技術分有精細與粗糙之別。作者並針對風獅爺身上的圖像符號進行象徵意涵的探討。楊天厚、林麗寬在《金門風獅爺與辟邪信仰》對風獅爺的材質、姿勢等作簡要的分類。

筆者進行的調查研究是以陳炳容與楊天厚、林麗寬所建立的調查資料為主要依據。

### (二) 風獅爺與聚落之關係的探討

孔憲法在《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中發表〈金門風獅爺及其與聚落關係初探〉，作者從所調查的 102 個聚落的住宅棟數，來看大、中、小型規模的聚落與風獅爺的數量呈現的關係。從聚落規模大小來看對設置數量的影響，由於所調查的風獅爺數量不足，因此顯示的關係並不完整確實。而筆者也採取從聚落規模以及聚落經濟的發展來看對風獅爺的造形雕塑精細粗簡是否產生影響。

文中作者假設風獅爺都是符合地方志記載的鎮風功能，從調查的 30 尊中的部分風獅爺，來論證風獅爺的朝向與季風及地形，及所在位置與聚落的地形，及與聚落出入道路，都是與鎮風作用有關。作者舉出成功、后湖村的例子，說明風獅爺被選擇在聚落的位置，是能阻風的高地，但在後續調查可知，這兩尊在聚落的位置正是位在該村的風口處，是風煞會從此吹

入村落之缺口，雖兩尊確實是作鎮風煞之用，但並不是因為所在位置的地形能擋風。再者，作者依據調查結果，風獅爺多數朝東北風所來的方向，次多是面海，朝海風所來方向，剩 5 尊裡有 3 尊認為與深入內陸的海灣有關，2 尊則無法探究因素，由此證實風獅爺的朝向符合與方志所記載的，主要朝向強風所來方向。而後來調查可知，這些風獅爺中有少數雖朝向東北，但並非是鎮風煞。這種應用風獅爺來鎮風辟煞，都是通過風水對環境的解讀，才有的補救措施。所以從風獅爺的朝向、在聚落中的位置，以聚落的地形環境來研判其設置作用，會產生盲點，必須從辟邪信仰與風水對環境的認知來理解，並配合村民的訪談，才能進一步瞭解其設置作用。另外，作者也觀察到風獅爺多位在聚落邊緣或外圍，其座向都是面朝村外，展現出它保護聚落的特性。後續陳炳容的研究中，說明風獅爺所在的空間與朝向村外與超自然信仰有關。最後，作者原假設風獅爺與廟宇有關，但因只有找到三尊位在廟旁，朝向一致的風獅爺，因此否定這層關係。

在陳炳容調查了更多的數量後發現，68 尊中就有三分之一是位在寺廟旁或離廟很近，並調查風獅爺的敬拜活動、設置過程多與廟宇神明有密切關係。作者並從漢人傳統的宇宙觀來說明應用辟邪物鎮煞辟邪背後的一套思維體系，解釋辟邪物是在風水與鬼魂信仰的禁忌觀念下所採取的制煞措施。作者說明部分風獅爺設置為鎮水箭、鎮路沖的作用，明顯是因觸犯陽宅風水中的禁忌造成的沖煞。而風獅爺廣泛應用於鎮風煞，作者指出是因金門過去的自然環境有風害以及閩南信仰風俗的環境因素影響。作者解釋面臨強風危害，居民會用風獅爺來鎮風煞，是因先民認為風災是邪魔妖怪作祟所致，因此用威猛象徵的獅子或掌管風神的風獅的超自然力量來驅除惡煞。然而，聚落空間會以辟邪物來鎮風，同樣也需從風水對環境的認知來理解。本文即從風水認知來解釋聚落居民面臨強風影響生活環境時，為何會在聚落空間裡設置風獅爺來鎮風煞。

### (三) 信仰文化及造形的探討

村落型風獅爺的研究，最早可見李怡來的〈金門民間傳統建築漫談—石敢當與風獅爺〉簡述風獅爺的功能與設置位置。考究風獅爺的獅子造型與鎮風功能結合的淵源，是由古代飛廉（風神）形象演變而來，解釋飛廉為管風之神，又與風獅爺同是獸類，但又和真獅形象有差異。飛廉的造形如晉灼曰：「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sup>34</sup>。但陳炳容在《金門風獅爺》直指文獻所記述的飛廉形象與金門風獅爺的型態並不相同，認為金門風獅爺的造型更直接的關連是一般廟前石獅，因此文中從石獅在中國的傳說中的象徵意涵、宗教信仰意涵，來找尋石獅鎮風辟邪的淵源。

莊伯和的《台灣民藝造型》的專篇〈風獅爺的研究〉，對於金門村落風獅爺的論述，多參照陳炳容的文章內容，但該作者將金門的村落風獅爺與琉球的村落獅子的信仰作用、聚落的座落位置、應用材質、形式等作比較，還有 1999〈風獅爺的美術造型與資料舉隅〉<sup>35</sup>針對漳州、泉州、廈門、琉球、台灣、澎湖等地調查與風獅爺相關的資料，提供瞭解各地獅子辟邪信仰文化的連結與地域特點。

許蕙真的碩士論文《台灣獅文化的圖像分析》裡探討台灣各地有關獅子圖像的研究，述及金門村落風獅爺的部份，將陳炳容、楊天厚、林麗寬及莊伯和的研究調查內容作為此段落中的大部分論述，但作者也提出自己的觀察與見解。一是對現代信仰情狀的觀察：從逐年數量遞增的觀察裡，表示風獅爺的信仰並沒有隨時代發展而減少，反之在增加中。還有從獅前設置的香爐的香火與祭祀品來了解風獅爺信仰還興盛與否，並從祭祀的現象來說明風獅爺與村民之間的密切關係。二是東部的金沙鎮與金湖鎮以石雕製為大宗，西部金城鎮與金寧鄉則是以磚泥製為主，作者推論磚泥是較晚的發展。金寧鄉與金城鎮的磚泥製風獅爺之所以較多的原因，一是因兩城鎮部分設立風獅爺的時間是晚於東北部。再者是因在四十年代後，兩城

<sup>34</sup> 李怡來，〈金門民間傳統建築漫談—石敢當與風獅爺〉，《金門季刊》14(1983)，頁 28-31。

<sup>35</sup> 莊伯和，〈風獅爺的美術造形與資料舉隅〉，頁 145-166。

鎮的道路、土地開發的情形較東部多，因此兩城鎮受毀損的風獅爺，在當時難聘石匠的情況下，只好以磚泥替代<sup>36</sup>，此論點與陳炳容相同<sup>37</sup>。針對後者的因素，因以往金門多必須從大陸聘請石匠，40年代後的確較難找到石匠來雕刻，但在40年至60年間這些重新以磚泥塑造的風獅爺，是否僅是受現實條件的限制？根據觀察，這段期間以磚泥重塑的風獅爺，其原本未受損以前就是用磚泥塑造，這是否也可能與這些聚落依照傳統有關，非只是受限於現實條件，但這必須經由訪談參與過設置的參與者才能獲得進一步的瞭解。由於該論文是對獅子的主題作綜合性的論述，因此對風獅爺的部分，未能將這些觀察與見解作延伸。

## 第五節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以歷史文獻的蒐集，田野調查及深度訪談來建構資料，並構成意義描述的憑藉。由於早期文獻對於風獅爺的記載有限，文中所探討的對象風獅爺，其年代劃分或是部分有紀年的風獅爺，多是採口述的方式來判斷是否為38年之前即有的設置，或是以口述歷史的方式獲知在戰地政務時期設置的風獅爺的設立年代，並由此收集當時生活情形的資料。如此以口述歷史來進行資料的收集，也是現今進行地方文史研究時，會憑藉耆老的經驗敘述，加以瞭解當時的生活情境、思維、事件等方式之一。

### (一) 歷史與文獻的蒐集：

依據本文欲探討的主題，蒐集的文獻有：

#### 1. 辟邪信仰及石獅信仰相關的研究資料：

由梅江田正孝〈廈門的石頭與驅邪〉的調查可知早期閩南石獅辟邪物的分佈與信仰情形。呂理政的著作《天、人、社會：試論中國傳統的宇宙認知模型》、《傳統信仰與現代社會》中對於空間辟邪物的空間認知與宇宙

---

<sup>36</sup> 許蕙真，《台灣獅文化的圖像分析》(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頁58-77。

<sup>37</sup> 陳炳容，《金門風獅爺》，頁65。

觀，並將空間辟邪物進行分類，探討各空間辟邪物的圖文母題的文化意涵，對於本文研究辟邪物的空間特性與形式能有更詳盡的理解。陶思炎的《中國鎮物》綜合性論述流傳於中國的辟邪物，將辟邪物進行有系統的分類，並詳細探討辟邪物的文化象徵意涵，作為瞭解辟邪物的文化意涵是極有價值的著作。而在謝宗榮的《台灣辟邪劍獅研究》碩士論文與《台灣的信仰文化與裝飾藝術》專著第一章中主要研究對象是劍獅辟邪物，他從圖像學詮釋、人類學的符號象徵來分析劍獅的造型形式及其象徵意涵，並且論述圖像形式背後所隱含的精神內涵，文中對宇宙觀、超自然信仰觀念、有形與無形空間秩序等論述整理，對本文亦有參考價值。

#### 2. 石獅造形的相關資料：

參考 Heinrich Wölfflin 的《藝術史的原則》，還有赫伯特·里德的《現代雕塑簡史》等來培養對雕塑的鑑賞與分析能力。對於石獅造形的瞭解，則參考徐華鐺、楊古城合著的《中國獅子藝術》、尤廣熙的《中國石獅造形藝術》等。

#### 3. 民間宗教類的資料收集：

李亦園《宇宙觀、信仰與民間文化》、鄭志明的《台灣民間的宗教現象》，王銘銘的〈神靈、象徵與儀式：民間宗教的文化理解〉，Arthur P. Wolf 著〈神·鬼和祖先〉，瞿海源《台灣宗教變遷的社會政治分析》，作為文中描述信仰現象與分析信仰的象徵意義的主要依據。

#### 4. 金門聚落與社會的相關文獻：

參考《金門志》、《金門縣誌》、《金沙鎮志》等地方誌與文史工作者撰寫的地方叢書等瞭解金門的歷史、聚落的規模與經濟發展、地理環境、風水現象與信仰等。李錫祥的《金門地區血緣聚落的社會空間組織》碩士論文裡有更詳細關於金門地區對聚落的區位選擇、聚落風水以及聚落的經濟發展等相關探討。金以蕾的《金門開放觀光的社會變遷研究》探討金門在歷經戰地政務、解嚴的社會變遷之下，經濟結構與聚落空間的發展，由此

作為本文描述各時期的聚落經濟發展的憑據。

#### 5. 聚落風水的相關文獻：

文中對於風水的論述也多從劉敏耀的《澎湖的風水》，渡邊欣雄的《風水一氣的景觀地理》，劉沛林的《風水—中國人的環境觀》等來理解。

### (二) 田野調查與深度訪談

#### 1. 風獅爺圖片的拍攝與造形、敬拜情形的觀察紀錄

針對本文研究的 86 尊風獅爺，進行實地拍攝，紀錄造形的樣貌，以利資料收集後的造形分析。並觀察是否有香爐、燒盡的香腳或燒金紙的爐來判斷是否仍有敬拜風獅爺的情形。

#### 2. 深度訪談：

訪談方式以半結構式來進行，筆者先擬定一定的研究方向與所欲得的資料，因此在文獻資料整理之後設定訪談大綱，由受訪者開放性的回答。過程中也會將首次訪談的資料收集後，再設計為下次的訪談問題，因此每位受訪者都會進行一到兩、三次的訪談。訪談的地點，是以有設置風獅爺的村落為主要造訪地點，共有 59 個村落。設定的特定訪談對象如下：

(1) 依設置的時間來選擇受訪村民的年齡，若是解嚴以前設置風獅爺的村落，則以 70 歲以上的村民為主要受訪對象，收集當時設置時該村居民的生活、經濟活動、早期交通、物資供應，及當時建材的供應、匠師的來源、相關風獅爺的信仰活動等。其中從性別來看，因聚落的信仰活動的主事者一般多以男性長者居多，因此多以男性長者為主要選擇對象。但因平時負責敬拜的人多見為年長婦女，因此有關該村的敬拜活動也會詢問年長女性。若是村中有從事信仰相關的專業人士，如乩童、棹頭、道士、廟方的管理人員，如理事長，則會作為優先的受訪對象。

(2) 針對風獅爺的造型設計、材質、技術、信仰忌諱、當地的開採礦區、價格等，筆者將詢問金門當地的石雕、泥塑師傅與造石工廠負責人。

## 第二章 風獅爺信仰的傳統思維與聚落環境

具有巫術性質的民間信仰能夠在民眾的生活中延續，在於它能滿足一般民眾的心理需求，這種心理需求或是起因於功利性目的而訴求神助，或是由於對鬼魂或所觸犯的禁忌所引起的恐懼，藉由巫術性活動的方式可以達到解厄釋疑的功效。從宗教的功能對宗教信仰做出的解釋，的確能清楚瞭解信仰的現象，這是在民眾自身實踐中便能感受的信仰作用。但光從滿足民眾某種精神需要的功能來理解宗教信仰，對宗教的界定容易形成一種模糊的界線，因只要類似宗教功能的，便也能納入宗教的範圍，這對於認識某一宗教信仰，難以獲得核心價值的認識。宗教之所以有別於其他意識型態及文化現象，如同《宗教社會學》中說明宗教之所以為宗教，是由其本質屬性所決定。宗教的本質核心，文中說道：「要對宗教有全面性的定義。宗教的本質特徵仍需要透過外部形式來體現，也就是，宗教信仰的不可見的思想觀念和情感體驗，必然要通過宗教的行為與活動、組織與制度來體現<sup>38</sup>」。表示出對宗教的認識，必須由宗教的思維觀念、情感體驗及顯示在外的形式兼顧才能獲得全面的認識。

金門的聚落空間需要長期性地設置風獅爺的辟邪行爲，直指著辟邪信仰現象背後有著關於宇宙、社會與自身存在的一系列觀念與知識，在此思維、知識的運作下才產生了在聚落空間中設置風獅爺的辟邪行爲、態度與情感<sup>39</sup>。

### 第一節 辟邪心理與信仰脈絡

#### (一) 民間信仰與辟邪心理

傳統漢族的民間信仰，不同於西方的「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sup>38</sup> 戴康生、彭耀主編，《宗教社會學》(北京市：社科文獻，2000)，頁 63-66。

<sup>39</sup> 鄭志明，《台灣民間的宗教現象》(臺北縣中和市：大道文化，1996)，頁 123-135。

religion)，具有獨立的宗教組織、自成體系的教義與儀式。民間信仰是一種「分散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其教條、組織、儀式都與世俗的社會生活制度相混合在一起<sup>40</sup>。依據王見川對於民間信仰的分類，可分成「民間信仰」與「民間宗教」(或稱民間教派)。「民間信仰」是指常民的信仰型態；「民間宗教」則含有「制度化宗教」的部分基本成分，有明確的教義、教主、經典等，但因不被官方承認，僅能在民間求生存，如台灣的一貫道等<sup>41</sup>。林美容也同樣將台灣的民間信仰大體分為「民間信仰」與「民間宗教」兩大類，但作者將「民間信仰」作進一步的闡釋，將「民間信仰」的內容再細分為「民間公共祭祀<sup>42</sup>」與「民間巫術信仰」兩類。「民間公共祭祀」所指的是在固定祭祀圈內的集體性或群體性的共同祭祀；「民間巫術信仰」則是個體性的相信鬼神、占卜、風水、乩童、巫術等，以求取個人福祉，解決個人困境的信仰。雖然作者指出「民間公共祭祀」才是民間信仰的核心，「民間巫術信仰」只是民間信仰裡較次要的、邊緣的成分<sup>43</sup>，然而民間信仰的巫術手法卻常常是民間信仰者運用來滿足個人世俗需求的普遍作法。

瞿海源在 1985 年跟 1990 年分別針對台灣地區社會變遷的基本調查資料，來探討各種術數、巫術與宗教<sup>44</sup>的行為變異<sup>45</sup>。其統計分析顯示民間信

---

<sup>40</sup>楊慶堃著；范麗珠譯，《中國社會中的宗教：宗教的現代社會功能及其歷史因素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2006)，頁 268-270。

<sup>41</sup>王見川，〈台灣民間信仰的研究與調查—以史料、研究者為考察中心〉，張珣、江燦騰合編，《當代台灣本土宗教研究導論》(台北市：南天，2001)，頁 84。

<sup>42</sup>林美容指出「民間公共祭祀」基本上包括兩種組織類型，一種是祭祀圈，指的是地方社區義務性共同祭祀天地、鬼神的組織；第二種是信仰圈，是以某一神明及其分身之信仰為中心的區域性之信徒志願組織。原文引自林美容《台灣人的社會與信仰》(台北：自立晚報文化，1993)，頁 183-185。謝宗榮，《台灣傳統宗教文化》(台中市：晨星，2003)，頁 15。

<sup>43</sup>謝宗榮，《台灣傳統宗教文化》，頁 16。

<sup>44</sup>瞿海源將宗教行為依性質的異同區分為三組：術數行為，指的是算命、看風水、安太歲、改運，與命運有關；巫術行為則是指乩童醫病、收驚、安胎神與牽亡，皆是尋求靈媒等服務的行為；宗教行為則是指抽籤與進香，參與了寺廟活動的行為。但其實這三組是無法截然的區分，因為這十項行為都具有明顯的巫術性質。其中，除了進香以外，都是與個人命運禍福有關，不過進香也是與個人福報有關，並非單純的朝聖。引自瞿海源，《台灣宗教變遷的社會政治分析》(台北縣：桂冠圖書，1997)，頁 99-102。

<sup>45</sup>同上註，頁 95。

仰者，相較於其他宗教信仰者，在各種巫術行爲的發生頻率上明顯較高<sup>46</sup>。漢民族崇信巫術的歷史悠久，在現代社會裡巫術依舊存在的原因，作者依據心理分析學派的精神醫師的說法，表示現代人的焦慮和心理問題，是造成不少現代人活得痛苦的原因，這也使得宗教與巫術的存在有了現代人心理需求的基礎。尤其是面對快速變動的社會，機會雖多，卻也常使一些個體因無法掌握而形成心理上的不確定感。而使用巫術的手段常能使當事者將不確定的事產生一種控制的感覺，進而增進信心、降低焦慮，因此現代人在面臨不確定性的事時，採取巫術的比例也會提高<sup>47</sup>。

阮昌銳的〈台灣民間的巫術信仰〉解釋人們會運用巫術，是出自一種操之在我的態度，想借助某種能力、力量來控制超自然，控制自然界的事物現象<sup>48</sup>。陶思炎也表示「巫術是借助虛構的超自然力量以圖對他人、他物或環境加以控制的一種原始方術<sup>49</sup>」。傳統民間的辟邪信仰，與巫術近似之處，就在於辟邪信仰也是用「超自然力量」來控制他物與環境的方式。陶思炎說明了巫術與辟邪物的關係，他表示巫術是借取巫具、特定的儀式或咒祝來施行，而鎮物<sup>50</sup>則是「巫具的延伸與泛化，它常常脫離儀式、咒祝、巫覡的『三位一體』而單獨啟用，表現為巫術信仰的分化及其在民間風俗中的物化傾向。鎮物是作為脫離了巫覡而俗用的巫具…」<sup>51</sup>。其解釋說明了辟邪物與巫術信仰之間的淵源關係，其中強調其差別在於辟邪物的物化特

---

<sup>46</sup> 瞿海源，《台灣宗教變遷的社會政治分析》，頁 130-131。

<sup>47</sup> 同上註，頁 96-98。

<sup>48</sup> 阮昌銳，〈台灣民間的巫術信仰〉，《台灣風物》35:2(1985)，頁 129-142。

<sup>49</sup> 陶思炎，《中國鎮物》(台北市：東大，1998)，頁 8。

<sup>50</sup> 「辟邪物」又有「鎮物」、「厭勝物」、「禳鎮物」等名稱。對於學界的用法不一，針對「辟邪」與「厭勝」之用語的適切性，謝宗榮作了相關探討，指出兩者雖有相似之處，但若深究字意則顯出差別。「辟邪」是驅除邪惡之意，而「厭勝」則是以咒詛來厭伏他人，或解釋為以咒語來實現求吉或致災的願望，其認為用「辟邪」來指稱傳統禳災行爲，在涵義上較「厭勝」完整。如照陶思炎對於鎮物的解釋，也是不同於「厭勝」有求吉與致災這種價值取向的對立，其說道鎮物不表現在對人的侵害，而主要是對自然界的或觀念中的敵害加以排拒。在本文中主要是以「辟邪物」來統一稱之，但引用他文時，則依原文中的名稱來敘述。參考自謝宗榮，《台灣辟邪劍獅研究》(國立藝術學院傳統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頁 5-6；陶思炎，《中國鎮物》，頁 9。

<sup>51</sup> 陶思炎，《中國鎮物》，頁 8-9。

性。也就是，辟邪物雖承襲自巫術講求實用效果，但辟邪物有別於巫術有其自身的發展，在於淡化巫術含有的儀式與技術的成分，多是以靜物來代替活動，用以逸待勞的方式追求防範、護衛的目標<sup>52</sup>。其中凸顯辟邪物達到目的效果主要是經由物件本身即可呈現出來，而非在儀式或技術性的操作過程中完成。因為物件本身就含有某種力量的象徵，其本身能傳達出辟邪作用的原因之一，如呂理政表示是藉由辟邪物本身具有象徵意義的辟邪符號來呈現，由圖案或文字組成的辟邪符號所象徵的意涵，來傳達辟邪的效用<sup>53</sup>。因此藉由辟邪物本身的靜置即可傳達到人們在精神上欲控制對象的目的，雖然儀式的部分在辟邪物發揮成效的過程中是較為次要的成分，但一般常見的辟邪物設置過程裡，儀式還是設置過程中的必要程序，如呂理政所言，辟邪信仰最主要的形式即是由辟邪物與辟邪儀式構成，前者是具有避邪制煞效力之物；後者是具有避邪制煞效力的儀式行爲，也可稱爲「驅除」儀式<sup>54</sup>。兩者之間具有唇齒相依的密切關係。辟邪物的神聖力量的來源，通常還是需經由擇吉或開光的神聖化儀式來賦予其辟邪力量，才使它具有神聖性質<sup>55</sup>。也就是，辟邪物必須經過特定儀式的過渡，將某種神聖力量象徵性的賦予，物件才開始具有辟邪之神力。不過，儀式雖是使辟邪物展現力量的一個重要過程，但一旦物件經過入神的儀式，便是具有象徵作用的神聖物，不再是世俗性的物質，其本身就擁有神聖的本質，因此其驅邪力量的成效最主要還是在辟邪物本身長期靜置的過程中達到剋制的目的，儀式僅是過程中的一道必要程序。

再者，辟邪物並沒有像巫術有白巫術或黑巫術的分別，前者尋求善果，後者是惡意的陷害。辟邪物較少表現在對人的侵害，它主要避除的是

---

<sup>52</sup>陶思炎，《中國鎮物》，頁 9。

<sup>53</sup>辟邪物的神聖力量的來源，除了來自厭勝物的圖文母題中的厭勝象徵，如宇宙符號以及尺寸上的宇宙數字；還有來自厭勝物類比宇宙結構的安置位置；最後是來自擇吉「開光點眼」的神聖化儀式。呂理政，《傳統信仰與現代社會》，頁 8。

<sup>54</sup>同上註，頁 45。

<sup>55</sup>同上註，頁 8。

自然界的或觀念中構成威脅的對象<sup>56</sup>。一如辟邪物常被應用在剋制風水解釋下的煞氣；另外，辟邪物也常被應用在驅逐鬼祟，這也與漢文化傳統裡對鬼魂信仰的禁忌觀念有關，民眾對於死亡的恐懼、對鬼靈的懼怕，衍生為各種畏鬼避凶的措施或禁忌儀式，透過各種守護的辟邪物，如從聚落外圍的五營，到屋宅門楣掛八卦，到人身上帶著護身符、香火袋等，都可以讓個人感受到神力的護佑，從生存的危機與心理恐懼中獲得解脫<sup>57</sup>。亦如瞿海源引述 Horney 的意見，表示社會文化總是會在個體的生活環境中造成一些恐懼，有的來自外來的危險，有的則來自社會關係的壓力，有的是各種文化傳統所引發的。這些存在於特定文化中的恐懼，往往可以因某些保護性的措施而得以抵銷，例如禁忌、儀式或各種風俗等<sup>58</sup>。

辟邪物被應用在剋制鬼祟、物魅、陰氣等，建立在一定的文化心理與風俗習慣的基礎<sup>59</sup>，至今民眾依舊存有對鬼靈的禁忌以及風水的觀念等，尤其是民間信仰者，常會以除煞的儀式與避凶措施來趨吉避煞。然不僅民間信仰者常表現出這種趨吉避凶的心理與行為表現，現代一般人在面臨不確定性的機運或困頓時，也會借由隨身配戴自身信仰的護身物、幸運物來增加自己的好運，或像是不確定性較高的各類運動比賽，各隊伍會有代表性的吉祥物，都同樣出自於一種象徵性的解厄祈福的心理表現。

## （二）辟邪信仰的歷史脈絡

辟邪的作用，如同陶思炎所言：「在心理上幫助人們面對各種實際的災害、危險、凶殃、禍患，以及虛妄的神怪鬼祟，以克服各種莫名的困惑與恐懼<sup>60</sup>」。這種借由辟邪物以禳災祈福、退避鬼祟以免禍患的行為，最早可追溯至史前時期的儼文化。儼是驅鬼逐疫的儀式，也可稱為「驅儼」或「逐

<sup>56</sup>陶思炎，《中國鎮物》，頁 9。

<sup>57</sup>鄭志明，《台灣民間的宗教現象》，頁 123-125。

<sup>58</sup>瞿海源，《台灣宗教變遷的社會政治分析》，頁 96。

<sup>59</sup>陶思炎，《中國鎮物》，頁 4。

<sup>60</sup>同上註。

儺」<sup>61</sup>。依《中國儺文化通論》的說法，儺的儀式行為起源自舊石器中晚期守獵活動的驅逐術。原始人在「萬物有靈」的思維影響下，將法術、巫術與驅逐術結合起來，以象徵性的手法，期能借超自然的神力，抵擋狩獵時遭受猛獸的攻擊，或是能消除自然災害與人為災害等。到了夏代的儺，開始有驅逐非正常死亡的「強死鬼」的活動<sup>62</sup>。

周代時，從理性的思維將儺納入「禮」的範疇，讓驅鬼逐疫的行為官方化，使之開始具有制度與組織。周代的儺祭並融合了陰陽五行學說，使驅逐手段有了具體實踐的哲學基礎，但這也使儺的解釋體系更為玄奧。儺祭本是一種具巫術意識的驅逐手段，配合上陰陽五行的解釋，其運用被詮釋為調理各季的陰陽二氣，讓陰陽二氣在對立中達到調和，以使寒暑相宜、驅除疫邪等。當時一年之中分別舉行春、秋、冬三季的儺祭：分別為國儺、天子儺與大儺<sup>63</sup>。其中，季冬舉行的大儺，周代時稱為「逐疫」，其儀式是利用驅逐巫術，來趕走鬼疫和災難。因早期先民認為形成瘟疫惡疾是因鬼在作祟，因此驅鬼即表示驅逐瘟疫惡疾<sup>64</sup>。據《周禮·夏官·司馬下》記載當時執行大儺的驅鬼逐疫的情形為：「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率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大喪，先柩，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sup>65</sup>」。逐疫儀式的進行是由頭帶著黃金四目的熊皮<sup>66</sup>面具、手持戈盾武器的方相氏率領著百隸到宮內「索室毆疫」。另外，在貴族死後，下葬前，方相氏會先跳到墓穴裡，左手持戈右手持盾，從四隅驅除「方良」邪祟，以使死者永保安寧<sup>67</sup>。東漢時的大儺，出現的方相氏還率領

<sup>61</sup> 儺，當代大部分學者理解為驅鬼逐疫的儀式，此見解來自於《論語》〈孔疏〉說道：「儺，驅逐疫鬼」，引自曲六乙、錢萋，《中國儺文化通論》（台灣學生書局，2003），頁3；

謝宗榮，《台灣辟邪劍獅研究》，頁16。

<sup>62</sup> 參考曲六乙、錢萋，《中國儺文化通論》，頁4。

<sup>63</sup> 國儺、天子儺與大儺：《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國人儺，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儺，禦佐疾，以通秋氣。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曲六乙、錢萋，《中國儺文化通論》，頁5。

<sup>64</sup> 同上註5-7。

<sup>65</sup> 轉引自謝宗榮，《台灣辟邪劍獅研究》，頁17。

<sup>66</sup> 同上註。

<sup>67</sup> 曲六乙、錢萋，《中國儺文化通論》，頁7。

著十二神獸，以及一百二十名侏子（兒童），逐室驅疫<sup>68</sup>。儺祭儀式的特點，可以經由與同樣是國家最盛大的兩大祭典蠟祭和雩祭的比較看出，後兩者是以直接祭祀神靈的方式以求豐收與天降甘霖，但儺祭不是用祭祀神靈的祈求方式，而是藉助圖騰神靈的威力，主動出擊的方式將邪祟驅除。

到了宋代時，儺產生了變革，受到「三教合一」的影響，儺吸收道教和佛教的神靈與祭祀儀式，例如原由方相氏扮演圖騰神靈的驅邪主角，在宋代時被鐘馗、五道將軍、金剛力士等人物神所取代<sup>69</sup>。元時卻因蒙古人統治，改信藏傳佛教，並對中原儺採排斥政策，因此到明代時，宮廷大儺儀式已成歷史。不過，卻在農村社會裡，持續可見各種儺儀的進行，如社儺、族儺、教儺與軍儺等。這些都是延續自周代傳下來的「鄉人儺」儀式活動。「鄉人儺」的儀式活動，主要目的是為了驅逐非正常死亡的強死鬼。因為民間百姓普遍認為強死鬼多是受冤屈而死的，對於鄉里的威脅最為嚴重，因此必須將它驅逐<sup>70</sup>。

這種對孤魂野鬼的信仰與禁忌，認為它們會對人們造成生存上的威脅，必須將之驅逐的認知意識，長久以來存在於漢人社會的民間信仰裡。民眾相信人死皆為鬼，有受人祭祀的鬼，則為祖先或家神，後世子孫都會受其庇佑。但若是無人祀奉的鬼，分為三類：一是家鬼，二是野鬼<sup>71</sup>，三是厲鬼，其中厲鬼，就是所謂非正常死亡的強死鬼，或是因凶死、枉死、或死於瘟疫，屍骨曝曬荒野，無人認領，被認為是冤靈所聚，靈力最強者，因此最為人所忌諱，一般稱之為「煞」，不過作者解釋「煞」的內容廣泛，厲鬼只是其中之一<sup>72</sup>。《福建民間信仰》描述了福建當地自古有「制煞」的習俗，文中說明古代福建人深信有「煞」的存在，認為「煞」是凶神，比

<sup>68</sup>轉引自謝宗榮，《台灣辟邪劍獅研究》，頁 17。

<sup>69</sup>曲六乙、錢蕪，《中國儺文化通論》，頁 12。

<sup>70</sup>上述儺的歷史發展等皆同上註，頁 4-107。

<sup>71</sup>根據呂理政的解釋，家鬼是指有主之新喪未葬者及有主無嗣者；野鬼是普通的無主、無祀之鬼。引自呂理政，〈禁忌與神聖：台灣漢人鬼神信仰的兩面性〉，《台灣風物》，39：4(1989)，頁 112。

<sup>72</sup>呂理政，〈禁忌與神聖：台灣漢人鬼神信仰的兩面性〉，頁 112。

惡鬼還可怕，一遇到它，輕則傷殘，重則斃命，所以想出各種方術來「制煞」，驅走凶神鬼怪<sup>73</sup>。清道光年間的《廈門志》評廈門地方風俗時說道：「吳越好鬼，由來已久。近更惑於釋、道…」；「疾病，富貴家延醫診視；餘皆不重醫而重神。不曰星命衰低，輒曰觸犯鬼物…。至擡神求藥，尤為可笑」<sup>74</sup>。金門地區信仰鬼神的風氣不遠於廈門，清道光年間的《金門志》如此描述：「惑鬼神、信襪祥，病雖用醫，然扶鸞擡神問藥、延巫覡禳福燒紙，至死不悟；誣蔽甚矣<sup>75</sup>」。

但民眾對鬼靈的信仰是不同於神靈信仰的，人們祈求神靈是爲了獲得神靈的護佑，而對孤魂野鬼的敬拜，則是爲了避免鬼靈的作祟。這是因爲鬼靈缺乏神靈的善性與穩定性，其不穩定的靈性，常會讓民眾感到生存的秩序受到威脅<sup>76</sup>。並深信無人祭祀的鬼煞，常會來「討食」（要求拜拜）或「討嗣」（要求有人承嗣），在人間作祟。所以爲了使人與鬼的超自然世界之間達到和諧，民眾在生活中便會採取一些必要的手段來避除鬼煞的侵害<sup>77</sup>。

漢人社會的傳統裡，常用兩種方法來避除鬼祟邪煞的侵擾。一種是防衛和驅逐的手段，另一種是懷柔祭祀的手段。前者視厲鬼爲「禁忌」而舉行的驅逐儀式，如上述的「大儺」；後者是企圖透過祭祀行爲懷柔作祟的厲鬼，使其有所歸或獻祭品普施十方餓鬼，使它不再於民眾居住的環境裡作祟，如普渡等「祭厲」行爲<sup>78</sup>。民間普遍以辟邪物來辟邪除煞，承續著「大儺」儀式的信仰意涵，同樣以積極的驅逐手段將鬼祟邪煞驅除。而金門聚落空間裡常見有辟邪物的設置，透露出金門居民的信仰觀念裡，存有對鬼靈邪煞的信仰與禁忌，深信生活環境裡有鬼祟邪煞的存在，會造成民眾生

<sup>73</sup>林國平、彭文字，《福建民間信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頁 324。

<sup>74</sup>周凱，《廈門志》，頁 650-651。

<sup>75</sup>林焜熿，《金門志》，頁 396。

<sup>76</sup>鄭志明，《台灣民間的宗教現象》，頁 122-123。

<sup>77</sup>呂理政，《傳統信仰與現代社會》，頁 49。

<sup>78</sup>同上註，頁 13。

命上的危害，因此有驅除的必要。所以從民眾藉助辟邪物來制鬼煞的表現，也可感受到民眾對生存狀態回歸秩序與和諧的渴望。

## 第二節 金門的聚落空間與辟邪物

金門的聚落空間，除行政區域界定的居住範圍，另有信仰觀念界定的「境」的神聖空間範圍，在境域範圍內，有廟宇神明的護佑，鬼祟邪煞則被禁止進入此境域之內。這種從超自然的信仰觀念出發界定的「內神外鬼」的空間概念，期能在神靈保護的範圍內免受鬼祟邪煞的侵擾。而境的界址是由「五方」辟邪物所象徵，由村落最外圍的「五方」辟邪物來阻絕鬼祟入侵境內的第一道防線，境內的廟宇至民宅也都有層層辟邪物的設置，皆是為抵擋鬼祟邪煞入侵居住空間或神聖空間，這種破壞生存和諧的勢力。將鬼祟邪煞屏除在居住範圍外的信仰傳統，是乎也反映過去居民現實生活中的情景，當地聚落長年飽受外來盜賊、倭寇的入侵及外來者的戰禍波及，常造成居民生活的不安與生命威脅，於是將對生存渴求安定的心理，轉介在超自然信仰中呈現，尋求人與超自然之間能達到和諧的狀態，同樣在對於人與自然之間也有一和諧狀態的追求，對於會破壞這之間的和諧秩序的邪惡力量，方法之一便是應用辟邪物將破壞力量化解，回歸秩序狀態。辟邪物便是在人對於超自然、自然的傳統觀念運作下應用於聚落空間。

### (一) 金門的時空環境

金門地區目前有 167 個自然村，多數各聚落的社會結構，是由有血緣關係的宗族<sup>79</sup>組成，大部分各聚落是以一大姓為主，極少數為多姓村，據李錫祥的整理，以第一大姓的戶數佔該聚落的總戶數百分之五十以上者可稱為單姓村來計算，金門就有四分之三的聚落符合單姓村的標準。金門多數

<sup>79</sup>金門各姓氏宗族，或為開浯祖派下的單系繼嗣群，或為唐山祖派下的宗親關係。引自李錫祥，《金門地區血緣聚落的社會空間組織》，《金門地區血緣聚落的社會空間組織》（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1997），頁 1。

聚落以單一姓氏成爲聚落中最大社群的組織型態，主要是承襲閩南原鄉<sup>80</sup>已相當發達的宗族組織。《福建民間信仰》指出福建長久聚族而居的傳統，形成當地里社一類的基層行政區域常依據不同家族的居住區來劃分的情形<sup>81</sup>。同樣地，金門也有類似的情形，金門地區的行政區域里之下的自然村，常指的是以一大姓爲主的居住區域，如瓊林多數姓蔡、珠山全部姓薛、古寧頭多數姓李等。金門聚落裡的社會組織，隨著移民的進入，也將祖籍地的社會組織模式移植而來。

現今聚落的宗族的開浯先祖，最早遷徙到金門的年代不出宋代<sup>82</sup>。據《金門縣志》人民志中氏族源流的記載，明代開始有大規模的移民遷入金門，並有許多原居島上的宗族再移居至島內其他地點。明代中葉以前，各宗族在金門的聚落界域也已然成形<sup>83</sup>。清康熙 2 年（1663），清兵佔據金門，爲封鎖明鄭政權，於是墮城焚屋，金門島民被迫遷居大陸內地<sup>84</sup>，直到約康熙二十二年後陸續重返金門。返回故土後，各宗族借官方爲定賦稅而重整版籍之際，用納糧於官的方式，取得遷界前所擁有的領地所有權。而在清代這期間所成立的新聚落僅有 6 個小型聚落，且多位在邊緣區域，其附近的山海資源都被其他宗族所佔。這時有移入金門的新的氏族，但幾乎都集聚在當時是政治經濟中心的後浦<sup>85</sup>。

早期聚落的經濟生產以初級的農、漁業爲主，十分仰賴村落空間所擁有的自然條件<sup>86</sup>。清末《金門志》即記載：「島地斥鹵而瘠，田不足於耕。」

---

<sup>80</sup> 從金門各聚落的居民的祖籍地來看，其中多數是來自泉州府，共有 47 支宗族；其次爲漳州府，有 5 支；閩省其他府屬也有 5 支；他省則有 2 支。整理自同上註，頁 7。

<sup>81</sup> 林國平、彭文宇，《福建民間信仰》，頁 14。

<sup>82</sup> 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編印，《金門縣志》，頁 353。

<sup>83</sup> 據李錫祥整理金門縣志人民志中記載金門的氏族源流，明代計有 40 支宗族遷浯，32 支宗族進行島內遷移，形成了 48 個聚落。李錫祥，《金門地區血緣聚落的社會空間組織》，頁 13-15。

<sup>84</sup> 林焜熿，《金門志》，頁 6。

<sup>85</sup> 李錫祥，《金門地區血緣聚落的社會空間組織》，頁 25-33。

<sup>86</sup> 金以蕾，《金門開放觀光的社會變遷研究》（中興大學都市計畫所碩士論文，1994），頁 19。

近山者多耕，近海者耕而兼漁<sup>87</sup>」。主要依靠山海地利資源維生的先民，尤其是移民之初，為墾殖拓荒，宗族集居的組織型態，更有利於與其他周邊姓氏的宗族競奪山海的空間資源。由於各宗族的生產活動的空間，並非只在居住的區域，區域外賴以維生的土地與漁業資源也是屬於村落的空間範圍，即生產空間，但各村的生产空間並不能無限地擴張，而是必須透過與他村的協調，進而界定彼此的村落界域<sup>88</sup>。不過，為了獲取生存資源，宗族之間也常發生械鬥，《金門志》說道：「瀕海之鄉，畫海為界，非其界者不可過而問焉；越澳以漁，爭競立起<sup>89</sup>」。各族間械鬥之頻繁《新金門志》也有描述：「明、清之時，金門各氏族間，往往械鬥，族少勢單者，恆受侮於大族……<sup>90</sup>」。

除此之外，金門長期深受倭寇侵擾的歷史，也促使宗族以集居的聚落型態，加強團結對外的防禦力<sup>91</sup>。《新金門志》即記載：「舊苦盜患，村落每有碉堡隘口設備。在明代，且多合族築堡以居，如今金城鎮在明末尚為許姓之土堡<sup>92</sup>」。金門遭受倭寇海盜侵擾的歷史，宋元時即有零星記載<sup>93</sup>。明中葉後則屢屢頻傳，一直到民國三十多年間（日據期間 1937-1945 除外）皆未停歇，這使得各聚落常飽受外敵入侵的威脅。明洪武二十年（1387）<sup>94</sup>時，江夏侯周德興為防禦倭寇海賊的侵略，便在今金門島西南角建置金門千戶所城，並於峯上、田浦、官澳、陳坑、烈嶼設置巡檢司，在這些據點構築防禦的城牆，設置兵事，以抵擋盜匪的襲擊<sup>95</sup>。但在明朝中葉以後，因軍士大量逃亡與裁軍扣軍餉的情形，金門千戶所城與各巡檢司城的兵力逐漸減少

<sup>87</sup> 林焜熿，《金門志》，頁 394。

<sup>88</sup> 吳培暉，《金門澎湖聚落》（金門縣金城鎮：金縣府，1998），頁 51-52。

<sup>89</sup> 林焜熿，《金門志》，頁 394。

<sup>90</sup> 許如中，《新金門志》，頁 282。

<sup>91</sup> 李錫祥，《金門地區血緣聚落的社會空間組織》，頁 34。

<sup>92</sup> 許如中，《新金門志》，頁 279。

<sup>93</sup> 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編印，《金門縣志》，頁 138。

<sup>94</sup> 《金門志》中記載為洪武二十年（1387），但經江柏煒的考據，建置時間應為洪武二十一年。江柏煒，〈從軍事城堡到宗族聚落：福建金門城之研究〉，《金門傳統藝術研討會論文集》（傳藝中心籌備處，2000），頁 20-21。

<sup>95</sup> 林焜熿，《金門志》，頁 49-50。

<sup>96</sup>，使得倭寇海賊對於島上的侵擾更肆無忌憚，尤其以嘉靖 39 年（1560）的「庚申之變」最為嚴重，據隆慶年間成書的《滄海紀遺》記錄了當時的慘狀：

三月二十三日，舟從料羅登岸劫掠。二十六日，肆掠於西倉、西洪、林兜、湖前諸鄉社，男婦死者數百人。二十八日，劫掠平林諸社，十八都之人民廬舍，所存無幾矣。四月初二日，寇攻陽翟；陽翟為十七都富盛之鄉，其人健鬥，合社與之拒戰，死者百餘人。陽翟一敗，諸社驚危，相率逃竄於官澳巡檢之蔽城中，望風而至者萬餘人也。

不久，寇賊又攻陷官澳巡檢司城，「四月初九夜更闌時候，開城門而出者，甫二百餘人，賊覺而圍攻之，火光焰天，人無所蔽，屠戮之慘，自夜達旦…城中屍積，城外屍橫，不堪容足」。<sup>97</sup>

清末時嘉慶、道光年間亦有海寇土匪入侵金門與清軍對峙的記載<sup>98</sup>。從民國初年到被日軍佔領（1937）期間，不斷遭受到閩南盜賊的侵擾，造成島上居民的生命財產嚴重損傷<sup>99</sup>。結果，對日抗戰勝利（1945）後，民國 36 年至 37 年間，盜賊又洗劫了古區、沙美、羅厝、青岐、浯坑等村落。

歷代以來倭寇海賊的掠奪，使金門聚落居民的生命財產都蒙受巨大的損失與傷亡。期間也有免於倭寇侵擾的時候，不過卻是另一個苦難的開始，明末鄭成功進駐金門，與清軍對峙的戰禍；民國 26 年至 34 年（1937-1945）日軍佔領金門的期間，強迫居民種鴉片、建築機場、並強徵島上騾馬 5 百餘匹與飼主 5 百餘人協助戰敗的日軍逃亡；民國 38 年（1949）後的國共戰爭。

歷代以來的盜賊入侵、戰爭禍患，金門的聚落居民常飽受劫難。連連災禍，斷送島上無數居民士兵的生命。居民基於對鬼魂的信仰與畏懼，會

<sup>96</sup>江柏煒，〈從軍事城堡到宗族聚落：福建金門城之研究〉，頁 38-39。

<sup>97</sup>洪受（明）著、吳島校譯，《滄海紀遺校譯》（台北市：台灣古籍，2002），頁 128-129。

<sup>98</sup>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編印，《金門縣志》，頁 141-142。

<sup>99</sup>同上註，頁 143-147。

在聚落的村郊外，建置將軍廟、萬土爺宮等。用祭祀的手段，讓戰死或無主的孤魂野鬼有棲身之所，受人祭祀，才不會在人間徘徊作祟，營造一和諧安全的居住環境。如瓊林村的「族厲廟」，興建於明代，主要是祭祀該族歷代的死難者<sup>100</sup>。相傳該村在一次倭寇入侵的事件中，由該族 2 百多位年輕人組成的隊伍，與之對抗，卻不幸全部罹難，村人爲感念他們，蓋此廟以奉祀這些英魂。還有原位於古寧頭烏沙有一萬馨廟，今已廢，祭祀的是明末殉難將士<sup>101</sup>。因國共戰爭而死亡之英靈，村落居民也陸續建蓋將軍廟以奉祀這些戰死的軍士，如安岐村蔡輝進表示，原本該村石獅爺旁邊有一間將軍廟，是供奉 38 年戰死的無主冤魂，50 幾年時將此廟移到現址<sup>102</sup>。古寧頭南山的愛國將軍廟，是祭祀古寧頭大捷陣亡軍士<sup>103</sup>。一些村落郊外也會建蓋廟宇以供奉無主之孤魂，如金沙沙美忠孝新村郊的萬土爺宮；金沙田浦村郊的的大土爺宮；以前後浦南門渡頭的萬善祠等<sup>104</sup>。

## (二) 聚落的「境」域與歷史情境指涉

金門聚落除了居住空間的有形範圍外，各聚落也皆有「境」的神聖空間的界定，「境」是宗教情境下指涉的空間範圍<sup>105</sup>，有內與外的區隔，境內是由神靈護佑的範圍，鬼則需驅除在境外。如同李豐楙說明「社」與「野」的宗教意涵的指涉：「人住的地方稱為「社」，沒人住的地方稱社外、原野。「野」除了指自然的原野，還有一觀念是信仰上給野鬼、邪煞居身之處。也就是，「社」是受神靈保護的地方，「野」是不受神保護的，是給鬼煞自

<sup>100</sup>林焜熿，《金門志》，頁 56；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編印，《金門縣志》，頁 495。

<sup>101</sup>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編印，《金門縣志》，頁 493。

<sup>102</sup>現任金寧鄉安美村長（民國 31 年生）。

<sup>103</sup>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編印，《金門縣志》，頁 493。

<sup>104</sup>楊天厚、林麗寬，《金門歲時節慶》（金門縣金城鎮：金縣府，1996），頁 34；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金門縣志》，頁 491。

<sup>105</sup>金門居民稱呼聚落有「境」、「鄉」與「社」三種用語。不過，三者各有不同的所指意涵，「境」是宗教情境下的用語，如「巡境」、「境主」等。「鄉」則是日常生活中的用語，用來表示聚落規模的大小，如「大鄉」、「小鄉」。「社」的用法則是混合前兩者，也有用於宗教情境下的用語，如「出社」，也有在一般生活用語裡，用來指聚落的規模範圍，如「大社」、「小社」，或是用來辨認不同方位的用法，如「頂社」、「下社」。李錫祥，《金門地區血緣聚落的社會空間組織》，頁 72-73。

由活動的地方，只要那裡不侵犯人住的營區，彼此就能相安無事<sup>106</sup>」。

聚落構築「境」的界域，意指著不受鬼祟邪煞入侵的居住範圍。其範圍的界定，是透過安置五方<sup>107</sup>(又稱五營)的辟邪物來作象徵性的宣示。五方是以廟宇為中心，依五行方位設置於東、南、西、北、中的五個營頭<sup>108</sup>，象徵宮廟的主神調請天兵神將駐守在聚落中(一般是以主廟為中心設置中營)與聚落周圍四方的兵馬<sup>109</sup>。負責掌管村境防衛的五方兵將，是由聚落空間內的主廟裡的境主<sup>110</sup>統管，但平時則是受各營統帥(一般稱元帥，亦稱主帥、將軍、營主等，稱謂極多，人物系統複雜，各地不統一)指揮<sup>111</sup>。五方的營頭安置在聚落的中心—四方構成「境」的界域，由五方的辟邪物象徵著宮廟神力所達之處。宮廟主神派駐五方神兵駐守村境，村民平時會有犒軍的敬拜，每一年村落的宮廟也會舉行一次或多次的神明「建醮」儀式，在進行「遶境」時，會有『鎮五方』<sup>112</sup>的鎮符儀式，表示將境內戍守的兵將重新佈署。在五方的方位上通常會插上「令旗」、「竹符」或「石符」等三種基本型式作為象徵五方兵將的營寨<sup>113</sup>，象徵具有十萬兵馬的神力，負責阻擋住境外的孤魂野鬼的侵犯，使村民能在神靈保護的境域內安心居住<sup>114</sup>。

居民在境內敬拜神明與祖先是希望獲得保佑，維護村境居民的生活安

---

<sup>106</sup>李豐楙，〈道、法信仰習俗與台灣傳統建築〉，郭肇立主編，《聚落與社會》(台北市：田園城市文化，1998)，頁 118-119。

<sup>107</sup>在大金門地區統稱為「五方」，烈嶼則慣稱「五營」。

<sup>108</sup>「五營」是一般廟宇都會有的設置，尤其是王爺廟，在廟內會以五營旗或五營頭象徵，稱為「內營」；另外，依五行方位，於村落邊境的東西南北方位各設一營，中營通常設於廟前，稱為「外營」，象徵神靈護衛的空間界域，此所指的「五營」，是指「外營」。參考。黃文博，〈台灣民間的五營信仰〉，《台灣民間信仰與儀式》，(台北市：常民文化，1997)，頁 72-73。

<sup>109</sup>吳培暉，《金門澎湖聚落》，頁 154-155。

<sup>110</sup>每個聚落的廟宇都會有一位神明作為境主，掌管五方兵馬，謂之「主壇」。李錫祥，《金門地區血緣聚落的社會空間組織》，頁 127。

<sup>111</sup>黃文博，〈台灣民間的五營信仰〉，頁 79。

<sup>112</sup>「鎮五方」是境內神明「出社」進行掃境(遶境)，藉由放兵、鎮五方、犒軍及收兵的儀式過程，重新佈署界內戍守的兵將。李錫祥，《金門地區血緣聚落的社會空間組織》，頁 149。

<sup>113</sup>林建育，《金門傳統漢人聚落領域的空間界定：一個五營信仰的考察》(樹德科技大學建築與古蹟維護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頁 28。

<sup>114</sup>黃文博，〈台灣民間的五營信仰〉，頁 71-81。

定發展；同時也祭拜孤魂野鬼，但這是爲了避除它，以免除災禍。對神靈祖先崇敬，對鬼則產生敬畏，如《宗教社會學》指出的是反映著民眾日常生活的境遇：

宗教中..信奉的對象，有一共同的本質特徵。在於把支配自己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包括自然力量與社會力量）幻想地反映為超自然、超人間的力量，構成了信仰與崇拜的對象。它們在客觀世界並不存在，但也不是與世俗社會無關，而是把與人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自然力量、社會力量異化的產物<sup>115</sup>。

武雅士(Arthur Wolf)的研究提出民間信仰的神—祖先—鬼的超自然認知架構，是來自農民現實生活中的三種社會關係的反映。在農民的生活世界裡，存在三種人：一是會向他們收稅、規範他們行爲的官員；二是他們自己的家庭或宗族成員；三是村落外面的外人和危險的陌生人<sup>116</sup>。

民間信仰的神、祖先、鬼，相對應於人們現實生活中官僚、親戚、陌生人的親疏關係。神明的類型與尊卑結構象徵著具權威性的傳統官僚體系；祖先代表的是家族的延伸；鬼則是不受歡迎的陌生人，在祭拜者的認知裡是一模糊、籠統的概念，被認為是有害的惡靈<sup>117</sup>。在〈神、鬼和祖先〉的文章中，武雅士提到關於「鬼」的見解：「『鬼』的範疇應該包括家族以外的所有死者的靈魂。它們並非全部是邪惡的，因為它們大部分均有子孫在祭拜，它們只是具有潛在危險可能性，因為畢竟它們還是陌生人，是外人；它們所具有的危險性一如平常陌生人具有的危險性<sup>118</sup>」。就像你家的祖先是我的鬼，我家的祖先是你的鬼，對「鬼」的界定必須依當事人而定。因此「『鬼』的主要意涵是具有危險性的陌生人的超自然世界中的對等者<sup>119</sup>」。

---

<sup>115</sup>戴康生、彭耀主編，《宗教社會學》，頁 69。

<sup>116</sup>王銘銘，〈神靈、象徵與儀式：民間宗教的文化理解〉，王銘銘、潘忠黨主編，《象徵與社會：中國民間文化的探討》（天津市：天津人民，1997），頁 105。

<sup>117</sup>朱柔若，《社會學世俗化理論之回顧、溯源與台灣民間宗教的世俗化》（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頁 110-111。

<sup>118</sup>武雅士（Arthur Wolf）；張珣譯，〈神、鬼和祖先〉《思與言》，35:3(1997)，頁 278。

<sup>119</sup>同上註，頁 280。

農民信仰但畏懼的「鬼」，意含著現實生活中構成危險性的陌生人的對等意義。對於陌生人感到可怕是建立在經驗上他們是有危險性的，雖不見得全都有危險，但經驗讓人產生這樣的認知。鬼可以說是產生類似經驗的產物。鬼之所以可怕，是因為對它們感到陌生、模糊的，有不可預知的危險性<sup>120</sup>。祖先與鬼所象徵的概念，對應於聚落居民來說，聚落內部都是熟識的宗族成員，但聚落以外的陌生人，如倭寇海盜之類的人，他們是讓人產生危險的陌生人，民眾避之唯恐不及，希冀他們能被消除殆盡。同樣地，民眾對鬼魂的態度，是將它視為禁忌，採取消極避開的方式，或用積極驅除的手段，希望將它逐出居住範圍。

神、祖先、鬼的超自然信仰觀念，呈現出三種社會關係的對應，也表現在居民對傳統聚落的空間認知裡。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表示神、祖先、鬼的社會功能，象徵著人居住空間的界域劃分，他說道：

「神和祖先象徵著社會對它的成員的內在包括力(inclusion)和內化力(interiorizing)；而鬼象徵著社會的排斥力(exclusion)和外化(externalization)。例如，在家庭祭祀中，神(土地公)和祖先兩種超自然力量共同起著界定家內與家外的概念與關係的作用；而鬼從相反(家外)的角度界定家庭是什麼。…對於社區(地方)來說，神與鬼的功能也在於用象徵和隱喻劃出社區內外之別的界線<sup>121</sup>」。

作者說明由超自然世界—神、祖先、鬼象徵的社會功能，將家或聚落空間作出象徵性的範圍界定。從聚落的內部來界定受神或祖先護佑的空間範圍，從被排斥的鬼，界定它不可逾越的界線。這種由超自然的認知界定「內神外鬼」的空間觀念，落實在現實情境下，宛如聚落排斥具威脅性的外人不可越雷池一步的象徵，不管是倭寇強盜或是與該族競爭山海領域的他族，都強調著居民對所屬界域的重視，以維持聚落內部生存的穩定性。

<sup>120</sup>武雅士(Arthur Wolf)；張珣譯，〈神、鬼和祖先〉，頁 281。

<sup>121</sup>王銘銘，〈神靈、象徵與儀式：民間宗教的文化理解〉，頁 106。

聚落邊境設置五方辟邪物，以驅除鬼煞，維持境內居住環境的和諧與安定。從人類學家的觀點來看聚落這種劃清界域的境域範圍，積極抵擋外來鬼煞的入侵，正呼應著歷史過程中，先民長年遭受外敵入侵，而欲與具威脅性的外人、陌生人劃清界限的現實生活訴求。從這種崇神驅鬼的信仰思維與外在表現形式，實隱喻著現實的社會作用。

### (三) 聚落境域中使秩序回歸的辟邪措施

#### 一、聚落辟邪物的分類與剋制對象

聚落空間藉由「五方」象徵的「境」域，作為村落邊界最前線的「辟邪鎮煞」措施。此外，在聚落境內也有設置石敢當來抵制鬼煞入侵。廟宇也會設內五營，並設置中樑八卦來防止煞氣入侵廟內；私人若有疾病災厄或家庭不平安者，則會在屋宅門楣上貼符咒或令旗，或是設置太極、八卦等辟邪物來避除鬼煞入侵家宅<sup>122</sup>。這些聚落空間的辟邪物，依謝宗榮的整理，從辟邪物適用的區域範圍來歸類，可區分為聚落辟邪物、廟宇辟邪物與民宅辟邪物三類，這三類空間辟邪物發揮的護佑效力，各別顯現在聚落、廟宇及民宅的範圍內<sup>123</sup>。

金門的傳統聚落境內安置層層的辟邪措施，各家屋頂上設置的辟邪物，如瓦將軍、烘爐等，或在大門上掛八卦、山海鎮、鬘殼等，或在民宅牆壁裡嵌入石敢當或牆垣型風獅爺等，這些辟邪物護佑的範圍為個別的民宅，因此屬於民宅辟邪物的類別；而在廟宇裡設置內五營、五方符、中樑八卦等辟邪物，專為保護廟宇，即屬於廟宇辟邪物；在聚落的邊境安置的辟邪物，主要有五營、風獅爺等，因庇護的範圍為整個村落，因此歸屬為聚落辟邪物。

<sup>122</sup>呂理政，《傳統信仰與現代社會》，頁 50。呂理政，〈禁忌與神聖：台灣漢人鬼神信仰的兩面性〉，頁 117。

<sup>123</sup>辟邪信仰系統中的辟邪物種類眾多，依據謝宗榮的整理，從辟邪物的行事功能來分，有人身辟邪物、時間辟邪物、儀式辟邪物與空間辟邪物四大類。聚落空間設置的辟邪物，歸為空間辟邪物，文中有細述，不再累述。而另外三類辟邪物的內容如下：人身辟邪物的用途是為了保護人身平安，如各種護身符等；時間辟邪物是指在特定時間用來驅邪避煞之物，如端午節的榕艾苦草、雄黃酒等；儀式辟邪物則是在各種儀式場合中用以辟除邪煞者，如道教的法器。謝宗榮，《台灣辟邪劍獅研究》，22-23。

呂理政依設置位置與數量及行事功能，再將聚落辟邪物細分為環衛型與制沖型兩種。環衛型辟邪物的設置位置是在聚落四隅或相當於聚落的各出入口的位置，如在聚落四隅設置五方廟宇、聚落五營、四方石敢當、五營植榕樹公，是作為整個聚落的守護象徵；制沖型則是在聚落外圍的路口、橋頭、渡口、港口等水路交通衝要之處設置辟邪物，有一明確的反制對象，石敢當、豎符、風獅爺、虎字碑、風鎮碑、阿彌陀佛碑<sup>124</sup>。

本文探討的村落型風獅爺，因其守護聚落空間的特性，呂理政將它歸屬為空間厭勝物下的聚落型厭勝物的分類。由於村落型風獅爺多數設於路口、村境邊緣等，並有一明確的反制對象，因此作者再將它細分為制沖型辟邪物。風獅爺被歸類的屬性說明了它的制沖作用主要是針對空間性，其要保護整個聚落的空間範圍，在共同防禦聚落安全的辟邪體系中，它被賦予的職責是針對某一特定沖犯對象，將之辟除，阻止其進入聚落內。

呂理政表示聚落辟邪物反制的對象為「鬼煞」與「風水煞」兩種。「鬼煞」是指散遊各處，隨時可能作祟人間的野鬼、厲鬼等<sup>125</sup>；「風水煞」是指由不合宜的風水所造成的沖煞<sup>126</sup>。

聚落需安置辟邪物來阻擋鬼煞入侵與化解風水煞，主要是因漢人對自然以及人與超自然之間有一套認識與解讀的傳統宇宙觀<sup>127</sup>，假定自然、人與超自然之間有一和諧、秩序的存在法則，其具體表現為風水觀以及神、祖先、鬼的超自然信仰觀念。

---

<sup>124</sup> 呂理政，《傳統信仰與現代社會》，頁 50-53。

<sup>125</sup> 同上註，頁 47-50。

<sup>126</sup> 「煞」是指惡氣、不好的氣，在中國氣化的宇宙構成論中，氣依陰陽或正邪分成兩種，同一個狀況下有正或不正，好或不好的差別，在中國人的觀念中，沒有絕對的好或絕對的不好，它是同時存在的。所以習慣在陰陽之中取得協調，讓邪不勝正。李豐楙，〈道、法信仰習俗與台灣傳統建築〉，頁 116。

<sup>127</sup> 李亦園從自然、有機體、人際關係這三個不同的系統來解釋傳統漢族的宇宙觀，述說中國傳統的宇宙觀反映在漢人對宇宙中的自然、人、人跟超自然之間的看法與假設。人們主觀上認為宇宙中的自然(時間與空間)、有機體(人)、人際關係(包括人間的與陰間或稱超自然的兩個系統)這三個不同的層次皆必須達到和諧均衡的整體性，在整體和諧的狀態下生存，人們才能健康的活著，否則這三個層次中一旦有發生不穩定的關係，會帶來人們心靈上的恐懼與不安。李亦園，《宇宙觀、信仰與民間文化》(台北縣板橋市：稻鄉，1999)，頁 4-7、27。

在自然系統的層次，漢文化假設了一套時間與空間的秩序系統。漢人將時間予以分類，如現行的農民曆，每一個日子都從五行、六十干支、七曜、九星、二十八宿、十二建除等性質來定義出吉凶的時間觀，影響至今，人們仍會依照農民曆上的時間擇日，在生命儀禮中避開禁忌的凶時配合吉時行事。如呂理政所言：「擇日是選擇特定行事的良辰吉日的術數，它所指涉的時間，指的是由陰陽五行學說所擬構的時空秩序系統，而非『實際』的時間」<sup>128</sup>。如安置辟邪物的儀式，必須擇吉時進行，以求取時間的和諧<sup>129</sup>。風獅爺的安座儀式的時間，也必須等到能配合對其座落方位有利的時間才能進行<sup>130</sup>。

漢人的傳統空間觀念，具體表現為「風水」<sup>131</sup>。「風水」是選擇陽宅與陰宅吉利空間的術數<sup>132</sup>。風水學選擇陰宅或陽宅時，觀看地形、地質水文、氣候、植被、生態、景觀等自然環境，從「氣」、「生氣」、「陰陽」等概念來詮釋環境的吉凶。如從陰陽學說的方法論與宇宙觀來認識自然，把山稱陽，水稱為陰，把山南稱陽，山北稱為陰，水北稱為陽，水南稱陰等。將自然分為陰陽，是因自然界中客觀存在著相互對立的事物，而風水以陰陽來反映這種自然界中相互對立的事物。從自然界中觀察到自然的生命即是由陰、陽的結合而生。因此風水師選擇風水吉地則是要陰陽調和的地方，也就是地形要「負陰而抱陽」，背山面水，坐北朝南，以獲取充足陽光，如此陰陽達到平衡，居民才能住得舒服，在此地繁衍生息。而陰陽的結合體

<sup>128</sup> 呂理政，《傳統信仰與現代社會》，頁 30-42。

<sup>129</sup> 同上註，頁 9。

<sup>130</sup> 西園黃金田報導（78 歲）：設置儀式的進行必須選在對風獅爺朝向「有利」的年份來舉行。例如，是坐北向南的方向，就要選「南北利」的那年來舉行，「東西利」相對也是。曆書上都有寫哪一年對哪一方向「有利」。

<sup>131</sup> 「風水」又稱「堪輿」，或地理。風水之術不管是針對陽宅或陰宅的風水，一般都是以「形法」、「向法」、「日法」來推算。形家是以《葬書》為理論基礎，從中國人對大自然的山水組織型態的解釋，來尋求吉利的地點與空間；向家是以陰陽學說與天文結合，經過五行八卦的推演而成的一套選擇空間的方位之系統；日法則是擇日之法，屬於時間上的選擇。一般風水師都是將三者綜合應用，以選擇出最佳的空間。參考自劉敏耀，《澎湖的風水》（澎湖縣馬公市：澎縣文化，1998），頁 11。

<sup>132</sup> 呂理政，《傳統信仰與現代社會》，頁 6。

為氣，《葬書》有云：「夫陰陽之氣噫為風，升為雲，鬥為雷，降為雨，行乎地中而為生氣」。說明陰陽之氣的運行，不斷變化成風、雲、雷、雨及生氣，而運行於地下的生氣能滋養萬千生物，風水選擇的吉地便是在生氣所聚止的地方<sup>133</sup>。

風水亦從五行觀<sup>134</sup>及《易經》的八卦對空間作闡釋，五行代表的方向是土為中，北為水，南為火，東為木，西為金。《易經》的八卦則將東、西、南、北四向分為八方，八方有兩種排列方式：先天方位與後天方位，風水多遵循後天方位。後天方位：坤為西南方，震為東方，離為南方，兌為西方，乾為西北方，巽為東南方，坎為北方，艮為東北方。由於氣有吉凶，風水學家借由八卦來推斷不同方位的氣是生旺氣還是衰死氣<sup>135</sup>。

陽居風水之術數，擇吉處而居，吉地不是指風水明媚之地，而是居住地能與周遭環境之間達到和諧性，相信如此才會讓住者安居樂業，有所發展。若產生人與居住建築、居住建築與環境之間形成不和諧則會影響人的生存發展。如《宅經》：「故宅者，人之本。人以宅為家。居若安，即家代昌吉；若不安，即門族衰微。墳墓川岡，並同茲說」。並言：「犯者有災，鎮而禍止，由藥病之效也」。<sup>136</sup>說明違反風水禁忌則被認為會有災難降臨，但可透過風水之術壓鎮凶險，趨吉避凶。

漢文化對超自然則有一基本認知與分類系統，超自然的認知結構由神、祖先、鬼組成。這三種超自然類別，在敬拜者的認知架構中有不同的明晰度，神明的類別與結構，如武雅士於〈神、鬼和祖先〉分析台灣民間信仰者的觀念裡，視神界如中國帝制的科層體系，各個神明的地位等級，在信仰者的認知裡有一清晰明確的架構；祖先是自己嗣系中有血緣關係的

<sup>133</sup>—丁、雨露、洪涌編，《中國風水與建築選址》(台北市：藝術家，1999)，頁 35-47、95。

<sup>134</sup> 五行中的「五」指的是水、火、木、金、水五種自然物質，「行」是指運動不息的意思。五行是指五種物質的關係和運動變化。同上註，頁 62。

<sup>135</sup>用卦以推氣，即為理氣。同上註，頁 80-85。

<sup>136</sup>《宅經》，又稱《黃帝宅經》。舊題黃帝撰，為託名之作。該經以《周易》的陰陽學說為立論依據，闡述陽宅、陰宅的地理形勢。該書內容一直被奉為建造陽宅、陰宅的指南。郭璞原著，王振復今譯，《風水聖經：宅經·葬書》(台北市：恩楷，2003)，頁 22、23。

族人及配偶，是家族的延伸，在後代祭拜者的認知架構中也是很明確的；鬼在祭拜者的認知裡，像是不受歡迎的陌生人一樣，讓人感到很模糊、不明確的狀態，甚至有害的<sup>137</sup>。

民間信仰觀念認為人間與超自然的兩個系統雖處不同空間，但卻是可互通有無，並不是無法超越的關係<sup>138</sup>。如呂理政表示：「人、鬼、祖先及神靈之間的轉化關係，可以從『死亡』為起點展開<sup>139</sup>」。認為人死皆為鬼，鬼的理想歸宿是能成為被後代持續祭祀的祖先。但在人死後成為鬼靈還沒轉換成祖先的過程中，則稱為「家鬼」，因為處於「不能歸類的」與「曖昧不明」的狀態，因此充滿禁忌。若經由喪禮儀式的轉化，及最主要是要有持續接受後代的祭祀，才能成功轉化成祖先。這說明「人」與「祖先」是漢文化中認知分類的兩個範疇，認為這之間的關係應是人死成為祖先，才合乎認知的秩序系統。但人死若不能經由葬禮轉化或沒人祭祀不能成為祖先並無所歸，則稱為無祀的孤魂野鬼。無祀的孤魂野鬼中，又以兇死或枉死者，被認為是冤靈所聚，因此靈力最強，一般稱為厲鬼(是「煞」的其中一種)。由於一直處於「鬼」的中介階段，有「曖昧不明」的性質，被認為是有害的，會為了要「討吃」或「討嗣」而作祟人間。因此，會用變通的辦法讓鬼靈成為祖先或是得到持續的祭祀。甚至有替最為人忌諱的厲鬼，建祠祭祀，如有應公廟、大土爺廟等。或舉行普渡等祭厲活動，或執行「除煞」儀式或是安置辟邪物。應用各種辦法，安撫或驅逐被視為禁忌的鬼煞<sup>140</sup>。讓不在此超自然認知下的秩序系統中的曖昧不明、渾沌、失序的狀態能被排除。

漢人社會的宇宙觀念下，致力於認知下的時間、空間、超自然尋求和諧，而將不和諧的狀態，解釋為煞氣，有害的。為了維持聚落生存的穩定

---

<sup>137</sup>朱柔若，《社會學世俗化理論之回顧、溯源與台灣民間宗教的世俗化》，頁 111。

<sup>138</sup>李亦園，《宇宙觀、信仰與民間文化》，頁 22-27。

<sup>139</sup>呂理政，《傳統信仰與現代社會》，頁 103。

<sup>140</sup>同上註，頁 89-105。

與謀求發展，居民處心積慮劃清境域，設置重重的辟邪物，將有害的鬼煞阻擋在境外，並將不和諧的風水煞化解，以回歸秩序。

### 第三節 金門聚落設置風獅爺的傳統思維

聚落空間設置風獅爺以鎮煞辟邪，是因風水觀念的影響所致，但風水非全然只是環境選擇的學問，風水與民間信仰通常是融合的。所以風獅爺的設置雖然都是為鎮風水煞，但其設置過程等通常與神靈信仰有密切關連。

#### (一) 尋求聚「生氣」的居住環境

金門早期風水之風盛行，因風水攸關居民、個人的發展，如《新金門志》描述舊俗：「舊時迷信，認為一邑科第之盛衰，與風水攸關。癸巳同安縣志：學之案山故名佛子岡，而形家言宜有兀突聳秀之觀。萬曆間，知縣洪世俊即其頂，建石塔五層，自明倫堂望之，塔挺然躍出，成於庚子之夏，明年，許編修擲冠南宮……<sup>141</sup>」。而聚落的興衰發展也被認為與風水極為有關，如古寧頭村李姓發展興盛，是因得到「七尺無露水」風水地的傳說等。

從風水的觀點來看聚落環境的理想性，先民重視的陽居風水中特別強調居住環境必須要能聚「生氣」才是理想的吉地，而居住環境要能聚「生氣」的要件之一便是能「藏風\避風」。如《葬書》所謂：「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水。風水之法，得水為上，藏風次之<sup>142</sup>」。若要將生氣聚集在聚落地點，則必須防止生氣蕩散，因此所謂吉地都會被山巒環繞，便是由環抱吉地的山巒來擋住風。若是風容易吹入的地點，就不是很理想的吉地，風水中強調吉地受群山環抱的重要性也反應出對居住地點裡避風的注重<sup>143</sup>。

「避風」成為聚落區位選擇的重要考量之一。大部分金門聚落，多會選擇坐高向地的地形，及朝向以西南與南此兩方向為主，如此可背對東北

<sup>141</sup>許如中，《新金門志》，頁 283。

<sup>142</sup>郭樸著，王振復譯，《風水聖經：宅經·葬書》，頁 93-96。

<sup>143</sup>一丁、雨露、洪涌編，《中國風水與建築選址》，頁 136。

風的吹向<sup>144</sup>。像島內聚落密集度較高的東北部與西南部區域，前者是位於太武山的北側，以金山港為中心的區域，中心較低，往兩側地勢逐漸高起，這樣的地形即具有藏風效果，此區域由天摩山、虎山、馬山、獅山所圍繞，形成北側的官嶼平原與南側的斗門平原；後者則是由雙山、豐蓮山、獻台山、南磐山所圍繞，形成的平原面積雖不若東北區的平原大，但也聚集密集度高、規模較小的聚落景象。相對來說，西北部與東南部的地形避風效果則較差，因此聚落的密集度明顯較低<sup>145</sup>。尤其是東南部的聚落常苦於風害而幾經遷移，因此多數聚落也都盡可能找尋位於山頭後面的區位以避風沙<sup>146</sup>。

多數聚落區位選擇座落於坐高向地又群山圍繞的地形，如劉敏耀對於澎湖大多數聚落也都同樣選擇坐高向低又有環抱式的山丘地形之分析，這類位於環抱形的環境，是屬於玄武垂頭、朱雀翔舞、青龍蜿蜒、白虎馴順的空間類型，符合《葬經》所云：「四勢順吉，反則兇」、「夫葬與形順者吉，勢與形逆者凶」。這是說明要順應地形地勢才是吉利的空間，此類空間環境符合巒頭派風水（形家）所認為的理想的風水形勢，同時，此理想風水形勢的選擇，也配合著聚落空間能遮蔽東北風侵襲的優勢<sup>147</sup>。

金門東北部與西南部的區域，明清時是屬於十七都<sup>148</sup>與十九都<sup>149</sup>的轄域範圍，這兩區有許多聚落都是位在藏風效果佳的風水佳地，同時也佔盡近海地利之地，這些都他們多數是較早遷移來金門開墾的宗族有關。像是島北側的十七都有大型聚落如陽翟、汶水（後浦頭）、山後（山后）、青嶼、官澳、西黃（西園）、浦邊等；島西部的十九都有瓊林、後浦等大型聚落。

<sup>144</sup> 李錫祥，《金門地區血緣聚落的社會空間組織》，頁 54。

<sup>145</sup> 同上註，頁 52。

<sup>146</sup> 同上註，頁 68。

<sup>147</sup> 劉敏耀，《澎湖的風水》，頁 53。

<sup>148</sup> 都，是明清兩代地方行政單位的名稱。明清的地方制度，在縣級以下的行政單位為：縣→鄉→里→都→保→甲→戶。十戶為一甲，十甲為一保。十七都，大體位在金門島的東北，位在今日 金沙鎮的行政區內。引自洪受（明）著，吳島校譯，《滄海紀遺校譯》，頁 24。

<sup>149</sup> 十九都，位於金門島西部，現在為金城鎮與金寧鄉的所在地。同上註，頁 25。

較早來金開墾的宗族，由於聚落人口眾多，這些聚落的大宗族擁有極廣的土地或海權範圍，這或也與該宗族出仕多寡有很密切的關係<sup>150</sup>。科舉功名向來是一般平民提昇社會地位的途徑，而且對宗族在資源上的爭奪佔有優勢，「山海歸士府」是金門明清以來常見的情形，金門縣志：「明朝時，士大夫幸博一第，則近地山海之饒，盡歸所有，擁為世業。清時，此風不改<sup>151</sup>」。這些握有豐富資源、勢力龐大的聚落居民更是強調該聚落的風水地理，居民以風水論述來合理化他們所居之地的理想，相信地方的繁榮是因該聚落與周圍自然環境達到整體和諧的狀態。

## (二) 風獅爺在「藏風」、「避煞」觀念下之應用

風水裡要求居住環境要避風，但是是只避寒冷的風，不避溫暖的風，如《地學指正》所說：「…向東、向南所受者溫風、暖風，為之陽風，則無妨。向西、向北，所受者涼風、寒風，為之陰風，宜有近案遮攔，否則風吹骨寒，主家道衰敗丁稀<sup>152</sup>」。所以風水中強調理想的居住地點通常需要有山的地形來阻擋從西、北方向吹來的陰風，否則會影響居民的發展運勢。《風水—中國人的環境觀》提到風水的論述中，不同方位的風向會帶來好或壞的氣的區分：「東南方為“生氣”方，為上吉，西北方為“六煞”方，為凶」。接著說道：「因此造宅往往在順生氣的同時還要鎮煞氣。…風水中鎮煞的目的是為了避邪，以便逢凶化吉<sup>153</sup>」，說明陽居風水的作法中，整體如聚落、單位如屋宅的朝向著重要面向好的氣（如東、南方的溫、暖風）的方位，如此能聚集“生氣”，同時也會注意避開有煞氣的方位，通常都會用“鎮煞”（物鎮或符鎮）的方式阻擋帶有煞氣的方位。

<sup>150</sup> 李錫祥，《金門地區血緣聚落的社會空間組織》，頁 65。

<sup>151</sup> 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編印，《金門縣志》，頁 1706。

<sup>152</sup> 一丁、雨露、洪涌編，《中國風水與建築選址》，頁 221。

<sup>153</sup> 劉沛林，《風水—中國人的環境觀》（上海市：上海三聯書店，2005），頁 77。

表格 二-1 金門歷年平均最多風向

資料來源：《金門縣志》土地志

月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年平均	記錄年份
風向	東北	東北	東北	東北	東北	西南	西南	西南	東北	東北	東北	東北	東北	43-76

金門海島多風，從九月中旬開始東北風的風力漸強，一直到四月才減弱<sup>154</sup>。一年之中幾近九個月吹著東北強風，東北面的風在《內經》<sup>155</sup>中被稱為凶風，屬於人體無法承受的寒風，陽居風水的觀點裡，也是必須以地形阻擋或避開的風向<sup>156</sup>。如《地理八十八向真訣》也說道風分為八種，其中說道：「兩足凹風指來自青龍和白虎尾部之風（足指青龍、白虎兩抱山的尾部）。大凶，主傾家蕩產，滿門滅絕。如果這些風吹自艮方（東北方）則凶極無比<sup>157</sup>」。可知風水中對東北方等方位吹來之風極為忌諱。

風水論述除強調聚落空間面對帶有煞氣的風向，需避開，以免破壞“生氣”。在《風水探源》書中提到《宅經》中記載福建一帶認為東北方是“鬼門”的方位，因為煞氣都是來自東北方，因此東北方是特別需要忌諱的方向<sup>158</sup>。明代《陽宅十書·論符鎮》記載的靈石鎮宅法：凡人居宅不利，有疾病、逃亡、耗財，以石九十斤，鎮鬼門（東北角）上，大吉利<sup>159</sup>。

金門由於四面無高山屏障，僅有丘陵起伏，其中丘陵地密集分佈在島

<sup>154</sup> 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編印，《金門縣志》，頁 318。

<sup>155</sup> 《內經》是一部中醫學著作，說明八風，八風的區分是是否風寒傷人為標準。其中冬季風寒冷，稱之為「大剛風」或「凶風」。以風跟方位來說明，西面是剛風，北面是大剛風，東北面則是凶風，西北面是折風，這些都是較為強勁的風，需在選擇居住的地形上有所擋避；而東、東南、南、西南各方的風都是屬於人體能接受的弱風類，所以不需要全面擋護，地形可以稍微敞開。引自劉沛林，《風水—中國人的環境觀》，頁 144。

<sup>156</sup> 同上註。

<sup>157</sup> 一丁、雨露、洪涌編，《中國風水與建築選址》，頁 138。

<sup>158</sup> 渡邊欣雄著、索秋勁譯，《風水、氣的景觀地理—社會人類學的研究》（台北市：地景，2000），頁 48-50。

<sup>159</sup> 高友謙，《中國風水文化》（北京：團結，2004），頁 210。

的東北部與西南部，這兩區有稍高的地勢作天然屏障，較能達到藏風\避風的效果，也因此島內這兩區的聚落密集度較高，足見先民在選擇聚落時考慮到居住周邊有較高的地勢可作避風的山頭；而島的東南部與西北部因缺乏較高的地勢作避風的屏障，聚落的密集度相對較低<sup>160</sup>。

由於島上多吹東北風，地形缺乏屏障，又經歷元明清歷代以來的人為砍伐、戰禍等因素，逐漸讓金門當地的林木盡失，導致受東北強風的影響是全面性的，其中以島的東半部受到東北風吹襲的影響更是直接，而東南部又因缺乏地形屏障，因此受風害的情況是更為嚴重。道光年間纂修的《金門志》有提到當時林木缺乏的景況：「…又山皆童，芻薪自漳州載至；春雨連綿，有每擔至八、九百文者」。說明當時金門的柴木燃料都需要仰賴大陸的供應。《金門縣志》記載國軍還沒進駐金門之前，因缺乏燃料（木材），民眾挖掘草根為薪，破壞表土覆蓋，使得飛沙越烈<sup>161</sup>。胡璉亦描述日據時以及國軍進駐金門後，斷絕了原本仰賴從大陸供應柴木的管道，使得民眾必須將草割去作燃料。林木欠缺的窘境下，又將草根拔起，以致水土無法保持，自然也就無法防風定沙，風沙飛揚的情況也就越烈。先民受風害之苦，從明代中葉以後開始有文獻、族譜記載，嚴重者如太武山以東的地區（明清時的十八都）<sup>162</sup>，如李洋<sup>163</sup>、后壟<sup>164</sup>、黃厝<sup>165</sup>、林兜<sup>166</sup>村等，都曾因風沙危害而遷村。

---

<sup>160</sup> 李錫祥，《金門地區血緣聚落的社會空間組織》，頁 52。

<sup>161</sup> 金門縣文獻委員會，《金門縣志》（金門：金門縣文獻委員會，1979），頁 969。

<sup>162</sup> 「洲（按：浯洲，即金門）上皆有風沙，而以上諸鄉（指十八都）為甚」。引自洪受（明）著，吳島校譯，《滄海紀遺校釋》，頁 25。

<sup>163</sup> 《吳氏族譜·本鄉界址誌》：「今本鄉沙壓，遷於東山，田土荒蕪，開墾未似其舊，惟石山及海界尚存」。陳炳容，〈金門祖譜研究之二—金門的風害史〉，頁 103-104。

<sup>164</sup> 〈后壟保安廟重建誌〉：「建自明初舊後隴，清代風沙為患，隨村移建於村中」。轉引同上註，頁 104。

<sup>165</sup> 《金門西埔呂氏家譜》：「自南安樸里支分金門黃厝鄉...因居所缺乏造林植樹，受暴風吹襲，屋宅被沙埋沒，其后裔遷居他處，長房宏浯遷居土樓、新塘、下湖、溪邊。二房潘浯居下湖、溪邊、林兜。三房承浯居西埔繁衍榜林，四房述浯居于西村」。轉引自同上註，頁 103。

<sup>166</sup> 遷居到林兜的呂潘浯後代又因風害而遷移。族譜記載：又被風沙壓厝，所以四處逃生，宗仁公、宗義公移居烈嶼東坑，成都公移居澎湖林兜...。轉引自同上註，頁 103。

林木遭破壞後，東北風更直接的侵襲，生活中的應對，風害嚴重的聚落不得不的大舉遷村；或是日常作息裡逆來順受的過活，如《金門志》形容：「隆冬，海風焱驟，飛沙滾塵。東方海濱邨家，沙壓與室埒；夜棲宿房廬，旦已閉塞。辟除之，使得出入；春來前後拓清者不少<sup>167</sup>」。

金門在面臨林木漸稀，聚落無可避免地都會受到東北強風直接的吹襲，為不使東北風的煞氣破壞聚落環境的生氣，眾多聚落紛用風獅爺來鎮風煞，期用“鎮煞”的方式以逢凶化吉，也因此鎮風煞的風獅爺多位在聚落外圍的東北的方位，正是面對著凶煞風向的方位。這種以風獅爺來鎮風煞以辟邪的民俗信仰與風水中“氣有方位吉凶”的觀念密切相關，加上隨著林木環境的破壞，聚落易受風沙的影響遽增，因此對鎮風煞的需求也就更加重視。這樣的環境條件，促使被賦予多種鎮煞功能（鎮路、鎮水煞、鎮墓沖等）的風獅爺中，而又以鎮風煞功能的設置數量最多且分佈最廣，反映出風獅爺與自然環境之間連結著微妙的互動關係，但這最主要是來自民眾從風水知識來觀看環境而產生的觀念與行為，才會在聚落面對強勁風向的吹襲時，各聚落普遍以鎮風煞的辟邪鎮物來化解。雖多屬信仰心理的慰藉成分，但達到心理上的成效，能使民眾解除風煞邪祟造成他們在生存上感受到的威脅跟不安，因此對風獅爺的信仰自然也非常地虔誠。

因此像是一些聚落宣稱位在符合風水上環境俱佳的聚落區位，但若要是能完全符合理想的居住環境也並不容易，所以會有許多補救措施，而應用風獅爺辟邪物亦是一種補救措施。如金門小古崗聚落的董氏族群，看上原先為蔡氏族人居住的坑谷地，認為是相當適合生存的地點，因而逐步排除蔡氏，成為一族獨大的局面，但此坑地的東面卻有一缺口，使得強烈的東北風直襲而入<sup>168</sup>。但根據風水論述的基本原則，強調風水環境中的胎息所在的生氣之源必須得在藏風、得水的地形維護下，以免將此生氣吹散，因此

---

<sup>167</sup> 林焜熿，《金門志》，頁 390。

<sup>168</sup> 李錫祥，《金門地區血緣聚落的社會空間組織》，頁 57。

要藏風便得避風，而得水便得聚水，因生氣遇水則止<sup>169</sup>。因此，董氏先人除了栽植樹木以阻沿此缺口吹進的東北風，另外也有設置一尊朝向東北方向的風獅爺以鎮住此風口形成的風煞。

另外，如成功（陳坑）村，該村亦有各種關於陽居與墓葬風水的傳說，其中針對該村的陽居風水的說法，指出該村為一「畚箕穴」，因該村的東邊有東山，西為象山，地形似兩耳高凸，而南邊（陳景蘭洋樓）的下垵寮口向海，地勢低平，開口寬闊，是具有風水靈氣的佳地。不過，該村的南邊（陳景蘭洋樓前與金門日報周圍）面向海邊，地勢低，前無屏障，該村先民在此處附近遍植榕樹，村民稱之為「風頭樹」。在金門傳統聚落裡，「風頭樹」是由廟裡的王爺指示栽種地點，王爺指點的種植位置即是村落裡的風口，這說明陳景蘭洋樓附近的位置是風口，因此，植「風頭樹」是作擋風之用途，有些聚落居民也將「風頭樹」視為風水的一部分。而同樣位在風口處的風獅爺（陳景蘭洋樓右前方），座向是東北向西南方，面海，亦是有鎮此風口形成的風煞之目的<sup>170</sup>。

官路邊，全村姓陳的小型聚落，地勢平坦，村後無高地屏障。為符合風水中理想聚「生氣」的形勢，著重「得水」，自古該村村前左右邊各開一水池，兩水池間連一溝渠，村後則重榕樹，俗稱「風頭樹」，類似作山一樣的形勢，寓有靠山，並且能遮擋住北風。近年，該村由於有捐乩身，指示設置一風獅爺（民國 93 年設置），村民陳再傳表示：「東北季風比較不會透過來，也可防蟻，因為東北季風剛好在那，辟邪這裡會較好住，像是風水」。鎮風煞與風蟻之用，面朝東北，就位在巨大的風頭樹下。

<sup>169</sup> 漢寶德，《風水—中國人的環境觀念架構》，《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2:1(1983)，頁 134-135。

<sup>170</sup> 黃振良、王建成，《邂逅陳坑漁村》（金門區漁會，2006），頁 32。



圖 二-1 官路邊村村後方種植風頭樹與東北方位設置風獅爺

風獅爺辟邪物是對於風水上理想環境追求下的一種補救方式。尤其在自然環境更行惡劣之際，空間形勢上形成的風口，無遮蔽的情況下，更容易受影響，風水提供的解釋是，風會將無形的氣吹散，因此才應用到辟邪物來鎮煞。由此可見辟邪物的鎮煞作用，在風水上講究「藏風」的認知下之應用，雖不見得在實際的效果上會比植樹擋風的成效好，但必須從風水的觀點對於環境的詮釋，更能深入瞭解為何需要聚落空間的東北方或北方等方位設置風獅爺來鎮風煞。由此對應於村民藉由辟邪物的設置能化解心理上對此風口形勢所感受到的危機感。並可見風獅爺能使村民對於聚落風水環境的要求更形理想的設置。

表格 二-2 鎮風煞的風獅爺

序號	村落	朝向	鎮煞目的	備註
1.	小古崗	坐西南向東北	鎮風煞	(傳) 清代乾隆五十年原立於小古崗后溝墘，民國 38 年軍事工事拆走風獅爺的基地石板，倒地荒棄，至民國 86 年移至村郊基碑頭，與原朝向相同。
2.	歐厝	坐西向東	向海鎮風煞	(傳) 清代道光
3.	湖下	坐西南向東北	鎮風煞	民國 43 年重設。原有兩尊也是磚泥，皆坐南朝北
4.	后湖	(陳：原有兩尊磚泥朝北) 坐西南向東北	鎮風煞	民國 60 年重設，設於原位 母身山有缺口
5.	東珩	坐西南向東北	鎮風煞 地勢平行，風害嚴重，並植有風頭樹。	約民國 40 年挪軍方的石獅替代，重設於原位、原方向

6.	官澳 1	坐西南向東北	鎮風煞	民國 84 年重置 (原有兩尊遺失)
7.	官澳 2	坐東南向西北		民國 84 年重置
8.	山外 黃海 路邊	坐西南向東北	鎮風煞	民國 84 年設置 (非原位) 原先有一尊石雕風獅爺，但在民國 38 年時部隊移走
9.	洋山 1	坐西南向東北	鎮風煞	原在海邊，傾倒，移至現址
10.	碧山 1	坐西南向東北	鎮風煞	
11.	碧山 2	坐西南向東北	面海，鎮海風	
12.	瓊林 2	坐西南向東北	鎮風煞	移至現址，與原方向同
13.	成功	坐東北向西南	面海鎮風煞	
14.	東山	坐南向北	鎮風煞	原址建屋，移至現址
15.	東沙 尾	坐西南向東北	鎮風煞	
16.	下新 厝	坐西南向東北	鎮風煞	
17.	溪邊	坐西向東	面海鎮風煞	
18.	頂蘭	村廢。原朝東北	鎮風煞	重新出土，移至象山金剛寺
19.	安岐	坐西南向東北	面海鎮風煞	
20.	塔后	坐西南向東北	鎮風煞	
21.	陽翟 會山 寺後	坐西南向東北	鎮風煞	
22.	官路 邊	坐西南向東北	鎮風煞、防風 蟻	民國 93 年新設
23.	后沙	坐西朝東	鎮風煞	民國 38 年，舊有的風獅爺被拿去做防禦工事。 民國 95 年重設，移位至現址、並改朝向現在的風獅爺作鎮風之用。以前是面向鶯山廟
24.	后頭	坐南向北	鎮風煞	民國 38 年國軍來將舊的石獅爺拿去海邊作工事。民國 80 年重新設置 (主事者口述及根據「護頭獅爺序誌」記載)。
25.	沙美 松樹 腳甲	坐西南向東北	鎮風煞	周圍環境樣貌改變，原本風獅爺是位在村落最外圍，後來民國 71 年政府新規劃忠孝新村在松樹腳甲與西溪仔之間，原鎮東北方向，但周圍景觀改變
26.	何厝 田厝	坐東南向西北		(傳) 清代光緒丁丑年

	尾			
27.	沙美 西甲	坐南向北		遭竊，民國 74 年重新設置於原位、原方向
28.	後水 頭 汶德 宮前	坐西南向東北		遭竊 民國 70 至民國 80 年年間重新設置於原位、朝 原方向
29.	浦邊 2	坐西南向東北		
30.	小浦 頭	坐南向北		
31.	後浦 頭	坐西南向東北		早期前方原是空曠地，沙美新市街是？年蓋 的。
32.	大地	坐西南朝東北		重新出土，移位至現址
33.	中蘭	坐東南向西北		原本是牆垣型風獅爺，似石敢當的作用。約民 國 50 年至 60 年左右才移至現址作為公設的村 落型風獅爺。
34.	西吳	坐東南向西北		被掩埋，近年挖出移至現址
35.	後水 頭汶 源宮 前	坐南向北		
36.	山外 太武 山出 路口	坐南向北		民國 84 年
37.	沙美 五挑 甲頭 (私 設)	坐南向北		
38.	金門 城 2	坐南向北	鎮風煞鎮風蟻	
39.	泗湖	坐南向北	遷到現址是為 剋制蟻害	民國 58 年(楊天厚、林麗寬)、民國 60 年(陳 炳容)
40.	后宅 2	坐西南向東北	村因低濕，受 蟻害，是剋制 蟻害也鎮風	
41.	榜林 1	坐西南向東北	制風蟻	民國 38 年毀。民國 82 年重設，與原位置及朝

				向相同
42.	夏墅	坐西南向東北	鎮風煞、剋制 蟻害	
43.	官裡	坐西南向東北	鎮風煞、剋制 蟻害	
44.	古寧 頭北 山	坐北向南	鎮風煞 鎮水煞	說法有 一是面向西埔頭山，因西埔頭高地到沙崗一帶 為村落主要的風口， 二是早期大陸商船可以駛近北山與南山中間 的雙鯉湖。古寧頭村常因海水倒灌深受其擾， 由海上吹來的海風強勁，海上船隻作業困難， 村民在北山安置風獅爺後，水患即止，海水僅 淹到置風獅爺處 <sup>171</sup> 。有鎮止海風之作用。
金門城 1 風獅爺是坐西南向東北，北門居民表示原位在迴向殿前的廟埕兩旁的一對石獅中的 1 尊，非村落型風獅爺，故不納入 <sup>172</sup> 。				

### (三) 風獅爺與聚落空間其他風水禁忌

聚落居住環境的理想性，在中國傳統的風水觀念中，聚落除了要有避風區位的選擇與防制，針對陽宅風水還有諸多禁忌。根據蔣瓊徽針對澎湖的地理煞，說明有兩種，一種是自然地理景觀形成的煞氣，因不合秩序的地理形勢，如排水渠道或自然排水流向行成的「水煞」。另一種是人造物的設置或改變所造成的煞氣，當地稱為「沖煞」。像是在聚落中居家擇址或是建屋破土，或是任意改變地形，在街巷屋宅關係上沖犯或破壞原有的風水<sup>173</sup>。如宅屋前的道路，一般認為道路宜從前面橫過，不能有直沖、斜射屋宅的情形。道路如從前方直沖或斜射屋宅而來，稱為「路沖」或「路箭」。都是為避免尖、直等類似可傷人的物件形象。若犯路沖或路箭，則會帶來家中不安，甚至傷亡。若屋宅對著人字路口或十字路口正好位在三叉口的道路上，則視極凶。若民宅或聚落犯了上述的風水禁忌，安置辟邪物以反制此風水上沖煞的作法。而傳統閩式建築的屋角及屋脊尾端明顯有「尖」與

<sup>171</sup> 金寧數位機會中心(2006)，〈北山風獅爺〉，2008年5月3日下載，  
[http://blog.roodo.com/pan\\_shan/archives/cat\\_239222.html&page=3](http://blog.roodo.com/pan_shan/archives/cat_239222.html&page=3)。

<sup>172</sup> 金門城北門居民陳世宗先生報導(28年次)。

<sup>173</sup> 蔣瓊徽，《澎湖聚落民間信仰空間防禦體系之探討》(私立中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1997)，頁20。

「角」，通常都是以大門不宜對此尖角為宜，其餘則無妨。還有屋門對著廟門、城門等都是屬凶<sup>174</sup>。風獅爺多數朝向東北方、西北、北方等凶煞方位外，多是用作鎮風、鎮風蟻外，其餘方位者多是因上述的陽宅風水禁忌而設置，如表格二-3。

表格 二-3 剋制其它陽宅禁忌的風獅爺

序號	村落	朝向	鎮煞目的	備註
1.	呂厝 1	坐北向南	鎮墓煞	(傳)明代末葉。面向位於后宅的陳禎墓
2.	呂厝 2	坐西北向東南	鎮墓煞	呂厝 2 旁原有一水池，因陳禎墓建後，面向呂厝，使呂厝這池塘的水被吸走，導致乾涸，因此才設置此石獅爺鎮此墓煞。村民並在此石獅爺前方約 60 公尺處設立一石敢當，同此設置目的，但民國 38 年被軍隊拆走。
3.	湖前	坐東向西	鎮墓煞	(傳)明代末葉 <sup>175</sup>
4.	東洲	坐南向北	鎮水箭	
5.	陽翟聚源廟前	坐東南向西北	鎮水煞	
6.	陽翟村南斜坡旁	坐西北向東南	鎮水箭	國軍建築工事時被埋入土中，民國 72 年重新出土，移位至現址重立
7.	陽翟會山寺前	坐西南向東北	鎮水煞	
8.	東溪	坐東北向西南	鎮水煞	原朝向西北，為鎮田浦溪而設。傾倒，移至現址重立
9.	斗門	坐西南向東北	鎮水煞	位靖海堂(水尾宮)旁
10.	下蘭	坐西北向東南	鎮水煞	
11.	瓊林 1	坐西北向東南	鎮水煞	風水理論，村落的東南方是水口(一方眾水的總出之處)，水向外流流向東南方為順則吉，但該村河流卻是由東南方流入村內，為逆則凶。
12.	下湖(西郊)	坐東北向西南	鎮水煞	
13.	下湖(東北郊)	坐西南向東北	鎮風煞 鎮水箭	
14.	劉澳	坐西北向東南	鎮水煞	
15.	東蕭	坐西北向東南	鎮水煞	據聞古早村前有溪流流經蔡店，下注汶水灣，

<sup>174</sup> 劉敏耀，《澎湖的風水》，頁 119-121。

<sup>175</sup> 根據設置的目的，是為了鎮墓煞，所鎮之墳墓是明末時建，因此陳炳容推估此尊應是在明末時設置。參考陳炳容，《金門風獅爺》，頁 64。

				舟楫可隨潮出入。
16.	洋山 2 (私設)	坐東向西	鎮水煞	這尊雌獅原位在地上，坐西北向東南的方向。後來旁邊水池整建才抬高。透過命理師（也有境主指示），將此尊方向改為正面向西的方向擺置
17.	后盤山	坐西南向東北	鎮風煞 鎮水煞	「威濟廟」舊址即在風獅爺身側
18.	西園 1 入口 處	坐西北向東南	鎮煞路 頭水尾	耆老：鎮路沖
19.	下塘頭	坐東北向西南	鎮水煞	原本是坐西南向東北 後因村內施工，改變成坐東北向西南的方向
20.	田埔	坐東北向西南	鎮路沖	民國 50 幾年才建南面城牆的大門。大門前這條路直衝向村內。過去在那路上也出過幾次車禍，有出人命。設置石獅爺是為鎮路沖，以保鄉里平安。民國 85 年新設
21.	東村	坐西南向東北	鎮風 煞、制 路沖	
22.	榜林	坐北朝南	制路沖	私人設置
23.	西園 2	坐西向東	鎮路箭	克制由獅山與寨仔山之間直向西園村而來的路箭
24.	田墩	坐西南向東北	鎮廟沖	浯坑村的「北極殿」面向田墩
25.	山后下堡	坐東南向西北	鎮中堡 的屋脊 煞	亦有當地居民：鎮風煞
26.	夏興	坐北向南		重新出土，移位至現址
27.	何厝 2	坐東北向西南		
28.	后宅（洋樓 旁）	坐西北向東南		
29.	塘頭	坐西向東		
30.	浦邊 1	坐東北向西南		
31.	安民	坐東南向西北		原位於西洪村的「三間厝」，是現在的第三士校內，民國 38 年前已廢村，但校區還留有此尊風獅爺，在民國 62 年士校擴建時，將風獅爺遷移至頂洪 <sup>176</sup> 。民國 95 年遷移至頂洪入口處。
32.	青嶼	坐西北向東南		遺失，約民國 50 年挪用民宅石獅替代

<sup>176</sup>吳秀嬌，〈話鳳山的滄桑·譜西洪的願景〉，《金門宗族文化》，3(2006)，頁 61。

33.	後水頭村後 路邊	位村東境 坐西北向東南		遭竊 民國 70 年至民國 80 年重新設置
34.	昔果山	坐東北向西南		民國 60 年

劉敏耀在《澎湖的風水》對澎湖的聚落厭勝物的分析中，說明環衛型與制沖型厭勝物，前者主要是壓制「鬼煞」；而後者最主要是壓制「風水煞」<sup>177</sup>。環衛型厭勝物是在村落各出入口或四方各設置辟邪物，由此象徵神靈共同築起的防衛線，可使境外的孤魂野鬼不敢進入境內作祟。常見為壓制「鬼煞」的如「五營」。而制沖型厭勝物壓制的「風水煞」，這類辟邪物是化解有形的沖射或無形的煞氣對於屋宅、整個聚落的威脅。但呂理政分類的環衛型與制沖型厭勝物，並沒有嚴格區分出兩者所壓制對象的明顯分野，如石敢當有作為制路沖等的制沖型辟邪物，但同時也有鎮百鬼的作用<sup>178</sup>，五營雖主要是防制鬼煞入侵，但有時也有制風水煞的功能<sup>179</sup>。若如劉敏耀針對澎湖的辟邪物的特性歸類，風獅爺作為制沖型的辟邪物應是專門壓制風水煞。但陳炳容提及金門先民認為有風災是妖魔鬼怪在作祟，風獅爺的設置便能阻擋企圖入侵村內的惡煞<sup>180</sup>。風獅爺所壓制的風煞屬於風水煞，但對於村民而言也有視之為鬼煞在作祟的因素。

風水與宗教信仰的結合，如同渡邊欣雄在民間百姓的生活中所觀察：「風水的原典之中，應是與神和佛無關的環境鑑定法，但實際走進田野，與在土地中生活著的人們一起時，這樣教條式的思想就會被一掃而光，因為，風水和我們所說的「民俗宗教」是緊密聯繫著的<sup>181</sup>」。而筆者從聚落設置風獅爺的過程中，可以發現是與村廟神靈信仰密切結合的。

大多數風獅爺普遍剋制的對象為風煞，《金門居民的宗教風水觀》中從地理風水的角度，說明有風角或風煞，會讓人生病，可以用風獅爺來制沖。

《台灣文化誌》中，伊能嘉矩也記載同樣飽受風災之苦的澎湖島民，自古

<sup>177</sup>劉敏耀，《澎湖的風水》（澎湖縣馬公市：澎湖縣文化，1998），頁 60-61。

<sup>178</sup>呂理政，《傳統信仰與現代社會》，頁 48。

<sup>179</sup>劉敏耀，《澎湖的風水》，頁 64。

<sup>180</sup>陳炳容，《金門風獅爺》，頁 53。

<sup>181</sup>渡邊欣雄，《風水的景觀地理—社會人類學的研究》，頁 53。

以來認為烈風飛沙是一種煞氣，鄉民因此頻罹疾病，於是眾鄉民研仰鄉神的乩示，於島內澳鄉的各個路頭設置石敢當碑，以壓伏此風煞<sup>182</sup>。

同樣情況下，金門普遍應用風獅爺來調節此煞氣。根據調查資料瞭解風獅爺的設置經過<sup>183</sup>，如湖下、后湖等村<sup>184</sup>，該村的風獅爺都是因該村村民發生不幸事件、頻罹疾病等，村民也是透過神靈乩示來設置。由於多數的風獅爺年代過早，僅能從戰地政務時期以後設置的風獅爺了解設置的經過，經查訪各村耆老得知，幾乎都是經由王爺或神靈<sup>185</sup>透過乩童告知民眾，看需派何物以制煞並擇時、擇地與方位來設置，對於這種無形並導致人不幸的煞氣，似乎也得藉助神靈的力量方能止煞。如同劉敏耀在《澎湖的風水》描述此類由乩童傳達神意的風水作法，因與一般風水師的操作方式不同，所以另外稱為「宗教風水」<sup>186</sup>。

但並不能因此斷定風獅爺的設置，都是由神靈所指派。設置風獅爺辟邪物主要是剋制陽居的地理空間不和諧或有讓人生病或死亡的穢氣的風水作法。一般陽居的風水都是請風水師來堪輿。據斗門、洋山等村落的耆老說道，民初時大陸有名的風水師眾多，村莊的人都會到福建廈門等地聘請風水師來金門堪輿，尤其是陽居的堪輿，需要長時間的觀察，甚至還有村

---

<sup>182</sup> 伊能嘉矩（日）著；江慶林等譯，《臺灣文化志（中卷）》（台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1），頁 252。

<sup>183</sup> 大多數的風獅爺的設置經過皆無資料留存，因年代已遠，也無記錄。只有戰地政務時設置的湖下、后湖風獅爺等，及解嚴後設置的官澳風獅爺等才可透過資料或者老口述，瞭解其設置經過。另外，詢問村民相關風水的設置，如斗門村陳姓老先生言，早時（民初），像該村的墓地與廟宇的地點、時間、方位一般會是去詢問風水師。一般請問神靈的事，多是問病，神靈會給藥單，也會有提供制煞的指示。所以，這些專為制煞而設的風獅爺，設置的經過是風水師或神靈授意都有可能。

<sup>184</sup> 湖下村的風獅爺設置經過的說法是，湖下村北側原有一尊風獅爺，民國 38 年時遭軍隊損毀，此後數年，靠近已毀風獅爺一帶陸續有十多個男丁亡故，適逢鮑魚之子也罹患怪病，經請神問卜後，認為是該處的風魔惡煞作祟所致，因此才會該莊頭的村民才會在民國 43 年在原地重新設置一尊新的風獅爺。后湖村則是村北的母身山因尚義機場擴建跑道，遭剷平大半，形成一風口，適巧村內陸續發生自殺與溺水身亡的事件，也在請神乩示下，擇日擇時並擇地與方位後，設置一風獅爺以鎮住此風口。陳炳容，《金門風獅爺》，頁 71-72。

<sup>185</sup> 金門有一半以上的村落都以王爺作境主，再者是保生大帝。李錫祥，《金門地區血緣聚落的社會空間組織》，頁 128。

<sup>186</sup> 劉敏耀，《澎湖的風水》，頁 55、60。

莊會負責供養大陸的風水師兩、三年的情況發生。尤其，金門的傳統聚落多數是在明朝時開基，明朝又是中國風水學最興盛發達的時代，因此，當時金門聚落在建村前或後，都會禮聘風水師來指點聚落陽居的風水<sup>187</sup>。足見早期先民對於請風水師來堪輿風水的風氣是很興盛的。但隨著政治局勢的轉變，兩岸交通受阻，且金門本地的風水師較少。不易聘請風水師的情況下，民眾或也因此，對於陽居（住家、聚落）的問題、或有人生病、甚至發生死亡的事件，多轉向該村的宮廟裡的神靈求助，經由神靈來指示作法。風獅爺辟邪物的應用，有些是可明顯觀察出來的風水問題，像是陽宅風水上的禁忌，但有些似乎不是可以透過地形來研判出來，而是牽涉到肉眼所看不見的氣，若無法聘請風水師以理氣來推算<sup>188</sup>，這種無形的煞氣，似乎也只能透過神靈的幫助。

由近代設置的例子可見，風獅爺都是在神靈指示下，透過乩童傳達設置地點、方位與設置時辰，以壓制某一特定的邪煞對象<sup>189</sup>。由調查可顯示，風獅爺所站的位置，多數位於聚落邊境、村落的出入口處與廟旁，少部分位於村落外圍處（歐厝、安岐、東溪的風獅爺）。由於風獅爺壓制的對象是從境外而來，一律面朝境外。如同由神靈派駐的五營神兵一樣，是要抵擋外來鬼煞邪煞的入侵，以守護整個聚落的境內平安。風獅爺亦是由宮廟的神靈所派駐的，而它的所在空間，也多是位在神聖空間「境域」的五方之一旁內側、或五方內，極少數是位在五方外。

雖然聚落設置風獅爺，是與神靈信仰密切結合，但設置風獅爺的起因都是民眾對於陽居空間的風水的講究，傳達出追求更理想環境的想望，為求得更好的生存與發展，因而設置風獅爺辟邪物來鎮煞，有助環境達到和諧狀態，並達到民眾傳統思維方式下所起的積極精神作用。

---

<sup>187</sup> 黃振良、王建成，《邂逅陳坑漁村》，頁 25。

<sup>188</sup> 陳炳容，《金門風獅爺》，頁 13。

<sup>189</sup> 目前的資料與訪談內容多是透過神靈來擇時、擇地與方向。

### 第三章 金門風獅爺的造形分析

以獅子的形象作辟邪驅煞的用途，在中國、台灣、琉球等地都有各種相關的信仰風俗。相關研究都指出，台灣、金門與琉球等地的獅文化信仰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但中國不產獅，最早開始有獅子的記載，是《漢書·西域傳》記述張騫通西域後，西域諸國向漢朝獻物「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巨象、獅子、猛犬、大雀之群食於外園。殊方異物，四面之至」。《中國獅子藝術》根據此文獻推算獅子傳入中國的時間應該在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後(西元前 115 年)到《漢書》中記述的終止年代(西元 23 年)之前。之後，《後漢書·西域傳》也有西域不斷進貢獅子的記述。

中國獅子在漢代時從西域引入，東漢時便有以獅子的形象雕成石獅，設置在貴族陵墓前的神道兩側<sup>190</sup>。中國的石獅具有辟邪特性之初始，可從東漢以來的陵墓獅的鎮墓功能透露出端倪。據《中國獅子藝術》說明，南朝護墓石獸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帝王陵前的石獸，多為「麒麟」。「麒麟」頭上有短角，據稱，獨角者稱「麒麟」，雙角者稱「天祿」，身軀都有獅和虎結合的形象特徵；另一種是王公貴族前的陵墓石獸，頭上無角，稱為「辟邪」，其身軀也是獅和虎的混合，但更趨向獅形。「辟邪」為梵語 Vasimha 的音譯，意思即是「大獅子」。《急就篇》有言：「射魃辟邪除群凶」。唐顏師古為此語作註解：「射魃，辟邪皆神獸名。辟邪，言能辟御妖邪也」<sup>191</sup>。指出「辟邪」，現在則稱石獅的鎮墓石獸是用作驅除邪祟或不祥的目的。

這些鎮墓石獸的造形都添加濃厚的神瑞化的裝飾，如身軀添上雙翼。中國的獅子形象具有神化的特性，也與西漢時佛教傳入中國，將佛教藝術

---

<sup>190</sup>中國從春秋戰國開始，古代帝王貴族的陵墓前即有石獸的設置，發展於秦漢，現存有的大量傳世實物，多屬南朝時作品。南朝的陵墓石刻分為護墓石獸、石碑和神道石柱。徐華鑑、楊古城編，《中國獅子藝術》(北京：輕工業，1991)，頁 16。

<sup>191</sup>同上註，頁 17、352。

中獅子的形象雖之帶入有關，佛教中的獅子是代表著法力，佛經故事中，將佛說法稱為「獅子吼」。佛教藝術中獅子的形象有威嚴或馴服狀，由其形象宣揚了佛教的權威與偉大，也使獅子的形象在中國更增添信仰上的神化意味。唐代的陵墓獅子與南朝的辟邪相比，明顯少了神瑞化的裝飾，較通向現實，但並非寫實，而是呈現與帝王的崇高地位相輝映的氣勢，以更雄壯的體量及四肢，強健的力度展現宏大的氣魄<sup>192</sup>。

宋代的石獅形象有別於唐代以前的博大氣勢，體形相對較小，並呈現野性被馴化的模樣，頸上添加了項圈與鈴鐺，裝飾意味也不斷增濃。而且也不再只是屬於王公貴族的專利，獅子形象的應用逐漸地普及民間，成為民間日常用品或建築裝飾用的題材，或應用於各種民俗活動中，如逢年過節的舞獅。元以後的石獅造形逐漸定型，民間藝人依循口傳書錄的創作手法一直延續至今。明代時石獅的造形明顯區分為南獅與北獅兩種不同風格的區域發展。北獅是指黃河流域中、下游地區的獅子形象，主要分布在山西、山東、河北、河南及陝西五省，甚至包括東北三省及內蒙、湖北、甘肅、安徽等省的石獅造型也受到影響，其形象渾實雄健，挺胸縮腹，體形帶方，肌肉結實有力，骨線顯明，凶猛但不惡，其造形風格主要延續唐宋的餘風。南獅則是分佈在東南沿海的福建、廣東、台灣、海南島及廣西，其造型的發展不及中原獅子(北獅)久遠。南獅的風格又可分為閩南獅與嶺南獅。依研究者的歸類，前者包含的地區為福建省中部及東部、南部沿海及台灣、金門、澎湖等地區；後者則是指廣東、廣西、海南一帶的石獅。此分類指出金門地區的一般石獅屬閩南獅的造形風格，閩南獅的造型風格有頭大腿細，腦凸鼻凹，富有動態變化，體塊結構起伏豐富等特徵<sup>193</sup>。

閩南地區的石獅，主要都是由泉州惠安的石匠們所雕造。據莊耀棋的調查資料表示，惠安縣以崇武鎮的石匠人口最多，此地區從明初開始逐漸

<sup>192</sup> 徐華鏞、楊古城編，《中國獅子藝術》，頁 12-61。

<sup>193</sup> 同上註，頁 106-270。

形成一個個的專業村，崇武鎮的打石工匠多集中在五峰村，最著名的是峰前村的石匠，其他村也有名師傅，但都另有主業，只有峰前村是純石雕的專業村。從峰前村的例子來看，該村的石匠出外謀生始於清初，先是到福州，清代中後期，峰前石匠的業務才由福州往外擴展，鴉片戰爭後，廈門成爲對外開放的口岸之一，使閩南地區的經濟繁榮發達起來，建築修建之需求增多，石匠便紛紛南移至廈門等閩南地區，流動的石匠不乏技藝精湛的名師傅，至今留下不少佳作，如萬華龍山寺、鹿港天后宮等<sup>194</sup>。而民國 38 年以前，金門地區的廟宇建築、石雕等，都是需由大陸福建地區聘請石匠來雕造，如金門吳厝村的「惠邑」石匠張輝權的父親，原住大陸惠安東嶺鎮，後來至廈門學石雕，因金門很少人會打石雕刻，便常到金門工作，民國 38 年大戰爆發，當時他人正好在金門開石料、建屋，交通斷絕回不去大陸，便定居在金門。他記得因同樣原因後來定居在金門的石匠當時有 5、60 人。

而金門各聚落的風獅爺，由於造形上有些與一般石獅無異，餘者也都具有石獅造形的基本特徵，因此有研究者認爲風獅爺的形式是從石獅的形象演變而來。風獅爺的造形有如一般石獅的樣貌，也有直立擬人狀的獅子形象等，文中將依據一般石獅的表現形態與手法，來了解風獅爺在各部位的造型特徵上，與一般石獅造型的同異處，整體的風格上是否延續著閩南石獅的風貌。並在這樣的造型基礎上，從雕塑技術與設計創意兩方面來分析各尊風獅爺的雕刻優劣以及美感表現<sup>195</sup>。以作爲後續進行造型品質的優劣與所在聚落的發展之間的關係的探討依據。

由於金門社會、物資供應環境以及經濟的發展都深受政局環境的影響，而有提供雕塑風獅爺的不同的環境條件。因此本文將從環境條件差異

---

<sup>194</sup>莊耀棋，《在臺惠安峰前村蔣氏打石匠師群之研究》（國立藝術學院傳統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 17-30、52。

<sup>195</sup>石獅造型的分析方式參考自李芝崗，《中華石獅雕刻藝術》（天津：百花文藝，2003），頁 107-108。

甚大的 1949 年(民國 38 年)以前、戰地政務時期、解嚴後這三個時期，分別進行三個時期所設置的風獅爺的造型分析，以利了解不同時期製作的造型在環境條件影響下呈現的發展。

## 第一節 村落型風獅爺的造型(民國 38 年以前)

民國 38 年以前製作的村落型風獅爺，材質上包含有石雕與磚泥兩類。本節將這兩類的造型再依姿態、樣式作區分，針對各姿態或樣式類別中的風獅爺，分別描述其各部位的造型特徵，並依雕塑技術與其構圖配置，分析各別雕塑品的工與藝之優劣。

### (一) 石雕類風獅爺的造型

民國 38 年以前設置的石雕類的村落風獅爺，目前尚存有 49 尊。其中有 46 尊是位在金門東半島的金沙、金湖區域內；只有 3 尊位在西半島的金城、金寧區域<sup>196</sup>。石雕類可依姿態分成蹲姿與直立姿兩種，以下分別分析之。

#### 一、蹲姿類

蹲姿類型的風獅爺共有 22 尊。此類又可再分兩種類型，一種如同一般石獅的樣貌；另一種是帶有簡易的石獅特徵的蹲踞樣式。下文將從這三種姿勢類別各別進行造型的分析。

##### (1) 如同一般石獅樣式

一般傳統石獅的姿態樣式，以蹲坐姿最為常見。蹲獅的形體是上小下寬的方形錐體，由側面看為三角形。從石獅的整體來看，最著重頭部的表現，頭部的各部位，如石獅的眼睛要隨頭的轉向定精神，重傳神。眼睛會

---

<sup>196</sup>民國 38 年以前設置的 49 尊石雕風獅爺，分別分佈在金城 2 尊、金寧 1 尊、金沙 36 尊、金湖 10 尊。其中另將戰地政務時期設置的青嶼村與中蘭村的風獅爺納入民國 38 年以前的作品來分析，是因此 2 尊在早期原是民宅用石獅，但到了戰地政務時期則被挪用作為村落型風獅爺。依製作時間應屬早期作品，因此將 2 尊的造型歸為民國 38 年以前製作的作品來討論。另外還有民國 38 年以前設置但已於戰時遺失的石雕風獅爺：金沙區的青嶼 1 尊、官澳 2 尊；金湖區的山外 1 尊；金寧區的后沙 1 尊；金城區的金門城南門 1 尊。

採擬人化的處理，一般類型有三，一是「一」字眼，即平眼，表現出溫順厚道的氣質，溫和中有笑意，民間稱「笑獅」眼，此型態最為常見；二是「八」字眼，眼的兩邊向下彎，顯現愁容；三是「倒八」字的眼，眼的兩邊向上豎起，顯得英俊雄強。獅口一般多是口寬而方，上下有犬齒。嘴型也有三種形態，口的兩邊向上翹，呈現笑意；口的兩邊平直，呈現馴和之態；口的兩邊向下彎，呈現怒容或愁態。而頭與身的過渡要自然，額下會有鬚<sup>197</sup>。石獅從宋代開始極富有裝飾性，身上會裝飾有配飾物，配飾物的圖文並有其象徵意義。從五代、宋代至清代留存的石獅，其配飾物是以鈴鐺、繡球、綬帶為主，近代甚至出現有銅錢、玉佩、花與磬等配飾。不過，從明代開始，石獅的各部位的型態與整體風格又會隨著地方區域的審美觀與表現手法而有所不同，如下表顯示南獅與北獅在整體與部位的造形表現上的差異：

表格 三-1 南北獅的造型比較

資料來源:徐華鏞、楊古城，《中國獅子藝術》，頁 356-358；許蕙真，《台灣獅文化的圖像分析》，頁 139-142；李芝崗，《中華石獅雕刻藝術》，頁 199。

	南 獅	北 獅
整體風格	圓柔秀美	渾實雄健
頭	較小	較大
軀體	圓筒狀、細膩、挺秀。胸部肌肉起伏則不明顯，從胸部到腹部較為平滑，身軀為扭動的姿態，四肢細小，身姿與北方獅相較下，較為靈活有動勢	方形、粗曠、強健。胸部的肌肉結實而飽滿，腹部作收縮的姿態，四肢粗壯有力，顯示出支撐結實身軀的力量感，並呈現一種厚重的體量感
臉	較光、平	多疙瘩
眼	大而呈圓球狀	大而呈蛋形
耳	獅耳較大、有高聳豎起、或像蒲扇般下垂、貼耳。	耳小而後抵，不顯明。
鼻	小而扁塌	鼻翼寬大、呈三顆球狀
額頭	裝飾有起伏的花紋	隆起、光而禿
尾	大而捲起	較小緊貼後脊

<sup>197</sup> 徐華鏞、楊古城編，《中國獅子藝術》，頁 356-357。

腿	較細小，有橫紋	較粗方、露筋肉
鬃毛	卷披狀，變化多樣，富裝飾性	工整
前肢樣式	南方式雄獅的前肢樣式多變化，主要持物是繡球與綬帶。雌獅的前肢樣式亦多變化，主要持物有執帶、撫幼獅或執綬帶、繡球等。	北方式雄獅只有一種常見的型態：前右肢彎曲踏球，前左肢伸直著地；雌獅均作一肢撫幼獅，一肢著地
圖例	 <p>福州西禪寺石獅 資料來源：李芝崗</p>	 <p>天安門石獅 資料來源：李芝崗</p>

從一般石獅的基本造形型態以及南、北獅的造形特徵與風格，來了解以下依據造形特徵上與石獅造型類似或無異的蹲踞類風獅爺，在各部位的造型特徵上，與一般石獅造型的同異處，整體的風格上是否繼承閩南石獅的風貌。並依這類型雕刻的粗簡精細、美感表現，歸類有造形簡易與精緻兩種，依次分析各別造形的表現。

### 1. 雕刻簡易、樣貌古樸的一般石獅造形：

圖表 三-1 雕刻簡易、樣貌古樸的一般石獅造形

品名	尺寸 (高 × 寬 × 深) cm	風格	圖	年代/ 行政區
呂厝 1	134× 42×1 14	昂首蹲坐。額頭圓。耳向下伏貼頭部，眼凹陷模糊，鼻長，口方呈一字形露犬齒與上排牙，憨厚喜感的神情。頸繫項圈鈴鐺。右前肢伸直踩球、左肢挺直踏地，後肢為蹲姿。前肢間刻有簡易的綬帶飄動狀。整體是以平雕將軀體以外的面剔除，凸起的軀體是平		設置目的：剋制明末時建置的陳禎墓，應在明末

		整的面，惟背脊有微微浮起簡單的對稱卷毛，凹下去的地也是平的。尾部為一束毛，用線刻出紋路，外環一圈邊飾。表面平整。神情顯木訥具喜感，純樸的樣貌與裝飾性。		後設置  金沙
下塘頭	80×4 4×50	正面方形體，側面三角形。額頭方有凹痕。眉為捲紋，蛋形眼，鼻樑凹陷，鼻翼寬大，口方突出，開口吐舌露齒，兩邊臉頰有數條凹線，臉部像一團團塊狀構成。頸項間繫鈴鐺。右前肢上舉持球，左前肢伸直著地，後肢為簡化的蹲姿，肘部刻有線條。尾部為一束飄動的長毛，並裝飾簡易盤結。石材表面質粗。雕刻粗簡、形體簡略、略帶裝飾性，神情有些僵硬。		未紀年  該村明末始建  金沙
洋山2	66×3 8×24	趴姿。蛋形眼凸起，耳小。閉口呈一字形，線刻出齒痕，前肢抱小獅，典型的雌獅造形。頸項繫鈴鐺。頭部向右轉，尾巴為一束用線條刻出螺旋狀的長毛。轉頭與尾部毛髮旋轉樣式，應有扭動之勢，但因雕刻的輪廓線條方硬，形體仍似一塊堅硬的石體，表面平整，線條清晰。肢體僅是簡單的輪廓線。面容溫馴和善，形貌樸拙。		未紀年  私人設置  金沙
安民	120× 58×7 0	方柱體。頭部方平，眼部與鼻樑處凹陷，眼部模糊不清，口方而寬大，耳部無法辨識。尾部一束長毛。頭部有線刻簡單的鬣毛。左前肢伸直踩球、右前肢舉起似敬禮。身軀壯碩，四肢顯細小無支撐力。石材質粗，雕工粗糙，形體簡易。		未紀年  金湖

溪邊	90×50×45	<p>橢圓小眼呈一字型，兩眉相連成一橫條狀、眉心突起。開口大笑狀、露齒，額下有一長條狀的鬃毛，似老人歡喜的臉。耳長向下伏貼頭部。頭部有線刻卷紋。頸繫項圈鈴鐺。前右肢踩球、前左肢持綬帶，前肢後有條狀體毛。尾部一束毛用線條刻出毛髮彎曲樣式。軀體四肢以浮雕刻出微微起伏的肌肉狀。樣式簡易，線條不清晰，輪廓細部模糊，石材質粗，但身體表面平整，略帶裝飾性。</p>		<p>未紀年</p> <p>最早有鄭氏於明嘉靖定居於此</p> <p>金湖</p>
後浦頭	54×28×40	<p>正面長方形，側面三角形。禿額。眼鼻仰天，橢圓形眼，眉呈條狀連至耳部，鼻頭圓，口方露齒，耳小向後伏貼頭部。額下有浮雕刻出的鬃毛。頸繫鈴鐺。雙前肢伸直著地，後肢為蹲姿。前肢間似有裝飾的線條。尾部一大束長毛。樣式簡易，線條不清晰，輪廓細部模糊，石材質粗，但配置工整，雕工精簡。</p>		<p>未紀年/約民國36、37年自別村迎請而來</p> <p>金沙</p>
呂厝2	86×30×30	<p>呈方柱體。橢圓形眼兩邊微微上揚，鼻孔撐大朝天，嘴似「山」字形口，露犬齒，神情略帶兇樣。耳長伏貼頭部。臉部樣貌似狗。額下有條狀的鬃毛。頸繫項圈鈴鐺。雙前肢伸直著地，後肢蹲踞。形體簡易，但臉部雕刻頗細微，線條漸不清晰，細部模糊。</p>		<p>設置目的：剋制明末時建置的陳禎墓，應在明末後設置</p> <p>金沙</p>
劉澳	86×60×36	<p>抬頭仰天。禿額。橢圓形眼，兩眉相連成一橫條，鼻頭尖，嘴部以透雕雕出開口露齒，呈笑樣。耳長伏貼頭部。頭部樣貌似狗。額下有卷毛。頸繫項圈鈴鐺。頭部有簡單紋飾，背脊則有對稱排列向下的條紋，尾部是卷紋。右前肢上舉持令印，刻有「合境平安」字樣，左前肢伸直著地，前肢後面有卷毛，後肢蹲姿，左前肢作為身體的</p>		<p>未紀年</p> <p>最早有劉氏於明初定居於此</p> <p>金沙</p>

	<p>支撐。雕工簡易（塗上厚漆難察細部的處理），以透雕方式刻出有實體的肢體，不像前述者的肢體僅是柱體表面浮雕出簡易的輪廓線。</p>		
<p>村落始建資料來源：吳培暉，《金門聚落風情》；陽天厚、林麗寬總編，《金門縣金沙鎮志》。</p>			

此類蹲姿樣式的風獅爺，其五官及所持的配飾都是一般石獅所具有的造形型態，如持繡球或綬帶，並出現石獅形式中較為少見的令印配飾。而像〈洋山 2 風獅爺〉的閉口、撫抱小獅更是石獅中典型的雌獅特徵。尤其這類風獅爺的憨厚具喜感的神情，少數似狗的樣貌，以及形體的雕刻方式，都與福建泉州開元寺<sup>198</sup>的石獅的造形風格類似，如圖三-1 石獅的臉部樣貌都似狗，其五官特徵，耳朵也是似狗耳向下垂伏貼頭部，兩眉亦是相連成一橫條狀，鼻朝天，嘴型或閉口、開口，但皆呈笑樣。《中國獅子藝術》文中有提及民間雕刻的獅子有此風俗，藝人往往會以狗或貓的形態作為依據來製作獅子，如民間俗語說：「照貓畫虎，照狗畫獅，依葫蘆畫瓢」<sup>199</sup>。因此這種似狗的形貌也是民間石獅常見的相貌之一。

軀體的形式如圖三-2，與〈洋山 2 風獅爺〉的姿態一致，只是圖四-2 的石獅雕刻更細緻，裝飾較華麗。開元寺這四尊石獅的四肢也都是在石塊表面以浮雕或線刻刻出僅有形體的線條，同樣沒有以透雕方式刻出更寫實的肢體與軀幹。但這類風獅爺與之相較下，雕刻方式顯得是較為簡易，裝飾的紋線也較簡單純樸，整體樣貌更樸素，肢體也沒有明顯筋肉。

<sup>198</sup> 福建泉州開元寺始建於唐武則天垂拱二年（西元 686 年），而後歷經五代、兩宋、明屢有修建。尤廣熙，《中國石獅造形藝術》（北京：中國建築工業，2003），頁 74。

<sup>199</sup> 徐華鏞、楊古城編，《中國獅子藝術》，頁 264。

	
圖 三-1 泉州開元寺石獅 資料來源：尤廣熙	圖 三-2 泉州開元寺石獅 資料來源：尤廣熙

## 2. 雕刻精細、裝飾性強的石獅樣貌：

圖表 三-2 雕刻精細、裝飾性強的石雕蹲踞姿風獅爺

品名	尺寸 (高 × 寬 × 深) cm	風格	圖	年代/ 行政區
歐厝	目測 約高 2公尺	<p>是蹲踞姿。頭部過大，與軀體不成比例，軀體正面只有前身，蹲踞的後肢在身後，而正面的身體下面又殘留石塊，由正面乍看下卻像立姿。</p> <p>臉部扁平，額頭刻有王字，眼圓而深邃，透雕的開口露犬齒、兩邊嘴角上揚，卻無顯笑意，表情略顯木訥。但從眉形到頭頂和背部皆以陰刻線條刻畫，卷紋線條流暢。下頷鬃毛和尾巴的卷紋以浮雕與線雕的毛髮顯得柔順伏貼。頸部的項圈鈴鐺與前右肢踩的繡球都雕刻精細。石材表面質地頗細，但整個形體比例拿捏失當，而其線條卻刻畫相當清晰精緻，脫離前一類型的樸拙面貌。</p>		<p>(傳) 清代道光年間設</p> <p>最早有歐陽氏於明中葉定居於此</p> <p>金城</p>

沙美松樹腳	38×27×28	方柱體，側面為三角形。額頭平整。頭部向右扭轉。橢圓形眼，鼻頭圓，口方，嘴角微揚，面露喜色，耳向下伏貼頭部。臉部似狗樣貌。額下有條狀的鬃毛。頭部後面裝飾有兩排卷毛。尾部受損。後肢體塊飽滿。雙前肢上舉持令印，上寫「令」字。前肢後面有條狀的體毛。前肢下有未雕琢的方形石塊作為支撐。線條不清晰，輪廓細部模糊。樣式簡單，身軀的扭動自然。頭部、身體、四肢的輪廓線條圓柔。		未紀年 風獅爺 所在地 早時是 張氏聚 居地。 張氏於 清初來 居 金沙
大地	55×39×42	頭部扁方，頭往右扭轉。眉骨突出，橢圓形眼，眼呈「倒八」字形。鼻頭圓。口呈一字型並含著錦帶，露齒。額下有模糊的卷毛。左前肢上舉握錦帶，錦帶下相連繡球。前肢後面有捲曲的體毛。石材質地細緻，線條清晰，雕刻簡潔精細。整體帶有威嚴氣勢。		未紀年 吳氏於 明朝初 年從內 洋分衍 來居 金沙
沙美五挑甲頭	34×22×26	體型小，橢圓形眼，眉呈三個捲紋，眉心突起，鼻已磨損，口似「人」字、吐舌。下巴裝飾卷毛均勻的分佈。頭部有突出的螺旋紋，工整分佈。背脊則是線條刻畫中分的鬃毛，相連至尾部的一束毛髮。石色花紋雜亂，使雕刻線條不易突顯，臉部輪廓模糊。形體有突出的裝飾紋飾，雕刻樣式繁複。（配飾物：球、半圓形的瓦片是後來另加上去）		未紀年  私人設 置  金沙
古寧頭北山	120×60×52	額頭至雙眼間有三條橫線，雙眼間距寬，「八」字形眼，眉形為三個卷紋，鼻頭圓、鼻翼寬大，透雕的開口，露上排牙及犬齒，口內有舌，耳大而尖挺。扭頭姿，頭向右轉。額下以浮雕刻出卷毛，中間有一葫蘆。右前肢上舉持綬帶，綬帶飄動，左前肢變形拉長但曲線優美地直直踏地。背脊鬃毛以飄動的線條增添飄逸感。尾部是裝飾性的捲紋加飄動的毛髮。臉部與軀體由體塊構成肌肉起伏狀，身軀前肢拉長變形，拉長的線條或裝飾紋飾的線條是相當優美的曲線。石材細緻，細部雕琢相當清晰細膩。		未紀年/ 最早有 曾氏於 南宋來 居。現 在最大 宗的李 氏是明 永樂始 居於此 金寧
村落始建資料來源：吳培暉，《金門聚落風情》。李錫祥，《金門地區血緣聚落的社會空間組織》				

此蹲姿樣式的風獅爺，也都是呈現上小下寬的方形椎體，側面為三角形(除〈歐厝風獅爺〉的形體是方柱狀)，整體的造型特徵，多與石獅造型無異，如沙美的松樹腳及五挑、古寧頭北山、大地的風獅爺，儼然是一般石獅的樣貌。這些蹲姿類的風獅爺，與前一類的蹲姿樣式相比，屬於雕刻較為細緻者，其形體的輪廓較生動自然，有更立體的體塊結構，重視整體的美感設計。除了〈大地風獅爺〉較嚴峻的氣勢，其餘秀氣的形貌、重裝飾紋飾的表現與身體扭動的姿態等，都符合南獅的造形風格。但除了〈沙美五挑風獅爺〉的肢體有其獨立實體外，及頭部鬃毛有突出的紋飾。其餘的肢體皆是表面浮出塊面構成的肌肉體積，並保留軀體以外多餘的石塊，且頭部與身軀的毛髮皆伏貼柔順。

## (2) 形貌古樸、簡易雕刻的柱狀體

圖表 三-3 形貌古樸、簡易柱狀體的石雕蹲踞風獅爺

品名	尺寸(高×寬×深) cm	風格	圖	年代/ 行政區
何厝田厝尾	40×26×24	方柱體，以浮雕方式刻出簡單的五官與直立的前肢。額頭光而圓，眼球圓而突出，鼻長，口呈一字型，似刻有齒痕。頸繫鈴鐺。雙前肢伸直著地。樣式簡易，線條不清晰，輪廓細部模糊，形貌樸拙。		(傳)清光緒年間 最早有何氏於元初來居 金沙
何厝田前甲	76×30×24	方柱體。眼鼻仰天，橢圓形小眼在頭頂位置，鼻短而小。口方呈一字型，線刻工整的齒痕。耳朵似狗耳向下伏貼表面。頭頂後似有卷紋。頸繫鈴鐺。雙前肢伸直著地、後肢蹲姿。以陰刻線條劃出五官肢體輪廓，表面平整。樣式簡易，線條不清晰，輪廓細部模糊，形貌稚拙帶喜感。		未紀年 金沙

頂蘭	88×42×36	方柱體。橢圓形眼，鼻小而圓，方口呈一字型，線刻一排齒痕。雙前肢伸直著地，頸繫鈴鐺。在石塊自然原形上以線條刻出簡易的五官與肢體。樣式簡陋，線條稚拙。		未紀年 金沙
下湖 東北 郊	80×36×34	方柱體，正面為長方形。與〈何厝 2 風獅爺〉一樣，眼鼻都在頭頂位置，眼圓，鼻頭圓，口呈方型，開口。頸繫鈴鐺。雙前肢伸直著地。樣式簡易，石材雖粗，但表面有經過加工，稍顯平整，線條已不清晰，輪廓細部模糊，形貌稚拙帶喜感。		未紀年 呂氏於明 中葉從西 村分衍來 居 金湖
小浦 頭	46×24×36	正面長方形，側面為三角形，頭形圓。圓眼，眼窩凹陷，鼻長、鼻頭寬，鼻孔撐大。方口呈一字型。頸繫鈴鐺。雙前肢伸直著地，後肢蹲坐。背部有脊椎線與卷紋（圖繪）。與〈何厝 1 風獅爺〉的臉部樣貌相似。樣式簡易，線條不清晰，輪廓細部模糊，形貌稚拙帶喜感。		未紀年 約民國 36、37 年 自別村迎 請而來 金沙
東蕭	64×28×22	方柱體。以浮雕與線刻淺雕出簡單的五官與肢體。眼圓，眼窩凹陷，鼻長，鼻孔撐大，口呈方型，內有線刻的齒痕。頸繫鈴鐺。左前肢為上舉持球，右前肢伸直著地，後肢蹲姿隱隱浮現。樣式簡易，線條不清晰，輪廓細部模糊，形貌樸拙。		未紀年 蕭氏於明 中葉從沙 美分衍來 居 金沙
青嶼	45×20×27	正面為長方形，側面為三角形。眼鼻仰天，眼已磨損不清，鼻頭寬圓，張著方形大口，露齒，耳小而尖挺。額下有條狀的鬃毛。頸繫鈴鐺。雙前肢伸直著地，後肢為簡化的蹲姿，前肢間有線刻橫紋。樣式簡易，線條不清晰，輪廓細部模糊，樣貌似狗，形貌樸拙帶喜感。		民國 50 年 左右村民 挪民宅石 獅。是民 國 50 年 以前就已製 作的石 獅。金沙

中蘭	66×32×30	正面長方形，側面為三角形。額頭扁平方正，眼圓，眼窩凹陷，鼻已損扁平狀，方口呈一字型，露犬齒。雙前肢伸直著地，後肢為簡化的蹲姿，前肢間有條狀線紋裝飾。樣式簡易，線條不清晰，輪廓細部模糊，形貌樸拙。		原是石敢當的牆垣風獅爺，約民國 50 幾年 <sup>200</sup> 被移作風獅爺。金沙未紀年
夏興	28×24×54	正面長方形，側面為三角形。額頭扁平方正，擬人化的眼睛，眼窩凹陷，鼻已損扁平狀，方口呈一字型，吐舌，露齒，臉部有簡陋的肌肉起伏，耳朵短小伏貼頭部。頸繫鈴鐺。雙前肢伸直著地，後肢為蹲姿，前肢間有條狀線紋裝飾，背脊有卷紋裝飾，尾部為一束長毛。樣式簡易，線條不清晰，輪廓細部模糊，形貌樸拙。		未紀年  被土掩埋直至民國 80 年出土  金湖

此類風獅爺的姿態如傳統石獅雙前肢伸直踏地後肢蹲地。臉部型態如眼圓而突出，口方而寬大，露齒，頷下有鬃毛，頸繫鈴鐺，或有持繡球，尾部為一束長毛等，是略具獅型的簡要造形特徵。但造型非常樸拙簡易，並有兩項共同特徵，一為眼鼻仰天，口在正面呈方型(〈頂蘭風獅爺〉除外)，二是正面皆是長方形，像是在一個方柱體的石塊以浮雕或線條在形體表面刻出簡化的五官與四肢輪廓，形體的表現限制在這方塊中。

從這類型的整體造型和姿勢可發現與廈門當地稱為石獅仔公、石獅王的造型姿態極為相似。梅江田正孝對廈門石獅進行調查，其中一石獅王(圖三-3)的造型就與〈青嶼風獅爺〉的頭部特徵頗為雷同。該作者推論當地石獅仔公的形成，與石敢當有密切的關係，他認為起先是以石敢當為主，石獅附於其上的造型，後來又演變成石敢當附於石獅之後，然後逐漸消失文字，形狀即由長方形石塊變成獅子的形狀。據作者在廈門調查中，有 7 尊

<sup>200</sup>王黃女士表示她在民國 49 年結婚時，當時還沒有這尊風獅爺，她只有去拜下蘭風獅爺而已(中蘭和下蘭村的居民結婚時有拜該村風獅爺的習俗)。另一位王先生表示是約 30 幾年前才設置的(96/7/2)。

具有粗陋獅形，身上已無文字（石敢當）者，都被當地人稱為石獅仔公<sup>201</sup>。

		
<p>圖 三-3 廈門石獅王 資料來源：梅江田正孝</p>	<p>圖 三-4 廈門長方形石獅 資料來源：梅江田正孝</p>	<p>圖 三-5 金城西門里石敢當獅 資料來源：楊天厚、林麗寬</p>

而位在金門西半邊的金城金寧區雖少見簡易的雙前肢直立呈蹲踞型風獅爺，不過，在金城西門里有一尊石獅(圖三-5)，胸前刻有石敢當三字，該收藏家表示此尊是民國 85 年自台灣購得，但應是福建一帶的師傅所雕刻的作品<sup>202</sup>。此尊石獅與石敢當結合，整體造型成長方柱體，前腳伸直，後腿彎曲呈蹲踞姿，造型類似雙前肢直立的蹲踞型風獅爺，此形式剛好可見證梅江田正孝所述的由石敢當變成的長方形石獅造型。在金門有另一類風獅爺，是嵌入在牆壁中或置於屋宇轉角處，研究者命之為「牆垣型風獅爺」(圖三-7)，多是為防煞擋巷沖所設置的，與一般石敢當的設置功能無異，其以浮雕手法刻出的石獅樣式也與廈門具石敢當作用的長方形石獅的造型如出一轍。

		
<p>圖 三-6 廈門石獅仔公 資料來源：梅江田正孝</p>	<p>圖 三-7 金門瓊林牆垣型風獅爺</p>	<p>圖 三-8 廈門石頂巷石獅石敢當 資料來源：莊伯和</p>

而這類村落型的簡易柱狀體的蹲踞風獅爺，與牆垣型風獅爺的造型雷

<sup>201</sup> 梅江田正孝〈廈門的石頭與驅邪〉，頁 187-188。

<sup>202</sup> 楊天厚、林麗寬，《金門風獅爺與辟邪信仰》，頁 96-97。

同，相關的調查資料提到，民國 50 年左右設置的青嶼風獅爺，即是從該村民宅私用的石獅直接挪用而來。中蘭村的風獅爺也與牆垣型的造型相似，可由村民的話中得到證實，王發榮表示：「原是嵌入在該村中一間古厝的牆裡。因該古厝建起來時，犯到一條路，因此設置它鎮此路沖。此尊風獅爺會移至現址，有兩因素同時發生促成。戰爭時，部隊就在現址興建砲壘，需要作偽裝工事，來掩護此陣地，以防人發現。另外，這早已損壞的古厝要拆掉時發現此石敢當(該村民指稱此石獅即石敢當)，有一次該境上帝公熱鬧，指示要將此石敢當改安置在此砲壘之上，剛好也可作軍事上的偽裝<sup>203</sup>」。由村民的說法，表示了中蘭村簡易造型的風獅爺與一般牆垣型風獅爺的造型與作用，正呼應梅江田正孝所指出的，廈門這類由原本是長方形石塊作石敢當的形式與作用，延伸變化出長方形體的石獅類型，從供於小祠的粗陋石獅的繪圖資料看來，其風格樣式正與雙前肢伸直踏地的蹲踞姿風獅爺及牆垣類的造型相仿，由設置的位置、作用、造型尚的一致性，說明了金門這類型的風獅爺信仰與廈門的石獅仔公信仰有其密切的淵源關係，而在金門發現較多的是已無文字的石獅樣式，其形式有些與鎮風辟煞作用相結合，有些也是與石敢當作鎮路沖用途相同。

### 小結

與一般石獅樣式相似的蹲踞姿風獅爺，呂厝村有 2 尊，被設置的目的是為了剋制明末建置的陳禎古墓，因此應為明末後的設置。而簡易柱狀形的蹲踞姿風獅爺中傳有紀年的是位在保安殿左後方的〈何厝田厝尾風獅爺〉，被推測是與保安殿建廟年代同時，為清光緒丁丑年(1877)產物。三尊風化情形嚴重，形體或身上紋飾皆模糊難辨，所雕造的形貌相當古樸，雕工也顯簡易。

與一般石獅樣式相似的風獅爺，其所屬村落多數是從明代開始建村，因此這類與廟前石獅形貌相似的風獅爺設置年代最早不出明代。相關文獻

<sup>203</sup> 中蘭村報導人王發榮先生(民國 12 年生)。

指出，民國 38 年以前金門的石雕師傅都必需從大陸聘請，對岸廈門、泉州等地石雕產業繁榮，昔日當地也有眾多的石雕師傅遠走至台灣為各地廟宇所雕造的石獅，參照《台灣獅文化的圖像分析》針對台灣清代早期至中期由大陸石匠雕刻的廟前石獅的造形特徵的樣式發展的整理：

表格 三-2 清代石獅的造形特徵發展

資料來源：許蕙真 2004：128

部位 時代	頭部	尾、毛髮	配飾	性徵
清代早期 (乾隆以前)	雄獅開口「一」字狀、吐舌露牙。雌獅閉口。 鼻朝天。大耳伏貼。禿額。	尾部呈鬃毛狀，變化多樣。毛髮伏貼柔順。肘部刻有線條。	鈴鐺 綬帶 繡球	不刻
清代中期 (嘉慶、道光)	雄獅開口「一」字狀、吐舌露牙。部分雌獅漸作開口狀。嘴呈一字型或「人」字型。鼻寬闊。耳長伏貼頭部。禿額。	尾部呈鬃毛狀，變化多樣。鬃毛開始有漸突起的螺旋紋。 肘部刻有線條。	鈴鐺 綬帶 繡球	不刻 或隱約
清代晚期 (咸豐、同治、光緒年間)	雌雄獅多作開口狀，呈「人」字型或「八」字型。部分嘴內含珠。聳鼻。貼耳。眉心凸起。五官漸顯擁擠，比例失調。	尾部呈鬃毛狀，變化多樣。 螺旋紋的鬃毛凸起突出。 肘部刻有線條。	鈴鐺 綬帶 繡球	明顯

如依福建地區的石匠在台灣所雕刻的廟前石獅的各部為造形特徵來對照，蹲踞類中如一般石獅樣貌的石獅類型，多數的頭部與毛髮伏貼的特徵，較似為清代早期的造形特徵。惟〈沙美五挑風獅爺〉頭部突出的螺旋紋與「人」字型口的特徵很明顯符合清代中期以後的造形樣式。而〈呂厝 2 風獅爺〉的「山」字型口特殊；〈北山風獅爺〉的背脊鬃毛顯伏貼柔順，但額下的紋飾突出，較難從此特徵的整理辨識其可能的所屬時代。

從這些台灣清代早期至中期由大陸石匠雕刻的廟前石獅來觀察，雖有樣式發展相對比較下顯樸素或華麗的風貌，但雕工上皆顯出一定的技藝水準。在金門當地清嘉慶 14 年(1812)建造的邱良功母節孝坊，牌坊下的石獅屬清中期作品，神情體態的雕造也展現出雕工技藝的純熟。但嚴格來看這類蹲踞姿的風獅爺，僅有〈北山風獅爺〉與〈大地風獅爺〉的雕工技巧與美感表現才顯見福建地區的廟宇石獅在明清時代已有的純熟技藝。而沙美

的松樹腳及五挑的風獅爺，雕工亦屬精細，但前者雕造的樣式簡易，後者的形體細部模糊。〈歐厝風獅爺〉雕刻的線條精緻，但形體比例的配置不協調；〈劉澳風獅爺〉具有一般石獅的完整體態，但雕造樣式樸拙；〈呂厝 2 風獅爺〉的形體是簡易柱狀，但臉部的雕刻頗細；其餘 6 尊雖具石獅特徵但雕刻較樸拙。而 9 尊的簡易柱狀體的蹲踞類風獅爺，造型樣式更是簡單稚拙。為何同時期的福建、台灣的一般石獅造形皆能顯現出一定的雕工能力，而相隔不遠的金門，當地造形如同一般石獅樣式或略具石獅雛形的風獅爺，能雕造出精緻者少，較多的是雕刻簡易或甚粗糙者？

## 二、石雕直立姿：

研究者指出，擬人化的直立姿風獅爺仍具有一般石獅的造形特徵，從泉州亦有不少鎮風水煞的石獅，其中有的已脫離四肢著地的姿勢，雙後肢彎曲著地，身子挺起，雙前肢凌空，近乎半直立狀的石獅，認為金門的直立姿風獅爺有可能是從此形象演變而來<sup>204</sup>。根據《中國獅子藝術》說明閩南獅分佈的地區裡的佛教寺廟留存有明清兩代的民間雕刻石獅，其中泉州開元寺就收集了十幾對閩南的守護獅，該書於此文所附的圖例，繪有福建省泉州開元寺的石獅<sup>205</sup>，其中圖三-10 的造形就是已幾近於直立姿態，整個身軀挺直，雙前肢凌空，前肢有綬帶支撐。變化成擬人化的直立形體，雖有拉長變形的身軀四肢，但形態的配置如頭與身以及肢體的結合完整度高且扭動自然，頭大身圓，體塊構成的身體肌肉飽滿，臉部表情生動，細部雕刻精細，表示至少清代為止已有能掌握雕刻直立樣式的石獅的純熟技藝。另外還有福州的閩王寺、西禪寺、烏塔會館門前擬人化的對獅，浙江普陀山普濟寺的石獅，武漢的寶通禪寺明初雕刻的對獅、黃鶴樓公園、歸

<sup>204</sup>陳炳容，《金門風獅爺》，頁 83。

<sup>205</sup>另外文中也有提到明清兩代的禪宗佛教獅，都有以泉州開元寺的石獅為代表，表示開元寺有明清不同時代建置的石獅。其中指出的清代開元寺的石獅例子也是已近似直立的姿態，雙前肢抬起，左前肢扶著小獅，上身挺起。徐華鑑、楊古城編，《中國獅子藝術》，頁 151-152、176、267、283。

元寺的石獅<sup>206</sup>。不過這些石獅造型還是要依靠綬帶、繡球等配飾或小獅的組合來支撐重量，沒有如風獅爺一樣轉變成完全直立的樣式。

		
<p>圖 三-9 福建泉州開元寺石獅（手繪） 資料來源：徐華鑑、楊古城</p>	<p>圖 三-10 福建泉州開元寺石獅（手繪） 資料來源：徐華鑑、楊古城</p>	<p>圖 三-11 福建泉州開元寺石獅 資料來源：尤廣熙</p>

金門早期的直立姿風獅爺共有 29 尊，依姿態樣式可分成蹲立姿與坐姿兩種。蹲立姿者（下肢蹲立或蹲坐）依雕刻技術與造形表現的觀察與分析，可將此類型再區分為缺乏實體感的簡易柱狀體、形體漸突出的立體樣式，以及立體繁複的形式三種。坐姿者皆是下肢採坐在圓柱上的姿勢，上肢並持令旗或加持帥印。此類型的造形可依雕刻技術與造形表現，再分出缺乏實體感的簡易柱狀體及較立體繁複兩種。

	
<p>圖 三-12 坐姿</p>	<p>圖 三-13 持令旗</p>

<sup>206</sup>近似直立姿身軀的石獅，圖檔資料參考自徐華鑑、楊古城編，《中國獅子藝術》，頁 279、282；李芝崗，《中華石獅雕刻藝術》，頁 136、138、139、201；尤廣熙，《中國石獅造形藝術》，頁 147、150、153、155。

(1) 缺乏實體感的簡易柱狀體：

圖表 三-4 簡易柱狀體的石雕直立姿風獅爺

品名	尺寸 (高×寬×深) cm	風格	圖	年代/ 行政區
東沙尾	74×30×48 小型	直立姿中體型嬌小者。圓柱狀。眼圓而小。有眉骨的輪廓線，顴骨隆起，鼻呈三角形，線刻的口兩邊上揚，耳小向後抵伏貼頭部。五官、四肢細小。身體下半部還有石塊原形殘留。雕刻簡易，線條漸不清晰，輪廓細部模糊，形象樸拙。		未紀年 金沙
東山	66×28×30 小型	直立姿中體型嬌小者。圓柱狀。頭大身體小。形體都模糊不清晰。雙眼凹陷，有眉骨的輪廓線，顴骨隆起，鼻長，嘴角兩邊上揚，耳向後抵伏貼頭部。額下有鬚毛。右上肢持球，左上肢持綬帶。頭扁。樣式簡易，線條漸不清晰，輪廓細部模糊。頭與身的比例不協調，身體有些歪曲。		未紀年 金沙
下新厝	94×46×30	直立姿中體型小者。眼小而圓，鼻頭圓，淺開口露齒，嘴角上揚，耳朵向後抵伏貼頭部。背脊有工整的線刻橫線等距排列向下。尾部為三束毛髮狀。雙上肢共持綬帶，綬帶中間綁一繡球，下肢蹲立。五官與肢體的輪廓線都雕飾得非常自然流暢。		未紀年 金湖
陽翟村南斜坡旁	128×70×50	不規則的圓柱體。眼精如人眼，鼻翼寬，鼻樑有兩條橫線，淺開口露犬齒與上排牙，口的形狀歪曲，耳向後抵伏貼頭部。頭部扁而有線刻的條狀鬚毛。頸繫項圈鈴鐺。雙上肢持綬帶繫一繡球。尾巴似有三束毛。 順著石塊原來不規則的塊狀雕出變形的形體，顯出構圖配置的不協調，五官、肢體與紋飾的線條也顯稚拙。		未紀年 該村始建於五代 金沙
重裝飾紋飾的柱狀體				

山后	106× 36×4 0	<p>圓柱狀，正面長方形。方形大臉，額頭隆起有線紋，圓眼大而突出，開口呈一字型，方口露獠牙，鼻翼寬大，臉部表情不兇狠。旋卷的耳朵，耳尖向後抵伏貼頭部。額下有一撮撮的鬚毛。右上肢持錢幣式的繡球，左上肢持綬帶，後肢蹲立，簡化的四肢變形扭曲。頭部佈滿刻線刻的旋卷紋，背脊鬚毛是對分的卷紋與毛髮，尾部用回紋圖案表示。充滿炫麗的裝飾紋飾。五官、肢體、紋飾的線條清晰但單調、不夠自然順暢。</p>		(傳) 清代 光緒  金沙
成功	124× 44×3 6	<p>方柱體。與〈山后風獅爺〉相同是方形臉、圓眼睜大，刻出眉骨的輪廓，眉形為線刻紋飾，鼻翼寬闊，淺開口露犬齒。神情肅穆、但不兇狠。耳朵向下伏貼。額下有線刻卷紋與鬚毛。左持繡球、右握綬帶、上肢握勢似人手，蹲坐姿，四肢簡化變形為具裝飾性的效果。正面身體刻有兩條平行線，頭部與背脊鬚毛有對稱的線刻卷紋，尾部為三束螺旋紋，中心一卷紋。有葫蘆形性徵並綁上彩帶。柱體表面平整，全身以陰刻的線條裝飾繁複，線條清晰工整但直硬。</p>		未紀年 該村始建於宋 未金湖
湖前	116× 50×5 0	<p>圓柱狀。眼小呈蛋形，眉為卷紋。鼻梁凹陷，鼻頭圓。透雕的開口露犬齒，口呈「人」字型，嘴角兩邊上揚。額下有鬚毛，耳際下有卷紋。耳朵小，刻出旋卷紋，上挺起下伏貼頭部。身體向前傾斜，前肢也提起凌空，似作勢向前俯衝樣的瞬間狀態，後肢蹲立，前後肢以裝飾性的螺旋紋描繪上臂與大腿的部份。背脊鬚毛中分，一撮一撮往下至尾部。尾巴為一長條狀，如虎尾。肢體與身軀簡化為柱體，身體與頭部的結合配置不甚合理。但臉部有簡易凹凸的立體感。身體是裝飾性的表現。</p> <p>屬於風獅爺早期的作品。陳炳容推測是蹲踞變成直立的過渡型。</p>		(傳) 明未設置為鎮墓煞之用  金湖

小古崗	214× 52×4 8	圓柱狀，頭部光而圓。眼圓而突出、開口露犬齒，嘴角上揚呈笑意。臉部眉形頭頂至背脊紋飾與尾部全以陰刻線條出裝飾化紋飾，臉側邊有簡易紋飾，上肢持繡球、綬帶。並出現有紀年的風獅爺中最早顯現明顯的陽性性徵。臉部、身上的紋飾雕刻精細，線條自然流暢，但線條漸模糊難辨。直立式的軀體是在柱體表面做圖案式的刻畫，非具像的形體。		(傳) 清代 乾隆  金城
洋山1	132× 40×3 8	圓柱狀。圓眼大而突出，眉四個卷形。鼻扁而寬、鼻翼用捲紋勾勒。口大而方，露犬齒吐舌，耳朵是裝飾性的捲紋伏貼頭部。額頭刻有「王」字。額下一束束鬃毛排列對稱，有飄動之勢。頭頂至尾部用浮雕與線刻出充滿律動感宛如植物造形的捲紋。圖案般劃出四肢的輪廓線，上右肢持繡球（錢幣形），上左肢持綬帶，下肢似蹲立姿。身軀佈滿裝飾絢麗的圖案且清晰流暢的線條，能展現出雕工的熟練與設計美感。		未紀年  金沙
碧山1	132× 40×4 0	圓柱狀。浮雕淺刻出線條優美向後抵的耳朵。頭頂有王字，眉為線刻卷紋，圓眼而突出，眼窩鼻樑凹陷，鼻頭已損，開口露齒，嘴角兩邊上揚，面帶喜色不凶。額下有線刻卷紋。右上肢上舉持圖案精緻的繡球，左上肢持飄動的綬帶，後肢蹲坐，四肢有線紋。背脊鬃毛為中分的捲毛，線條工整。一條有三束螺旋紋的尾巴。整體為雕刻工整、裝飾華麗的形體。		未紀年 該村 元代 建 金沙

碧山2	78×30×28	<p>直立姿中體型嬌小者。圓柱狀。頭光而圓，圓眼而突出，並延著眉骨雕出圓弧曲線，在鼻樑處向下凹陷，鼻呈三角狀，鼻頭圓，淺開口露齒、嘴角兩邊上揚，面露喜色。耳小向後抵伏貼頭部。額下有卷毛。雙上肢持綬帶，後肢蹲立，簡化的四肢線條扭曲。頭部與背脊鬣毛有浮雕與線刻的紋飾，尾部成三束卷紋。身軀紋飾線條漸模糊，雕刻的五官、肢體與紋飾的線條精簡工整。</p>		未紀年 金沙
採坐姿的簡易柱狀形				
瓊林西南角	118×36×36	<p>圓柱體，正面長方形。坐姿，持令旗、印。耳小而挺。眉為線刻紋飾。眼睛小而圓，平眼，雙眼間有一字型線條，鼻扁平為漏斗狀，開口大笑，露齒。右上肢持刻有「令」的方旗，左持印。雙上肢似人手。雙下肢間有葫蘆形性徵。尾部呈三束長毛狀。石材表面平整。以平雕剔除肢體以外的面，簡化的肢體也是在一平面上，惟肢體、紋飾的邊緣透露其薄薄突出表面的形狀。雕刻簡易，形象古樸。</p>		未紀年 該村蔡氏於南宋始居此 金湖
下蘭	106×38×40	<p>方柱體。採坐姿，持令旗。臉方而大。眼睛小而圓，平眼，雙眼間有一字型凹陷線條，鼻扁而寬，方口嘴角上揚，露犬齒與上排牙。耳朵為卷紋。額下有齒狀鬣毛。身體寬大。雙上肢持刻有「令」的方旗。雙下肢間有一葫蘆形性徵。背部有簡易的線條狀鬣毛。尾巴呈三束有線條的長毛。形體較不平整，以平雕剔除肢體以外的面，簡化的肢體也是在一平面上，惟肢體的邊緣透露其薄薄突出表面的形狀。雕刻的線條生硬稚拙。雕工粗糙，形象樸拙。</p>		未紀年 金沙

西 吳	99×3 6×33	直立姿中體型嬌小者。方柱體。採坐姿，持令旗。臉方而大。頭扁有線紋。眉為上揚的橫線。眼睛小而圓，平眼，雙眼間有凹痕，鼻扁平為漏斗狀，開口大笑狀露齒，耳際下有齒狀鬃毛。右上肢持方旗。雙上肢似人手。雙下肢間有葫蘆形性徵。背部鬣毛為對稱的弧線等距排列向下。尾部似三束長毛。平雕剔除肢體以外的面，簡化的肢體也是在一平面上，惟肢體的邊線透露薄薄突出表面的形狀。樣式簡易，雕工稚拙。石材質粗，表面凹凸不齊，線條不清晰，輪廓細部模糊，		未紀 年  明末 清初 建村  金沙
斗 門	118× 40×3 6	方柱體。採坐姿，持令旗。臉方而大。額頭有「王」字。眉擬人化。眼圓而大。鼻梁一凹痕，鼻扁塌呈漏斗形，開口大笑狀（與瓊林1、西吳口型一樣），耳大而略呈圓柱狀向後抵。右肢上舉似持旗。雙下肢間有一葫蘆形性徵。從頭部到尾的背脊鬣毛為對稱的弧線工整排列向下。尾部為三束毛髮。表面有塗料，似白灰。雕工簡易，形象樸拙。		未紀 年  陳氏 於宋 末始 居斗 門  金沙

此類型的直立姿風獅爺，後肢蹲立或坐姿而上半身挺直的擬人化身軀，形體的處理上，全是簡易的柱狀體，有圓柱體或方柱體，全身以陰刻線條或浮雕方式來刻畫，不求寫實有凹凸輪廓的軀體，僅在柱體表面刻出圖案化的肢體、五官、紋飾，而將主體以外的地方剔除，讓四肢、紋飾等稍微凸出表面，而凸出的地方仍是在一平面上。此類型沒有明顯的凹凸面，多是平整表面，因此軀體缺乏體塊堆疊的肌肉起伏，也沒有結實的體積感，頭與身的過渡也不明顯，形體完全限制為一圓柱體或方柱體。身體肢體的比例都是變形的。不過，有些形體雖脫離了有機的形貌，重視在局部以線條增加裝飾性及表現韻律感的表現手法，不強調立體寫實，但確有以線條美感而突出其整體感。如小古崗、洋山1、碧山1的風獅爺，雕刻的線條非常圓轉熟練，能展現生動的韻味。山后與成功村的風獅爺，線條很繁複，但較為直硬，施展不夠順暢。〈下新厝風獅爺〉較為嬌小、造形簡單，但其

形體的輪廓線圓柔自然。〈碧山2風獅爺〉也很嬌小，形體線條工整。瓊林1、斗門、下蘭、西吳、陽翟村南斜坡旁、東山、東沙尾的形體較為簡單，線條顯得單調。

坐姿的造形，其五官特徵、採坐姿及持令旗，雙下肢間有一和葫蘆形性徵的樣式都非常一致。雕刻手法也如出一轍，皆以浮雕剔除肢體以外的面，簡化的肢體也是在一平面上，惟肢體的邊線透露其薄薄突出表面的形狀。

## (2) 形體漸突出的立體樣式

圖表 三-5 形體漸有立體感的石雕直立姿風獅爺

品名	尺寸(高×寬×深) cm	風格	圖	年代/行政區
陽翟聚源廟前	98×30×30	漸脫離簡易圓柱體。眉呈三卷紋，眼圓、眼窩深陷，鼻樑凹，鼻頭圓，淺開口露犬齒，嘴角微上揚，耳呈螺旋紋向後抵伏貼頭部。額下有卷紋。背脊鬣毛是線刻對稱的一束毛等距排列向下。尾部成三束毛。左上肢握綬帶，右持繡球，但爪無處理，繡球直接與手腕處相連。以浮雕刻出浮出表面的肢體與紋飾、尾部較有厚度，漸脫離前一類簡易的柱狀形式，但四肢與身體呈分離狀態，接合不順暢，顯示對形體的掌握度不夠熟練。形體的輪廓圓，線條簡單、形貌樸拙。		未紀年 金沙
下湖西郊	188×60×80	漸脫離簡易圓柱狀。額頭隆起，眼鼻仰天，橢圓形小眼在頭頂位置，鼻短而圓，透雕的開口露犬齒。下巴有對稱的兩束毛，往兩邊到耳朵有卷紋。頭與身之間有明顯的頸部。肢體以浮雕刻出有厚度的肌肉體積。右上肢持球，左持綬帶。尾部為三束毛，刻有線條。背脊鬣毛為中分的鬚線等距排列而下，披散整個背部。石材質粗，但表面處理平整。形貌樸素，但形體線條簡潔流暢。下半部殘餘石塊，下肢懸浮，使肢體僅是在柱狀體表面浮出有厚度的體塊，未能更具像。		未紀年 金湖

後水頭汶源宮	184×58 ×42	漸脫離簡易圓柱狀。頭略向左偏，額頭隆起，刻有「王」字，眉呈三卷紋，眼圓而突出，眼睛有神，鼻樑凹陷，鼻頭隆起而圓。口呈「人」字型，吐舌露齒。額下有對分的一束束毛。右上肢持錢幣式的繡球，左握綬帶，下肢蹲坐，四肢表面有裝飾性的骨線。尾部為三束毛髮狀，上有弧度的曲線，中間的毛隆起為圓錐狀。背脊為中分的卷紋，卷紋外側有鬚毛。四肢為浮起有厚度的塊面，但與驅體的結合尚不自然，身軀仍顯僵硬。形體輪廓線清晰，臉部的精神飽滿。		未紀年  金沙
后宅1	100×40 ×38	漸脫離簡易圓柱狀。眼圓而突，眉骨線突出，眉呈三卷紋。鼻翼寬。透雕的開口露犬齒，耳前圓後尖伏貼頭部。下巴中間兩束毛，往兩側至耳際施展卷紋。右上肢持錢幣式繡球，左持綬帶。頭頂至背脊有簡單的線刻卷紋。尾部一大束長毛狀。相較前一類，四肢浮起的厚度較深，但無肌肉的體積感。雕刻細緻，輪廓線條圓潤清晰。整體配置協調。		未紀年  金沙
后宅2	148×58 ×44	漸脫離簡易圓柱狀。額頭隆起，刻有「王」字。眼圓而大，鼻凸起，閉口吐舌露犬齒，嘴角上揚，臉部表情溫順可親。耳呈圓尖狀向後抵，耳下雕出一束飄逸的鬚毛。額下有線刻卷紋。背脊有線刻出中分的一束束飄逸鬚毛。左上肢持繡球，右握綬帶，下肢變形拉長蹲立。尾呈三束線刻卷紋。臉部漸有前窄後寬的視角處理，更具立體感，但身軀仍是柱狀體，以浮雕刻出稍凸起表面薄薄一層的簡化四肢。五官等輪廓線條圓柔。		未紀年  金沙

脫離前一類完全是以線條、浮雕刻出浮出表面淺淺的也是一平整面的肢體圖案，整體是一平整的柱狀體。此類型的四肢浮起有厚度的塊狀，立體感較前一類明顯。但肢體與驅幹的結合尚不自然，如〈陽翟聚源廟前風獅爺〉其四肢雖突起有厚度的體塊，但驅幹卻還是沒有身體起伏、直直平整的面的圓柱狀，肢體與驅幹之間界線分明，沒有很順暢的连接。其餘風獅爺的驅幹也都略有明顯的平直表面的柱狀形式。此類的形體輪廓皆圓潤。與前一類的差異，主要顯示在臉部漸有透視的前窄後寬的處理方式，形體上有較明顯的凹凸起伏的塊狀結構。

(3) 具透視感的立體結構、雕飾繁複、形象生動的造型：

圖表 三-6 具立體感或雕飾繁複的石雕直立姿風獅爺

品名	尺寸(高×寬×深) cm	風格	圖	年代/ 行政區
田墩	112×36×48	頭向右扭轉。頭部受損。前額半禿，毛髮往後伏貼狀。眉眼擬人化，鼻小，顴骨高起，「八」字型口，嘴角上揚，微笑狀，耳向下伏貼頭部。額下鬃毛毀損。頸繫項圈鈴鐺。右上肢持繡球，左上肢握綬帶，頭、背脊至尾部有線刻毛髮，模糊不清。與前述者相比，臉部更具透視感的立體角度。臉部擬人化，眼能傳神，表情生動。四肢僅有微微浮起的肌肉塊狀。頭與身體稍有動勢。		未紀年 金沙
塘頭	90×30×48	呈三角柱狀，頭向右轉。額頭突出，雙眼隨頭部轉向逼視前方，炯炯有神，如人眼，鼻圓，嘴唇厚，微開口露犬齒，嘴角兩邊向下，有盛氣凌人的威嚴感，圓錐形耳凸起。下巴一束長鬚，臉頰兩旁有卷紋。頸繫項圈垂掛胸前有菱形紋飾繫鈴鐺。似墨筆劃出陽性性徵。尾部三束長毛。頭部至背脊佈滿卷紋及毛髮。右上肢持筆，左似握印，下肢為符合石頭三角狀體以變形圖案表現。身體正面有人字形線紋等距排列。順著三角狀的頭部刻出五官，顯得立體。頭部有扭動之勢，但身體仍是無立體感的柱狀形式，頭部與軀體形成反差。		未紀年 金沙
西園1	140×68×70	扁頭形。臉部有肌肉起伏的立體感，不再是平整的面。頭向右扭轉，眼隨頭轉定神。眼如人眼，眉為三個半圓球，眉心突起，口呈「人」字，吐舌露齒，耳部尖而挺。額下有隨性流動的卷紋鬃毛。頸繫項圈及半圓球狀的鈴鐺。右上肢持筆，左握印，上肢後施展卷紋。雙下肢間有葫蘆形及雲卷紋裝飾。頭至尾部佈滿飄逸四散的卷紋曲線。臉部與身體刻出具透視感的立體角度。眼部有神，體態一體成型。紋飾線條舒展自然流暢。		未紀年 金沙

西園 2	184×66 ×86	扁頭形。臉部有肌肉起伏的立體感，不再是平整的面。頭向右扭轉，眼隨頭轉定神。眼如人眼，雙眉相連，兩邊各有三個半圓球，眉心突起兩個半球形狀，塌鼻，口呈「人」字，細膩刻劃嘴角微揚時牽動臉部肌肉起伏的狀態，吐舌露齒，耳部尖而挺。額下有隨性流動的卷紋鬃毛。頸繫項圈及半圓球狀的鈴鐺。右上肢持繡球，左上肢拉起綬帶的動作，從綬帶垂墜之線條，展現出被提起的力量感。綬帶表現在虛實之間，體塊構成體積，但由線條刻出的摺痕表現布料的質感。背部的紋飾、綬帶的線條隨著身姿扭動之勢飄動。肢體與身軀的結合為有生命力的展現，不再是一種圖案式的形式。臉部與身體展現具透視感的立體角度。體型雖壯碩，體態扭動的曲線卻顯現一股嬌柔優雅韻味。		未紀 年  金沙
浦邊 ( 民宅 10 2- 1 號 前 )	128×30 ×42	頭頂有兩排突出的螺旋卷紋，前面排五個，後面排四個。五官緊湊，腦門突起，眉為四卷紋，橢圓形眼，口呈「人」字型，露犬齒與上排牙，鼻由圓形顆粒狀組成，臉頰也都是圓形顆粒，耳為小的扇型耳向後抵。雙上肢上舉共持一條中間繫有一串有 5 個圓形圖案的綬帶，下肢站立狀，後面留有石塊支撐。肘部與身軀兩側刻有線條。背脊鬃毛為中分的一束束的毛，中間骨線相連至尾部，有五束長毛向下。臉部幾乎是由突起的圓形塊狀緊湊組成，臉部呈現具透視感的立體角度。裝飾越顯誇張，身體呈方柱狀，但肢體有突出的體塊結構，已有意展現肌肉的體積感。		未紀 年  金沙

浦邊 十字 路口 旁	133×36 ×39	<p>樣式大致上與上一尊浦邊風獅爺雷同。差異為：此尊體型稍大，四肢較粗壯，下肢像是踮著腳尖站起，四肢的肌肉塊狀以及體毛紋飾更為明顯。臉部輪廓較清晰。口吐舌。扇型耳更明顯。頭頂則是三排突出的螺旋卷紋，前面排五個，中間排四個，後面排三個，連接而下有三束長毛。背脊鬃毛一樣是中分的一束束的毛，較為工整。尾部雖與背脊線相連但獨立出一條狀有五束長毛向下。</p> <p>臉部由突起的圓形塊狀緊湊組成，臉部呈現具透視感的立體角度，裝飾越顯誇張，身體呈方柱狀，但肢體有突出的體塊結構，已有意展現肌肉的體積感。</p>		未紀年 金沙
坐姿				
東溪	124×26 ×30	<p>採坐姿、持令旗。體型瘦小。腦門突起，眉眼擬人化，橢圓形眼，鼻樑凹陷，鼻頭突起，口呈「人」字型，五官緊湊。耳長而尖向後抵伏貼頭部。耳際下有浮雕與線刻一束鬃毛，額下有工整的卷紋。頸繫鈴鐺。左上肢持令旗。頭頂至尾部佈滿浮雕與線刻的卷紋，線條流暢自然。雕刻細瑣繁複，但線條不清晰，臉部輪廓模糊難辨。身體呈方柱狀，但肢體有突出的體塊結構，已有意展現肌肉的體積感。臉部與身體的處理手法似〈浦邊風獅爺〉的造型風格。</p>		未紀年 金沙
陽翟會山寺前	120×28 ×30	<p>採坐姿、持令旗。體型瘦小。腦門突起，眉眼擬人化，橢圓形眼，鼻樑凹陷，鼻頭突起，口呈「人」字型，五官緊湊。耳長而尖向後挺起。耳際下有浮雕與線刻一束鬃毛，額下有工整的卷紋。頸繫鈴鐺。雙上肢共持令旗。頭頂至尾部佈滿浮雕與線刻的卷紋，線條流暢自然。雕刻細瑣繁複，但線條不清晰，臉部輪廓模糊難辨。身體呈方柱狀，但肢體有突出的體塊結構，已有意展現肌肉的體積感。與〈東溪風獅爺〉風格樣式一致。</p>		未紀年 金沙

瓊林 2	188×50 ×44	採坐姿、持令旗。頭部向左扭轉。兩邊為卷紋樣的鼻翼。眉為三卷紋，眼圓，雙眼間距寬，中間有一橫線相連。嘴角上揚，開口微笑樣。額下有卷紋。頸細項圈鈴鐺。左上肢持令旗，雙上肢刻有裝飾線條，雙下肢間有一葫蘆形性徵。頭頂部微微凸起卷紋，背脊鬣毛圍中分的卷毛，尾部為三束飄逸卷毛。臉部呈現具透視感的立體角度。身體雖變形拉長，但修飾的形體輪廓線相當柔順自然，臉部神情氣宇軒昂。		未紀年  金湖
------	---------------	--	--	---------------

此類型的直立姿風獅爺，除〈塘頭風獅爺〉的身體仍有明顯的簡易柱狀形式外，其餘 8 尊臉部與身軀皆由塊面體積堆疊起具厚度有細微起伏變化又有整體感的形體，肢體不再僅是一種圖案式而無體積感的柱狀形式。尤其 9 尊的臉部呈現具透視感的立體角度，不再是平整的表面。〈田墩風獅爺〉、〈塘頭風獅爺〉、〈瓊林風獅爺〉與西園的 2 尊風獅爺，頭部都有扭動之勢，眼睛隨頭轉向定神，臉部表情相當生動傳神。其中〈田墩風獅爺〉的頭部前額半禿，毛髮往後伏貼狀，據《台灣獅文化的圖像分析》的研究指出廟前石獅的造型在清早、中期時多出現這種仿自清人的額頭樣式<sup>207</sup>。

而〈瓊林風獅爺〉與西園的 2 尊風獅爺的形體是這類型中最具有實體感，同時強調以線條展現裝飾紋飾的美感，身體輪廓線修飾圓柔，此 3 尊的整體感最具完整性。另外，〈東溪風獅爺〉、〈陽翟會山寺前風獅爺〉與浦邊的 2 尊風獅爺，身體仍呈柱狀，但已有意展現肌肉的體積感。此 4 尊的造型雕刻繁複，紋飾越見誇張突起、臉部五官擁擠，較明顯如浦邊的 2 尊風獅爺，頭部突出的螺旋紋與人型口與是清代中晚期的廟前石獅的風格相似，見表格三-2。這 9 尊風獅爺皆屬全部直立姿中既具立體感又雕刻精緻細膩者。

<sup>207</sup> 台灣有紀年的石獅造型調查，從清乾隆起至民國年間雕造的石獅。許蕙真，《台灣獅文化的圖像分析》，頁 142。

## 小結

直立姿類型的風獅爺具有一般石獅的造型特徵，臉部的五官多是瞠目、寬口露犬齒吐舌，大部分嘴型是口的兩邊上揚，充滿笑意；或是口的兩邊平直，流露馴和之態；極少數才表現出嘴角向下彎的怒容或愁態。直立姿的表情多顯現歡喜樣，這一點同樣也表現在上述蹲踞姿的臉部神情。

《中國獅子藝術》表示了民間認為獅子要開口笑才能表示吉祥如意。所以民間畫訣中，就有「龍愁、風喜、獅子笑」的規定。尤其在明代後，獅子要開口笑更成了一種程式<sup>208</sup>。風獅爺的臉部五官神情同樣沾染民間獅子通俗的表現模式。另外，不管是簡易或精緻表現的風

獅爺，它們同樣不忘在頷下、頭部、背脊或是肢體後面，裝飾變化多樣的紋飾線條，只是有較為樸素或華麗之差別，這種重裝飾紋飾的表現與南獅的風格頗為一致。其肢體身軀的樣式不像北方獅那樣充滿力量與飽滿雄壯，偏向南獅較秀氣的圓筒身形及細小的肢體。

直立姿風獅爺異於一般石獅顯出特殊之處便在拉長變形的身體，擬人化的直立身軀，下肢採蹲立姿、蹲坐姿或坐姿。但處理肢體的裝飾手法還是如同雕造一般石獅的表現方式。或許是由於身體誇張變形為完全直立的形式，也使四肢無法脫離軀幹而有實體的展現，否則像一般石獅中也有幾近直立的身軀，其四肢也可完全獨立出來，但得藉由上肢所持之物來支撐。而像蹲立姿或坐姿的直立姿風獅爺僅有少數者的肢體才有辦法表現出突出柱體表面的肌肉實體感，或體態有扭動之勢。多數都是無肌肉實體感的柱狀體形式，形體表面平整，肢體是以浮雕刻出平面的圖案形式。這類型雖無法表現出身體的實體感，但有些從雕刻的裝飾線條，型體的和諧配置上，又可顯現出精湛的雕工與美感。而其中最為粗糙者為〈東山風獅爺〉、〈東沙尾風獅爺〉、〈西吳風獅爺〉、〈下蘭風獅爺〉，雕刻線條稚拙簡單，形體也相當簡易，其中西吳村是明末清初時建村，表示該村風獅爺是在此時之後

<sup>208</sup> 徐華鏞、楊古城編，《中國獅子藝術》，頁 265。

的產物，但其形式簡陋，若與明清時的福建石獅雕刻技術發展相比較，即非當時技術未到之因，而可能是所請的雕刻者技術未純熟與石材粗糙的原因，這是否是因經濟因素而導致的結果？而這 4 尊粗糙的風獅爺適巧都出現在規模極小，人口稀少的聚落中。而直立姿中最為精緻者，瓊林與西園的風獅爺，則都是規模極大、人口眾多的聚落。是否可以從聚落的發展來判斷風獅爺雕造精細粗糙的依據？

## (二) 磚泥類風獅爺的造型

民國 38 年前以磚或石粒或木構架，外塗白灰塑成的風獅爺，目前僅存有 6 尊，若將目前所知遺失的 9 尊磚泥風獅爺也納入計算，則有 15 尊，其中就有 12 尊位在西半島地區<sup>209</sup>，4 尊位在東半島。此分佈情形剛好與石雕類風獅爺相反，石雕類分佈在西半島僅有 4 尊，其餘 46 尊都集中在東半島。

早期的磚泥類風獅爺，形體內部的骨骼材料，多是以磚塊堆疊作成支架；胎體原料是以當地俗稱的「白灰」（亦稱蚵殼灰）<sup>210</sup>為主，「白灰」是以蚵殼加炭鍛燒後，潑水使發成蚵殼灰<sup>211</sup>。要使用蚵殼灰之前，必須再經過加工處理，才能成為具黏性可作塗料的灰料。官裡村許燕樂先生表示製作的過程十分費功夫，要先讓蚵殼灰發酵，整個熱度變很高，再用人力捶過後，黏性變很強。而要製作磚泥風獅爺的灰料有兩種，一種是作粗胚用的「粗灰」，另一種是塗抹於表面捏塑細部輪廓的「細灰」。「粗灰」的製作是用木椿等工具將白灰搗成灰色細粉狀，以水和之，使之更具黏性，再摻入沙與麻龍進去搗，讓塗抹用的灰料黏性更穩固，因麻龍有長的根，可以將具黏稠性的灰料固定住。「細灰」也是同樣的製作過程，只是不需加入沙與麻龍，而只要在搗的過程中加入揉細的紙巾，加入紙巾也是為了讓塗料

<sup>209</sup> 民國 38 年以前設置的 6 尊磚泥風獅爺，4 尊位在金寧金城，1 尊位金沙，1 尊在金湖。尚不包括民國 38 年以前有設置，但後來受損或遺失的磚泥風獅爺：金寧區的湖下 2 尊、后湖 2 尊、榜林 1 尊、東洲 1 尊；金城區的泗湖 1 尊、金門城東門 1 尊；金湖區的東村 1 尊；烈嶼的后頭 1 尊(用三合土塗於外表)。共遺失 10 尊泥塑風獅爺。

<sup>210</sup> 早一輩人稱現代水泥為「黑灰」，似對比早時所用的「白灰」材料而來。

<sup>211</sup> 吳培輝，《金門澎湖聚落》，頁 80。

不易龜裂，而不加麻龍則是因有根，會使在捏塑表面凹凸形體時不易處理，而紙巾較柔細，既可將白灰的黏性固定，灰料也較柔軟易捏塑<sup>212</sup>。

磚泥風獅爺的施作過程，先用磚塊組成形體的支撐骨架<sup>213</sup>，然後塗上粗灰，擬定出形體凹凸的初步輪廓，然後才開始塗上細灰，再作更細部的表面處理。黃再團師傅並表示：「在細灰表面捏塑好確定的形體後就要上色，不能像現在水泥可全部形體完成後再上色，不然會塗不上去。一塗好細灰就要上色，又因不是一天能做完，而上色又要在塗好細灰時上色才上得上去，因此可能是先作一部份就要上色」。也說道以泥塑製作風獅爺，是需要作細工(指剪黏泥塑)的人才會作，一般土水師傅不是作細工的。而金門本地會作剪黏泥塑的匠師較少，本地較多都是作粗的土水匠師。黃師傅及其父親都是作剪黏等細工夫，原住福建南安，民國 38 時他父親帶著他到金門工作，卻剛好遇到戰爭，才因此定居下來<sup>214</sup>。

以泥塑方式製作的風獅爺，造型上是否也與石雕風獅爺一樣仍是具有一般石獅的造型特徵？針對磚泥風獅爺的造型，將依據造型特徵，區分出一種是雙上肢平舉前伸、肢體和五官呈幾何塊狀的形式，另一種造型如同石雕直立姿風獅爺的表現形式。再針對各別泥塑品的造型表現進行分析。

#### 一、 雙上肢平舉前伸、肢體和五官呈幾何塊狀的形式

圖表 三-7 雙上肢平舉前伸、肢體和五官呈幾何塊狀的磚泥風獅爺

品名	尺寸(高 × 寬 × 深) cm	風格	圖	年代/ 行政區

<sup>212</sup> 泥塑師傅黃再團報導(96/8/9)。另外，官裡村村民許燕樂（61 歲）先生亦解釋同樣的製作材料，許先生稱「細灰」為「紙巾灰」；「粗灰」為「麻龍灰」。並說明後者加入麻龍，因麻龍很細，有毛，要撕得更細，再加入蚵殼灰中捶打，這樣蚵殼灰便會黏在細細的麻龍上，黏上去更穩固（96/7/25）。

<sup>213</sup> 安美村村長蔡輝進表示，安岐村的風獅爺在紅磚骨架的外層還有一層薄薄的紅瓦作弧形狀，讓身軀有圓弧度，然後再外層才是塗上灰泥。

<sup>214</sup> 金門當地的泥塑師傅黃再團(民國 23 年生，福建南安人)約 16 歲開始學習作剪黏、泥塑等細工夫(96/8/9)。

夏 墅	140×76 ×96	體型壯碩。雙上肢平舉前伸，爪為球狀。四肢都是由大塊面的幾何塊狀組成。臉部塊狀輪廓線方硬。耳尖豎起，眼鼻擬人形，開口寬而方，似有吐舌露齒。頸繫項圈鈴鐺。下肢間有寫實性徵。尾為一束下垂狀的毛，塊狀突出表面。形體表面平整樸素，輪廓線條生硬，形貌稚氣。		未紀年  金城
官 裡	150×80 ×96	體型壯碩。雙上肢平舉前伸。四肢都是由一截一截的幾何塊面組成，四肢上半部是卷紋樣式，為裝飾性的表現，上肢後有條狀的體毛。頭部也都是幾何塊面構成，眼圓而大，開口寬大，鼻由兩梯形狀組成，額頭突起半圓塊狀，耳呈半圓形。胸前有盤長紋飾，背脊鬣毛中分，中間是卷紋的脊椎線，兩旁是一束一束毛等距排列而下，尾部也是裝飾性十足的紋樣，下肢間有寫實性徵。相較於〈夏墅風獅爺〉，形體樣式較為繁複，相對也較費工。背部胸前四肢捏塑的紋飾工整，線條簡單、樣式小巧。		未紀年  金城
塔 后	88×44× 52	體型小。雙上肢平舉前伸，下肢蹲立無節狀。頭部仰天。臉部神情與上肢前伸似要向前俯衝。眉誇張凸出為三個半圓型狀，「八」字型眼，如人有眼球，嘴小開口露齒、鼻小、耳大呈半圓形狀。額下有卷紋與一束束鬣毛。頭部有披散的毛髮，背脊為微浮起紋飾。尾部如圓錐體突出。胸前掛鈴鐺。性徵寫實。型體較圓潤，下肢有明顯肌肉塊狀，與身軀的連結是一體的，塑造上較趨向石雕直立姿的型態，不似金城金寧區的磚泥類風獅爺由塊狀構成肢體的結構。但臉部五官輪廓線與背部紋飾線條顯稚拙。		未紀年  陳氏於 明朝初 從湖前 分衍來 居  金湖
東 洲 215	已毀損	雙上肢平舉前伸，四肢亦是一截一截的幾何塊面組成，下肢上半部是卷紋樣式，但是有顯現出肌肉塊狀，與身軀的結合流暢。形體的捏塑與上述者相較，線條更圓潤順暢，尤其是五官有立體的輪廓，眉誇張突起，眼如人眼，聳鼻，大口張開，額下有紋飾，形體相對下更顯繁複，作工更細膩。		未紀年  陳氏於 明永樂 年間從 下坑分 衍來居 金寧

<sup>215</sup>早期的東洲風獅爺圖片來源：風獅爺工作室，下載自金門尋獅記部落格  
[http://blog.roodo.com/wind\\_lion/archives/cat\\_256512.html](http://blog.roodo.com/wind_lion/archives/cat_256512.html)，97/5/20。

4 尊泥塑風獅爺的臉部特徵，五官多是瞠目、口方而寬大，眼跟鼻有擬人化的特徵，還捏塑有背部鬣毛，頸繫鈴鐺，較特別是有盤長紋飾的裝飾，這些造型特點，明顯可見具有一般石獅的基本原型，而其身體型態如同石雕直立姿是完全挺身站立的模樣，而金湖區〈塔后風獅爺〉的頭部樣式的設計及下肢的處理方式也與石雕直立姿相似。不過，其餘如金城區的官裡與夏墅兩者，就有不同於石雕直立姿的詮釋，形體是由各各分明的幾何塊狀構成四肢與臉部的結構。而這 4 尊都有的共同特點是雙上肢平舉前伸的上肢動作，並有明顯的陽性性徵。

其中，唯獨〈塔后風獅爺〉是位在島東的金湖區，其餘 3 尊都是集中在島西南部。而〈塔后風獅爺〉身體向前傾斜像是要向上俯衝，雙前足平舉前伸，形體呈圓柱體，四肢上端以螺旋紋裝飾的造型特徵，與該村不遠處的祖籍地湖前的石雕風獅爺，在造型上頗有相似處。

## 二、如同石雕直立姿風獅爺的表現形式

圖表 三-8 同石雕直立姿風獅爺形式的磚泥風獅爺

品名	尺寸(高×寬×深) cm	風格	圖	設置年代 行政區
安岐	378×100×100	形體呈圓柱狀，四肢則是像石雕直立姿樣式，左上肢執筆，雙上肢共持一盤長，雙下肢間有寫實性徵。臉部有幾何塊狀結構的明顯輪廓。額頭突出、眉骨凸起，圓筒狀的凸眼、臉頰有肌肉塊面簡單起伏，開口呈一字型，吐舌露齒，耳長向下垂。一字型開口、露牙、寬扁鼻。額下有齒狀鬃毛。雙上肢共持盤長，左上肢持朱筆，四肢後有條狀的體毛。背有紋飾，尾部為圓錐狀。體型高大。捏塑的形體輪廓相當工整，紋飾繁複。		未紀年 金寧

后盤山	200×79×60	體型寬大。長方形扁狀體。頭部形狀為不規則方形，五官亦是幾何塊狀，圓筒狀的凸眼、半圓球塊組成的寬扁鼻，口呈一字型，嘴角上揚成微笑樣，耳大挺立。右上肢持三角形旗，上肢間有兩顆圓球。背部平整。近似坐姿、雙下肢間有葫蘆性徵，與瓊林的石雕坐姿風獅爺的造型特徵相似。五官肢體等輪廓線皆扭曲歪斜。形體頗為簡單。		未紀年 王氏於明中葉從珩厝分衍來居 金寧
陽翟會山寺右後方	154×46×50	體型壯碩。圓柱狀體。眉如人形，圓眼、淺開口露齒，呈一字型，但嘴型歪斜、鼻寬大扁平。雙上肢共持綬帶繫一繡球、下肢蹲立，四肢有體塊浮出柱體表面淺淺的厚度。五官輪廓甚為稚拙的線條，身上紋飾較為簡易。		未紀年 金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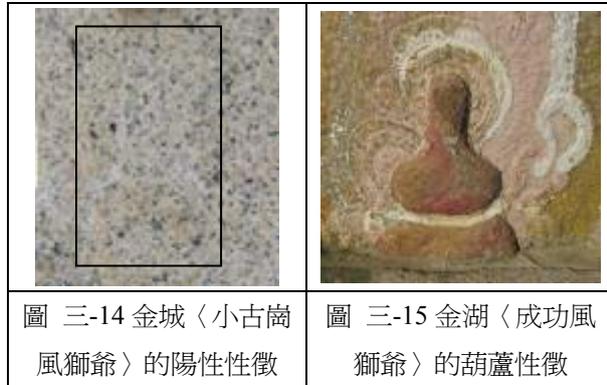
與上述類型相較下，此 3 尊的肢體的配置設計符合石雕類直立姿風獅爺的造型特徵。〈陽翟會山寺右後方風獅爺〉是金沙區唯一以磚泥塑成的風獅爺，然形貌上實與金沙區石雕直立姿的簡易柱狀體一致。〈后盤山風獅爺〉位在金寧區，造型上採坐姿、持令旗的姿體樣式，是在其他磚泥類的造型中所未見有的設計，該聚落所在位置離該區其他有磚泥類風獅爺的村落甚遠，反而較接近金湖區的瓊林村。而瓊林村的 2 尊石雕風獅爺也是採坐姿、持令旗的姿體樣式，顯示出與周圍鄰近村落一致的造型表現。

### 小結

磚泥類風獅爺依肢體樣式的表現分成兩類，一類是肢體樣式為雙上肢平舉前伸。另一類的形式如同石雕直立姿風獅爺。前一類中尚有一共同特徵，雙下肢間都有寫實性徵。而後者除了金沙區的〈陽翟會山寺右後方風獅爺〉沒有顯示性徵外，安岐與后盤山的風獅爺都有表示性徵，不過〈后盤山風獅爺〉是以葫蘆形隱約表示，而〈安岐風獅爺〉的性徵形式則與前

一類一樣。

位在金沙區的〈陽翟會山寺右後方風獅爺〉無性徵顯示，正如同金沙、金湖區域的石雕類蹲踞姿或直立姿多數沒有顯示性徵，唯有西園、成功的風獅爺及採坐姿、持令旗的瓊林、下蘭、西吳、斗門的風獅爺有性徵顯示，但都是在下肢間以葫蘆形狀表示，並沒有寫實性徵。〈后盤山風獅爺〉也是以葫蘆形表示，很明顯是受到這類石雕風獅爺的影響，因為其餘磚泥類風獅爺的性徵，皆是明顯的陽性性徵形式，其性徵形狀正與金城區的〈小古崗風獅爺〉的性徵形狀雷同。〈小古崗風獅爺〉是位在西半島唯一 1 尊從早期留存至今的石雕直立姿風獅爺，金門其他在民國 38 年以前設置的石雕類風獅爺，不管是紀年或未紀年，直立姿或蹲踞姿，都還未見過類似此寫實性徵的形狀。這類有寫實性徵的磚泥類風獅爺(除塔后風獅爺外)也都集中在西半島區域。由性徵形式的相似性與分佈的區域位置來看，早期風獅爺的性徵形式的表現，顯現出區域上的差異。



磚泥類隨著所在區域的不同，在性徵的表現上顯現出差異，但〈塔后風獅爺〉是位在金湖區，卻是該區唯一 1 尊有寫實性徵者，與該區多數不表性徵或是以葫蘆型表現的方式不一。不過從表現肢體樣式的形式特點來看，與西南區域的磚泥類不同，而是接近相鄰的湖前村的石雕風獅爺；后盤山風獅爺也呈現出與瓊林石雕風獅爺一致的表現型態；陽翟會山寺右後方的風獅爺與金沙區的樣式表現一致。而集中在西南區的金城、金寧區域的磚泥風獅爺，則都是雙上肢平舉前伸的肢體動作，也都有寫實性徵的形

式。磚泥風獅爺隨所在區域的不同，在造型上也顯現出差異。指出早期的磚泥類風獅爺與鄰近村落風獅爺造型的雷同，有受到區域性的影響。

從現存的早期磚泥風獅爺來比較其造型的精簡度，以官裡與安岐的風獅爺的製作屬較精細者，其身上樣式雕塑得較繁複，紋飾與形體線條都相當清晰而工整；〈塔后風獅爺〉同樣也有繁複的裝飾，但線條相對下顯得稚拙歪曲；〈夏墅風獅爺〉則僅是簡單的塊狀型體，型體表面平整，相較下是較不費工的製作。〈陽翟會山寺右後方風獅爺〉的五官輪廓線甚為稚拙，身上紋飾也較為簡易。而〈后盤山風獅爺〉的五官輪廓線皆扭曲歪斜，形體頗為簡單。

而磚泥類的體型多數較大型，上述 6 尊中就有 4 尊是屬大型(150 公分以上)，尤其是〈安岐風獅爺〉為村落型風獅爺中體型最高大者；反觀早期石雕類中較高大的直立姿風獅爺，29 尊中僅有 5 尊是大型者。這顯示出早期要以石雕製作大型者有其困難？而以磚泥的材料來塑造大型的風獅爺，相對來說在材料上的取得以及泥塑的製作方式上是較為便利且可行的？

## 第二節 村落型與觀賞型風獅爺的造型(民國 38 年以後)

昔日金門的建築材料多仰賴大陸供應，雕造石雕或泥塑作品也都需從大陸聘請匠師。民國 38 年國共戰爭爆發，兩岸交通斷絕後，金門物資的供應，便必須靠台灣接濟。民國 48 年編的《新金門志》：「三十八年，大陸淪陷。島上生活資源，本仰藉大陸，至此逐如懸磬。而嚮義之士，來島者眾，食口復又激增……。幸台灣陸續接濟，當局又准商人以輪船走香港，貿遷有無……<sup>216</sup>」。但來自台灣的物資供應又受到軍方嚴格控管。不過石材方面，因當地是花崗石的地質，政府在民國 60 年成立花崗石廠籌備處，正式開採石塊銷售<sup>217</sup>。但金門的花崗岩質地堅硬且易脆，較難作精細的雕刻。過

<sup>216</sup> 許如中，《新金門志》，頁 282。

<sup>217</sup> 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編印，《金門縣志》，頁 1070。

去金門本地的石雕匠師及泥塑匠師原本極少，38 年時卻因國共戰爭後，兩岸無法往來，使得一些當時正在金門工作的大陸石匠與泥塑匠師滯留在金門。

自台灣民國 76 年(1987)解嚴後，兩岸的商業交易往來逐頻繁。民國 81 年(1992)金門解嚴後，由於大陸石材價格低廉、石雕業發達，陸續有聚落向大陸的石雕工廠訂製風獅爺。隨著時代發展與環境條件不同，戰時與解嚴後製作的風獅爺，在造型表現上？與早期的風獅爺有何不同？

### (一) 戰地政務時期村落型風獅爺的造型(1949-1992)

戰地政務時期設置的村落風獅爺，共有 11 尊。以泥塑製者就有 6 尊；石雕共有 5 尊，但其中青嶼與中蘭村於民國 50 年代左右設置的石雕風獅爺，原是放置在民宅的石獅，屬早期之作，因此是挪用現成石獅，非當時製作，文中將 2 尊歸為民國 38 年前的早期類別中進行造型分析。因此這時期製作的石雕作品實為 3 尊。與早期相一致的是，石雕風獅爺都位在金沙區域；磚泥製者有 4 尊是位在金城、金寧區域，泥塑者 1 尊位在金湖區，水泥灌模製成者 1 尊位在金沙區，同樣集中於西半島的發展。以下將分為泥塑類與石雕類進行各別造型的分析。

#### 一、 泥塑類風獅爺的造型

圖表 三-9 戰地政務時期製作的泥塑風獅爺

品名	尺寸(高×寬×深) cm	風格	圖	年代/行政區域
東珩	32×18×26	蹲踞姿。頭上有突出的螺旋紋與一束束毛髮披背，臉部五官擁擠。眉心突起、橢圓眼、聳鼻、耳大且尖豎起、八字型的淺開口，吐舌。頷下有突出的卷紋。左前肢似踩球，右前肢舉起，前肢間有一小獅，為雌獅特徵。水泥灌模製，應為近代產物。形體有立體感，但細部模糊不夠細膩。		民國 38 年遺失，民國 40 年左右重設。東珩村民表示是挪用軍方的石獅來重新設置。

				金沙
湖 下	130×64×86	與〈官裡風獅爺〉的造型雷同，也是雙上肢平舉前伸的姿態。臉部的五官與四肢的部分，也都是幾何塊面所組成。臉渾圓、額頭寫王字。如人眼型、鼻子幾何狀、開口大笑樣、露牙。半圓形的大耳，不規則塊狀拼湊的兩段式鼻梁，開口，胸前並掛有盤長類的配飾物，背鬃一樣中分，中間為旋卷紋，兩邊一束束的毛工整向下排列。性徵寫實、背部捏塑不規則捲毛的線條粗糙、尾巴一大束。體型較小，頭與四肢小身體壯碩，比例失衡，型體線條較簡單。		民國 43 年 重新設置  金寧
東 村		用黏土塑成，外層塗灰泥。額下有鬃毛。蹲踞姿，雙前肢踏地。  右圖來源：陳炳容		民國 57 年 塑造，民國 80 年代 左右風化損毀。 金湖
泗 湖	190×58×90	雙上肢平舉前伸的姿態。眉毛似人的八字眉、圓眼、鼻梁以摺紋表示、一字型開口、方臉、臉頰有圓形顆粒裝飾，小耳伏貼。性徵寫實。胸前繫鈴鐺。四肢短、側面為螺旋紋。背脊鬃毛中分。頭大身體長，臉部卡通化，裝飾線條簡易。		約民國 58 年重新設置  大陸的泥 水師傅陳 南山製作  金城

后湖	206×72×116	雙上肢平舉前伸的姿態。臉部有幾何形狀的結構。額頭隆起，刻有「王」字、眼嘴鼻額頭皆凸起、一字型開口、臉部多塊狀體、性徵寫實。胸前有盤長類。蹲立狀、尾巴由三柱體構成一束。背部有骨頭狀裝飾。渾圓身軀。五官輪廓線扭曲變形，形體粗糙簡單。		約民國 58 年重新設置  大陸的泥水師傅陳南山製作  金寧
昔果山	158×60×78	雙上肢平舉前伸的姿態，左肢握球。額頭隆起。大耳突出，圓錐形眼凸出、開口含珠，額下有卷紋下有束毛。下肢誇張地扭曲變形，身體正面有魚骨形狀紋飾，背部有長披的鬃毛是以墨筆畫出線條裝飾。胸前有項圈鈴鐺。  寫實性徵。體型渾圓粗壯。側面的肢體扭曲，形體輪廓簡易。		民國 60 年，新的設置  昔果山是由當時的駐軍塑造  金寧

〈東珩風獅爺〉以水泥灌模製成，是金門早一輩人俗稱的「黑灰」，70 歲的泥塑師傅黃再團表示，在他們這一輩的師傅都沒有在用「黑灰」，都是用「白灰」作原料。該尊應為近代之物，表面輪廓明顯但細部模糊不清晰。已毀損的〈東村風獅爺〉與〈東珩風獅爺〉一樣是蹲踞姿，製作該尊泥塑的師傅呂榮和表示東村早期也有 1 尊泥塑製成的風獅爺，形體是坐姿、雙上肢平舉<sup>218</sup>，此造型特點與前述的塔后、官裡、夏墅的造型相似。

島西南部的泗湖與后湖的風獅爺，兩村早期就有設置風獅爺，但在民國 38 年時遭損毀，也約在民國 58 年左右重新設置，都是出自同一位來自大陸的泥水師傅陳南山之手，兩尊雖身形相當，姿態也相似，但臉部的塑造與身上的圖紋略有差異，但都同樣具有該區域磚泥類特有的雙上肢平舉前伸及寫實性徵的造型型態。后湖老村長許丕奢表示當時有將舊的風獅爺拍照下來，作為重製的參考樣本，是以鐵絲綁成模型作支架，再填入水泥

<sup>218</sup> 楊天厚、林麗寬，《金門風獅爺與辟邪信仰》，頁 74。

成形<sup>219</sup>。該區域磚泥類特有的造型型態同樣見於也位在島西南區的〈昔果山風獅爺〉。〈昔果山風獅爺〉是民國 60 年新設置的磚泥風獅爺，該村以前未有風獅爺。據昔果山村薛姓村民表示，因當時找不到專門作泥塑的師傅，便去問當地駐軍的營部，高砲營中剛好有一位外省人懂得製作，便請這位官兵來施作，造型也都由他來設計<sup>220</sup>。三者的形象都脫離石獅模樣，多是任憑塑造者的想像自由發揮，但也都維持著島西南區磚泥類風獅爺的特有的表現型態。而位在島西北部的〈湖下風獅爺〉的造型特徵也肖似〈官裡風獅爺〉，同樣具有島西南區磚泥類的造型特點。

圖表 三-10 戰地政務時期製作的石雕風獅爺

品名	尺寸(高×寬×深) cm	風格	圖	年代/ 行政區域
沙美西甲	56×20×24	頭上有突出的螺旋紋，臉部是橢圓眼、聳鼻、扇形耳、八字型的淺開口，口中含珠。右前肢踩球又握劍，左前肢握綬帶與令印，頸項間再繫一鈴鐺。性徵寫實。五叉形尾狀。部份上金漆。形體完整，造型樣式誇張繁複，刻劃的線條僵硬且粗糙。		原件遭竊，民國 74 年自台灣引進。金沙
後水頭北境汶德宮前	48×46×46	三角形體，頭往右扭轉。禿額，眉呈一橫條狀、橢圓形眼、鼻長、口方吐舌，耳長伏貼。額下有條狀鬃毛、兩旁有兩束毛。右前肢踏球，左肢伸直踏地，肢體上有線刻卷紋。背後頸部有齒狀鬃毛。尾部維一束短毛。整體形狀線條方直僵硬。造型簡單樸素。		最早遭竊，民國 80 年左右重塑。金沙

<sup>219</sup> 后湖村老村長許丕奢 (民國 26 年) 報導。(96/7/2)

<sup>220</sup> 昔果山村村民薛先生(民國 18 年生)報導。(96/7/12)

後水頭東境	46×23×26	三角形體，頭往右扭轉。眉微條狀、橢圓形眼、鼻頭圓、口方吐舌，耳長伏貼。右前肢踏球，左肢伸直踏地。線刻出背後頸部三束鬃毛與尾部伏貼的一束短毛。重製的風獅爺與原件一樣姿態。與北境風獅爺造型相似，造型同樣簡單樸素但此形體輪廓表現較為圓柔順暢。		原件遭竊，民國80年左右重製。金沙
-------	----------	--	---	-------------------

這3尊石雕風獅爺都是戰地政務時期晚期遭竊後重設。〈沙美西甲風獅爺〉是向台灣購買的石獅，造型符合近代台灣的石獅造型風格發展，有誇張突出的裝飾紋飾、擁擠的五官、複雜的配飾、誇張的寫實性徵等，見表格三-3。樣式無獨特風格，雕刻線條頗為粗率。

表格 三-3 台灣近代的石獅造型特徵

部位 年代	頭部	尾/毛髮	身軀	配飾	性徵	備註
1945 年後 至今	雌雄皆張口八字狀、吐舌露牙、含珠。扇耳豎起。鼻尖聳、臉部五官擁擠。	尾部鬃毛形狀，變化多樣，多作五叉尾狀。毛髮呈誇張螺旋狀。	身體比例不協調，頭大身小。四肢瘦弱。	鈴鐺 綬帶 繡球 玉佩 銅錢 花 磬	寫實甚至誇大	有些會加彩繪線條或上漆。有大陸大量雕刻品運入台灣。

後水頭的北境風獅爺是該村最先遭竊者，目前這尊是由金門頂堡翁姓師傅雕造，形體與早期失竊的石雕蹲踞姿風獅爺造型一樣，應是以此為範本雕造，但整體形狀線條方直僵硬；另1尊東境風獅爺後來也失竊，村民委託大陸師傅雕造，同樣也是以早期這尊蹲踞姿造型為範本，但雕刻線條顯流暢許多。2尊重製都維持該村原有風獅爺的風貌，形象較為古樸，有早期石獅似狗的樣貌。



### 小結

戰地政務前期，金沙區設置的風獅爺，東珩、青嶼、中蘭的風獅爺，都是直接挪用現成石獅，顯示出軍管前期期間，民眾既有鎮煞的信仰需求，但又囿於現實環境的困頓，而僅能以現成實物來替代。

同樣也在戰地政務前期設置的湖下、泗湖、后湖、東村、昔果山的風獅爺，前四個村落原本就有磚泥風獅爺，前三者在民國 38 年（1949 年）被駐軍所毀，〈東村風獅爺〉則不知毀於何時，這些村落重新設置的風獅爺皆是以泥塑來塑造，陳炳容分析，是因為在戰地政務時期要製作風獅爺，較難聘請到石雕師傅，所以才改以磚泥材質來塑造風獅爺，而用磚泥只是非常時期的權宜之計，居民還是認為石雕是較好的選擇<sup>221</sup>。

但在戰地政務時期之前，泗湖、后湖與東村它們舊有的風獅爺即是用泥塑，與官裡、夏墅這些早期就已設置泥塑風獅爺一樣。據調查，位於金寧區的榜林、東洲兩村，它們舊有的風獅爺也都是用泥塑製成。況且早時與大陸互通有無，往來密切，對岸廈門泉州石雕業發達，同時在早期的金沙金湖區也產生了相當多的石雕類風獅爺，為何位於金城區以及靠近金城的金寧區域的部分村落，早期多數一致性地選用磚泥來塑造？又有何原因可解釋早期石雕都集中在東半島的金沙與金湖區域？

<sup>221</sup>陳炳容，《金門風獅爺》，頁 65。

戰地政務後期，民眾的經濟情況普遍好轉，金沙區遭竊的石雕風獅爺，皆以石雕風獅爺重新設置，尤其後水頭 2 尊風獅爺，維持原石材、造型也是與原先蹲踞姿造型一樣，體型也同樣是小型，因此才顯出古樸的面貌；而沙美的西甲風獅爺是從台灣進口，造型風格如同台灣近期的石獅越見繁瑣誇張的樣式；東珩村挪用的蹲踞姿風獅爺，五官與頭部紋飾特徵也同樣有近代石獅的風格。

戰地政務時其製作的磚泥類，皆維持西半島特有的特有的雙上肢平舉前伸及寫實性徵的造型型態；而東半島區的 5 尊石雕類與另 2 尊泥塑者，全都是蹲踞型，無直立姿樣式的出現。

戰地政務時期早、中期製作的 4 尊磚泥風獅爺，從造型上與早期製作的安岐、官裡的風獅爺相比，形體相對簡易，整體的比例也失衡，顯出這時期的風獅爺在工藝技巧上未臻純熟。而晚期製作的石雕風獅爺，沙美西甲的風獅爺樣式誇張繁複，形體配置精確，但線條僵硬且粗率；後水頭的 2 尊風獅爺形貌古樸，北境的風獅爺形狀線條顯方直單調。之後製作的東境風獅爺線條較為自然流暢，樣貌同樣簡單樸素。這時期製作的風獅爺皆呈現較為簡易的雕塑程度，不若早期的風獅爺，造形的雕塑程度呈現出明顯差異。

## (二) 解嚴後村落型與觀賞型風獅爺的造型(1992-2006)

解嚴至今，陸續新增的村落型風獅爺共有 12 尊石雕類及 1 尊磚泥類<sup>222</sup>。唯一尊磚泥風獅爺出現在西半島區域。石雕則有 6 尊位在東半島；5 尊位在西半島；1 尊位在烈嶼。此時期開始出現為觀賞用途而製作的風獅爺，本文分析的對象以置放在公共空間的大型雕塑物為主，其中以政府機構、商業團體委託製作及陶藝家創作的作品為主要說明對象。

### 一、村落型風獅爺的造型

圖表 三-11 解嚴後的村落型風獅爺的造型

<sup>222</sup> 實為 2 尊磚泥風獅爺，但同是東洲村前後期的製作，後續有詳述。

品名	尺寸 (高×寬×深)cm	風格	圖	行政區域/ 設置年代
東村	50×30× 38	上半身挺起之姿，雙前足握住一個大型平面的繡球。人字型開口露齒，扇形耳。佈滿裝飾的卷紋，線條粗率，未顯質感。		金湖  民國 86 年
榜林 1	132×52 ×50	與〈西園 1 風獅爺〉的造形相似 人字型淺開口、吐舌露牙，鼻翼寬大、橢圓眼、眉毛三捲、眉心一卷，耳向後往上揚，臉部神情溫和，胸前項帶掛一顆鈴鐺，右肢持筆、左肢持印、成蹲坐姿。背部鬃毛的紋飾誇張佈滿整背，紋飾排列工整但線條單調。表面處理光滑。		金寧  民國 82 年
官澳 1	228×54 ×60	誇張表現寫實性徵。如人眼，人字型開口、露齒，口上有髭毛，扇形耳向后抿。頸繫鈴鐺。左上肢持令旗，背部鬃毛中分向下排列工整，尾巴三束。頭小身體長的比例。		金沙  民國 84 年
官澳 2	190×56 ×52	造型與官澳 1 相似，惟右上肢持令旗，無性徵。		金沙  民國 84 年

山外 黃海 路邊	180×54 ×48	與〈成功風獅爺〉造形相似。圓眼、淺開口、耳長向下服貼。背部光滑平整無紋飾。頭部、正面佈滿線刻紋飾，左上肢持繡球、右持綬帶，蹲坐姿。四肢細長。表面處理光滑。		金湖  民國 84 年
山外 太武 山出 路口	148×50 ×50	與〈湖下風獅爺〉造形相似。眼呈菱形，有眉骨線，開口微笑狀，耳為半圓形狀。四肢粗短，雙上肢上舉，上下肢的上臂皆以線刻卷紋示意。胸前掛有圓形紋飾。背部光滑平整無紋飾。樣式簡單。		金湖  民國 84 年
田埔	138×66 ×76	與〈後水頭 1 風獅爺〉的造形相似。額頭刻王字，眼圓而凸、鼻頭圓、人字型口吐舌露齒、頷下有對稱卷紋，右上肢持繡球、左上肢持綬帶。表面平整光滑，少裝飾紋飾。		金沙  民國 85 年
后頭	160×56 ×50	與〈成功風獅爺〉造形相似。一字形閉口、眼圓、如人眉、寬扁鼻、耳長向下伏貼。線紋毛髮伏貼、背部平整。左手持繡球、右手持綬帶。採蹲坐姿、性徵葫蘆狀、尾巴五束。全身線刻紋飾、方柱體。表面處理光滑。		烈嶼  民國 80 年

金門 城北 門 2	170×64 ×75	開口人字型、如人眼橢圓形、如人眉形、朝天鼻、耳朵大如扇形、臉部肌理分明。頭上有誇張的螺旋紋、頸部擁擠顯得粗短。左手持帥印、右手持筆（往下）、頸部有項圈。採坐姿、性徵葫蘆狀。尾巴誇張五束、渾圓壯大的身軀、肘部刻有線條。頭與頸之間粗短。表面處理光滑。		金城  民國 87 至 90 年以前
官路 邊	85×35× 36	橢圓形眼、眉呈五個卷形、顴骨突出、開口大笑樣、鼻小、耳朵長並向後伏貼、脖頸粗短。右手持令旗，旗上寫「令」字。左手持筆？、胸前有鈴鐺、項圈。採坐姿、性徵葫蘆狀。頭頸兩頰有捲紋。上肢背後有線刻卷紋、背部對分淺浮雕捲紋工整、筆直而顯僵硬，尾巴為三束毛。表面處理平整。頭與頸之間粗短。		金城  民國 93 年
榜林 2	151×54 ×53	與〈瓊林 1 風獅爺〉造形相似。開口呈一字型，含珠露齒，眉為三個卷形、耳朵向後上揚。頭向左扭轉、脖頸受擁擠顯得粗短。左手持令旗、採坐姿。頭部有突出的螺旋紋、背部鬃毛以中心點對分兩旁為捲紋還有一束束的毛往側身開展。尾巴三卷。性徵寫實。線條粗率、比例頭小身體大、頭與頸之間粗短。表面處理光滑。		金寧  民國 95 年 左右
后沙	161×50 ×50	臉部長。耳尖豎起。眼圓有眼珠。開口露獠牙。由眉至兩頰有卷紋裝飾，額下一束長鬚。頭佈有多粒圓形突起狀。右上肢持三角令旗、左持葫蘆(村民表示)，坐姿。背部鬃毛對稱排列向下。性徵葫蘆狀。尾部三束。頭大身體短。表面處理光滑。		金寧  民國 95 年 12 月安座

解嚴後製作的村落型風獅爺除了〈東村風獅爺〉是近似直立姿，其餘一致性地以直立姿態呈現，已無蹲踞類型的造型選擇。這些石雕直立姿的風獅爺全是由大陸進口，由於現代的電動工具的輔助，不管在切、割、雕、鑿、研磨更爲輕易，佈局精確，工作速度也加快，不若傳統工具雕鑿費時。但傳統工具雕造往往更能展現出細緻的雕工。依據《台灣廟宇石雕與泥塑工藝表現形式之比較研究》作者訪問石雕師傅有關傳統與現代的雕刻工具與技法的差異，表示傳統工具與技法雕造的表面較粗，但感官柔和、流線美，多用背稿的學習方式，技法紮實，表現形式與風格易受派別限制，著重精神、意涵的表達；現代的雕刻工具，則將表面處理得細膩光滑，難以凸顯出個人風格，技法多元，注重寫實、比例與透視<sup>223</sup>。從這些運用現代雕刻工具雕造的村落風獅爺的造型來看，皆能呈現精準的佈局，表面處理得光滑平整，但難顯個人雕工的特點。有些造型完全模仿早期的石雕和磚泥類風獅爺，缺乏創意表現。各尊雕造雖精細，但精神氣韻的表現都不如早期雕刻精緻者的生動有神。

從晚近製作風獅爺的情形，可以了解村落風獅爺的造型樣式多是經由石雕師傅與該村廟宇神靈指示共同決定，如官路邊風獅爺的設計者張輝權師傅表示：「我們先畫稿設計，給大陸那邊做，是以瓊林風獅爺的頭，西園風獅爺的身體去做變化。風獅爺的尺寸、身高、手持物、座向都是由該村的王爺指示」。風獅爺的尺寸大小，安岐村許嘉怡石雕師傅也表示是要看村落需要多大，再去挑尺寸。其經手的官澳村 2 尊風獅爺，當時是由許師傅開寸白<sup>224</sup>，提供該村王爺選擇，再委請大陸師傅打造。由現代製作的情形可

---

<sup>223</sup>溫知禮，《台灣廟宇石雕與泥塑工藝表現形式之比較研究》(屏東師範學院視覺藝術教育研究所 碩士論文，2002)，頁 120-121。

<sup>224</sup>古早魯班尺上面有兩種寸白，一種是文公尺，一種是丁蘭尺，前者用於陽宅等，後者用於陰宅等。風獅爺的尺寸是用丁蘭尺的寸白，丁蘭尺的字白有十字：財、失、興、死、官、義、苦、旺、害、丁。尺寸的選擇必須取吉的寸白，避凶的寸白。如尺上爲紅字的財、興、官、義、旺、丁字，是好的寸白；失、死、苦、害等字都不行。一個字白稱一寸等於 3.8 公分，一般都會取一字白的頭跟中間數，避開字尾數，因字尾接近不好的字白。根據安岐村許嘉怡石雕師傅說明。(96/8/8)

知風獅爺的體型大小、配飾物的樣式多是由村落決定。

圖表 三-12 解嚴後塑造的東洲風獅爺

品名	尺寸(高×寬×深) cm	風格	圖	所在區域 設置年代 功能
東洲	134×60×53	眼睛與耳朵模擬人的形貌，張著大口、雙目睜大，展現威嚇的氣勢，臉頰並塑出因張口牽動嘴邊的肌肉線條，四肢的結構及樣式與典型的磚泥類風獅爺一致，背部有誇張而繁複的鬃毛。似人眼、鼻朝天、開大口、嘴似人嘴、耳似人耳、嘴巴周圍有摺紋。雙上肢向前伸、胸前掛有刻有合境平安的銅錢、四肢由一截一截的塊面組成。性徵明顯、尾巴像獅子尾巴，背鬃繁複。身形渾圓壯碩。		金寧  約民國 91 年左右重新塑造
	130×66×106	該村最早是用磚泥製(第一代，見圖)，因身軀損毀，尤其是尾巴最嚴重，因此，從台灣請泥水師傅來用水泥灌模重作一尊，但這尊(第二代)太像獅子，該村村民不甚滿意，村民還是比較喜歡第一代的造型，因此後來又去大陸印模回來，將造型作成第一代的樣式 <sup>225</sup> 。		這尊是民國 84 年製作的東洲風獅爺，已由上一尊替代。 圖來源：楊天厚、林麗寬

此區長期以泥塑來塑造風獅爺，即使是因戰地政務時期，有石匠缺乏或經濟情況不允許等現實條件存在，而不得不用泥塑。不過，像戒嚴末期到解嚴後，許多村落都有管道向台灣與大陸訂製石雕的風獅爺，但目前這尊〈東洲風獅爺〉(此村最早風獅爺也是磚泥製)，還特別去大陸製模型，運回金門用水泥灌模。其造型與早期的磚泥製的風獅爺一模一樣，同樣的臉部特徵、維持上肢平舉、四肢由塊狀組成的造型。另外如筆者訪談官裡村的村民時，適巧，該村磚泥風獅爺因破損多年，官裡村在民國 96 年重新

<sup>225</sup> 東洲村村民報導。(96/7/10)

修補該村風獅爺，由金城鎮公所補助底座的費用，本體部分則由該村廟的基金裡撥出。全部經費預計三萬元。同樣要用泥塑還原，即使有外人表示大陸的石雕施作很便宜又方便，但該村堅持維持原材質原貌，並聘請台灣泥塑師傅來修補<sup>226</sup>。同樣在安岐村，在觀光局的經費補助下，也於民國 97 年 1 月至 4 月之間重新整修完畢，地方村老說原本觀光局官員提議以石材作全新的較耐用，但該村村民仍堅持要維持原有的磚泥風貌，並由金門當地有古蹟修護牌照的師傅施作<sup>227</sup>。由金城、金寧區早期、戰地政務時期，甚至解嚴後重設的〈東洲風獅爺〉及官裡、安岐村的風獅爺堅持用泥塑修補的例子，似乎說明有更多可能是因此區長期以來，固定的造型表現及情感認同，已建立起一種傳統。

不過，解嚴後，西半島區域鄰近東洲的榜林村，早期的磚泥風獅爺在民國 38 年遭毀後，民國 82 年重新設置是選擇自大陸進口的石雕風獅爺。再加上晚近新設立的官路邊風獅爺，材質區域化的明顯特點，在解嚴後的村落已逐漸無明顯區分。

## 二、 觀賞型風獅爺的造型

圖表 三-13 觀賞型風獅爺的造形

品名	尺寸(高×寬×深) cm	風格	圖	所在區域 設置年代 功能
泗湖 浯江 陶藝 門口	240×100×100	水泥 體型壯碩，臉部眼鼻如人形，一字型開口微笑樣，上肢所持配飾物以簡單的綬帶、繡球或元寶來裝飾，身上的色彩繽紛，用葫蘆來表現性徵。在口中裝上噴水口，做為戶外造景。		金城 陶藝家王明宗所塑。位在浯江陶藝館門口

<sup>226</sup> 官裡村村民許燕樂(61 歲)報導。(96/7/25)

<sup>227</sup> 安岐村村民報導。

鼎鼎軒陶坊門口	190×130×128	水泥 體型壯碩，臉部眼鼻如人形，一字型開口微笑樣，上肢所持配飾物以綬帶來裝飾，身上的色彩繽紛，用葫蘆表現性徵。		金寧 吳鼎信設計。位在鼎鼎軒陶坊門口
鼎鼎軒陶坊門口	100×50×76	水泥 蹲踞姿。在口中裝上噴水口，做為戶外造景。		金寧 吳鼎信設計。位在鼎鼎軒陶坊門口
浯江飯店廣場	220×70×66	體型非常壯碩，臉部刻畫出石獅的特徵，裝飾紋飾如額下鬃毛、背鬃等都很工整但線條的舒張過於呆板。寫實性徵特別誇張突出，雖然表面光滑平整，但細看雕刻線條甚粗率。		金城
機場右前方	295×83×83	體型非常壯碩，臉部刻畫出石獅的特徵，裝飾紋飾如額下鬃毛、背鬃等都很工整但線條的舒張過於呆板。寫實性徵特別誇張突出，雖然表面光滑平整，但細看雕刻線條甚粗率。		金湖
機場左前方	300×90×90	體型非常壯碩，臉部刻畫出石獅的特徵，裝飾紋飾如額下鬃毛、背鬃等都很工整但線條的舒張過於呆板。雖然表面光滑平整，但細看雕刻線條甚粗率。		金湖

機 場 3	1200×440×400	體型巨碩。頭刻「王」字，眼睛如人眼突出，眉為三卷紋，口呈一字型吐舌露獠牙，耳尖而挺起。額下有卷紋裝飾，胸前鑲一鈴鐺，上肢似人手，左上肢持令旗，右上肢持帥印，下肢蹲立。下肢間繫一葫蘆。體型巨大，以石塊拼湊成形體，		金湖
----------	--------------	---	---	----

目前製作的觀賞型風獅爺的材質有石雕與水泥兩種。觀賞型的石雕類，全是政府或飯店委託製作，作為觀光、商業用途，成為顯現地方文化特點的代表物，全選擇以直立姿型態呈現；水泥製者，是陶藝家的創作，除伯玉路 1 尊是蹲踞姿外，其餘皆是直立姿。觀賞型的性徵樣式的表現，石雕製者與解嚴後的村落型一樣都是誇張寫實；陶藝家的泥塑創作則較含蓄以葫蘆狀表現。觀賞型的體型多高大壯碩，配飾物更是多變化，有繡球、綬帶、令旗、印、錢、元寶、葫蘆、筆等。

### 總結

金門村落型石雕類風獅爺基本維持一般石獅的頭部與裝飾特點，如瞠眼、口寬大露齒，額下有鬃毛，頸繫鈴鐺或持繡球等基本配飾，並刻有背脊鬣毛等。肢體身軀的樣式都不像北方獅那樣充滿力量與飽滿雄壯，偏向南獅較秀氣的圓筒身形及細小的肢體。整體上重裝飾紋飾的表現與南獅的風格頗為一致。

依台灣清代早中晚期的廟前石獅的各部位的造形特徵來對比，多數蹲踞類型的造型特徵符合清代早期以前石獅風格的頭部與毛髮伏貼的特徵。惟沙美的五挑有很明顯符合清代中期以後的造形樣式。但這些造形如同一般石獅樣式或略具石獅雛形的風獅爺，能雕造出精緻者少，較多的是雕刻簡易或甚粗糙者。

29 尊的直立姿風獅爺，有 15 尊為簡易柱狀體類型，多是平整表面，軀體缺乏結實的體積感，形體完全限制為一圓柱體或方柱體，但其中亦不乏

能顯出精湛雕工、具美感的作品，但也有雕刻線條稚拙簡單，形體簡易者。而僅有 9 尊的肢體表現出漸突出柱體表面的肌肉實體感，或體態有扭動之勢，整體呈現雕刻精細之作。直立姿中有少數幾尊能明顯顯現出清代晚期石獅的造型風格發展，如浦邊、東溪及陽翟會山寺前的 4 尊風獅爺的造型，雕刻繁複，紋飾越見誇張突起、臉部五官擁擠、人型口等都與清代晚期的廟前石獅的風格發展相似。

早期磚泥類風獅爺隨所在區域的不同，在造型上也顯現出差異。指出早期的磚泥類風獅爺與鄰近村落風獅爺造型的雷同，會受到區域性的影響。西南區的金城、金寧區域的磚泥風獅爺，則都是雙上肢平舉前伸的肢體動作，也都有寫實性徵的形式。但同樣是金寧區範圍的后盤山村，村落位置離西南區的磚泥風獅爺較遠，該村為在島西北區近中部內陸區，反而與中部的瓊林村的石雕坐姿風獅爺造型一致，位在島東半島的塔后、陽翟村會山寺後方的風獅爺亦是與該村附近的村落的石雕類風獅爺造型相似。

在民國 38 年以前設置的風獅爺，石雕製品目前留存的 49 尊，就有 46 尊是位在金門東半島的金沙、金湖區域內；只有 3 尊位在西半島的金城、金寧區域<sup>228</sup>；磚泥製品目前留存的 6 尊，西半島區域就佔 4 尊；東半島則有 2 尊<sup>229</sup>。這時期在材質上有明顯的區域集中現象。戰地政務時期設置的風獅爺，磚泥與石雕類風獅爺的增設，同樣也維持早期各自在西半島及東半島集中的現象。

戰地政務時期與解嚴後製作的風獅爺的造型風格也都顯見台灣近期的石獅造型越見誇張繁瑣的樣式。東半島區的 5 尊石雕類與另 2 尊泥塑者，全都是蹲踞型，無直立姿樣式的出現。此時西半島製作的 4 尊磚泥類，皆

---

<sup>228</sup> 若包括民國 38 年以前有設置但已於戰時遺失的石雕風獅爺：金沙區 3 尊；金湖區 1 尊；金寧區 1 尊；金城區 1 尊。將這些遺失的風獅爺列入計算，東半島又增加 4 尊，西半島僅增加 2 尊，石雕類同樣多數集中在東半島。

<sup>229</sup> 若包括民國 38 年以前有設置，但後來受損或遺失的磚泥風獅爺：金寧區 6 尊；金城區 2 尊；金湖區 1 尊；烈嶼區 1 尊。將這些遺失的風獅爺列入計算，西半島則多增加 8 尊，東半島僅增加 1 尊，磚泥類多數集中在西半島。

維持西半島特有的雙上肢平舉前伸及寫實性徵的造型型態。

解嚴後設置的風獅爺有傳統的延續也有新的變化：

解嚴後，唯一以水泥塑成的東洲風獅爺，延續金城、金寧區長期以來固定的造型型態。但在早期與戰地政務時期設置的磚泥與石雕類風獅爺，各自集中於西半島及東半島的現象。在解嚴後，西半島區新設置的風獅爺多數以石雕製成，材質區域化的現象已不明顯。

而西半島的金城、金寧區域的磚泥類皆是以寫實性徵來表現，而且此類的性徵形狀皆與金城的小古崗石雕直立姿風獅爺的性徵形狀非常相似；而東半島的金沙、金湖區域的石雕類蹲踞姿或直立姿多數沒有顯示性徵，唯有西園與成功的風獅爺及採坐姿、持令旗的瓊林、下蘭、西吳、斗門、瓊林的風獅爺有性徵顯示，但都是在下肢間以葫蘆形狀隱約表示，而東半島區也僅有金湖區的塔后村的磚泥類風獅爺有寫實性徵表現。早期風獅爺的性徵形式的表現，顯現出區域上的差異。而解嚴後製作的風獅爺則不受區域的限制，各區域的雄性性徵都以極誇張寫實手法來表現性徵。

解嚴後出現的風獅爺，不管是村落型或觀賞型，幾乎是以直立式姿態為主流。但在早期（明清時期）到戰地政務時期，類一般石獅造型的蹲踞姿及當地特殊的直立姿態，兩種姿態是平行發展。對於後期有大量直立姿造型出現，蹲踞姿則無持續性的發展。顯示出後期對風獅爺的形式逐漸產生特定形象的價值認同。

## 第四章 村落風獅爺的造型與聚落之關係

金門村落型風獅爺的數量，目前共有 78 尊。78 尊的村落型風獅爺依材質分類，石雕類有 66 尊，磚泥類有 12 尊。

針對民國 38 年以前設立的石雕風獅爺，目前留存的共有 47 尊，磚泥類則有 6 尊，總加起來有 53 尊的數量，佔目前所有總數的大多數。早期建置的風獅爺，造形精緻者固然有，但雕塑粗糙簡易者也不少。石雕造型精緻或簡易，決定於匠師的技巧成熟度與構圖配置的美感能力，除了決定於匠師本身的能力外，也受到外在環境條件的因素影響，如吳厝村的石匠張輝權表示：「現在是有製圖，畫個圖案依此來雕；以前不是，要打一尊風獅爺，就很不一定，要看雕刻師傅的功力，精緻或粗糙的造型就看師傅的功夫好壞。不過，也有根據出資者的經濟能力，看有多少錢就打出等質的形體出來。資金有限的，就打出一個大概形體就可」。石雕師傅的實際經驗指出，石作雕造的精簡程度，必須考慮委託者出資的多寡來決定作品雕造的程度。出資若充裕，匠師就有充分的發展空間；出資若有限，雕刻的形體相對會簡單許多。

但雕造風獅爺又有不同於一般石獅雕造的情形。一般石獅是出現在寺廟門口、宅第門前、牌坊、公園、橋頭，或是作為墓前的象生等，大多時候，石獅是成為整體建築設計中的部分構件而被雕造。通常能夠建造這些建築，還雕飾石獅等作為裝飾、或有辟邪作用或權勢象徵等，都需要有足夠的資金才有辦法建置。

但雕造風獅爺是出於風水信仰的需求，有攸關村民生命危機的迫切需要，即使在艱困環境下也必須去完成的。如湖下村在民國 38 年以前原在今湖埔分校旁有 1 尊風獅爺，遭軍隊損毀後數年，靠近已毀風獅爺一帶陸續發一連串男丁死亡或罹患怪病，村民請神問卜後，解釋在風獅爺這一帶有

風煞作祟，因此即使在民國 43 年時戰事仍處緊張的狀況下還是務必設立 1 尊泥塑風獅爺以鎮風止煞。早期聚落設置風獅爺皆有很明確的需求背景，尤其是設置為鎮風煞的風獅爺，一種能驅除生活中的危機感而必需設置的辟邪物，在居民的信仰觀念裡與對環境的認知來說，是有迫切性的，而必須想辦法去解決的，以免生存一再受到威脅。

因此當環境裡有安置風獅爺來鎮煞辟邪的必需性時，即使是簡陋形式的石獅，僅是一塊方形或三角形體的石塊刻出基本輪廓，不過只要與認知的方口露獠牙、戴鈴鐺的石獅基本面貌有類似性，還是能被認同是具神力的風獅爺，這一點從許多簡易形式的風獅爺在各聚落中的敬拜活動頻繁得到應證。這些基於觀念或精神上的實用需求而雕造的簡易或甚粗糙的風獅爺，顯示村民著重內在信仰的需求更大於對形式的要求。

風獅爺的雕塑，因屬於村落公設的辟邪物，在早期，有關整個聚落的信仰活動的經費來源，都是向各家戶收取「人口錢」或是添緣(自由捐獻)來籌資。因此當聚落裡有感生存受到威脅而必需雕造風獅爺時，這時，該聚落的戶數或人口數的多寡，或是聚落的經濟發展情形便成為能出資多寡的關鍵，而聚落能出資多寡便會影響到風獅爺造形雕塑得簡易或精緻。因此本文從聚落的經濟條件、人口規模來看與風獅爺的造型精簡之間是否能呈現出某種規則性的關連。

另外，早期的金沙金湖區的聚落多以石材來雕造風獅爺，而金城與金寧區域的村落多數選用磚泥來塑造，文中從聚落區位的地理資源條件解釋早期在東半島的金沙與金湖區域的聚落多選用石雕，西半島的金城金寧區的聚落多數選用磚泥的現象。

在民國 38 年以後，金門歷經了國共戰爭，兩岸交通斷絕，聚落的經濟、生產的條件，島內的交通條件等都不同以往。民國 81 年金門戰地政務解除，社會、經濟結構發展也有別過去，不再侷限於傳統的聚落經濟模式，物資的供應也不只仰賴於台灣，與大陸的交易往來日益頻繁。從軍管期到解嚴

後，陸續仍有聚落設立風獅爺，在經濟環境與生產條件的改變下，風獅爺的造形與聚落規模、材質與聚落區位之間的關係是否也有別於過去？

解嚴後出現的觀賞型風獅爺，由於非來自聚落居民所出資製作的產物，而是由政府機構、企業團體委託執行或陶藝家個人的創作，無法從觀賞型的雕造程度來與聚落之間作連結，因此本章僅以村落型風獅爺為主要探討對象。

## 第一節 風獅爺的造形與聚落規模(民國 38 年以前)

民國 38 年以前各聚落設置的村落型風獅爺，目前留存有 53 尊。其中 47 尊的石雕風獅爺的造型，有精緻或簡易，或甚粗糙者僅在方型石材上雕出五官、四肢的簡易線條。6 尊的磚泥風獅爺的造形有體型大小、細膩簡易之別。筆者從經濟因素切入，來瞭解影響早期風獅爺的造形精簡度的現實條件有何？

### (一) 金門聚落的區域經濟環境

早期金門聚落皆是自給自足的經濟發展，相當仰賴自然條件，如清末《金門志》記載：「近山者多耕，近海者耕而兼漁<sup>230</sup>」。經濟生計主要是以農漁為主的初級生產，生產的雜糧作物，漁獲等除自用外，若有剩餘便可與大陸內地或在金門本地他村進行交易。金門當地又因各區域的生態條件不同，而有生產資源多寡的差異。因此，早期的聚落經濟繁榮與否與聚落所在區域的生態條件極為相關。

由於近海的聚落提供了除農耕以外的生產活動，能滋養的人口多，因此近海的聚落規模普遍大於內陸聚落。其中近海的聚落又以位在金門北部沿岸的聚落資源最豐沛，與大陸的經濟交換頻繁。涵蓋的區域範圍是沿著北海岸一直延伸到後浦、水頭一片稱為「內江」的海域，是正對著大陸沿岸的海域。位在內江沿岸的聚落，從大金門島的東北起有官澳、洋山、

---

<sup>230</sup> 林焜燿，《金門志》，頁 394。

劉澳、浦邊、瓊林、后沙、安岐、古寧頭、湖下、水頭<sup>231</sup>。此沿岸的聚落因最接近大陸，與對岸往來十分便利，明清時與大陸對渡頻繁的十個渡口，都是位在這一帶的聚落，因此這些聚落與漳泉等地進行經濟交換十分頻繁。另外因「內江」海底較淺，承接兩岸河流，故含有豐富的有機質，有利於沿此岸集居的聚落居民養蚵及菜礁的採集。且古代適於生鹽的產地多位於舊十七都的海域<sup>232</sup>，即現在島東北部沿海。如浦山里有過去曾有從劉澳至浦邊之間的潮埔地闢有鹽坵，民初尚在；西園里的內海也有海鹽的生產；官嶼里的官澳的海埔地亦曾闢鹽田<sup>233</sup>。因此沿著「內江」區域的聚落居民唯生方式多樣，能夠贍養的人口數也高過於島內其他區域<sup>234</sup>。

島東到南部兩側都是面向外海的「外江」，外江沿海地帶的聚落，從東北的青嶼、山后、碧山，一直往南至新頭、湖前，往西到成功、歐厝、古崗等沿岸的聚落，多是田不足耕，以漁業為主要的經濟活動。沿著「外江」的東部海域是礁岩地形，礁石適合赤菜與紫菜的生長。尤其這片海域所產的赤菜產量佔全島的 5 分之 4，品質最為優良，居民往往可經由廈門外銷到香港，由此換取現金，便可與他村交換所需物資。因此菜礁的採集是沿著東部海域的聚落最大宗的經濟來源。但由於島東的生存資源有限，海洋資源便顯得極為重要，早期島東這一片由北至南的海域的菜礁採集權，分別屬於碧山村陳氏族人、內洋村與大地村的吳氏族人、溪邊和下湖與溪邊還有料羅及庵邊的呂氏族人所有，並非可共享之海洋資源。而島南部沿著「外江」的海域則是沙質海域，自古盛行牽罟活動。此海域範圍同樣也有各姓氏所屬的海權領域，清楚記載於該族族譜裡，如湖前陳氏、陳坑陳氏、瓊林蔡氏、歐厝歐陽氏與古崗董氏族人等，皆有專屬的南部外江沿海的海權

<sup>231</sup> 李錫祥，《金門地區血緣聚落的社會空間組織》，頁 105。

<sup>232</sup> 同上註，頁 11、52。

<sup>233</sup> 楊天厚、林麗寬總編纂，《金門縣金沙鎮志（上冊）》（金門縣金沙鎮公所，2002），頁 155-156、173-174、181-186。

<sup>234</sup> 李錫祥，《金門地區血緣聚落的社會空間組織》，頁 46、49。

範圍<sup>235</sup>。

島東與東南部，此地區農地貧瘠，除了像沿「外江」海域又握有海權領域的聚落可藉由海洋資源提供該族經濟的來源之外，其他聚落居民的生活處境都格外顯得艱難。金沙金湖區域裡，以獅山、五虎山、鵲山、太武山一帶以東的區域，被當地耆老稱為「過東區」，也有一說是「太武山經陽翟、碧山、到山后這一條線以東（應是以南）的地帶，包括內洋、溪邊、料羅、新頭至山外一帶，稱為『過東』或『過東勢』<sup>236</sup>」。而這條線以西（北），則是官澳、西黃、沙尾、斗門及六甲一帶，俗稱『過西』，環境條件較佳。早時還有俗語說道：「要嫁過西一抱（叢）芒，不嫁過東一個人」，或是「向東一則岸，不如向西一支菅」，還有「要嫁過西作習人，毋嫁過東呂宋客」等，都說明了過西的農地肥沃、維生條件多樣，以致生活較為優渥；過東的農地貧瘠、居民多需出洋或出海捕魚維生，生活環境較為困苦之意<sup>237</sup>。

李錫祥也指出東南部一帶，北起內洋南至白龍溪，為一片沙丘地，其東面及東北面無山勢擋風，長久受到風害所苦。土壤又都是砂土與裸露的紅壤土，前者沙層厚，保水保肥力差，後者表土薄，腐植質少。這一帶少雨，強風又使水蒸發量大，地質條件比太武山之西差，農業用水條件也不佳。此區位的生態條件太惡劣，導致此區的維生條件與西部、東北部不同，生計活動主要靠漁撈活動維生<sup>238</sup>。生態條件的空間差異，太武山以東和以西的聚落規模存在極大的落差。

明末時，洪受即描述了島西、東北、東南有地利的落差，又以島東南部的生活環境最為艱困：「夫浯洲三都，…。十八都在太武山之東，十九都在太武山之南濱海皆為溶沙，絕無生鹽之地，自古以來，未有二都盡為鹽壤者也。十七都在太武山之西，其出鹽之地，大率亦居其半…」<sup>239</sup>「至若以漁

<sup>235</sup>李錫祥，《金門地區血緣聚落的社會空間組織》，頁 106-117。

<sup>236</sup>黃振良，《蠔鹽之鄉話西園》（金門縣金城鎮：金縣府，2000），頁 15。

<sup>237</sup>同上註。

<sup>238</sup>李錫祥，《金門地區血緣聚落的社會空間組織》，頁 42

為業者，三都之民，雖皆有之，然其地利不同，生計亦異。論至艱苦者，惟十八都為甚；蓋此都徧地飛沙積壓，下戶之民，無尺寸田地者，十有八九也。其生計所賴，專在於漁，故常窮日夜之力，而直抵於汪洋之區…<sup>239</sup>」。

島的西南區，即今日的金城鎮，早期是屬於明清圖里的十九都範圍，兩代的政治中心與最繁榮的市場皆位在此區。明代為防倭寇侵擾，在金門城構築千戶所城，金門城便成為軍事與政治要地，由於眾多的駐軍與軍眷移入，使金門城的人口遽增，因而帶來龐大的消費人口，促進了該地的商業發展，也吸引更多人口的湧入<sup>240</sup>。但清初遷界，墮城毀屋，金門所城遭受嚴重的破壞，此後，政治與商業的中心便轉移至後浦，同樣也吸引了眾多人口聚居於此。

相關資料調查分析，金門能擁有豐沛山海資源的聚落，通常是較早遷移到金門定居的氏族。另外，當聚落在爭奪生態資源時，科舉社群也扮演關鍵角色。因明代時，是金門人中科舉進士最多的時期，這時也衍生出「山海歸士府」的風氣，凡聚落有官宦之家，便能佔有近地山海之利，直到清代此風不減<sup>241</sup>。因此，明清時聚落若有官宦之家，對於生存資源的爭奪也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

金門早期聚落因區域環境的自然資源豐沛與否，而會有不同等的經濟發展程度。擁有豐沛資源的聚落，居民的生產活動多元，可滋養的人口愈多，聚落規模也會相形茁大；缺乏自然資源的聚落，謀生不易，能供養的人口便少，聚落規模相對也較小。筆者依金門地區各區域的生態條件的不同，劃分出北部內江沿海、外江沿海地帶、中部內陸區、過東區、西南區五個區域，如此可以從聚落所在的區域，來了解該聚落經濟發展的條件。以便探討風獅爺的造形雕刻精簡，與風獅爺所在聚落的經濟發展程度、聚落規模之間，是否能呈現出受到聚落的經濟條件、人口規模的影響，而使

<sup>239</sup> 洪受（明）著，吳島校釋，《滄海紀遺校釋》，頁 118-119。

<sup>240</sup> 陳炳容，《金門城》（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1998），頁 22。

<sup>241</sup> 李錫祥，《金門地區血緣聚落的社會空間組織》，頁 62。

造型有雕刻精細粗簡不同程度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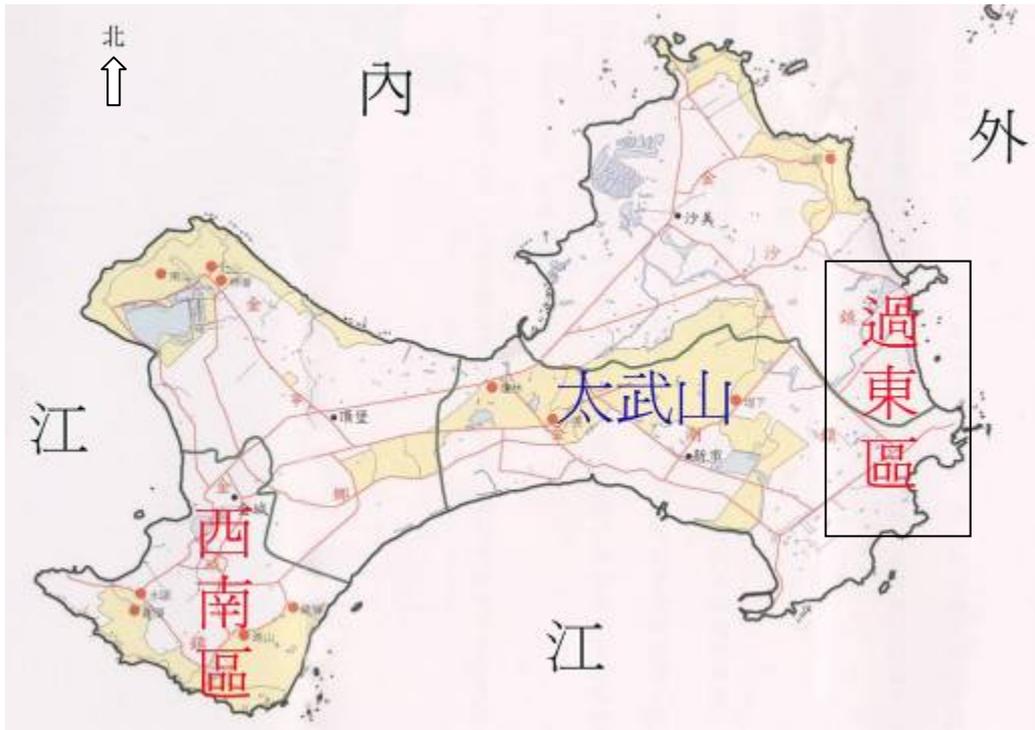


圖 四-1 依早期的生態條件劃分的區域圖

地圖來源：92 年內政部金門國家公園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計畫書

## (二) 風獅爺的造型與聚落規模之關係

風獅爺的造型精簡與聚落規模、經濟發展之間是否能呈一正比關係，文中將從民國 38 年前的風獅爺的造形精細粗簡、體型大小、數量與聚落規模之關係以表格呈列，而後再行整理分析。其中，民國 38 年以前設置的風獅爺，設置年代多不可考，早期的聚落規模亦無從考據，對於聚落規模的依據，分別將以民國 44 年為止與 46 年為止的戶數統計作參考數據，並配合文獻資料中有關各聚落早期的規模發展與經濟的描述，並從聚落所在的區域提供的資源條件，還有該聚落是否有科舉之士，及訪談村中耆老等來作交叉判斷。

### 一、 雕塑粗簡與聚落規模之關係

表格 四-1 雕刻粗糙或簡易者的風獅爺

品名	雕工	尺寸 (高×寬×)	聚落的風 獅爺總數	聚落規模(戶數)	區域

		深)			
東山	頭與身的比例不協調,身體有些歪曲,雕刻簡易	66×28×3 0 小型	1	○ 內洋 56 戶 ★ 內洋 62 棟 內洋村分內洋、東溪、東山三村。該風獅爺僅屬東山。東山為小型聚落。 ▼村名最早見於清圖里。昔時村民多出外討海維生。	東部 過東區 近海
東沙尾	雕刻簡易,形象樸拙	74×30×4 8 小型	1	○ 8 戶 極小型聚落 ○內洋鄭氏於明朝末年來活,派下分衍至東沙尾。	東部 過東區 內陸
下新厝	雕刻簡易,五官與肢體的輪廓線雕飾自然流暢	94×46×3 0 小型	1	○ 11 戶 ★ 11 棟 極小型聚落	東部 過東區 內陸
溪邊	雕刻簡易,表面光滑平整,稍有肌肉起伏狀,樣式質樸	90×50×4 5 小型	1	○ 55 戶 ★ 64 棟 中型聚落	東南部 外江沿海地帶
下湖西郊	漸脫離簡易圓柱狀。形體的輪廓修飾圓潤,裝飾線條簡潔流暢。下半部殘餘石塊,下肢懸空,未能更具像	188×60× 80 大型	2	○ 30 戶 ★ 30 棟 小型聚落	東南部 外江沿海地帶
下湖東北郊	雕刻簡易,表面平整,形貌稚拙	80×36×3 4 小型	同上	(承上)	同上
陽翟村南斜坡旁	不規則的形體,構圖配置不協調,五官、肢體與紋飾的線條顯稚拙	128×70× 50 中型	4 尊	○ 39 戶 ★ 59 棟 中型聚落	東北部 內陸
陽翟聚源廟前	漸脫離簡易圓柱狀,但四肢與身體接合不順暢。線條簡單、形貌樸拙	98×30×3 0 小型		(承上) ▼該村有千年以上的歷史。	同上
東蕭	雕刻簡易,形貌樸拙	64×28×2 2	1	○ 14 戶 ★ 15 棟 極小型聚落	東北部 內陸

		小型		▼村名在明圖里已出現。	
西吳	雕刻簡易，線條樸拙	99×36×3 3 小型	1	○9戶 ★8棟 極小型聚落 ▼明末清初建村。村小人少，自古以來，該村婚喪喜慶皆與鄰村互動密切。清末民初，出洋者眾，時族裔生計多賴僑匯。	東北部 內陸
下塘頭	雕刻粗簡、形體簡略、略帶裝飾性	80×44×5 0 小型	1	★2棟 極小型聚落。 ◎▼明末自永春來居，相傳鼎盛時有20、30戶。明末有卓碧泉，為崇禎庚辰科（1640）進士。	東北部 偏中間 的內陸
劉澳	形貌古樸。為廟前石獅樣貌	86×60×3 6 小型	1	○24戶 ★29棟 小型聚落	東北部 內江沿 岸
呂厝 1	以浮雕與線條在表面刻出簡化的軀體與臉部，有古樸的樣貌與裝飾性	134×42× 114 中型	2	○28戶 ★25棟 小型聚落	東北部 內江沿 岸
呂厝 2	形體簡單，臉部雕刻漸細微	86×30×3 0 小型	同上	同上	同上
何厝 田厝 尾	雕刻簡易，形貌樸拙	40×26×2 4 極小型	共3尊 （遺失1 尊在田厝 尾的風獅 爺	○61戶 ★61棟 中型聚落	東北部 偏中間 的內陸
何厝 田前 甲	雕刻簡易，形貌稚拙	76×30×2 4 小型	同上	同上	同上
斗門	雕工簡易，形象樸拙	118×40× 36 中型	2（其中1 尊已失）	○89戶 ★72棟 中型聚落 ○陳氏於宋末來居	東北部 偏中間 的內陸
下蘭	雕刻的線條生硬稚拙。雕工簡易，	106×38× 40	1	★37棟 小型聚落（此棟數是與中蘭	北部 內江沿

	形象樸拙	中型		合為一村的計算，中蘭人口較多，下蘭應更少棟數）下蘭村為瓊林蔡氏族親。	岸
瓊林西南角	雕刻簡易，形象古樸	118×36×36 中型	2 尊	○ 220 戶 ★ 252 棟 極大型聚落 ○ 蔡氏於宋末來居	北部內江沿岸
磚泥					
塔后	型體較圓潤，下肢有明顯肌肉塊狀。臉部五官與背部紋飾線條顯稚拙。	88×44×52 小型	1	○ 32 戶 ★ 30 棟 小型聚落 ○ 陳氏於宋朝未定居湖前，其派下分衍至塔后。	東南部偏中間的內陸
陽翟會山寺右後方	五官輪廓甚為稚拙的線條，身上紋飾較為簡易	154×46×50 大型	4	○ 39 戶 ★ 59 棟 中型聚落 ▼ 該村有千年以上的歷史。	東北部內陸
后盤山	五官肢體等輪廓線皆扭曲歪斜。形體頗為簡單	200×79×60 大型	1	○ 55 戶 ★ 52 棟 中型聚落	西北部偏中間的內陸
夏墅	形體表面平整樸素，輪廓線條生硬，形貌稚氣	140×76×96 中型	1	○ 13 戶 ★ 22 棟 小型聚落	西部內江沿岸
<p>尚有未納入探討的雕刻簡易者，如下：</p> <p>〈頂蘭風獅爺〉不納入之因：因村落早已消失，無從知道聚落規模。</p> <p>〈小浦頭風獅爺〉不納入之因：☆約民國 36、37 年自別村迎請而來。原非該村產物。</p> <p>〈後浦頭風獅爺〉不納入之因：同上。</p> <p>〈夏興風獅爺〉不納入之因：☆因目前這尊被土掩埋直至民國 80 出土。從型製來看，早期也可能是私人設置的牆垣型風獅爺。</p> <p>〈安民風獅爺〉不納入之因：原位在「三間厝」，但民國 38 年以前就已廢村<sup>242</sup>。</p> <p>〈金門城北門 1 風獅爺〉不納入之因：原為迴向殿廟前廟埕兩旁的一對石獅中的 1 尊，非村落型風獅爺。</p>					
<p>☆資料來源：楊天厚、林麗寬的《金門風獅爺與辟邪信仰》</p> <p>○ 民國 39-44 年度的戶數資料：李錫祥，《金門地區血緣聚落的社會空間組織》抄錄自金門行政公署戶籍登記簿</p> <p>★資料來源：許如中（1959）的《新金門志》，各村居住棟數是據縣政府於民國 46 年底為</p>					

<sup>242</sup>安民（古名西洪，早期原包含「頂洪」、「下洪」、「三間厝」三個區域，吳秀嬌，〈話鳳山的滄桑·譜西洪的願景〉，頁 61。

止的統計資料

◎資料來源：《金門縣志》氏族源流

▼資料來源：《金門縣金沙鎮志》

依上一章節針對民國 38 年以前的風獅爺的造型分析，將樣式中雕刻技巧較簡易以及形貌較為樸素的風獅爺歸為本節所指的雕塑簡易及粗糙的類型，符合此分類標準大致共有 19 尊的石雕類與 4 尊的磚泥類。以下再將這類造型粗簡的風獅爺依聚落規模大小分類。

表格 四-2 造型簡易或粗糙的風獅爺簡表

聚落規模	品名（體型/該村總數）	區域	
極小型 20 戶以下	下新厝 (小)	內陸	過東區 (東)
	東沙尾 (小)		
	東山 (小)	近海	
	東蕭、西吳 (小)	內陸	東北部
	下塘頭 (小)	內陸	東北部偏中間
小型 20-50 戶	下湖 1 (小)、下湖 2 (大, 實體 為中型, 下半部殘留石塊)	近海	東南部 外江沿海地帶
	劉澳 (小)	近海	東北部 內江沿岸
	呂厝 1 (中)、呂厝 2 (小)		
	下蘭 (中)	近海	北部內江沿岸
中型 50-100 戶	陽翟 1 (中)、陽翟 2 (小)	內陸	東北部
	陽翟 3 (磚泥/大) (4)		
	何厝 1 (極小)、何厝 2 (小) (3)	內陸	東北部偏中間
	斗門 (中型) (2)		
	溪邊 (小)	近海	東南部外江沿海地帶
大型 100 戶以上	瓊林 1 (中) (2)	近海	北部內江沿岸
磚泥			
極小型 20 戶以下	夏墅 (中)	近海	西部內江沿岸
小型 1-50 戶	塔后 (小)	內陸	東南部偏中間
中型 50-100 戶	后盤山 (大)	內陸	西北部偏中間

與聚落規模對照下，有 14 尊的粗糙或簡易類型出現在極小型與小型聚落，但若從聚落的經濟發展條件加入考量，是否造型粗簡者能與該聚落發展程度成一正比？同時也有 9 尊是位在規模中大型的聚落裡，是否表示除聚落的經濟條件以外還有影響風獅爺造型雕刻粗簡的因素？

位在聚落規模極小型(在 20 戶以下)的下新厝、東山、東沙尾、西吳、

東蕭、下塘頭的石雕風獅爺，形體雕刻簡單，體型小，尤其前 3 尊是直立姿中體形最嬌小者，這三者都是位在過東區，是屬於金門區域裡生活環境最為艱困之地；而後三者位在東北部的內陸，僅能以農為業，而村落規模極小，顯示聚落所擁有的資源條件有限。從這 6 尊的造型粗簡、體型小的特點，與所屬聚落的規模極小及經濟發展條件有限相比較下，可成一正比關係。

而小型聚落(20-50 戶)的下湖村與呂厝村各擁有 1 村 2 尊的數量。從聚落所在區域擁有的資源條件來看，前者雖是小聚落(30 戶)，但位在東南部的外江沿海區域，昔日擁有外江海域的菜礁採集權，是該村重要的經濟資源<sup>243</sup>。而該村 2 尊風獅爺中，1 尊體型嬌小、形體簡易，但另 1 尊石材質感雖粗、形貌樸素，但樣式簡潔有力，線條流暢，仍顯示有一定水準的雕工技巧。而後者(28 戶)位在東北部的內江沿岸，海洋資源條件更為豐富，該村 2 尊風獅爺中，都是簡易的柱狀形體，1 尊體型較小，但臉部雕刻頗細微；另 1 尊體型較大，形貌古樸。從兩聚落都能擁有 2 尊的數量，且造型皆有比前述簡易者更細膩的表現來看，似能與所屬聚落雖小但擁有近海資源的經濟發展條件成一正比。

同樣也出現在聚落規模小的劉澳與下蘭村的風獅爺，前者(24 戶)位於東北部的內江沿岸，港口型的村落，海洋資源條件豐富。早期分東、西、南、北四甲頭，後因人口外移，人數銳減，合併後僅剩東、西兩角。該風獅爺是一般石獅樣貌，不似其<sup>244</sup>他簡易者的形體完全是簡易柱狀的樣式，而是有透雕出肢體的實體，雕刻形體上會比僅是在表面以浮雕刻出肢體線條的簡易柱狀體費工，但形貌相當古樸，輪廓線條也很簡單。後者位在北部的內江沿岸，沿岸亦有豐富的資源條件，但該村自明清以來是與中蘭(明代還有頂蘭)合為 1 村，本身人口較少，而其風獅爺體型為中型，雕刻極為

<sup>243</sup> 李錫祥，《金門地區血緣聚落的社會空間組織》，頁 115-116。

<sup>244</sup> 楊天厚、林麗寬總編纂，《金門縣金沙鎮志（上冊）》。

粗糙。從兩聚落的規模、發展條件與造型雕造程度之間，較無一明確標準可衡量。

而粗簡者位在規模中型的聚落，有溪邊、何厝、斗門、陽翟。其中僅有溪邊村是 1 尊數量，其餘皆是 2 尊以上的數量。溪邊是位於東南部外江沿海地帶，與下湖村同樣擁有東南部外江部分海域的菜礁採集權<sup>245</sup>，但該聚落規模較下湖村大，又擁有相同的資源條件，然而與下湖的大型風獅爺相比下，溪邊風獅爺同樣石材質粗，表面有經過修磨顯得光滑，但體型較小、形體更為簡單。下湖村聚落規模較小，然其雕刻更為精細。因此難以從溪邊及下湖的聚落規模、發展條件來判斷與造型雕造程度是否有關。

斗門村因水源豐富，是早期農業發達區，也是金門少數可種植稻米之地，明清又有多位科舉人士<sup>246</sup>。該村原有 2 尊風獅爺，但 1 尊體型嬌小的石雕風獅爺已遺失，目前這尊體型雖為中型，但形體相當簡單，裝飾的線條工整樸素，若與該聚落發展相比，似乎也難有一明確的關聯。何厝村水源豐富，自古是金沙地區著名的蔬菜產地，昔日相傳有「七宮五祖厝」，足見早期聚落發展之興盛，現僅剩 2 間廟，1 間家廟<sup>247</sup>。原有 3 尊風獅爺但現僅存 2 尊，體型有小型跟極小型，村民表示遺失的石雕風獅爺，也是小型。該村雖有多達 3 尊的數量，但每 1 尊都雕得極為簡易，尚存的 2 尊石材表面質感粗糙，與何厝村約 6 1 戶的中型規模及農業發展之興盛相對照下，似乎不能成正比，但是該村自古是雜姓村，分成五個甲頭，各姓氏分別集居不同甲頭<sup>248</sup>，2 尊風獅爺是位在田厝尾，1 尊位在田前甲，是否也因各個甲頭居民自行出資建製，資金較少，才可能產生如此簡易的形體。

然而也是中型聚落的陽翟村，明末《滄海紀遺》記載為十七都中最興盛的村落。從宋以來科甲鼎盛，位在內陸擁有的資源範圍極廣，但該村高

<sup>245</sup>李錫祥，《金門地區血緣聚落的社會空間組織》，頁 115-116。

<sup>246</sup>楊天厚、林麗寬總編纂，《金門縣金沙鎮志（上冊）》。

<sup>247</sup>同上註。

<sup>248</sup>何厝村為雜姓村，各姓氏聚居一隅，自成甲頭：分成田前、田厝尾、西厝、王厝、六路等五甲頭。同上註。

達 4 尊的數量且都是大中小型不等的體型，卻僅有 1 尊雕刻較為精緻，其餘 3 尊的形體都相當簡單，尤其是陽翟往碧山方向的路旁斜坡的石雕風獅爺，其形體呈現不規則的形狀，整個肢體也跟著雕出變形的形體，而臉部的五官形狀也歪斜，顯出雕工與配置能力的稚拙；會山寺後的磚泥風獅爺，體型雖大但造型相當簡易，臉部五官輪廓亦顯歪斜不平整。如果從雕刻如此簡易來衡量，如此繁盛的聚落，為何沒辦法聘請到雕工技巧精良的匠師？

聚落規模大型的瓊林村，同樣是明末《滄海紀遺》記載十八都中最興盛的村落。雖擁有 1 尊造型較簡易、形貌古樸的風獅爺，但該村另有 1 尊大型的風獅爺，是石雕直立姿風獅爺中少數工藝精湛的作品，若從精緻者的造型表現來看，便能呈現出與該聚落規模之大及資源之豐沛的經濟發展成一正比。

磚泥類風獅爺，位在極小型聚落的夏墅風獅爺，該村位置在西部的內江沿岸，雖沿海資源條件豐，但該村聚落僅有極少的 13 戶，風獅爺體型是僅次於塔后風獅爺，為磚泥類第二小型者，造型表面平整，由塊狀接合的臉部及肢體體塊菱角分明，輪廓線條顯方硬。小型規模(32 戶)的塔后村，自古僅有陳氏集居，近代才因附近新市鎮的開發，人口不斷湧進，規模才逐漸擴大。該村位在東南部偏中間的內陸區，主要以農為業，經濟發展的空間資源有限。該村的風獅爺是磚泥類中最小型，造型與夏墅風獅爺相較下有更多裝飾性的紋飾，形體輪廓修飾較圓順，但五官、背脊鬃毛的線條稚拙。中型聚落的后盤山村，位在西北部偏中間的內陸，以農業為主。該村風獅爺是大型體型，但形體扭曲變形。從夏墅與塔后村的風獅爺較能顯現出聚落規模與風獅爺的造形產生的關聯性。

針對假設聚落所在的資源條件有限的環境，居民謀生不易，集居的人口便少，聚落人口少，能夠籌資提供雕造風獅爺的能力有限，因此在有限經費下，能夠雕造的風獅爺形體相對簡單。的確在極小型的下新厝、東山、東沙尾、西吳、東蕭、下塘頭 6 個聚落中，一致性地呈現聚落經濟發展有

限、人口極少，對雕造石雕風獅爺的造型形成影響性，這些村落有直立姿中體型最嬌小者且造型簡易甚至粗糙。

但是在一些規模小型且經濟發展條件佳、規模中型及大型的聚落裡，同樣出現粗糙或簡易者。然而從數量比例來看，可以發現規模極小型且經濟發展有限的聚落，都是 1 尊的設置。而小型且經濟發展條件佳、中型及大型聚落多能擁有 2 尊或以上的數量。而且聚落越是興盛發展者，擁有的數量就越多、或有造型極精緻者，如陽翟、瓊林。一村設置風獅爺的源由，是基於居住環境從風水觀看中為補足地理形勢有缺失之處，以求得更理想的居住環境，可免除災禍並且讓聚落發展順遂，才會有的設置。設置數量反映居民求取完善環境以求順遂發展的積極態度，通常在金門越是發展興盛的聚落，對陰、陽宅風水是更為講究。

早期磚泥類較為簡易或粗糙者中，極小型的夏墅村及小型的塔后村，兩村規模人口少，2 尊風獅爺的造型也反映造型簡易，並且是磚泥類中體型最小者，能顯現風獅爺的造型受聚落規模發展的影響。而中型聚落的后盤山村，該村唯一 1 尊的風獅爺體型雖大，但形體塑造上卻扭曲歪斜，顯示施作匠師技巧之不足，聚落規模難以顯示與風獅爺雕塑上能否產生關係。

不可否認地，像斗門、何厝、陽翟這類中型聚落、經濟發展條件佳的聚落，雖設置多尊數量，但大部分都是簡易甚至粗糙的作品，少精細之作。尤其是陽翟村自古是資源條件豐沛、勢力龐大的聚落，可以有高達 4 尊中大型不等的風獅爺，有 1 尊可雕造精緻，但其它 3 尊卻是雕塑出簡易甚至粗糙的造型，這表示即使聚落經濟發展興盛，有能力製作多尊的數量及購置中大型石材，但購置的石材卻顯粗糙，也無法聘請到雕塑技藝具一定水準的匠師？是否有經濟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影響？

### 信仰忌諱

風獅爺的形象中有一般蹲踞型的石獅，也有直立形體但仍具石獅面貌，造型上是以石獅的造型特徵為表現的依據，但受訪的金門當地石雕師

傅共同表示，風獅爺並不是像雕刻一般的石獅，容易找到匠師願意刻，不是指技術上的難度，而是匠師的意願。

吳厝村的石雕師傅張輝權師承其父親，張老師傅是民國 38 年以前才來到金門定居，原是福建惠安東嶺鎮人，老師傅表示：「這種制煞的，石敢當或風獅爺在大陸時都不怎麼想打」。張輝權師傅說道：「來金門時，曾有人請我們打造風獅爺，但我們不要。即使整間屋子都我們作的，剩三個石敢當的字叫我們打，我們也不要，會有損害。辟邪物也都不喜歡作」。

晚近的風獅爺都是到大陸訂製，如官路邊的風獅爺是透過張師傅到大陸訂製，張師傅表達出不想作風獅爺的原因是：「鎮煞的東西比較不喜歡作，因有利就有弊，風獅爺會傷到某些東西，被鎮煞的東西會反射」。<sup>249</sup>

官澳村與榜林村私人設置的風獅爺，是透過安岐村石雕師傅許嘉怡介紹到大陸訂製，許師傅也表示：「請（大陸）的師傅打，因為金門打這個有忌諱，不是不會打。以前老一輩的人說是，打這個要獨身，沒有結婚、沒有子嗣。打這種怕傷到下一輩<sup>250</sup>」。

追究石雕師傅不願意雕造風獅爺的原因，是因為傳統認知裡，風獅爺的設置作用，是將欲入侵境內的邪煞驅逐出境，保護了居住在此聚落內的居民免受到邪煞侵擾。但設置風獅爺或其它辟邪物來制煞，是一種驅逐的行為，邪煞只是被驅逐遠離民眾居住之地。就像李豐楙描述傳統漢民族對於民間的驅邪行為的認知：「不管是如何不好的邪煞，都不能夠消滅它。因為它是正氣與邪氣的自然存在，只要它不構成妨礙就行。因此，中國人所用的驅邪儀式，不會用兇狠的方式，習慣上是先好好說，很客氣的請出去，再不離開，才用強的。也就是比較不客氣的驅出去或趕出去，先請再驅，所謂的請跟驅出，是將邪煞請或驅出到境外之地，出這個社、這個營（五

<sup>249</sup> 吳厝村的石雕師傅張輝權(民國 48 年生)報導。(96/8/4)

<sup>250</sup> 安岐村石雕師傅許嘉怡(民國 41 年生)報導。(96/8/8)

營)區之外<sup>251</sup>」。對於匠師來說，匠師並非該村境受保護之人，被驅逐出境的邪煞，並未消失，並因匠師是協助打造風獅爺來辟煞的人，反而可能會因此導致災禍。

從石雕師傅對打造風獅爺抱持著忌諱的心態，說明要找石雕師傅來打造 1 尊風獅爺，會比雕造廟前石獅或裝飾用的石獅更加困難，是在於有這種心理上的忌諱。或也因此，即使能籌措足夠的資金，但要找尋雕刻技藝精湛的師傅卻不易，可能僅能尋找技術未臻純熟的匠師，雕出大致的形體極可。所以風獅爺雕造粗簡者，除了有經濟因素的影響外，尚有匠師的心理忌諱因素的影響。如此或可解釋為何一些中、大型規模且發展興盛的聚落，打造的風獅爺中，亦有多尊雕刻技術顯稚拙之因。

## 二、 雕塑精細者與聚落之關係

表格 四-3 雕刻尚佳或精緻者的風獅爺

品名	雕工	尺寸 (高×寬× 深)	聚落的 風獅爺 總數	聚落規模(戶數)	區域
東溪	雕刻細瑣繁複,但 細部已模糊不清	124×26×30 中型	2 (其中 1尊已 失)	○ 內洋 56 戶 ★ 內洋 62 棟 內洋村分內洋、東溪、東 山三村。該風獅爺僅屬東 溪。極小型聚落 ○內洋鄭氏派下分衍到東 溪。內洋鄭氏來活時間為 明朝末年	東部 過東區 近海
陽翟 會山 寺前	雕刻細瑣繁複,但 細部已模糊不清	120×28×30 中型	4 尊	★ 59 棟 中型聚落	東北部 內陸
碧山 1	形體雖為簡易柱 狀體,但整體雕刻 工整、裝飾華麗	132×40×40 中型	2	○ 55 戶 中型聚落 ★ 91 棟 中型聚落	東北部 外江沿海地 帶

<sup>251</sup> 李豐楙,〈道、法信仰習俗與台灣傳統建築〉,頁 118。

碧山 2	形體為簡易柱狀體，紋飾模糊，雕刻線條精簡工整	78×30×28 小型	同上	(承上) ▼ 建村已有 7 百年歷史，全盛時百戶以上 # 開基祖陳存仁於元代定居於此	同上
山后 下堡	炫麗的裝飾紋飾。但形體的線條單調、不夠流暢	106×36×40 中型	1	○ 85 戶 中型聚落 ★ 107 棟 (全村棟數) (全村分成頂堡、中堡、下堡三甲頭，風獅爺屬下堡所有) ▼ 下堡比頂堡稍晚出現，梁氏於元末擇居於此。	東北部 外江沿海地帶
塘頭	表情傳神。頭部有扭動之勢，但身體仍是無立體感的柱狀形式	90×30×48 小型	1	★ 29 棟 小型聚落 清代中葉以前，有關祭祖、宗教活動皆歸屬官澳，視同官澳之一甲頭，之後才獨立成村，故民國 4 年才始見村名	東北部 近內江沿岸
西園 鹽場 前	表情傳神，體態鮮活。體塊結構有立體感，並結合舒展自然的線條紋飾裝飾	140×68×70 中型	2	○ 121 戶 ★ 146 棟 大型聚落	東北部 內江沿岸
西園 東宮 廟後	表情傳神，細膩刻劃臉部肌肉起伏與裝飾物。體型雖壯碩，極富動態	184×66×86 大型	同上	同上	同上
田墩	臉部擬人化，眼能傳神，表情生動。四肢僅有微微浮起的肌肉塊狀。頭與身體稍有動勢	112×36×48 中型	☆2 (其中 1 尊已失)	○ 14 戶 ★ 26 棟 小型聚落 ▼ 傳全盛時期，該村有千餘口灶，為古行政區「陽田保」(以陽翟、田墩為名)的大聚落。	東北部 內江沿岸
洋山 1	身軀佈滿裝飾絢麗的圖案且流暢的線條，展現出雕工的熟練與設計	132×40×38 中型	1 (另有 1 尊私設)	○ 76 戶 ★ 71 棟 中型聚落	東北部 內江沿岸

	美感				
后宅 1	漸脫離簡易圓柱狀。雕刻細緻，輪廓線條圓潤清晰	100×40×38 中型	2	○ 30 戶 ★32 棟 小型聚落 ▼該村初建於明末，村名始見於清圖里	東北部 內江沿岸
后宅 2	漸脫離簡易圓柱狀。五官等輪廓線條圓柔	148×58×44 中型	同上	同上	同上
浦邊 1	具立體感，裝飾越顯誇張	128×30×42 中型	2	○ 111 戶 ★131 棟 大型聚落	東北部 內江沿岸
浦邊 十字 路口	具立體感，裝飾越顯誇張	133×36×39 中型	同上	同上	同上
沙美 松樹 腳	精細小巧，身軀扭動自然。形體輪廓線圓潤	38×27×28 極小型	2（還有 1 尊是 私人設 置）	○ 208 戶 ★ 362 棟 ▼，沙美為以早東半島的文教、商業中心，有金山書院與商家集中的沙美老街	東北部內陸 但近金山港
後水 頭汶 源宮	漸脫離簡易圓柱狀。身軀仍顯僵硬。形體的輪廓圓潤而飽滿，臉部有昂揚的精神氣韻	184×58×42 大型	3 尊 （2 尊 小型蹲 踞姿）	○ 54 戶 ★60 棟 中型聚落	東北部內陸 但近金山港 ▼今榮湖，為古汶水所在，昔日舟楫可隨潮出入。
瓊林 東北 角	有肌肉起伏狀的結實身軀，形體輪廓線相當柔順自然	188×50×44 大型	2 （另 1 尊 雕刻簡 易形貌 古樸）	○ 220 戶 ★ 252 棟 極大型聚落 明末《滄海紀遺》記載該村十八都中最興盛的村落 ○蔡氏於宋末來居	北部內江沿 岸 近海
湖前	肢體與身軀簡化為柱體。但臉部雕刻精細，表情生動，富裝飾性	116×50×50 中型	1	○ 49 戶 ★58 棟 中型聚落 ○陳氏於宋朝末定居湖前	南部 外江沿海地 帶
成功	柱體表面平整，全	124×44×36	1	○ 166 戶 大型聚落	南部

	身以線刻出繁複的裝飾線條，線條工整但直硬不夠自然	中型		★130 棟 中大型聚落 ○陳氏於宋朝末來居	外江沿海地帶
古寧頭北山	臉部與軀體的體塊肌肉充實，身軀線條優美。細部雕琢清晰細膩	120×60×52 中型	1	○ 243 戶(北山全部為李姓) ○李氏始祖於明永樂元年(1403)間來居。 ★181 棟 極大型聚落 《日據時期金門調查實錄 1937-1945》在日據期間的調查約有 2000-3000 人	西北部 內江沿岸
小古崗	身上紋飾雕刻精細，線條自然流暢。形體為簡化的柱狀體	214×52×48 大型	1	★ 45 棟 (小古崗) 近中型聚落 ○181 戶 (古崗)	西南部 外江沿海地帶
歐厝	形體比例拿捏失當，但其線條刻畫精細生動，富裝飾性	目測約高2公尺 大型	1	○ 71 戶 ★77 棟 中型聚落 聚落的民宅多在清道光年間建	西南部 外江沿海地帶
磚泥					
官裡	背部胸前四肢捏塑的紋飾樣式小巧、工整	150×80×96 大型	1	○ 34 戶 ★ 22 棟 小型聚落 為後浦許姓族人之分衍	西南部 內陸
安岐	形體輪廓紋飾工整	378×100×100 超大型	1	○ 143 戶 大型聚落 ★ 82 棟 中型聚落 蔡姓族人明萬曆年間為避倭亂，自十七都的田墘遷來	西北部 近海
<p>〈大地風獅爺〉是近年才挖出，造形上與寺廟前石獅相似，尚未確定早期是否為風獅爺。</p> <p>☆ 楊天厚、林麗寬，《金門風獅爺與辟邪信仰》</p> <p>○ 李錫祥，《金門地區血緣聚落的社會空間組織》民國 39-44 年度的戶數資料，抄錄自金門行政公署戶籍登記簿。各氏族來厝時間。聚落經濟。</p> <p>★ 許如中（1959），《新金門志》，各村居住棟數是據縣政府於民國 46 年底為止的統計資料。</p> <p>* 林焜煌(1836)，《金門志》。</p>					

⊕ 《日據時期 1937-1945 金門調查實錄》。

# 陳炳容〈金門族譜研究之一：移民與地民〉《金門宗族文化》。

▼資料來源：《金門縣金沙鎮志》

依上一章節針對民國 38 年以前的風獅爺的造型分析，將樣式中雕刻技巧精細的風獅爺歸為本節所指的雕塑精細的類型，符合此分類標準大致共有 22 尊的石雕類與 2 尊的磚泥類。以下再將這類造型精細的風獅爺依聚落規模大小歸類。

表格 四-4 雕塑精細的風獅爺簡表

聚落規模	品名（體型/該村總數）	區域	
大型 100 戶以上	西園 1 (中)、西園 2(大) 浦邊 1 (中)、浦邊 2(中) 瓊林 2 (大) (2) 古寧頭北山 (中)	近海	內江沿岸
	沙美 (極小) (2)	近金山港	東北部內陸
	成功 (中)	近海	南部外江沿海地帶
中型 50-100 戶	碧山 1 (中) 碧山 2 (小)	近海	東北部 外江沿岸
	洋山 (中)	近海	東北部 內江沿岸
	後水頭 1 (大) (3)	近金山港	東北部內陸
	湖前 (中)	近海	南部外江沿海地帶
	小古崗 (大) 歐厝 (大, 但下半部有石塊 殘留, 應為中型)	近海	西南部 外江沿海地帶
	陽翟 4 (中) (4)	內陸	東北部
小型 1-50 戶	山后下堡 (中)	近海	東北部 外江沿岸
	塘頭 (小) 后宅 1 (中)、后宅 2 (中)	近海	東北部 近內江沿岸
	極小型 20 戶以下	田墩 (中) (2)	近海
東溪 (中) (2)		近海	東部過東區
磚泥			
大型 100 戶以上	安岐 (極大)	近海	西北部
小型 1-50 戶	官裡 (大)	內陸	西南部

22 尊的石雕精細者，有 8 尊出現在規模大型的聚落；8 尊位在規模中型的聚落；4 尊位在小型規模的聚落或甲頭；而有 2 尊位在極小型規模的聚落。石雕雕刻精細者有高達 16 尊位在中、大型聚落，是否就可顯示出聚落

規模大與風獅爺造型雕刻之間有明確的關聯？但還有 4 尊位在小型聚落，甚至有 2 尊是位在極小規模的聚落，是否有經濟因素以外的其它因素？

在上一章分析的直立姿與蹲踞姿中，造形精緻、工藝皆佳的石雕風獅爺，多數都位在大型規模且資源條件豐的內江沿岸的聚落，如西園、浦邊、瓊林、古寧頭北山。西園與浦邊村是位在東北部的內江沿岸，前者自古有鹽田、養蚵，且有燒蚵殼製成「白灰」的建築原料，金門當地村落或大陸都有人會前來購買，另外近大陸沿岸，有西黃渡口，因與福建蓮河對渡頻繁，而有行船跟碼頭工的工作機會。該村以黃氏為最大宗，明代有多位進士及舉人，該村佔少數人口的莊、葉兩氏在清代時曾極為富裕<sup>252</sup>。而該村的 2 尊直立姿風獅爺，是直立姿中少數能將整體表現出立體寫實的形象，其肢體與身軀的結合脫離多數直立姿僅能在柱狀表面雕出平面式的圖案，呈現出一體成形的塊狀結構，而且能表現身姿扭動的動態感，其臉部神情又有生動的神韻。從造型之精緻頗能呈現該聚落人口規模大及經濟發展之充裕的影響力。浦邊村也有鹽、漁、農業維生外，並靠近劉澳港，與廈門往來方便，航海貿易發達，鼎盛期於村中「大路頂」商販雲集。兩尊風獅爺之間的區域便是「大路頂」，為周姓族人集居之地。清道光年間，開放五口通商後，村民多出洋至日本南洋台灣謀生，僑匯成為該村建設的重要經費來源<sup>253</sup>。2 尊風獅爺，造型風格與石獅清代中晚期的造型特徵相符，樣式繁複，雕工精細，同樣也能顯現與聚落規模及經濟的相關性。

位在北部內江沿岸的瓊林與西北部內江沿岸的古寧頭北山，都是有 2 百戶以上規模極大的聚落。瓊林村為蔡姓血緣聚落，從明末起，入官為仕者眾，勢力龐大，在與他村爭奪資源時常取得優勢，金門島中間地區的土地多屬該村所有<sup>254</sup>。該村有 2 尊風獅爺，2 尊姿態樣式相仿，1 尊較為簡易

<sup>252</sup>該村分四甲：北西中東。莊葉兩氏最早入居，後以黃氏最大宗。莊氏居「東甲」，葉氏居「西甲」，兩氏族在清代時曾富甲一方，村中俗稱：「莊聰富、葉翁厝」。該村兩尊風獅爺皆位在「東甲」。楊天厚、林麗寬總編纂，《金門縣金沙鎮志（上冊）》。

<sup>253</sup>同上註。

<sup>254</sup>李錫祥，《金門地區血緣聚落的社會空間組織》；江柏煒，《宗族移民聚落空間變遷的社

古樸，另 1 尊精緻者也是直立姿中少數整體具立體感的形體，臉部神情生動，工藝精湛。古寧頭村北山自古有港澳，富農、漁、蚵、鹽之利，古寧頭「五合」後宮旁立有一石碑，記錄下古寧頭李氏曾擁有整個西北海域的海權，「東製後岐礁，西至西割汕，與廈門分界，南至拋礁，北至糧供汕，與大嶼交界」<sup>255</sup>。該村的風獅爺為蹲踞姿，是此類型中少數工藝俱佳之作。兩聚落之興盛發達確實反映在該村的風獅爺的雕造程度上。

聚落規模大型的成功村與沙美，前者位在南部外江沿海地帶，主要以漁為業，可耕面積有限，該村雖也是大型聚落，但經濟發展條件不若瓊林、古寧頭、西園等大型聚落優渥，其風獅爺的造型雕刻工整，石材質地頗細，但線條顯單調，為中型體型。沙美是早期東半島最活絡的交易市場，但所屬的 2 尊公設風獅爺，非屬整個聚落的產物，而是各自歸屬於沙美聚落中的兩個甲頭，「松樹腳」的風獅爺位在張氏聚居地，「西甲」的風獅爺則位在葉氏聚居地<sup>256</sup>。詢問居住在松樹腳風獅爺附近的婦人，她表示只拜松樹腳的風獅爺，沒有拜西甲的風獅爺。近代遺失的西甲風獅爺，後來重設時更在底座註明屬西甲所有的申明。因此 2 尊應不是由全村出資的風獅爺，而是各自甲頭的所有物，早期的西甲風獅爺已遺失，而松樹腳風獅爺體形極小，造型小巧，由於應屬一甲頭所有，不能以整個聚落的發展或規模來衡量。

精細者位在規模中型的聚落，有陽翟、碧山、洋山、後水頭、湖前、小古崗、歐厝村。陽翟村如前所述，有高達 4 尊的數量中，3 尊都是造型簡易者，與聚落的興盛發展不成正比，惟有此 1 尊雕刻精細樣式繁複，但其石材因風化，細部模糊不清晰；碧山村水源豐，昔日農業生產興盛，並佔

---

會歷史分析：金門瓊林與澎湖興仁的比較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頁 168。

<sup>255</sup>李錫祥，《金門地區血緣聚落的社會空間組織》，頁 108。

<sup>256</sup>沙美現為一聚落，早期是分為三個聚落：以金山書院、萬安堂、葉氏宗祠三點連起來的線為界，線以北是張氏聚居地。線以南再以萬安堂為界，東半邊為蕭氏聚居地；西半邊為葉氏聚居地，俗稱「西甲」。楊天厚、林麗寬總編纂，《金門縣金沙鎮志（上冊）》。

有東北部極大片的海權範圍：北鄰山后，南至田浦港，海域內的菜礁盡歸碧山陳氏所有<sup>257</sup>。民國 38 年以前，村後海濱有多處灣澳可泊小舟，漁撈亦盛。清道光開放五口通商後，出洋風盛，該村公共建設多由僑匯支助<sup>258</sup>。該村有 2 尊風獅爺，雖都是簡易柱狀體，但整體雕刻工整、裝飾華麗；另 1 尊體型嬌小，紋飾模糊，雕刻線條精簡工整，亦能顯現聚落發達的影響力；洋山村位在東北部的內江沿岸，海洋資源豐沛，村民出外經商者多<sup>259</sup>。風獅爺的造型為簡易柱狀體，其裝飾紋飾線條流暢，展現出雕工的熟練與設計美感；後水頭村也是明末《滄海紀遺》記載十七都中最興盛的村落，明清有多位科學有成者<sup>260</sup>，入仕為官者眾，外出發展者多。該村風獅爺就有高達 3 尊，2 尊早期的小型石雕風獅爺晚近遭竊，但從資料照片來觀察，是屬簡易古樸之作；尚存的這 1 尊，是石雕類中體型較大者，形體漸有立體感，但肢體與身軀的結合仍顯生硬，整體的輪廓圓潤，臉部神情飽滿；湖前村則位在南部外江沿海地帶，以漁業為主的生計活動，面向外江的海域擁有專屬的海權範圍。該村風獅爺的身軀簡化為柱體，惟臉部雕刻精細。

小古崗與歐厝村位在島西南部的的外江沿海地帶，由於耕地面積不足，都是以漁業為主要的經濟活動。古崗村屬大型聚落，又分成小古崗與大古崗，自古漁業活動活絡，村南側海岸地帶屬該村所有，名為「古崗海」。風獅爺位在小古崗區域，形體雖為簡化的柱狀體，但表面紋飾雕刻精細，線條自然流暢；歐厝村據歐陽氏祖譜記載，早期亦有專屬的海域，清道光開放五口通商後，該村族人多往南洋發展。該村風獅爺的整體比例拿捏失當，但其線條刻畫精細生動。

從上述大、中型的聚落可發現，當一聚落規模越大型且空間提供的資源越多樣化，該村的風獅爺的雕造越是精緻，如西園、浦邊、瓊林、古寧頭

---

<sup>257</sup>楊天厚、林麗寬總編纂，《金門縣金沙鎮志（上冊）》。

<sup>258</sup>同上註。

<sup>259</sup>同上註。

<sup>260</sup>明進士有黃偉，清進士有 2 位。明清時舉人有 9 位，貢生有 18 位。同上註。

北山村。其餘聚落即使規模大，但生計活動僅限於漁業單一發展，該村風獅爺的造型也僅能稱雕工精細，但未能達工藝俱佳的表現；而中型聚落且發展興盛的聚落，風獅爺的雕造程度良窳不齊，如陽翟、後水頭村的多尊風獅爺，僅 1 尊精細者，其餘皆屬簡易。

精細者亦出現在規模小型的聚落，有塘頭、后宅 2、山后村下堡。塘頭村位在東北部近內江沿岸的聚落。塘頭村成為獨立村落，是約清代以後的情形，原是與官澳村合為一村，直到現在官澳的龍鳳宮的祭祀範圍，塘頭還是其中的祭祀成員<sup>261</sup>。民國 38 年以前官澳村是一個渡口，常有帆船往返於福建各口岸間，進行各種物資交易。該村的生計活動多樣，有農、漁、養蚵、鹽等，但塘頭風獅爺僅屬塘頭這一甲，並非屬全村所有，該風獅爺體型小，身體雖仍是無立體感的柱狀形式，但臉部神情的表現神采洋溢；后宅村位在近內江沿岸區域，早期居民多僑居海外，村中公共建設多仰賴僑匯，聚落雖小，但該村擁有 2 尊造型精緻的風獅爺。山后村屬中型聚落，但又分成頂堡、中堡與下堡，風獅爺屬下堡村民所製，非全村所有，其體型中型，身上刻滿裝飾紋飾，但線條顯單調。早期下堡村民以耕漁維生，明嘉靖丁未科（1547）有貢生梁喬俊。

聚落規模極小的田墩村曾有 2 尊風獅爺，目前僅存 1 尊中型體型，石雕且造型精緻的風獅爺，從民國 44 年為止的戶數來看僅有 14 戶，但據聞早期該村全盛時期，有千餘口灶，是清道光年間劃分的古行政區「陽田保」（以陽翟、田墩為名）的大聚落。過去的生活資源如該村西嶽廟誌描述：「擁海山之利，得漁稼之樂」。明萬曆年間，科甲頗盛<sup>262</sup>。若從早期的發展來衡量，該村精緻的風獅爺，亦可能是當時發展興盛時的產物。

而東溪村既是小村落又位在資源有限的過東區，但卻曾有 2 尊造型精

---

<sup>261</sup>在二次大戰前(1937-1945)龍鳳宮的祭祀範圍一直是分成塘頭甲、舖頂甲、新厝甲、店仔口甲、中甲、寮甲、祖厝甲。余光弘、魏捷茲編，《金門暑期人類學田野工作教室論文集》(台北市：中央研究所民族學研究所，1994)，頁 28-29。

<sup>262</sup>楊天厚、林麗寬總編纂，《金門縣金沙鎮志（上冊）》。

緻的風獅爺<sup>263</sup>，據村老聽聞父執輩的說法，最早的這 2 尊風獅爺是與鄭氏家廟同時完成。東溪村在清乾隆間因遭逢災荒、飢餓，促使一些族人移居臺、澎，而移墾至台灣苗栗後壟的族人後代鄭用錫是道光三年（西元 1823）榮登癸未科的「開台進士」。鄭用錫在道光二十八年（西元 1848）時返回故鄉東溪興建鄭氏家廟，或許因有發展有成的族人的捐助，使東溪村如此小的聚落，經濟環境普遍不富裕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安置這 2 尊的風獅爺。且該村的風獅爺的造型風格亦符合清中期時一般石獅漸有的造型特徵。

與其它早期磚泥類相比下，塑造較為精細的磚泥類風獅爺，有官裡村與安岐村的風獅爺。安岐村位在西北部，近內江沿海地帶，是早期有磚泥類風獅爺的聚落中少數大規模的聚落，其風獅爺體型是所有村落風獅爺中最高大者，型體雖碩大無比，身體比例適當，樣式配置工整；官裡村為小型聚落，是許氏單姓村，位在西南佈的內陸區，以農耕為業，清道光，五口通商後，出南洋營生眾。該村風獅爺屬大型體型，形體亦工整，紋飾樣式小巧。以聚落規模來考量對磚泥風獅爺造型塑造程度的影響，只有從規模大型的聚落，可明顯反應出該村風獅爺造型精細、體型大的相對影響性。

從上述雕塑粗糙及精細的磚泥與石雕風獅爺，分別與所屬聚落的規模及經濟發展相比較下。純以聚落的規模與經濟的條件為主要考量對造型的影響，只有從聚落規模都是極小型的聚落，能一致反應出造型極粗糙。規模都是極大型且發展極盛的聚落，能一致反應出極精緻的造型表現。介於兩者之間的聚落規模，較難與風獅爺的造型雕塑程度有一致性且明確的關係可供判斷。

## 第二節 風獅爺的材質與聚落位置(民國 38 年以前)

規模大與極小型的村落可明顯呈現經濟因素對造型雕造精緻或簡單的

---

<sup>263</sup>東溪吳先生（71 歲）報導：聽老一輩說，東溪村原本打造了一對風獅爺，造型與現存這尊的造型一樣。

影響。規模大型的聚落如西園、瓊林、古寧頭北山的風獅爺造型精緻，展現石匠精湛的雕工技巧，所選用的石材，是質地細緻堅硬且不易風化的良材；規模極小型的聚落如西吳、東蕭的風獅爺，選用的石材質地粗，表面易脆，所雕刻的樣式也極為簡單，雕工顯現不出精良的技巧。

石作雕造的好壞，除決定於石匠的雕刻技巧精良與否，通常也需要有適於雕造的石材。早期金門當地的石作都必須到大陸聘請石匠，據筆者至早期有設立風獅爺的村落訪問耆老們，多數表示惠安石匠最為出名，也有些村老記得早時來該村打石的即是惠安石匠。早時選作建築或雕刻的石材通常都是從大陸進口，不過，金門本地也出產石材，只是石材多是質地粗、易脆，難作精細的樣式，多應用在簡易造形的雕刻。

從 23 尊精細者的風獅爺可發現相當一致性的特點是，這些石雕類造型精細者的所在聚落，多數是位在東北至西北的內江沿岸一帶，3 尊在東北部的內江沿岸，4 尊在南部及西南部的內江沿岸一帶，也有 1 尊位在過東區、2 尊在東北內陸。雕刻精細的風獅爺，多數位在區域上與大陸對渡頻繁的聚落位置。

而 25 尊雕刻簡易或粗糙的風獅爺，相反地，高達 13 尊位在內陸的聚落，比例明顯高於精細者。從石雕類造型簡易及粗糙者的所在聚落來看，多數是位在島東半部的內陸、過東區與東南沿岸，僅有 5 尊位在內江沿岸，1 尊位在西南部沿岸。這些區位對照金門的地質結構，正好是生產花崗片麻岩與花崗岩的主要區域。

本節從這些石雕類風獅爺的材質與來源，來瞭解早期風獅爺的材質選擇是否深受該聚落所在的區域條件影響。位在石礦區域附近的聚落，是否皆採用當地石材？位在與大陸對渡頻繁的沿海聚落，則是否都是從大陸進口質地較細緻的石材？這是考量聚落規模、製作忌諱匠師難聘等因素外，促使多數風獅爺因石材良窳，進而影響造形雕造簡單或精細的因素？

磚泥類則多集中在西半島，此區也有少部分的石雕類分佈在西南部與

西北部位置，對照西半島大部分都是紅土層的地質環境，只有西南區域沿海有少部分的花崗岩等岩脈來看，多數磚泥製者正位在紅土層區，少數石雕者正位在此區有岩脈的區域（北山風獅爺除外）。是否從聚落所在的區域資源條件，也能提供早期東半島多用石材雕造風獅爺，而西半島多用磚泥的解釋？

#### （一）金門地區使用石材的種類與來源

岩石種類繁多，對於岩石的種類，主要是以其形成的條件為分類依據。岩石形成的方式分有三種：火成岩、沉積岩與變質岩。火成岩是岩漿凝固而成的岩石，如安山岩、玄武岩、花崗岩。與其他岩石比較起來，火成岩又堅硬又美觀，常被作為雕刻的石材或是建材；沉積岩是經由「沈澱、堆積」而形成的岩石，因為沈積的東西可以是礫石、砂粒、泥粒，生物遺體，因此堆積出不同性質的沉積岩；變質岩則是地底岩石歷經高溫、高壓之後，成份和結構發生改變，形成的新的岩石，常見有板岩、片岩、片麻岩、大理岩等，它們大多有美麗的花紋，常被用來作建築石材<sup>264</sup>。構成金門島的基盤岩石是以花崗片麻岩為主幹。金門島以瓊林至尙義為軸線劃分東、西兩半部，島東半部以獅山、太武山一帶的花崗片麻岩丘陵構成東半部的背脊，岩性以黑雲母花崗片麻岩為主。西半島地表廣泛分布紅土層，南側的古崗、水頭一帶，有構成低丘的花崗片麻岩出露<sup>265</sup>。

當地產石礦之區，在島東半部，沿著官澳、青嶼、五虎山地區、后扁、田埔、蚵殼墩、峰上、料羅等海岸邊，主要為花崗片麻岩，與少部分的花崗岩裸露<sup>266</sup>。早期沿海的田浦、后扁一帶即有石礦開採。石雕師傅稱后扁、田埔海邊出產石材細緻、表面密佈細小黑點的花崗岩為「細花」；東南部沿海的大安、料羅區域與東部內陸的太武山區域出產質地較粗易脆、不適雕

<sup>264</sup>陳文山，《岩石入門》（台北市：遠流，1997），頁 55-60、86、92、94。

<sup>265</sup>金門國家公園，〈地質地形〉，2008 年 6 月 5 日，

[http://www.kmnp.gov.tw/chinese/intro\\_4\\_1.aspx](http://www.kmnp.gov.tw/chinese/intro_4_1.aspx)。

<sup>266</sup>林英生、吳啓騰，《金門海岸地景資源》（金門縣金城鎮：金縣府，2004），頁 82。

刻的花崗片麻岩，稱「粗花」。東部內陸也有小範圍的石礦區出產質地較細的石材，據原花崗石石材加工廠管理員，曾負責開採原石的周志安先生說明，在林兜有近似大陸泉州白的石材，石材特徵為色白、細花(細小黑點)，帶有黃點；另外，在成功附近以前有尚義軍醫院，醫院後面的山上分佈有體形不大的顆狀青斗石；島西半部，從后浦沿海至南方海岸的地區，以花崗片麻岩為主，分佈在沿古崗外的赤山、翟山、塔山一線，一直到金龜尾至水頭一帶<sup>267</sup>。西南部的石礦區依吳厝張輝權石雕師傅表示：「歐厝溫潭，這是比較早期的。舊金城也有。只要有石頭就有人開採，去海岸邊看還有開鑿的痕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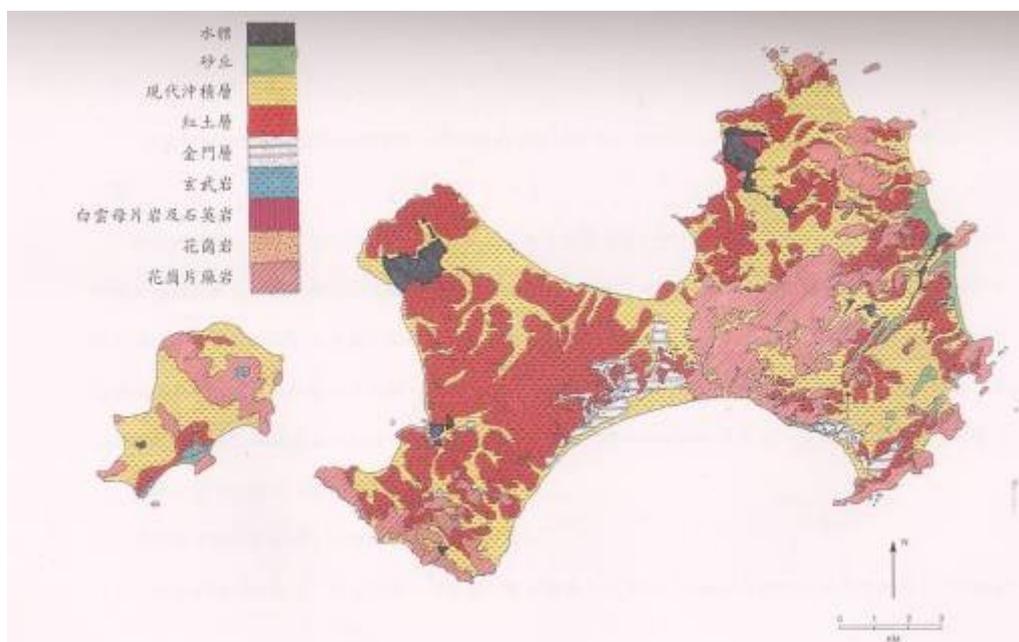


圖 四-2 金門地質圖

圖片來源：92 年內政部金門國家公園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計畫書

圖表 四-1 金門地區的石材

產區	石材圖例	石材說明	區域	備註
----	------	------	----	----

<sup>267</sup>林英生、吳啓騰，《金門海岸地景資源》，頁 120、132。

后扁		灰白色 細黑點（所有當地石材中黑點分佈最密者） 質地細。細花	東北部的碧山後面海岸	花崗岩
田浦		灰白色、礦物顆粒均勻 細緻(細黑點) 質地細。細花	東部過東區的田浦海邊	花崗岩
林兜		色白、細花(細小黑點)，帶有紅點	東南部內陸	
夏興		粗花，色較白	太武山下的夏興發電廠	

大安 料羅		□黑雲母片 大，更黑	東南部沿海	
大安		表面風化石	東南部沿海	
太武 山		灰白色，帶 點粉橘色， 橫條狀的黑 雲母片、晶 粒粗、節理 發達	太武山、金 門島地基、 東北、東 南、西南方	黑雲母花 崗片麻岩
青嶼		灰白色、黑 雲母片大		花崗岩
成功		暗灰綠色， 質地緻密， 無花紋、石 色均勻。俗 稱「青草石」	成功附近的 尙義醫院後 面山上	角閃石黑 雲母花崗 片麻岩

料羅		灰白色底，黑綠色的小斑紋，質地緻密且硬、呈脈狀、分佈於花崗岩中	料羅海岸	煌斑岩
后扁		暗綠色、質地緻密且硬	東北部的碧山後面海岸	煌斑岩

根據日據時的調查資料表示，金門當地生產的石材缺乏良質長材，自古島上的住宅建築及其他方面所使用的花崗岩石材幾乎均由廈門、龍溪及石碼等地方渡海運來<sup>268</sup>。民國 38 年，金門與大陸尚未斷絕交通以前，金門地區的閩南式建築的石材、磚瓦、杉木，均仰賴福建地區供應<sup>269</sup>。誠如吳培暉的調查指出金門民宅所使用的石材並非本地石材，一般用的石材是來自廈門，富貴人家常用的精緻石材泉州白來自泉州，青草石來自泉州的玉昌湖<sup>270</sup>。民國 81 年出版的《金門縣志》也記載早期普遍在大陸採辦建築材料的貨源處：「石料以泉州之青石、白石為尚，花崗石，多採自廈門，近年本島自行開採，故石價頗廉<sup>271</sup>」。金門當地所用的良材同台灣傳統建築常用的大陸石材，有以下幾種：品質最佳的青斗石產於福建惠安縣黃塘鎮玉昌湖一帶（編號 608），色澤深綠色，質地堅硬細密，適於精確的細部雕刻，刻痕清晰。泉州白石產於福建泉州南安的花崗岩（編號 606），色澤偏白色，

<sup>268</sup> 鹿又光雄氏、鳥居敬造氏，《日據時期金門調查實錄 1937-1945》（南洋協會台灣支部，1938），頁 58。

<sup>269</sup> 楊天厚、林麗寬總編纂，《金門縣金沙鎮志》頁 395。

<sup>270</sup> 作者原文寫玉蔥湖，但並未查詢到相關資料。參照台灣早期廟宇所用青斗石的來源資料顯示為玉昌湖，筆者在此作更正。吳培暉，《金門澎湖聚落》，頁 78-79。

<sup>271</sup> 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金門縣志》，頁 405。

質地細密堅硬，由於產量少，甚為名貴。礮石產於福建惠安峰前村出產的花崗岩，又稱「峰白」(編號 603)，色澤灰白色，堅硬耐磨，不易風化<sup>272</sup>。

金門當地民宅建築及其他方面少用本土的花崗岩，多要從大陸購買石材的原因，吳培暉根據訪談說明有二：一是金門本島的石山多為私人所有，不能隨意開採；二是金門地形呈仙人倒地狀，若開採則破壞堪輿<sup>273</sup>。

前一說法，印證於筆者訪談山外村村民陳春木時表示：「山外那大間的洋樓(陳期宰洋樓，建於 1930 年)的石材都是請惠安來的石匠在金門的石山(太武山)開採的。當初開採石頭的位置是在現在的發電廠附近。早時在石山開下去有石材，山外這有兩處打石坑，山外西邊那邊上去有一處打石坑的山名叫『打古石』，另一處石坑是『馱驛坑』。另外在「林兜」那裡整個是一個打石坑，是從地下開採起。但林兜的石坑是林兜的人所有，山外這邊的石山的石坑是屬於山外的人所有，外村的人不能擅自來開採<sup>274</sup>」。

過東區的東溪村村老表示：「現存這尊的風獅爺的石頭是田埔後面海邊的「針麻礁」，這種石材比較細。鄭氏宗祠同樣也是用田埔海邊的石頭。這些石頭原本是屬於姓吳的，因為鄭氏有人(鄭用錫)做官才給他們打石(採石)，不然一般是不准別人去那打石<sup>275</sup>」。

田埔村鄉老柯能靜先生表示：「以早的石材，都是在金門開的，當時能跟大陸通，沒人會去大陸買。像那時大地在蓋一間雙落大厝，都是來田埔後的海邊來開挖石頭。請大陸打石師傅來這開挖石材來打石。打石師傅都是惠安人。太武山也有開挖石頭去蓋屋。當時的石頭都是在金門本地開挖，來金門作，沒人去大陸買」。

從這些說法可顯示，早期東部區域的石礦多屬宗族財產。位在當地石礦區域的過東區、內陸區的居民，因當地石材取得的便利性，表示出與其

---

<sup>272</sup> 莊耀棋，《在臺惠安峰前村蔣氏打石匠師群之研究》，頁 60-61；姚村雄，《台灣廟宇石雕裝飾藝術之研究》，頁 57-58。

<sup>273</sup> 同上註。

<sup>274</sup> 山外村村民陳春木先生(81 歲)報導。(96/7/17)

<sup>275</sup> 東溪吳先生(71 歲)報導。

他區域多需從大陸進口石材的不同看法。第二種說法如清道光《金門志》記載：「浯之山，本自鴻漸穿海而來，大小石團結皆石。濱海南安縣民日據其巔，群聚鑿伐，虧損地脈，經呈請示禁矣<sup>276</sup>」。這表示在禁止之前，金門石山有民眾前往開採。

早期石山雖多屬私人所有，但還是有如東溪村經允許仍可開採屬大地村吳姓居民所有的田浦區石材，鄰近石礦的聚落也有就近取用當地石材的便利性。然離當地石礦區較遠的東北、西北部內江沿岸及西部區域的聚落村民，則表達早期建築石材多需自大陸購得。離石礦區較遠的聚落，尤其是沿海聚落，早期受限內陸交通不便影響，內陸運輸反不若經由該聚落渡口透過海上運輸自大陸購買石材便利。

## (二) 民國 38 年以前金門的交通情形

民國 38 年左右國軍在未進駐金門之前，當地的交通情況仍然是「交通梗阻，外仰舟楫，內仗騾馬」。而且內陸的道路多屬羊腸小徑<sup>277</sup>。從明朝初一直到民國 38 年左右，島東跟島西之間主要是由兩條道路串連，一條是通往東北部的北線，一條是通往過東區的南線。從島西南部的金門城連結到東洲村後，才開始分成南北兩條路線，北線是通往島東北部的官澳村，明朝時金門城是當時的軍事與商業中心，官澳則是離縣城同安最近的渡口，設有官澳舖，官府的文書傳遞以及官員往來，經常經由此路，所以又被稱作「官路」。只是比其他小路略寬些的鄉間小路。另一條是通往島東南部的區域，同樣是從東洲村開始，通往昔果山後，會經過一間土地公廟（已損毀），然後就是沿著海灘行走，會經過尙義、成功，最後抵達雙打街，再改走山路通往東南部各村，由於是一條沿著海岸行走的路線，又被稱作「海沙路」。若是遇到漲潮時，就只能改走較為崎嶇的山路而且路程較遠<sup>278</sup>。

<sup>276</sup>林焜熿，《金門志》，頁 398。

<sup>277</sup>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金門縣志》，頁 1078。

<sup>278</sup>陳炳容，〈從金門所城到官澳巡檢司—金門古官路探索（上篇）〉，《金門季刊》48(1996)，頁 54-61。

清代以來，島西部的後浦為全島的政治中心也是最繁榮的商業中心，受訪的東部居民皆表示去後浦的主要路徑都會經過官路或海沙路，但早期交通不便，一年之中很少會去後浦。位在島東北部的西園村，該村村民黃金田（78歲）表示：「很少去後浦，除非有重要（婚喪喜慶）事情。去那買東西都用擔的，赤腳走路。到過東區，會經過沙美、埔頭、陽翟、鵲山、東沙尾等，很少到此區」。同樣位在東北部的山后村，村民林成碧（74歲）說道：「金門內陸的交通都相當不便，都沒車，最多騎騾馬，一般人都用走的，自己也曾從山后擔上百斤的東西走路到後浦賣，當時要有錢的人才能騎馬」。

過東區的東溪村，村民鄭建陵（77歲）表示：「過東區早時要去後浦，是走小路，經過的村有下新厝—前埔—亭下（閩南語音）—山外—湖前—海墘溪（又名雙打街、赤後街，今漁村）現陶瓷廠位置，開始走海沙；若是要往沙美，則會經過內洋—陽翟—東蕭—東埔—沙美，都是土路。較經常去沙美，因要有一市場買賣，新年會去那打一斤肉，米粉、大麵。去後埔較難，有重要事情才會去，有時一年也去不到一次」。

東南部的居民除了可從海沙路通到後浦，另外有山路，路徑如塔后村許女士描述：「另外可走山路，但較遠，會經過夏興、陳坑、平林、半山。走路去後浦，很少去」。

島西北部的古寧頭村北山村民李先生（約70多歲）表示：「這裡近後浦，比較常去後浦。早時的路不算小路，人走起來算寬，但路不夠寬到能行車。從村莊到後浦，會先經過西埔頭、山灶，之後是到西路邊（現在科技大學的南勢），那裡有個「路神」，之後就到後浦」。

內陸的交通連結性不強，而沿海的聚落偏向以灣澳與大陸連結，進行商業的交易往來等。《新金門志》指出：「大陸未陷前，內海交通，除小輪

船外，金門各渡（碼頭），均有小船赴大陸各地<sup>279</sup>」。沿著內江，從東北角的官澳沿著北海岸，一直到西邊的後浦、水頭的沿海海域，在清道光年間有十個正式的渡口，和大陸的漳州、泉州府，進行經濟交換<sup>280</sup>。

東北部的山后村，村民林成碧（74 歲）說道「那時村中有人力舢舨可自由通往，一艘船是 4、5 個人共有，大艘的是 10 幾個共有。要買水果、金紙等都是直接去福建買來」。島東北部的西園村，該村村民黃金田（78 歲）表示「當時西園有三艘帆船，各為三戶人家自有，三艘各從三個不同渡口出海，以防停船時撞船。船隻會拿鹽、蚵殼過去大陸賣，在去大陸買村內有人交代要買的東西，開張單買回來，從中抽成」。碧山村陳先生（民國 8 年出生）：「早時，官澳有一渡頭通大陸的蓮河，來往很方便。當時有金星輪靠在後浦的同安渡頭，每一天會來往金門跟廈門，是小艘的貨船。白天去晚上回來。一個月中的初 2、5、8、22、25、28，船會靠在浦邊、洋山那邊的西宮（鶯山廟）。碧山這邊的海，因為我們這是北邊，北風來這邊的海浪會很大，現在 7 月無海浪，8 月之後海浪會越來越大，不能開船，不然會翻船，只有 5、6、7 這三月可從此出海，8 月後都不能從這出海」。呂厝村：「以早坐船去大陸，從村莊這邊的雞髻頭（雞潯尾，今名雞鳴山）劉澳出海。那時坐金星輪，坐一次要 8 角元的紙鈔」。

過東區的東溪村，村民鄭建陵（77 歲）表示：「自己有船，魚曬成魚乾，有銷去大陸。自己去安海等賣。當時在內洋的海岸出海，無固定的港口」。

島西北部的古寧頭村北山村民李先生（約 70 多歲）表示「以前的船可以行駛村旁，有單桅、雙桅、三桅帆船，三桅的很大艘可以載很多人」。島西南部的后湖村民許丕奢：「以早會抓魚去大陸賣。作物、魚，都會去後浦賣，很少去沙美那賣」。內陸榜林村民許丕漳先生（民國 27 年次）：「以早去大陸『走水』，就是去買賣的意思，很頻繁，當時都是從後浦那搭小船

<sup>279</sup>許如中，《新金門志》，頁 702。

<sup>280</sup>李錫祥，《金門地區血緣聚落的社會空間組織》，頁 49。

去，不是自己的船，是有人設的，搭要付錢」。

而位在東北的內陸區的聚落要通往大陸必須到航程較短的東北部沿岸的渡口搭船較近。陽翟村民陳朝旺（83 歲）「38 年以前都是從官澳那坐帆船出海。碧山那邊的海離大陸比較遠。洋山、西園、劉澳、浦邊那邊也都有出海」。西吳村民吳文言：「以前去大陸，都是走路到西園海那位置坐帆船過去」。內陸區的聚落居民前往大陸的頻率少於沿海區域，如斗門村民陳清鏞（75 歲）表示：「很少去大陸，因在內地，港口稍遠。不會去大陸那邊買東西，是那邊會拿東西來來這裡賣。經商的才會過去那裡買，這裡也沒有人經商，都是沙美、浦邊那邊的人才有」。



圖 四-3 金門早期的內陸交通幹道與渡口

資料來源：陳炳容 1996、1998；許如中；訪談資料

早期東半島近石礦區的聚落，集中在東部內陸區、東北、東南部面向外江的沿海聚落，因石材取得便利，建材選用當地石材的比例提高。西半島則多是紅土層，石材供應不如東半島便利，加上內陸交通運輸不便，使

得西半島區多數聚落(西南區聚落除外)較少使用石材，若有使用石材多傾向透過海上運輸向大陸購買。東北部內江沿岸與大陸對渡頻繁的聚落亦是多從大陸進口石材，如這些聚落的居民表示早期較少會前往東部、東南等有石礦區的聚落，建材物資供應多仰賴大陸。

相關研究者解釋風獅爺的材質之所以石雕較多，其中以花崗石最大宗，是因金門當地有產花崗石的緣故。指出金門的風獅爺石雕較多，是因地質環境提供有利的條件。然民國 38 年以前設置的石雕風獅爺的石材中，有些經調查是由大陸進口的石材雕成，如北山風獅爺的石材是泉州白，得知石雕類不全然是金門當地所產石材。而一般偏白色、石色均勻的石材，金門較為少有，較可能是來自大陸的石材。早期石雕類多集中在東半島地區，磚泥類多集中在西半島，與東半島是主要的石礦產區，西半島的地質條件缺乏石礦是否相關。本文從早期村落型風獅爺的材質與來源，了解風獅爺的材質的來源與種類的選擇是否與聚落所在的區域條件有關。

### (三) 雕刻簡易的風獅爺的石材與聚落位置

圖表 四-2 雕刻簡易的風獅爺的石材

品名 (村落)	石材圖例	石材	產區	礦區
東山		◆花崗岩(細花) 灰白色、細黑點 分佈極密	◆后扁	近田埔、后扁礦區
東沙尾		◆花崗岩(細花) 石色灰白、細絲狀的黑點密佈	疑似田埔、后扁一帶	過東區內陸

下新厝		色黃、質粗、細小直線的黑雲母片	疑似本地石材	過東區內陸
溪邊		□花崗片麻岩	□似大安礦區的石材	近東南沿海礦區
下湖西郊(大)		□花崗片麻岩 表面風化石，易脆	□似大安礦區的石材	近東南沿海的石礦區 ★ 位下湖東的「下湖垵」，蔽南、西、北風，潮高一丈，可泊四百擔船七、八艘。
下湖東北郊		◎花崗片麻岩 ◆花崗片麻岩	□似大安礦區的石材	近東南區沿海的石礦區
東蕭		◎花崗片麻岩 ●花崗片麻岩	◎金門 ●似金門太武山開採的石材	東北部內陸，近太武山

西吳		◎花崗片麻岩 ●花崗片麻岩 表面風化石，易脆	◎金門 ●似金門 太武山附近的 石礦區的 石材	東北部內陸，近 太武山
下塘頭		石材質粗		東北部內陸
呂厝 1		石色偏白、黑 點、石質堅硬	疑為大 陸石材	近劉澳港。 最近的礦區太武 山斗門附近，但 仍有距離
呂厝 2		石色偏白、質 粗、風化嚴重		村民表示早期石 材來自大陸廈 門、石碼石材
何厝 1		石色墨綠，風化 嚴重	似后扁 煌斑岩	位在太武山騎馬 嶺西北麓前
何厝 2		◎花崗片麻岩 ●花崗片麻岩	◎金門 ●金門 疑似太 武山石 材	同上

斗門		表面似塗一層白灰		東北部內陸
瓊林西南角		灰白色，有黑點、石質堅硬	疑為大陸石材	近內江沿海
陽翟斜坡旁		●花崗岩（細花）。石色灰白、細絲狀的黑點密佈	●似碧山海邊「后扁」的石材	東北部內陸 近太武山及碧山的石礦區
陽翟聚源廟		色黃、質粗、細小直線的黑雲母片	疑似本地石材	東北部內陸 近太武山及碧山的石礦區
<p>劉澳、下蘭的風獅爺皆上色，未能查看石材種類，石材較為粗糙。 青嶼村風獅爺的石色質地似青嶼地區的花崗岩。 頂蘭是太武山石材。</p> <p>☆ 楊天厚、林麗寬的《金門風獅爺與辟邪信仰》 ★ 許如中（1959）的《新金門志》，各村居住棟數是據縣政府於民國 46 年底為止的統計資料。 * 林焜煌(1836)的《金門志》。 ◆ 張輝權，吳厝村石雕師傅提供。 ● 許嘉怡，安岐村石雕師傅提供。 ◎ 陳慶瀚教授提供。著《金門島地質調查與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地質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 □ 周志安先生提供，原花崗石石材加工廠管理員，民國 63 年進入花崗石廠，負責開採原石，73 年開始負責石材加工。</p>				

17 尊未上色的粗糙或簡易造形的村落型石雕類風獅爺，全位在東半島地區，其中有 12 尊位在東北部內陸、過東區、東南沿海區域，聚落皆鄰近

石礦區，也都是以當地石材來雕造。3 尊似用田埔、后扁一帶的花崗岩，3 尊為太武山的花崗片麻岩，似大安礦區的花崗片麻岩有 3 尊。另外 3 尊也似本地石材。而位在內江沿海的 2 尊風獅爺，石色白及其石材金門當地未見有，較似大陸石材。另有 3 尊目前未能確定。

金門的礦區大部分位在東部區域，鄰近東部區域石礦區的聚落，選擇風獅爺的石材，相當一致性地採用當地石材，然因當地石材多不適用雕造精細之作，因此多顯簡易或甚粗糙的造型。也可發現，粗簡者較少出現在鄰近礦區以外的地區，惟 3 尊簡易造形者出現在與大陸對渡頻繁的北部內江沿岸的聚落(呂厝、瓊林)，而這些少數簡易造形者位在內江沿岸區域，多選用大陸石材，顯見聚落選擇使用的石材來源是以聚落所在區域提供的資條件為主要考量，鄰近礦區的聚落就近取用金門石材。離礦區較遠、與大陸往來頻繁的沿海聚落則多選擇大陸石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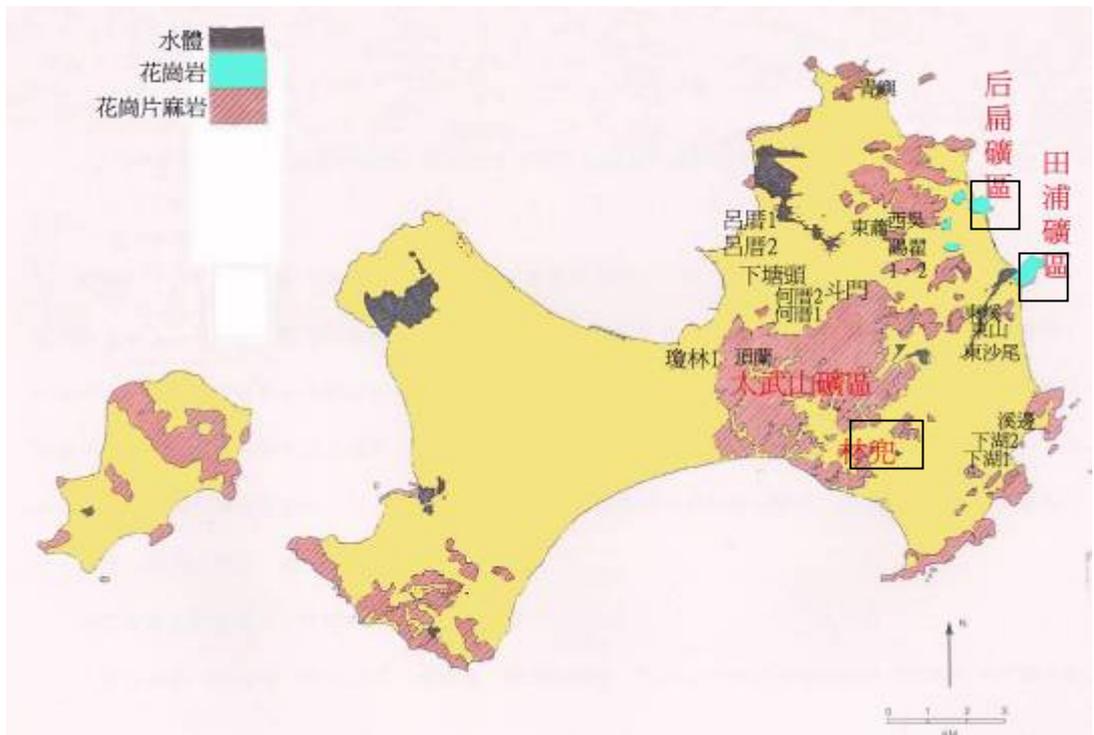


圖 四-4 簡易造形的風獅爺與金門石礦區之關係圖

圖片來源：92 年內政部金門國家公園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計畫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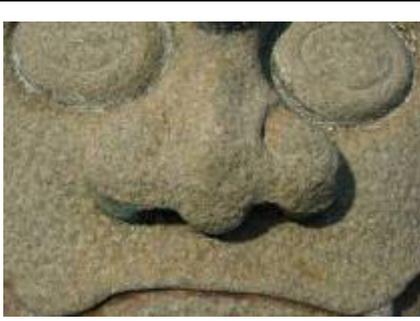
(四) 雕刻精細者的石材來源與村落位置

圖表 四-3 雕刻精細的風獅爺的石材

品名 (村落)	石材圖例	石材	產區	區域位置
東溪		●花崗岩 石色灰白、 細黑點密佈 (不若后扁 的細密)	●金門 田埔 海邊。 東溪 村民 表示 是田 埔海 邊的 「針 麻 礁」。	過東區 近海
陽翟 會山 寺前		●花崗岩 石色灰白、 細黑點密佈	●金門 田埔 海邊 的 石 材(不 若后 扁的 細密)	東北部內陸 近太武山及碧山的 石礦區
碧山 1		●花崗岩(細 花)	●金門 碧山 海邊 「后 扁」	東北部外江沿岸 有「后扁」的石礦區 ▼該村房屋砂石建 材多取自附近沿海。

碧山 2		同上	同上	(承上)★位後山北的「後山垵」，蔽東南風，潮高丈一二，可泊三百擔船百艘。
山后 下堡		石色灰白、 細黑點密佈 (不若后扁 的細密)	似田 埔石 材	東北部的外江沿岸 近后扁、田埔一帶的 石礦區。 ★村北有東割灣，村 東有許白灣。北部沿 岸古有臨獅頭、頂堡 海、竹官澳等灣澳， 可泊小舟至 400 擔 船計達百艘以上。
沙美 松樹 甲		暗綠色底、 尚有灰綠色 與墨色晶 粒、黑色細 絲。	非金 門石 材	東北部內陸 近金山港
塘頭		●石材較粗 色白	尚未 能確 定	近東北部內江沿岸 * 附近有官澳渡，通 往大陸安海（金門 志）。
西園 入口 處		石色均勻無 雜紋，凹處 白、凸起面 色黃	大陸	▼村西北的西江，古 有西黃渡，日據前每 日有船舶往來大陸 蓮河等地。

西園 廟後		石色均勻無 雜紋，凹處 白、凸起面 色黃	大陸	(承上) 東北部內江沿岸 附近無礦區
田墩		◎白色花崗 岩。  石色均勻無 雜紋，凹處 白色、凸處 灰色。	◎大 陸	近東北部內江沿岸 附近無礦區
洋山 1		◎白色花崗 岩	◎大 陸	東北部內江沿岸 附近無礦區
后宅 1		白色花崗岩	大陸	近東北部內江沿岸 附近無礦區
后宅 2		白色花崗岩	大陸	同上

浦邊 1		◎白色花崗 岩	◎大 陸	東北部內江沿岸 附近無礦區
浦邊 2		◎白色花崗 岩	◎大 陸	同上
湖前		石色白，有 黑點，質地 堅硬細緻	大陸	南部 外江沿海地帶  附近有「雙打街」(現 在的「漁村」。古時 的魚貨集散地。(見 陳坑)
成功		◎偏白色花 崗岩	◎大 陸	南部 外江沿海地帶 近太武山與尚義軍 醫院後的石礦區 ★位陳坑南的「寮 口」，蔽北風，潮高 一丈，可泊巨型登陸 艇。
瓊林 東北 角		石色均勻， 質地堅硬細 緻	大陸	★位瓊林後沙西的 「平林海」，蔽南 風，潮高一丈，可泊 四百擔船四百艘。 北部內江沿岸

古寧頭北山		泉州白石 白色花崗岩、石材質地堅硬細緻	大陸	★古寧頭港。為通潮五港之一。在古寧頭烏沙頭入潮。潮高約丈一二，可泊四百担船約一百艘。西北部內江沿岸。附近無石礦區
小古崗		色灰白，佈滿小片狀黑點，雕刻的線條不清晰	似大陸	★ 在狗山坵處，蔽東風，潮高丈二，可泊小舟。位古崗東南的大坵，蔽東風，潮高八尺，可泊小舟。 西南部 外江沿海地帶。附近有石礦區
歐厝		位地雷區，遠距觀察，石色灰白，雕刻線條清晰	似大陸	西南部 外江沿海地帶 ●歐厝溫潭早期有開採石礦。

後水頭 1 風獅爺表面上色，未能查看石材種類，故不納入。

☆ 楊天厚、林麗寬的《金門風獅爺與辟邪信仰》

★ 許如中（1959）的《新金門志》，各村居住棟數是據縣政府於民國 46 年底為止的統計資料。

\* 林焜煌(1836)的《金門志》。

◆ 張輝權，吳厝村石雕師傅提供。

● 許嘉怡，安岐村石雕師傅提供。

◎ 陳慶瀚教授提供。曾著《金門島地質調查與研究》。

21 尊未上彩的精細造形者，多達 15 尊位在沿海聚落，多數是採用大陸的石材，多數石材質地堅硬細緻，是適於雕造的良材。其中又有 10 尊集中在與大陸對渡最為頻繁的內江沿岸一帶的聚落，此區域因沿海資源豐沛，與對岸交易頻繁，聚落經濟發展條件佳，交通往來便利，這些有利條件，使製作風獅爺的石材多能選擇大陸進口的良材。另外沙美松樹腳的風獅爺所用石材似大陸石材，該聚落位在近金山港的位置。精細者有少數 5 尊出

現在當地礦區附近的聚落，這些聚落都選擇鄰近礦區的石材來雕造，但能作精細的雕刻，也與其所使用的是當地較細緻的石材有關。5 尊位在東北、東部的過東區及內陸，陽翟、山后、東溪採用當地田浦石材。碧山村 2 尊風獅爺採用后扁石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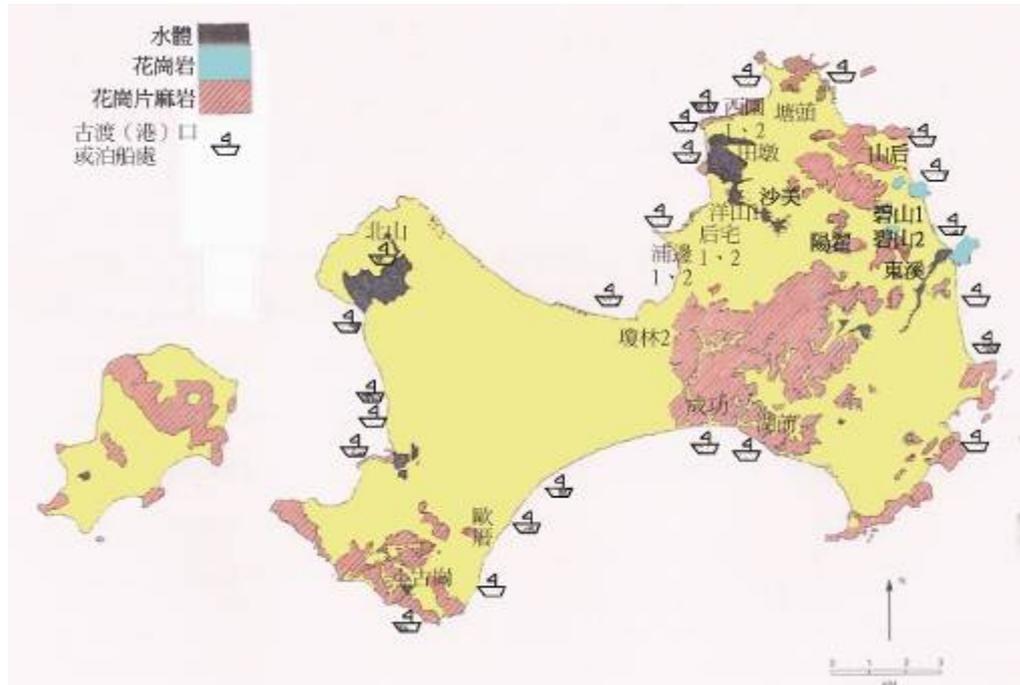


圖 四-5 造型精細的風獅爺與渡口之關係圖

資料來源：92 年內政部金門國家公園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計畫書；許如中《金門縣志》

與粗糙者的情形一樣，聚落選擇製作風獅爺的石材，可以從聚落所在的區域的地理、資源條件而有明顯區別。位在礦區附近的聚落，如碧山、山后都是發展興盛的聚落，這些聚落能雕造精細的風獅爺，兩聚落雖位在沿海之處，近有渡口可往返大陸，但因近處出產細緻石材，還是選用當地石材來雕造；位在北部沿岸的聚落離當地礦區較遠，因與大陸交通往來便利，都是選用大陸石材。南部沿岸的成功與湖前村雖近有小區域出產較細緻的石材，但仍是選擇從大陸進口石材。西南部的小古崗與歐厝近有石礦區，但多是石材較粗糙的花崗片麻岩，兩聚落都是選用大陸石材。

雖然造型精細者亦有選用當地石材來雕造，但精細者多數還是以大陸石材較多，簡易造形者明顯都是選用當地石材。這也顯示石雕類風獅爺造

形的精簡程度，明顯會受到聚落所在位置的區域條件影響。位在往來大陸便利且發展興盛的聚落，都是選用大陸的良材，製作的造形也都較為精緻，如內江沿岸一帶的聚落的風獅爺；鄰近有礦產資源的聚落，都就近用當地粗糙或較細密的石材，因此也較多粗簡之作，這種情形又以石礦資源較豐的東半部聚落最為明顯。

#### (五) 磚泥類風獅爺與聚落區域資源

民國 38 年以前到戰地政務時期設置的磚泥與石雕類風獅爺，形成各自集中於西半島及東半島的現象，解嚴後已不明顯。針對早期東半部的金沙與金湖鎮以石雕製為大宗，西半部的金城鎮與金寧鄉則是以磚泥製為主，許蕙真解釋磚泥是晚於石雕的發展，推測兩城鎮部分設立較多磚泥類風獅爺，是因設置時間晚於東半部的聚落。訪問西半島村民的說法，多數認為早期石材貴，土料(磚瓦)較便宜，主要是經濟問題。但西半島設置磚泥類的聚落亦有大中型規模的聚落，若是因經濟因素才選用磚泥，為何東半島規模小且經濟發展有限的聚落仍可用石雕製作？

上述從聚落位置說明聚落所在的區域條件影響風獅爺石材的選擇，東部區域石礦資源豐，鄰近的聚落都採用當地礦區的石材。石材取得的便利性，也使得東部區域小型規模的聚落，能以石雕製作風獅爺，是因有鄰近石礦資源的供應，但大多是用粗糙石材，雖能以石材雕造，雕造的形式卻相當簡易。東半島區域有廣大面積的石礦資源，具有取得石材的優勢。西半島惟西南區域有岩石裸露，其餘區域皆是紅土層地質，相對於東半部，石材取得不甚便利，連住屋廟宇建材也少用石材。如石雕師傅張輝權表示：「『後面』(指東半島)的石頭較多，包括蓋房子，石頭也比較多，可以砌整面石牆。『前面』(指西半島)用的比較少，因有石頭的地方比較少」。

近有石礦的西南區的聚落，建築物多用石材，如歐厝村、小古崗、金門城。但位在西部紅土層區的聚落，如昔果山、后湖的建築少有整面牆全是石材，常見為下面為石條，上面皆以紅磚砌成。位於西北沿海的湖下村，

《湖峰鄉土誌續輯》描述民國初年經由僑匯資助及民國 36 年經商致富而出資興建的洋樓，建築材料都使用磚瓦、福杉、白灰。磚瓦、福杉全由大陸漳碼運來，白灰是金門當地自產<sup>281</sup>。西北部的安美村村長蔡輝進表示：「以早經濟不好，要用石材不簡單。38 年以前建廟比較沒有用石材，也是有用石材，但只有下面幾條用石材，比較捨不得用。也沒有打石師傅。當時的廟較粗糙，不像現在材料比較好。建廟的材料：木料、杉料都是從大陸來」。相較於西半部的聚落建築少用石材，東半部的聚落建屋較常用到石材，如清光緒 2 年（1876）興建至光緒 26 年（1900）完工的山后中堡的十八間宅邸，其建築石材等來自泉彰、江西各地。東北部內陸的何厝村陳允南先生（84 歲）表示家中屋宅是民國 20 年建，由陳先生的父親親自蓋的。全用石頭砌成，石材從同安用船載來，歷時三年才完成。

同樣的情形發生在早期聚落選用製作風獅爺的材質上，也是東半島多用石材雕製，西半島僅有 5 尊用石材（包含遺失者，多數是位在西南區），其餘皆用磚泥製作（圖四-4）。這與西半島的聚落取用石材的便利性不若東半島容易有關。西半島地區多採用便於運輸及價格比石材便宜的磚塊，以及金門當地自產的白灰（蚵殼灰）的材料。如《新金門志》記載：「舊日建築材料，松杉磚瓦，均從大陸運來，本地所產者，為石灰蠣灰<sup>282</sup>」。金門本地製作磚泥風獅爺所需的白灰的製造地，《金門縣金沙鎮志》記錄：「民國 38 年以前，金門從事燒蠣殼灰的村落有西園、洋山、後沙、古寧頭、湖下等地。這些村落北部沿海，因有產牡蠣，蠣殼可以利用火燒成灰，作建築材料（粘著的材料）」<sup>283</sup>。西半島地區多選用便於取得的材料來製作。

另外，從晚近風獅爺的製作，可以了解風獅爺的尺寸、配飾物多是由神明指派，非村民或石雕師傅可擅自決定。如此的話，安岐村近 4 公尺高的磚泥風獅爺，若是由神明指示下的尺寸需求，在早期，要以石雕製作，

<sup>281</sup> 楊志文，《湖峰鄉土誌續輯》（金門縣：金門縣湖峰社史料編纂委員會，1998），頁 123。

<sup>282</sup> 許如中，《新金門志》，頁 279。

<sup>283</sup> 楊天厚、林麗寬總編纂，《金門縣金沙鎮志》，頁 395。

不管是材料運輸、經費等都是極為困難之事。因此以磚泥材料來塑造大型尺寸的風獅爺，相對來說在材料的取得及泥塑的製作方式是更為便利且可行的。無怪乎，以磚泥製作的風獅爺多屬中大型。

西半部的聚落受限到所在區位的地理資源條件影響，不若東半島區域多石礦區增加使用的便利性，西部區域的居民多選用對於該區來說更易取得的磚塊白灰為製作風獅爺的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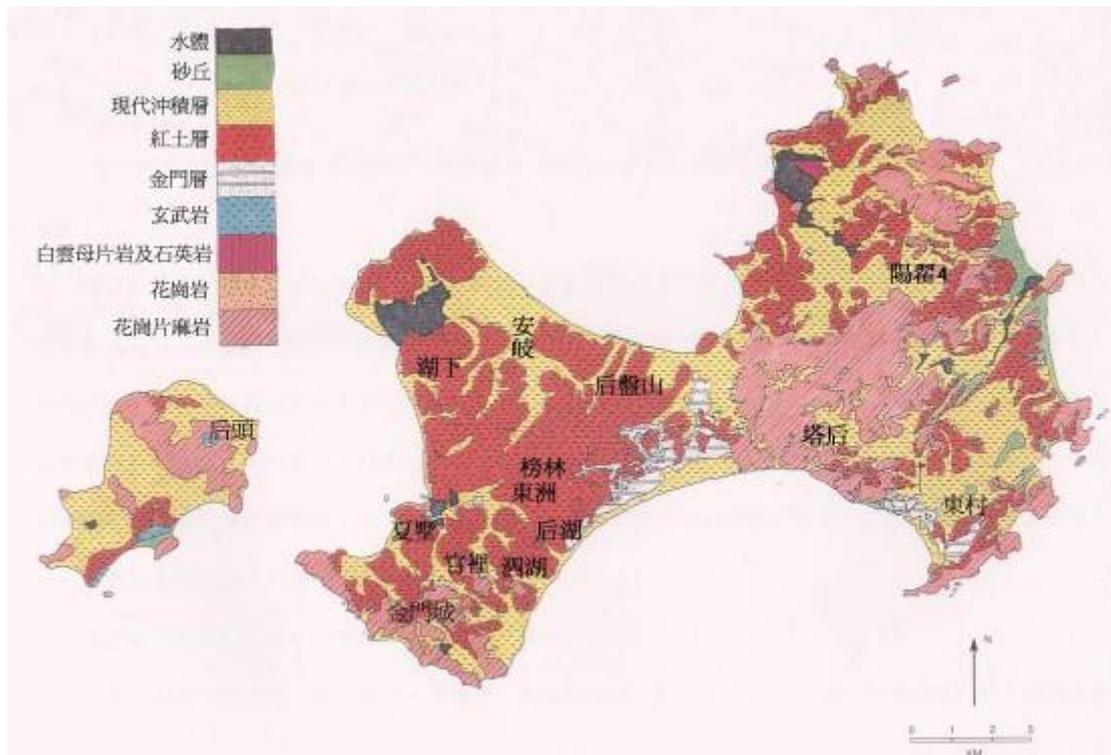


圖 四-6 早期磚泥類風獅爺的分佈與紅土層地質  
92 年內政部金門國家公園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計畫書

表格 四-5 磚泥類風獅爺與聚落區位

行政區域	品名(村落)	材質	區域位置 礦區運輸
金湖	塔后	灰泥	東南部偏中間內陸。近有林兜、山外的石礦區
金湖	東村(舊)	灰泥	東南部偏內陸。近有大安、料羅礦區
金沙	陽翟4 會山寺後	灰泥	東北部內陸。近有太武山
金城	官裡	內部紅磚，外 灰泥	西南部偏中間內陸 附近無礦區
金城	夏墅	灰泥	★ 下市港。約可泊四百擔帆船一百餘艘 西部內江沿岸。附近無礦區
金城	泗湖(舊)	灰泥	西南部外江沿海地帶。附近無礦區

金城	金門城東門(舊)	灰泥	西南部外江沿海地帶。近有石礦
金寧	榜林(舊)	灰泥	★ 榜林垵，位昔果山東，蔽西風，潮高八尺，可泊小舟 西南部偏中間內陸。附近無礦區
金寧	東洲(舊)	灰泥	西南部偏中間內陸。附近無礦區
金寧	后湖(舊)	灰泥	★ 位后湖東邊的「拉網垵」，蔽西風，潮高九尺，可泊小舟 西南部外江沿海地帶。附近無礦區
金寧	湖下(舊)	灰泥	★ 位湖下東的「湖下海」，蔽東北風，潮高丈五六，可泊四百擔船三百艘 西北部內江沿海地帶。附近無礦區
金寧	安岐	內部紅磚，外紅瓦，最外層塗白灰	西北部內江沿海地帶 附近無礦區
金寧	后盤山	早期用內部磚石木構架，外塗石灰、糯米漿混煉的材料	西北部偏中間內陸 附近無礦區
烈嶼	后頭(舊)	灰泥	烈嶼東北部

### 小結

由於早期島嶼內陸交通連結不強，沿海聚落的海上交通便利，聚落所在區位的地理資源條件，便決定風獅爺材質的選擇。

早期多數石雕類造型精細者位在東北至西北的內江沿岸一帶(除中部以外)，離金門產石礦之區域稍有距離，內陸交通運輸又相當不便。內江沿岸離大陸沿海近，透過內陸運輸反而不若尋海運路徑從大陸運送石材到這些沿岸聚落更為便利，而且這些沿著內江一帶有許多大、中型聚落或經濟發展條件佳的聚落。所以在離大陸近且對渡頻繁，聚落經濟發展亦盛的情況下，多能從大陸進口質地細緻的良材，雕造出來的造型也多是精細者。

石雕類造型粗簡者的聚落多位在東部內陸或東部面向外江的沿岸，前者離沿海渡口處有段距離，且早期內陸交通路徑多屬羊腸小道，交通運輸工具是靠騾馬運送物資，若再透過海運及內陸運輸石材實屬不便；位在東部沿海的聚落，因是面向外江的沿岸，離大陸較遠的區位，所以這些區域

的聚落，都無透過海運購買大陸石材，而是在近有石礦區的資源條件下，採用當地石材製作。因此東部區域不管是大、中、小或極小型規模的聚落，多因便於取得鄰近石材，都用當地石材雕鑿風獅爺。但也因當地石材多數質地粗，少數質細，若無經濟能力或是聘請不到雕工精湛的石匠，其造型樣式也會因此較為簡易或更顯粗糙，如極小型的聚落。而如東部內陸區域一些中型發展興盛的聚落，也因近有石礦資源，多採用當地石材，然而一村雖能設置多尊風獅爺，但造形簡易，如陽翟、何厝等。但也有應用當地較細的石材，雕造出精細作品者，如碧山、山后等，都是早期發展亦盛的聚落。

因此，早期石雕造型的精簡程度的差異，多受到聚落選用的石材品質差異的影響。聚落製作風獅爺的石材選擇，則受到內陸交通不便影響，使聚落呈現封閉性狀態，因此聚落所在的地理區位便決定該聚落取得石材的管道，位在當地石礦區附近的聚落，多數選用鄰近石材來製作；位在沿海與大陸對渡頻繁的聚落，多選用大陸石材。不過，造型雕造精簡，不僅受到聚落區位限制使用的石材影響，聚落的經濟發展也決定所使用的當地石材能否雕造精簡的關鍵，以及是能否自大陸購買良質石材的條件。同時，聚落所在的地理區位也決定了製作風獅爺材質的選擇，由於西半島區域的聚落受限石材資源供應條件不若島東佳，製作風獅爺的材質多選用取得便利的磚泥材料來製作。

### 第三節 風獅爺的造形與聚落(民國 38 年以後)

金門實施軍管的 40 幾年期間，製作的村落型風獅爺僅有 8 尊，而解嚴後短短 14 年間即製作了 12 尊的數量。軍管期間製作的造形皆呈簡易的雕塑程度。解嚴後製作的風獅爺，一致性採用品質精細的石材，雕刻造形精確，體型碩大。不若早期風獅爺的造形，雕塑程度呈現明顯差異。軍管期間製作的簡易造形者及解嚴後一致的精細造形，是否與聚落的規模、經濟

發展產生關連？聚落位置對於石材及材質的選擇還是有所影響？

(一) 戰地政務時期設置的風獅爺與聚落環境之關係

民國 60 年以前製作的全是磚泥風獅爺，皆簡易造形者，是否能與當時的聚落規模呈一正比關係，並顯示其受到聚落的經濟因素之影響？由表四-6 可知，大型規模的湖下村設置 1 尊，但僅屬於該村一個甲頭所有，非全村集體出資；中型聚落的后湖、昔果山，各設置 1 尊；小型聚落的泗湖與東村，也各設置 1 尊。不同規模的聚落製作的風獅爺全是造形簡易者。民國 70 年至 80 年設置的風獅爺，皆是石雕類。中型聚落的後水頭村，設置 2 尊石雕風獅爺，造形亦屬簡易，體型嬌小。以上造形簡易者平均出現在大中小型規模的聚落中。造形較精細者，僅有沙美西甲 1 尊，雖位在大型聚落的沙美，但僅屬西甲所有，體型嬌小。從這時期聚落的戶數或人口數的規模與風獅爺造形精簡之間難有一明確的規則關係可呈現。以下從訪談與文獻資料關於戰地政務時期製作風獅爺的環境條件等，來瞭解這時期風獅爺的造形製作多簡易、少精細的因素。

國軍入駐金門後，改善島內交通，縣志紀錄從民國 38 年開始修築公路，到 76 年為止，公路全長 362 公里，密度每平方公里有 2.450 公里，內陸交通四通八達<sup>284</sup>。然而，內陸交通的改善，風獅爺所用材質區域化的現象依舊，西半島的聚落全採用泥塑，東半島全都以石雕製作。難道風獅爺的材質選用並未因內陸交通改善解除過去聚落所在區位受限交通形成取得資源的封閉性？這時期製作的風獅爺，因皆有設置年代，可清楚地瞭解影響製作風獅爺造形的環境條件。

民國 60 年以前有鎮煞需求而需設置風獅爺的村落，皆以磚泥製作或者直接挪用現成石獅來設置。在這一期間內，內陸交通改善，但軍方嚴格管制人民平日的生活行動。並且切斷了過去仰賴大陸的物資供應的管道，因此製作風獅爺所需的人才物資都極為缺乏。而且當地太武山或是沿海的石

<sup>284</sup>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編印，《金門縣志》，頁 1079。

礦區，在國軍進入後，都成為軍隊駐紮及邊防之地。因此，戰地政務早期因政治軍事因素，促使當地聚落對外、對內都呈封閉狀態，對聚落選用風獅爺的材質及製作也囿於有限資源的運用。

而在民國 40 至 50 年間猛烈戰火不時襲擊的情形下，湖下村於民國 43 年時重立一尊泥塑風獅爺，村民表示這尊風獅爺是由靠近風獅爺的甲頭的村民出資，由於湖下村過去就有用泥塑材質來塑造風獅爺的傳統，加上金門當地又有泥塑師傅，泥塑材料的價格也較為便宜，金門本地又自產白灰，因此當時比起製作石雕風獅爺是更為便宜也更可行。

民國 50 年時，金門就有少數村落已陸續開始進行廟宇重修的工作<sup>285</sup>，顯示民眾開始有餘力關心村中的公共事務，也表示稍有經濟能力去進行信仰活動。青嶼村的村民也在民國 50 年時重立一尊風獅爺，替補先前作軍事建設時遺失的風獅爺。不過，該村是直接挪用現有的民宅石獅，同樣受到當時戰時環境的影響，除經濟上的考量外，還有許多現實環境無法配合的因素，因過去該村的石雕師傅也多是從大陸聘請過來，所以戰地政務初期要再重新製作石雕風獅爺是有其現實條件的困難，如受訪的青嶼村民表示：「過去該村的石雕材料都是本島的。打石的都是大陸師傅。大陸惠安的石雕師傅最有名，他們自己過來這打石<sup>286</sup>」。因此，在當時的環境下，村民挪用原本設置在民宅的私人石獅來代替，算是一權宜之計。

從民國 58 年開始到 70 年代，是廟宇重修或是新建的盛期，一來是當時兩岸已逐建停止砲擊，民眾生活趨於穩定。二來是經濟上逐漸有所發展，從民國 41 年到 50 年這十年間，美援機構（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簡稱農復會，即今日的農委會）提供金門許多補助款，補助土地改革與農村建設方面<sup>287</sup>。原本金門各聚落是以農漁業為主的自然經濟的生產型態，國軍入駐金門後，消費量大增，當地的聚落與城鎮的商業也逐漸繁盛，如金門

<sup>285</sup> 宮廟寺宇概況參照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金門縣志》，頁 490-501。

<sup>286</sup> 青嶼村張清平報導（78 歲）。

<sup>287</sup> 金以蕾，《金門開放觀光的社會變遷研究》，頁 19。

縣志的經濟志中金門歷年商店等數及家數的統計表顯示，從民國 43 年有 1,002 家，到 52 年則成長為 2,091 家的商店數<sup>288</sup>。金以蕃的調查研究指出在民國 39 年至 69 年期間，金門聚落的經濟型態，從原本傳統的農、漁、牧產業，聚落裡開始有居民經營家庭式的小生意，主要針對軍人的消費，經營項目像是賣小吃、販賣軍用品、洗或修補軍服、或是撞球等<sup>289</sup>。另外，政府在民國 62 年推動農村的農牧漁業建設並補助經費、民國 65 年實施「金門三民主義模範縣六年建設計畫」，其中包含著經濟發展項目。雖然金門的經濟漸有發展，有越來越多的村落進行廟宇的重修或新建，但運用到石材的部分還是很少，主要原因還是經濟因素的考量，根據金門當地的石雕師傅的張輝權表示：「以前金門在建廟，民國 5、60 年比較困難時，廟的門會用幾條門白，是門的下面那條用石頭，上面用的是木材，一間廟也是好了，到金門 60 幾年經濟建設，經濟慢慢復甦時，用石雕慢慢變多，但頂多用在門，細節的雕刻都沒有，因為經濟的問題。70 幾年時更好，又可以打造石窗等，都是人民經濟的問題，我們也都是依要求來作的<sup>290</sup>」。即使到民國 60 幾年，廟宇的重修或新建，因考量石材的價格較為昂貴，因此會使用到石材的部分相對就減少許多。

后湖村在民國 58 年時重製風獅爺，泗湖村是在民國 60 年重製風獅爺，昔果山村則是在民國 60 年時新設了一尊風獅爺。這些村落之所以能在這個時期重製或新設，也是因為有現實條件的配合，一是因它們都是用金門當地出產的紅磚為架構及蚵殼灰來塑造，二是當地也有泥塑師傅可聘請。除了可能是石材價格比較昂貴的考量，因此用泥塑來製作的因素，另外就是前兩個村落原有的但已遺失的風獅爺就是以泥塑製成，因此，再重新製作，村民依舊還是依循著傳統作法。況且，金門當地的石匠們對於製作辟邪物

---

<sup>288</sup> 參照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金門縣志》，頁 1038-1041。

<sup>289</sup> 金以蕃，《金門開放觀光的社會變遷研究》，頁 85。

<sup>290</sup> 吳厝村張輝權石雕師傅報導。

都有所忌諱，多不願幫人製作風獅爺等辟邪物<sup>291</sup>。泗湖村的風獅爺也是用泥塑製成，但據當時參與設置過程的歐老先生（人稱「泗湖伯」）說：「（泗湖）這尊風獅爺，全金門的師傅沒人敢（作），我們村的廟是代天巡狩宮，境主是柳王爺。請不到師傅，就去跟柳王爺說，說沒人敢來作，若有人要來處理，他（王爺）就負責保護他（師傅）<sup>292</sup>」。可見匠師們對於製作辟邪物有其忌諱，更增加當時要製作風獅爺的困境。

昔果山村的薛姓村民也表示即使當時金門已經開發石材了，但也找不到人來雕刻，當時有到處打聽找人來作，但就是找不到泥塑師傅可以來製作風獅爺，後來是因為高砲營裡有一位外省人會作，所以就請他來設計、製作<sup>293</sup>。

從民國 55 年以後，金門的人口數字逐年攀升，到 60 年時左右達到 6 萬多人口數字的高峰，顯見金門整體社會局勢逐漸趨向安定的現象，但在 60 年代中後期人口數又逐漸遞減，這是由於台灣經濟建設的進步繁榮，工業興盛，提供更多工作機會，因此紛紛有許多金門人移往台灣謀生<sup>294</sup>。黃振良在《蠔鹽之鄉話西園》描述那段期間西園村村民的生活變遷：「到民國六十年代，台灣的經濟腳步起飛，金門鄉親大量遷台…。家被毀，無棲身之處的西園人，暫遷往山外做小生意維持生計的不少，當時的新市區剛規劃，…一切建設才剛開始，正是各種生意開始的契機。…另外，有些人則遷到沙美或金城兩個城市，做小生意維持生計<sup>295</sup>」。這樣的社會變遷不只發生在西園村，也如同其他各大小聚落的縮影。

該書中還記載著西園村「聖義宮」廟內的碑文，寫道：「本廟建於五十三年間，值八二三戰後，村民他遷頗眾，百廢待舉之時，力有不逮，因陋而就簡，建築不具規模，實難以彰忠義而慰神靈。二十年來金門經建突飛

<sup>291</sup> 吳厝村張輝權、安岐村許嘉怡石雕刻師傅報導。

<sup>292</sup> 泗湖村歐贊生先生（84 歲）報導。

<sup>293</sup> 昔果山村薛先生（18 年次）報導。

<sup>294</sup> 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金門縣志》，頁 360-362。

<sup>295</sup> 黃振良，《蠔鹽之鄉話西園》，頁 224-226。

猛進，民生富足安和，而廟宇重建之議復起，…<sup>296</sup>」。「聖義宮」初建時，是戰爭剛結束後所興建，規模小又簡陋。後來村落居民們又在民國 75 年時重建，這時民眾的經濟生活已普遍好轉，才有能力將廟宇翻修得比以往更精美些。聚落居民的經濟能力普遍提升，再加上軍事管制逐漸鬆綁，民國 52 年初開放民眾自由向台灣採購物資，但民生必需品仍受限於物資供應處管制。民國 81 年的〈金門統計年報〉統計民國 60 年至 80 年間金門港輪船進出港的總噸數，呈現了明顯增加的趨勢<sup>297</sup>。而且民國 60 年金門正式設立花崗石廠籌備處，開始採銷石材<sup>298</sup>。因此，戰地政務後期製作的風獅爺，有較多資源提供選擇，都能以石材雕造。

晚期有因失竊而需重製的後水頭村 2 尊與沙美西甲 1 尊，都是石雕。前者重製的 2 尊風獅爺的造形、體型與失竊的其中 1 尊的樣式與體型相符。沙美西甲重製的風獅爺，是西甲的葉維敬的父親請當時住在台灣的親戚去花蓮訂製一尊與原作品同樣小型及蹲姿的樣式。從越近晚期所雕造的作品越見精細，可知晚近居民的經濟生活提升，並有更多提供資源的管道產生相對地影響性。

戰地政務前期受到政局軍事影響，居民經濟生活的困頓，材料供應受限，本地匠師少且有製作忌諱的信仰因素影響，使這時期的風獅爺的造形多雕造得較為簡易。但後期隨著經濟普遍好轉，並且可至台灣製作的管道，晚近的風獅爺才能有精細造形的表現。

表格 四-6 戰地政務時期的風獅爺的材質、體型、聚落規模

品名/年代	材質/產區	尺寸 (高×寬 ×深)cm	數量	聚落規模(戶數)	區域
湖下 約民國 43 年	金門	130×64 ×86	1	★ 222 戶 ★ 193 棟	西北部內江沿海 地帶

<sup>296</sup>同上註，頁 181。

<sup>297</sup>金以蕾，《金門開放觀光的社會變遷研究》，頁 39。

<sup>298</sup>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金門縣志》，頁 1070。

		中型		(全村棟數)但該風獅爺只屬其所在位置的甲頭)	
東村 民國 57 年。民國 80 年代風化	泥塑 金門呂榮和師傅捏塑	已毀	1	◇39 棟	東南部偏內陸
泗湖 約民國 58 年	金門	190x58 x90 大型	1	◎35 戶 224 人	西南部外江沿海地帶
后湖 約民國 58 年	水泥 金門	206x72 x116 大型	1	◇89 棟	西南部外江沿海地帶
昔果山 民國 60 年	金門	158x60 x78 中大型	1	◇56 棟	西南部外江沿海地帶
後水頭 北境汶德宮 東境村後 兩件先後失竊，民國 70 至 80 年先後重製	表面上色 北境由金門頂堡翁姓師傅雕造 東境由大陸師傅製作	48x46x 46 46x23x 26 小型	3(重新製作 2 尊)	◇77 棟	東北部內陸
沙美西甲 (原件遭竊，民國 74 年重製)	似觀音山石。石色深灰綠，表面佈滿密密麻麻的毛細孔/台灣	56x20x 24 小型	3	◇210 棟 (此為沙美六甲的棟數，但該風獅爺只屬其中西甲一甲頭所有)	東北部內陸

〈東珩風獅爺〉不納入之因：民國 38 年遺失，民國 40 年挪用軍方現成石獅。

〈青嶼風獅爺〉不納入之因：☆現在的風獅爺是在約民國 50 年左右挪用私人民宅的石獅替代戰時遺失的風獅爺。民國 38 年遺失的是 1 尊約 3 尺高的石雕風獅爺。

〈中蘭風獅爺〉不納入之因：據村民表示是約民國 50 年左右設立，原是私人屋宅牆壁上的牆垣型風獅爺。

☆資料來源：楊天厚、林麗寬的《金門風獅爺與辟邪信仰》

◆ 張輝權，吳厝村石雕師傅提供。

○ 民國 39-44 年度的戶數資料：李錫祥，《金門地區血緣聚落的社會空間組織》抄錄自金門行政公署戶籍登記簿

★資料來源：許如中(1959)的《新金門志》，各村居住棟數是據縣政府於民國 46 年底(1957)為止的統計資料。

◇資料來源：民國 81 年出版的《金門縣志》，因民國 47 年 823 之役後，毀損民房甚多，此金門居宅數的資料為民國 66 年為止的統計資料。頁 253-256

◎金城鎮公所民國 60 年的〈人口統計月報表〉。

## (二) 解嚴後設置的風獅爺與聚落之關係

解嚴後至今製作的 12 尊村落型風獅爺之中，高達 11 尊都是以石材雕造，而且都是品質細緻的石材，造形雕作精細，體型碩大。這是因近在咫尺的福建出產品質佳且價格便宜的石材，且石雕師傅眾多。因此，吸引了想重新設置或新設風獅爺的村落紛紛向大陸的造石工廠等訂製。

解嚴後，許多村落陸續向大陸的石雕工廠訂製風獅爺，為回復村落中在戰時遺失的風獅爺辟邪物，如榜林、后頭、官澳、山外等村。在民國 90 年初正式實施小三通後，交通運輸便捷，陸續有村落循此管道至大陸訂製風獅爺。如金門城、后沙村的風獅爺，都是經由小三通的管道，至大陸訂購，並循此路徑運回金門。后沙村村民表示：「是村民自己到大陸去找石雕工廠製作。工廠在泉州惠安，當初那邊有好幾間石雕工廠，那邊都有展示風獅爺，先看哪間做的比較好一些。…此尊風獅爺（不含座）要六萬多元，透過小三通運來，運費昂貴，光是大陸那邊報關就要好幾千元<sup>299</sup>」。而像官澳、榜林、官路邊等村，都是透過金門的石雕師傅的介紹，到大陸的石雕工廠訂作。

這時期各聚落製作風獅爺的資金來源，多數不是向每家戶收取「人口錢」的方式。有些是出自村廟民眾捐獻的錢，如后頭、后沙村的例子，而且其風獅爺的製作，是等到村中廟宇或宗祠需重整之時，才一同建置。或是如金門城北門的情形是由村裡生活較富裕的少數居民捐款。甚至還有如官路邊村，由金城鎮公所出資，包含在鄉村美化的工程經費中。官裡村也於民國 96 年重修風獅爺時，由金城鎮公所補助底座的費用，本體部分則來自村廟基金。民國 97 年安岐村風獅爺重修，是由觀光局支付經費。近年來，由於風獅爺也成為觀光文化的資產，其蘊含的價值從村落的信仰價值延伸

<sup>299</sup> 后沙村許水盤先生（民國 33 年生）報導。

至代表一鎮，甚至成爲金門的一種地方文化形象，具有觀光及文化的價值。因此，風獅爺的製作及重整，不僅是聚落居民的參與，更擴及至整個鎮或縣府參與之事。不過，實際情況瞭解還是由村民主導，政府是補助經費、提供建議的角色。

解嚴後製作的風獅爺造形雖皆精細，但由表四-7 顯示，石雕類體型大者都出現在規模大型、中型的聚落；石雕類體型較小者都出現在人口規模少的聚落。唯獨與人口規模不相稱的是田埔村，僅有 20 戶，65 位居民，但該村的風獅爺不像其他小型聚落一樣都是小型體型。該村雖小、人口少，但所擁有的廟宇卻多達三座，主廟是「泰山廟」，主奉城隍公、城隍娘，傳是金門最早的城隍廟。來此城隍廟敬拜的外村信徒絡繹不絕，田埔村老柯能靜表示別鄉民眾來泰山廟添緣是比較後來的事，現在一年比一年還多人來拜。近年新建的泰山廟，建廟經費也是由金門、台灣各界人士捐款。如該村的風獅爺的資金也是出自泰山廟的公司錢，是由來廟宇敬拜的各地民眾添油火的錢，不只有該村的人丁出資而已。而如小型規模的官路邊村，該村風獅爺的體型也小，雖然該村製作風獅爺的經費是由鎮公所出資，但由王爺指示的尺寸仍是要與鄉里的規模大小相稱。由現代製作的情形可知風獅爺的體型大小、配飾物的樣式，多數是由村落神明指示。對於風獅爺體型大小的選擇，受訪的官路邊村一位女士表示：「因為我們是小鄉所以較小尊，就像我們的廟只有土地公廟，沒有大間的廟<sup>300</sup>」。另一位村民陳再傳先生也說該村製作較小的原因，是因為鄉村比較小，爲配合鄉村(規模)<sup>301</sup>。村民的說法提供了體型大小與聚落規模之間，因民眾的信仰認知產生的關聯性。

表格 四-7 解嚴後設置的村落風獅爺與聚落之關係表

品名/年代	材質	尺寸 cm (高×寬×)	村落型 風獅爺	聚落大小/經費/製作地	區域

<sup>300</sup> 官路邊村民(90 歲)報導。(96/7/26)

<sup>301</sup> 官路邊村民陳再傳先生報導。(96/8/7)

		深)	的數量		
后頭 約民國 80 年左右	泉州 白	160x56x 50 大型	1	◎106 戶 327 人 和買建祖厝的石料等材料一起去大陸 購買。風獅爺花費 5 萬元台幣。連底 座及整體景觀全部 20 萬。民國 80 年 還不能直航。運輸的費運很貴，是從 香港轉運來台灣再到金門來。	烈嶼 東北 部近 海
榜林 1 民國 82 年	●泉 州白	132x52x 50 中型	公設 1	◎177 戶 560 人 大陸	西南 部偏 中間 內陸
山外 黃海路邊 太武山出 入口 民國 84 年	☆泉 州白	180x54x 48 148x50x 50 大型 中型	2	◎346 戶 1095 人 一尊經費約 5、6 萬（不含座）。費用 是村里共同負責。 大陸福建南安金馬造石廠製作	東南 部偏 中間 內陸
官澳 1(雄) 官澳 2(雌) 民國 84 年	泉州 白	228x54x 60 190x56x 52 大型	2	◎309 戶 782 人 安岐的許姓師傅幫忙在大陸訂製，從 基隆運回來。風獅爺的資金來源，是 廟裡添緣的錢，不足的費用，由頭家 一人出幾百元，有剩則交給財團法人。	東北 部內 江沿 海地 帶
田埔 民國 85 年	☆青 斗石	138x66x 76 中型	1	◎20 戶 65 人 資金是泰山廟的公司錢，是大眾添油 火的錢，不只有該村的人丁出而已。 石獅爺加座要十一到十二萬元。 大陸福建南安金馬造石廠製作	過東 區
東村 民國 86 年	☆青 斗石	50x30x38 小型	1	◎85 戶 193 人 2 萬元台幣 大陸	東南 部偏 內陸
金門城北 門 民國 87 年 至 90 年以 前間重製	◆青 斗石	170x64x 75 大型	4 尊 ☆(遺 失 1 尊 磚泥、1 尊石 雕)	◎313 戶 1070 人 北門僅有 32 戶左右 大陸製作，經小三通運來金。共花費 8 萬元(含運費)，底座是在金門製作， 經費由北門居民 4、5 人捐獻。	西南 部外 江沿 海地 帶

東洲 約民國 91 年左右	水泥	134x60x 53 中型	1	◎31 戶 80 人 開放小三通後，去大陸製模型，在金 門灌水泥完成	西南 部偏 中間 內陸
官路邊 民國 93 年	疑青 斗石	85x35x36 小型	1	◎29 戶 62 人 由金城鎮公所出資。費用包含在鄉村 整建的經費裡。大陸製	西南 部內 陸
后沙 (民國 95 年 12 月安 座)	●青 斗石	161x50x 50 大型	1	◎94 戶 279 人 (不含座)六萬多元。透過小三通運 來，運費昂貴。資金來源(與同時建 的仙德廟合在一起)是村民的捐款(添 緣)。 大陸泉州惠安	中部 內江 沿海 地帶
<p>榜林 2 為私人設置的風獅爺，故不列入。</p> <p>◆ 張輝權，吳厝村石雕師傅提供。</p> <p>● 許嘉怡，安岐村石雕師傅提供。</p> <p>☆資料來源：楊天厚、林麗寬的《金門風獅爺與辟邪信仰》</p> <p>◎金城鎮戶政事務所民國 90 年、93 年的〈人口月統計報表〉；金湖鎮戶政事務所民國 88 年的〈人口月統計報表〉；金寧鄉戶政事務所民國 88 年、95 年的〈人口月統計報表〉；金沙鎮戶政事務所民國 95 年的〈月報統計表〉；烈嶼鄉戶政事務所民國 88 年的〈人口月統計報表〉。</p>					

## 第五章 現代化下的風獅爺

民國 82 年解嚴後，風獅爺的數量持續增加，新增的風獅爺，不只設置在村落中，也出現在機場或企業團體及陶藝坊的廣場裡，這些地方設置的風獅爺主要是作為觀賞之用，因此被歸類為觀賞型的風獅爺。它們被放置的地點，或位在觀光客一踏出機場，即映入眼簾的空間位置，或是出現在旅館前的廣場、或是其他觀光景點。觀賞型風獅爺，造型繼承村落型風獅爺的面貌，但若從設置動機、製作忌諱與造形決定、設置過程以及與居民日常生活和與其所在空間的連結來看，脫離聚落空間的觀賞型是否還能彰顯聚落之中風獅爺的功能價值？隨著社會文化的變遷，風獅爺也呼應著現代氛圍，被創造的形式，褪去神聖的外衣，成為世俗觀賞用途的雕塑品或一種文化的表現，然而會衍生世俗欣賞之用的觀賞類型出現，是否表示傳統風獅爺對聚落居民而言，其信仰意涵變薄弱了？

### 第一節 觀賞型與村落型風獅爺的比較

公共空間中豎立大型的觀賞型風獅爺，最早開始於民國 83 年時泗湖的浯州陶藝坊前廣場的一尊水泥製風獅爺，創作者為王明宗師傅，王師傅從民國 80 年<sup>302</sup>開始設立陶藝坊，以風獅爺為創作題材，塑造出各種裝飾、欣賞用途的風獅爺陶藝品。浯江飯店也於民國 84 年在飯店廣場上擺設一尊大型的石雕風獅爺。隨著解嚴開放觀光，大型的觀賞型風獅爺不斷湧現。縣府的觀光文化政策中也將風獅爺納入觀光發展的文化資源，如民國 86 年政府機構配合暑假觀光旺季的來臨，當年七月份舉辦以金門風獅爺為號召的全國文藝季，將金門定位為「風獅爺的故鄉」，舉辦一系列與風獅爺相關的

---

<sup>302</sup>根據金以蕾採訪王明宗師傅的訪談內容。金以蕾，《金門開放觀光的社會變遷研究》，頁 61。

活動，以此吸引遊客前來<sup>303</sup>。金門陶瓷廠也在同年的二月塑造了一尊陶燒的大型風獅爺等<sup>304</sup>。政府機關更在民國 85 年開始動工的尚義環保公園裡，規劃以風獅爺為主題的石雕園區，依金門各村落的 64 尊風獅爺，以原尺寸複製，擺放在湖中央的金門島縮圖上原設置村落的位置上，就如同風獅爺位在金門島嶼的縮影，另外還製作 1 尊巨型的風獅爺，成為了機場附近最醒目的地標物<sup>305</sup>。

晚近才出現的觀賞型風獅爺，以一種藝術形式的表現被創作出來，或是一種商品的形式被大量複製，或是一種文化的象徵形式的再製。它們有幾個特點，一是它們被製作的動機都不是出自聚落集體居民的信仰需求，有的是出自藝術創作者個人的創作意願，表現主觀的審美感受，將風獅爺的形式作創意變化，成為陶藝坊前的廣場中的展示物或是紀念品等；亦或有成為企業團體為塑造商品的在地文化意象，成為商品包裝上的文化圖像，或是妝點門面的裝飾品等；或是政府機構推動觀光、文化政策，例如文化資產的保存與再生、文化產業化等政策，以及觀光發展的需求配合下，對在地的文化有更深的挖掘與依賴，由於風獅爺突顯出強烈的地方文化特色，也被納入觀光發展的文化資源中被加以運用，所以不管是在機場前的設置，或是大量複製各村里的風獅爺的形式，都希冀以它的形象來增強外界對於金門這塊土地的文化印象。

然而，觀賞型的創作動機與目的，與聚落中創造風獅爺的處境是截然不同。因為，早期聚落居民需要風獅爺設置於聚落空間之時，通常對居民而言是攸關生存的迫切需要。從近年來，一些聚落設置風獅爺的原因，仍可發現民眾對於風獅爺的需求仍是與聚落居民的生存意識相連結。例如，田埔的居民因為田埔城牆正門前的上坡路段，一直發生車禍事故，因此村

---

<sup>303</sup>金門縣立文化中心，《金門》54(1997)，頁 42。

<sup>304</sup>楊天厚、林麗寬，《金門風獅爺與辟邪信仰》，頁 81-84。

<sup>305</sup>金門縣立文化中心，《金門》51(1996)，頁 16-19。

民決定設置一尊風獅爺來鎮此路沖，以使人車平安<sup>306</sup>。另外，根據李錫祥在 1997 年的調查：「金門東部的東村，在村境往海口的路旁，塑立的一尊泥塑風獅爺，近年來已傾毀，而由前年至今，兩年多的時間裡，陸續有四、五位年輕的男丁因車禍或生病亡故，村民認為與東境的風獅爺的毀壞有關，有「骯髒的歹物仔」從這個路口的方向入侵，故籌畫赴泉州製作一尊風獅爺，在原址設立一庭園以安座，以鎮住此缺口<sup>307</sup>」。

居民因信仰的實踐，而有設置風獅爺的必須，風獅爺的存在對於居民來說是具有實用價值，這種實用性發揮在心理層面，是一種精神性的功效。風獅爺設置於聚落的功能，得以排解民眾的恐懼、憂慮、困擾等，從信仰上得到積極的生存信念。

而且，風獅爺的辟邪信仰是帶有禁忌的。因為會設置風獅爺，表示是有不潔的東西進入村中，造成居民生命的危害，因此才有需要去設置。居民對於該村落設置風獅爺，實際上心態是帶有忌諱的，因為是有不祥的事件發生才會需要去設立它。否則，沒此需要，民眾是不會無故去設置。這種對設置風獅爺的信仰忌諱，更明顯的表現在受委託製作的匠師身上，他們對於雕塑風獅爺是心存忌諱，如在開始製作風獅爺時需挑選吉日才能開工。造石工廠老闆黃應驗先生表示，會包給製作風獅爺的石匠紅包，以討吉利<sup>308</sup>。當地受訪的石雕師傅則表示風獅爺因具有辟邪力量，能退除邪祟，深信若去製作風獅爺，日後會造成自己的不幸，因為被風獅爺驅逐出境的邪祟會反過來報復匠師或他的後代，這是因為他是製作風獅爺的人。因此，一般石雕師傅多不願意去製作風獅爺。如受訪的安岐村許嘉怡師傅則表示，以前老一輩的人說，打風獅爺要找獨身、沒有結婚、沒有子嗣的匠師，因為怕傷到下一代<sup>309</sup>。或是如泗湖村歐贊生表示，當初重製泗湖村的風獅

---

<sup>306</sup>田埔柯能靜先生（85 歲）報導。

<sup>307</sup>東村的風獅爺已於 1997 年設置完成。李錫祥，《金門地區血緣聚落的社會空間組織》，頁 70。

<sup>308</sup>新市里黃應驗先生（福建南安金馬造石廠負責人）報導。

<sup>309</sup>吳厝村張輝權石雕師傅、安岐村許嘉怡石雕師傅報導。

爺時，一直找不到匠師願意製作，後來因該廟神明保證會護佑製作該村風獅爺的師傅平安，因此找來的師傅才答應<sup>310</sup>。由現代製作的風獅爺的過程瞭解，村落型風獅爺的造形樣式，不完全是由匠師決定，其尺寸與配飾物等必需聽從該村廟神明的指示。整尊連底座的尺寸挑選也必須是丁蘭尺上紅字的好寸白。造形的決定也涉及信仰的成分。

聚落常見居民對於風獅爺崇敬的信仰態度融入在生活之中。多數聚落裡，風獅爺都有固定敬拜的日子或是聖誕日，有些甚至是每日固定到風獅爺前上香奉茶，或是民眾的婚喪喜慶的儀式過程之一。有些村落遇廟宇神明聖誕建醮之際，會請法師到風獅爺前請神至廟中作客。如山后村下堡的報導人梁先生口述：「每年農曆 8 月 25 日感應廟金王爺作醮時，都會用一付三牲在廟門口的風獅爺前那拜，請神（風獅爺）入廟作客。風獅爺像衛兵守護一樣，平時是不能隨便入廟。平時每天都有人輪流奉茶」。

后宅的報導人林女士，家前就有 1 尊風獅爺，每年該村神明建醮時，都會看到法師來風獅爺前請神去廟中作客的儀式過程，她說：「農曆 10 月 5 日該村吳王爺聖誕作醮時法師會來請神去該村廟裡作客，作醮完法師會再辭神，就會回來」。

陳炳容的研究調查中，也提到：「村落的廟宇每逢大拜拜時，主事者會準備牲禮和金帛等物到風獅爺前祭拜，再由法師或道士念咒，請風獅爺到廟宇作客，共享盛典。有些村落當神轎要繞境四方時，經過風獅爺前時，也需另備牲禮祭拜，目的是求風獅爺將摻雜在隊伍中的邪神惡煞驅逐出境」。

另外，該調查訪談中，也提到結婚生子的喜慶，還有喪事，要到風獅爺前敬拜的習俗：

「中蘭、下蘭兩村的人家，在新婚日，家人會準備甜粿等甜點來敬拜風獅爺，認為如此能快快生得男孩」。

---

<sup>310</sup>泗湖村歐贊生先生（84 歲）報導。

「歐厝村往昔有規定，每當該村男丁喜獲麟兒時，要挑蚵殼三擔堆積在風獅爺旁，以增強制風能力」。

「東山、內洋、沙美等村也都有走孝的習俗，但這些村莊是喪家在祭七日後，要備牲禮來祭拜風獅爺，是希望藉風獅爺來驅除晦氣、帶走霉運」<sup>311</sup>。

聚落中的風獅爺身處於傳統信仰思維與信仰活動熱絡的情境中，風獅爺的信仰功能實際與村落結合，居民信仰風獅爺的功效也實際發揮在民眾的心理，民眾將情感寄託在風獅爺身上，敬畏它擁有超自然的神聖力量，越敬畏也就越相信它能為民眾帶來希望，越相信它的功效，民眾的內心也就更加虔誠。這種虔誠的心態，顯現在聚落的風獅爺擁有自己專屬的聖誕日、或敬拜節日或者是特定習俗。也可以看見，聚落中，風獅爺的信仰是具體落實在居民的生活之中。

反觀觀賞型風獅爺，其跳脫了真實的信仰情境，化約為僅剩此一表面的符號形式，它與民眾的日常生活中的信仰成份分離，但也由於不受信仰的羈絆，此符號形式才可以被任意地應用在滿足其它的需求，也不需要經過神聖化的儀式，因為創造它的動機通常都是為了一般世俗性的用途。

然而對於傳統的聚落居民來說，該村的風獅爺是絕對神聖的信仰物。它雖是辟邪物，但卻有神格化的特性，它的外在形式朝向人形身軀的發展，身體宛如人站立或坐的姿態，前肢部位則似人手持印或筆等，且還願者會賜贈披巾等，這些形式與裝扮與廟裡神明的造型相似。另外，還有如神明一般有聖誕日，民眾平日或節日也都會去敬拜它<sup>312</sup>。雖然風獅爺的神格不如廟中神明般崇高，居民對待風獅爺也是如同面對神明一般的虔誠恭敬。

但對於民眾來說，風獅爺的神聖性，是要在它與凡俗完全絕緣時才被

---

<sup>311</sup>陳炳容，《金門風獅爺》，頁 75-76。還有西園村同樣也有到風獅爺前祭拜的「走孝」習俗。但有些村莊的「走孝」習俗，不是去敬拜風獅爺，而是到廟裡去敬拜神明。

<sup>312</sup>田埔、小浦頭、斗門等村，村裡會有人輪流負責每天去該村所有的廟裡替神明上香，同時也會替廟前的風獅爺上香。

真正肯定。當地聚落居民將風獅爺放置在神明或風水師指定的位置上後，即要舉行開光點眼儀式<sup>313</sup>。呂理政表示辟邪物的神聖力量來源有三：「一是來自厭勝物的圖文母題中的厭勝象徵。二是來自厭勝物類比宇宙結構的安置位置。最後，是來自擇吉開光點眼的神聖化儀式<sup>314</sup>」。其中，擇吉「開光點眼」的神聖化儀式是辟邪物具有神聖力量的最後一道程序，而這也是辟邪物具有神聖性最關鍵的轉變。風獅爺經過開眼的儀式後，才真正成為擁有超自然力量的神聖物，在此之前，它還是具有凡俗的物質性。

涂爾幹提到神聖與凡俗的異質性，是很徹底的，兩個決然對立的世界。在此，引述他對於某些民族舉行成人儀式的描寫：

成人儀式一大串的慶典活動，目的是將青年人引導到宗教生活來：人在純粹的凡俗世界中度過了自己的孩童時代，這時第一次脫離了凡俗世界，跨進了神聖事物的世界。此時，這種身份的轉變並不被人認為是一種先前已經存在的、萌芽的、簡單的、一般的發展，而被認為是整個人的一種徹底的脫胎換骨。…因為人只有徹底離開了一個世界，才能真正屬於另一個世界<sup>315</sup>。

他認為宗教思想中，神聖與凡俗兩個範疇，雖然不可能在同一時間內既相互接觸又各自保持自己的本質，但透過簡單或複雜的儀式，可以使兩者之間建立關係，否則就是凡俗的事物失去自己的特色，本身在某一程度上成為神聖的東西。畢竟，凡俗的世界若不能與神聖的世界有聯繫，神聖的世界對於任何事情也是了無意義<sup>316</sup>。不過，即使能透過儀式能建立起神聖的事物與凡俗的事物的關係，凡俗的事物還是必須與神聖的事物保持一

---

<sup>313</sup> 風獅爺的開光點眼儀式，楊天厚、林麗寬合著中有完整整理，楊天厚、林麗寬，《金門風獅爺與辟邪信仰》，頁 32-34。

<sup>314</sup> 呂理政說明厭勝物神聖力量的來源有三：一是來自厭勝物的圖文母題中的厭勝象徵。二是來自厭勝物類比宇宙結構的安置位置。三即是來自擇吉「開光點眼」的神聖化儀式。呂理政《傳統信仰與現代社會》，頁 8。

<sup>315</sup> 涂爾幹(Emile Durkheim)；芮傳明，趙學元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臺北市：桂冠，1992)，頁 40-41。

<sup>316</sup> 同上註，頁 42。

定的距離。如涂爾幹所言：

神聖事物是禁忌所保護和隔離的事物；而凡俗事物則是實施這些禁忌的對象，是必須與神聖事物保持一定距離的事物<sup>317</sup>。

提到禁忌這種消極行爲時，他說道：

神聖的東西就是被隔離的東西。在它們與世俗之間有著鴻溝，這就使它們具有神聖的特性<sup>318</sup>。

也因此，爲了防止神聖與凡俗兩個領域產生不適當的混合，它們僅需實行禁忌這種消極的行爲，便可使兩者互不干擾<sup>319</sup>。涂爾幹對於宗教禁忌的觀察，他說明有兩種禁忌體系，一種是隔離兩種不同類別的聖物，禁止純潔的聖物與不潔的聖物之間的接觸，說明聖物之間也存在著不平等性與相容性。但這種禁忌並不能解釋民眾對於神聖物的崇拜關係。要構成對於神聖事物的崇拜，便得由凡俗與神聖之間有規律的關係來形成，也就是由要求隔離所有聖物與所有的俗物的禁忌體系中發生<sup>320</sup>。

聚落的居民對於風獅爺神聖性的崇拜，也可以透過相關禁忌管窺一二：

筆者在訪談洋山村一位約 50 幾歲的村民時表示，洋山村私人設置的風獅爺，未加底座以前，是直接放置在地上。據聞有不能騎在其身上的禁忌，該村民說小時候有調皮去騎過，結果肚子痛。

另外由陳炳容調查的風獅爺的傳說也可瞭解：

西洪村旁有一尊風獅爺，以前風獅爺旁原有軍營與一小型靶場，有一回有兩名即將要退伍的士兵，以風獅爺作為射靶的目標，致使風獅爺身上多處傷痕。等到兩位士兵退伍返鄉，卻連續生起莫名的病，醫石罔效下，其家人問卜於乩童，才知是以前得罪風獅爺的代價，即趕緊託人帶來牲禮和金紙祭拜，以求風獅爺的寬恕<sup>321</sup>。

<sup>317</sup>涂爾幹(Emile Durkheim)；芮傳明，趙學元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頁 42。

<sup>318</sup>同上註，頁 339。

<sup>319</sup>同上註，頁 340。

<sup>320</sup>同上註，頁 341-342。

<sup>321</sup>陳炳容，《金門風獅爺》，頁 91-93。

楊天厚與林麗寬的調查資料裡也描述了類似的情況，是關於士兵冒犯碧山村的風獅爺而遭致生病，最後在士兵家屬向風獅爺哀求下，才得到諒解，病也不藥而癒的傳言<sup>322</sup>。

村民的信仰心態與這兩則傳說表達了風獅爺的靈驗性與不可侵犯的神聖性。就如同涂爾幹所說的，觸犯宗教的禁忌，被認為是會帶來肉體的痛苦，而民眾也會認為這是犯禁者自食惡果。不過，觸犯到風獅爺的神聖性，並不會嚴格如觸犯宗教的禁忌，被人視為是無可赦免的罪惡，還是可以有補救的方式，就像西洪風獅爺這則傳說中，犯禁者的家人可以託人來祭拜它以祈求赦免他的過錯這般<sup>323</sup>。

風獅爺的符號形式在過去都僅只於被視為是神聖的辟邪物，傳統的聚落居民一直保持著被嚴格劃分神聖與凡俗的這條鴻溝，信仰者對於風獅爺的心態，是心存敬畏與崇敬的。然而，解嚴後，風獅爺的符號形式大量被製作為觀賞用途，無需經由聖化儀式，因為它們被需求即是要作為一件具有觀賞價值的雕塑品，或是要將此辟邪文化再現的一種象徵物，它們被創造是為了滿足世俗性的需求。但也有一例外，是環保公園裡一尊最碩大的風獅爺，在安座時有開光儀式，但其形式意義勝於實質功能需求。

另外，由風獅爺與其所在空間之間的關係，也顯示出村落的風獅爺與觀賞型的風獅爺兩者之間的差異性。村落風獅爺的設置點配合著聚落空間在風水地理形勢上形成缺口的位置，設立在聚落外緣的缺口處，以擋住會由此進入的邪祟或歹物仔；或是聚落周圍有水勢、道路如箭直射向整個聚落，居民會聽從神明或風水師的指示，將它設置在能擋住水箭、路箭衝進聚落的方向的聚落最外緣的位置。通常風獅爺都是站在聚落最外緣，像是站在最前線的防衛線，將形成威脅的對象阻擋在外，不得進入聚落內一步。

---

<sup>322</sup>民國 89 年以前的調查。楊天厚、林麗寬，《金門風獅爺與辟邪信仰》，頁 68。

<sup>323</sup>這裡所說的是一種消極的崇拜（negative cult），就是不要求採取某些行動來增強信仰，而只限於禁止某些行動方式，這些禁止行為都表現為禁忌，而神聖與凡俗之間的禁忌在涂爾幹的分類裡有多種形式，在此提及風獅爺有關的禁忌較接近於接觸的禁忌。涂爾幹(Emile Durkheim)；芮傳明，趙學元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頁 340-343。

地點、朝向也是以威脅對象衝向聚落的方向為準。因此，村落風獅爺是爲了聚落居民基於信仰需求對於居住環境產生的要求才建立其存在的必需。

相對地，觀賞型風獅爺的所在空間，是因爲風獅爺的存在才有了詮釋，爲了要去展示這些風獅爺（以風獅爺爲主題），而設計這空間要如何擺置它的景觀規劃。空間及風獅爺的結合都是創作者或委託規劃者構思而成，它們與空間的結合是出自審美感受的表現，符合著景觀設計的概念的呈現，主要是爲了達到休閒與教育的目的。觀賞型風獅爺以具有認識價值之身姿展現在這些場所，例如來到陶藝坊參觀的民眾，藝坊會有服務人員爲民眾解說該藝坊製作的各種風獅爺樣式所代表的不同功能，展示空間並設計一中型立版解釋風獅爺的各部位的造型所象徵的意涵。還有，尙義環保公園中規劃的風獅爺石雕公園區域，規劃展示 64 尊石雕風獅爺，也設置解說牌，說明風獅爺的造型、產生背景、風獅爺的神格以及風獅爺與聚落的關係。這些安排與設計欲建構參觀民眾對於風獅爺的認知，如同博物館展示民俗文物時設計的解說牌，解說內容提供觀賞者能觀看風獅爺時，使民眾對風獅爺有更深一層的文化認識。

觀賞型風獅爺雖然清楚的展示風獅爺的形式及說明指涉的信仰功能意涵。但爲此形式添加知識上的解說，觀賞型風獅爺的形式卻還是顯得單薄，它們雖然是包裹著此信仰體系造就的價值的外衣，但當僅是不斷地複製形式，卻沒有信仰的軌跡可尋，也無法真正與信仰的實質功能相聯繫。

脫離了信仰的場域，複製風獅爺形式的觀賞型，就如同班雅明強調：

印刷複製的藝術品，失去了一種氛圍（aura），完全比不上原始畫作掛在特定場所中的氣氛，這種氛圍有部分是來自於獨特性，有部分來自懸掛的地點。<sup>324</sup>

機械複製的藝術品，消逝了一種讓人崇拜的「靈光」（aura）。班雅明的

---

<sup>324</sup>奈杰·達德(Nigel Dodd)；張君玖譯，《社會理論與現代性》（台北市：巨流，2003），頁 92。

解釋，最早的藝術作品是因崇拜儀式而產生，創作者所創造的圖像是爲了供應祭典儀式（宗教）的需要，觀者能透過作品感受到具神聖性的宗教氛圍。這種氛圍是在有此信仰脈絡之下，創作者爲此信仰服務而創造圖像，創作者自身是隱藏在作品之後，作品的完成是爲了來榮耀神的，觀者進入神聖的場域空間中，面對作品時感受到的是作品所散發的一種神聖感。這種神聖感的感受是，雖很接近它（圖像等），卻無法迄及，它的出現即保有一種遙遠的、高高在上的特性<sup>325</sup>。作品的「靈光」就是在上述的關係網絡中交相產生。

村落的風獅爺基於民眾的信仰及民眾對空間的認知而產生，居民視它是神聖性的存在，因此在生活之中面對它既崇拜又敬畏。而個別聚落的居民也僅有對自己聚落的風獅爺有信仰情感上的認同，因爲它的功能僅在於保護該聚落，使風獅爺蘊含著一種專屬此村的歸屬感，再加上各村爲該村風獅爺訂定的敬拜日、衍生的特定習俗與種種傳說等，使聚落中的風獅爺，每一尊都有其信仰的脈絡，因此每一尊也都顯現僅此一尊的獨特存在，容易令人產生辨識性。而觀賞型風獅爺，複製了形式上的樣貌，卻沒有實質的信仰功能與背景，反而無法突顯出它們個別的特性。

但也如同班雅明所說的，若作品不再具有任何崇拜儀式的功能或價值，便只得失去它的「靈光」。今日，藝術作品從祭典儀式功能中解脫出來，藝術不再爲自身以外的功能而存在，作品有其自身的「藝術價值」，於是作品也衍生出另一種價值，即展演價值<sup>326</sup>。如同最初由陶藝坊創造的觀賞型風獅爺，創作者致力於風獅爺的形式美感的呈現，突顯出它在形式上的價值，衍生出風獅爺的內在信仰價值之外，讓人開始對它們產生另一種價值的關注，即形式上的藝術價值。現在，更由於風獅爺的形式與歷史文化的價值，

---

<sup>325</sup>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許綺玲譯，《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台北市：台灣攝影工作室，1998)，頁 105。

<sup>326</sup>同上註，頁 66-70。

也成為博物館中具有展示價值的文物<sup>327</sup>。

觀賞型風獅爺本身提供的展示價值，使觀賞型風獅爺出現在遠離聚落的景點區域，而非聚落空間中，它也脫離了村落居民的生活，不具有信仰功能。有趣的是，原為信仰目的而產生的村落型風獅爺，今日也有許多民眾是以一種欣賞的角度來欣賞它們。風獅爺在當代同時具有信仰價值與展示價值，其價值的認知全取決於是信徒或觀賞者的態度、思維與感受。

## 第二節 村落型風獅爺的近代信仰情形

風獅爺如何從長久以來作為一種具有神聖性的信仰物，到解嚴後，開始有成為世俗性作用的觀賞物的出現？因過去風獅爺都是為了信仰的需求才被創造，在當地居民的信仰觀念裡它是一神聖性的絕對存在，而神聖與凡俗是完全隔絕、不可逾越的絕對關係。這表示傳統風獅爺的信仰觀念或村民的信仰態度有所轉變嗎？依據筆者觀察、訪談與資料顯示，風獅爺的信仰狀態遭受波動，主要是受到環境、戰爭、教育、人口外移等因素的影響，因此下文將從這四項因素，來瞭解是否使現在風獅爺的信仰產生影響。

### (一) 周圍環境的改變對風獅爺辟邪信仰的影響

因風獅爺所在的環境發生了變化，使得風獅爺在所在空間裡的原有功能失去效用，也使得居民較少或不再去敬拜它的例子，如西園村有兩尊風獅爺，位在樓山寺右後側的風獅爺，訪問的村民都明確表示是鎮路箭的功用。《蠔鹽之鄉話西園》詳述其設置源由，以前林木稀疏，從西園的樓山寺向東望去，由山后通過獅山往山西的路，俯衝而下，像支箭射向西園村，因此村民設此尊風獅爺以鎮此路箭。而後因樓山寺右側加蓋一間鹽倉，遮住了這尊風獅爺，長久被樹叢隱藏的風獅爺，也因此被村民忽略了幾十年，直到近年樓山寺重新整建，拆除鹽倉，才得以重現風獅爺的身影<sup>328</sup>。而位在

<sup>327</sup>宜蘭的「河東堂」獅子博物館中亦有收藏並展示風獅爺的文物，詳見高建文，《中國獅珍賞圖鑑》(台北市：積木文化，2006)，頁 61、109。

<sup>328</sup> 黃振良，《蠔鹽之鄉話西園》，頁 192。

樓山寺前的風獅爺，目前針對它的功能，有兩種說法，莫衷一是。一是說制路煞，也有人說是鎮路頭水尾，前者的說法是要剋制風獅爺前方連接吳坑的路段，不過這路段是在日據時才興建，而風獅爺則是在日據以前就已設置，因此鎮路沖之說似乎又不太符合；而後者的說法是，此尊風獅爺位於村莊的出入口，但在通往吳坑的這條路尚未興建以前的地形，此處是濱海之地，是「路頭水尾」之處<sup>329</sup>，風獅爺的作用或也跟前方不遠處的聖義宮相似，村民稱聖義宮為「水尾宮」，因為依金門舊時習俗表示，在「路頭水尾」處，宜建廟造塔以制煞<sup>330</sup>，此尊風獅爺或也是有此等鎮煞意涵，但隨著地形的轉變，也模糊了它在此村落空間裡原本的功能。而這尊風獅爺現在少有村民會前往敬拜，不過至今可見該村的「走孝」<sup>331</sup>習俗是藉由敬拜風獅爺以驅走死亡晦氣，也有一說是讓死者離開該村出葬時，將死者身上的晦氣去除，如此身體較輕，走得沒負擔。

頂蘭村與安民村的風獅爺，同樣都是因為廢村，後來被移至他處。頂蘭村的風獅爺只是稍具雛形的石獅形式，目前安置在金剛寺的前院內，不具任何功用。安民村的風獅爺原位在西洪村（現改為安民村）的「三間厝」<sup>332</sup>，是現在的第三土校區內，民國 38 年以前就已廢村，在校區還留有這尊風獅爺，但在民國 62 年土校擴建時，就將風獅爺遷移至頂洪<sup>333</sup>，原本長年荒置於樹叢中，今年村民將它移至路旁，重新安置在石製基座上，座上並設置有香爐。下塘頭村，原本該村風獅爺是朝向東北，後來因村內施工，重新安置時改變座向，朝向西南的方向<sup>334</sup>，目前功能不明，但仍舊有村民上香敬拜。

風水的思維，使聚落的自然地理環境與風獅爺辟邪物的鎮煞功能產生

---

<sup>329</sup>黃振良，《蠔鹽之鄉話西園》，頁 191。

<sup>330</sup>同上註，頁 181。

<sup>331</sup>「走孝」，喪家在祭七日後，備牲禮祭拜風獅爺，稱為「走孝」，藉祭拜風獅爺以驅除晦氣。陳炳容，《金門風獅爺》，頁 75。

<sup>332</sup>西洪村早期包含頂洪、下洪、三間厝三個聚落。

<sup>333</sup>吳秀嬌，〈話鳳山的滄桑·譜西洪的願景〉，頁 61。

<sup>334</sup>楊天厚、林麗寬，《金門風獅爺與辟邪信仰》，頁 53。

直接的聯繫。多數聚落設置風獅爺都是爲了鎮風煞，過去設置鎮風煞功能的風獅爺數量之多，與金門在國軍還未大量植樹之前容易遭受風害的環境成正比的關係。

隨著國軍駐入金門後，民國 41 年開始成功地種植大規模的林木，經過數十年載的經營有成，林木成蔭，確實達到防風定沙的成果<sup>335</sup>。因此多數風獅爺鎮風煞的特性，隨著自然環境的改善，民眾在現實環境中不再強烈感受到強風對生活造成的威脅，鎮風的需求逐漸從民眾生活中淡化，不再是生活裡需要被正視的問題，也因此現在民眾向風獅爺敬拜的內容，是更貼近本身生活需求，像陳炳容的觀察，民眾將它視爲萬能神般，各種生活難題、心願都成爲可以向它祈求的內容<sup>336</sup>。

對於仍存有風水觀念的居民來說，由於風水觀中“氣有方位吉凶”的認知，聚落或屋宅必須考量到與其自然環境的調配（如朝向等），才會達到合乎理想的居住環境。在這樣的觀念中，風獅爺的鎮風煞功能仍然在聚落中產生作用，它作爲一“鎮煞”的形式，避除凶煞方位而來的煞氣，爲維持聚落整體的和諧與生氣。如果，若無風水觀念的支撐，現在生活中又無風害的切身經驗，它的鎮風煞作用，自然不會被彰顯，存在的需求性也顯得薄弱，現有的敬拜者多抱持祈福的心態來敬拜它，信眾在乎的是個人的功利或周遭親人生活的順遂等。

## （二） 受戰事影響的風獅爺辟邪信仰

金門地區有風獅爺的村落，大部分在民國 38 年以前就已有設置，有些舊有的風獅爺被保存下來，而有爲數不少的風獅爺卻在戰時被毀棄，其中有些村落日後又再重立，有些則無。筆者將以一些在民國 38 年以前曾有設置風獅爺但後來受戰爭因素破壞的村落爲例，來瞭解在戰地政務時期至今

---

<sup>335</sup>記載於胡璉，〈遍栽楊柳三千里〉，《金門憶舊》，（黎明文化，1978），頁 1-4。《金門縣志》記載林業發展，從民國 41 年起造林至民國 66 年爲止，總計種植各類林木有 83,171,906 株，其中防風林佔 46%，經濟林佔 54%。金門縣文獻委員會，《金門縣志》重修版（上、下兩冊），頁 967。

<sup>336</sup>陳炳容，《金門風獅爺》，頁 76-77。

的時空環境發展過程裡，這些村落的村民們對於風獅爺的信仰態度與需求上是否有何變化。

#### 一、早期的信仰態度與生活需求

金沙鎮的東溪村位在早期金門風沙為患最嚴重的區域，該村 2 尊風獅爺的信仰情形，曾歷經早期遺失 1 尊又重設、戰時又因戰事遺失 1 尊，後來另 1 尊倒地，解嚴後將倒地的風獅爺又重新立起。以東溪村為主要例子來了解曾設置有風獅爺的村落，受到戰爭因素影響，後續這些村落裡的風獅爺信仰情形。

東溪村是小鄉里，人口不多，又位在「過東」<sup>337</sup>區域內，此區由於土壤較為貧瘠，不利耕作，因此居民多以捕魚維生，早期居民的生活普遍不富裕。但該村在民國 38 年以前曾設置有兩尊的風獅爺，且從目前尚存的 1 尊來看，其造型相當細緻，這在生活環境較為困窘的過東區且人口又少的村落裡是很少見的情形<sup>338</sup>。

從明朝洪受於隆慶二年（西元 1568 年）完成的《滄海紀遺》中一篇針對當時三都<sup>339</sup>需課鹽稅的政策指出其不合理處的文章裡，提及了當時十八都居民的生活。

「浯江地隘而瘠薄，加以風沙飄壓之患，民之有常業者無幾。故或有煎晒而業於鹽者，或有漁網而業於海者，或有雜作而業於庸者。…論至艱苦者，惟十八都為甚；蓋此都徧地飛沙積壓，下戶之民，無尺寸田地者，十有八九也。其生計所賴，專在於漁，故常窮日夜之力，而直抵於汪洋之區…<sup>340</sup>」。

<sup>337</sup> 「過東」區指是指金沙金湖區域中，以獅山、五虎山、鵲山、太武山一帶為脊梁，分向東西低頃，以西平原低地較廣，土壤比較肥沃；以東的平原集中在田埔溪下游兩岸，昔日飽受沙塵之苦，農業生產環境較西側差。此處指的「過東」，即是此界線以東的地區，東溪亦位在此區域內。參考自楊天厚、林麗寬總編纂，《金門縣金沙鎮志（上冊）》，頁 106。

<sup>338</sup> 在過東區同樣環境條件下、人口又少的聚落裡的風獅爺都是體型小、雕工簡易的造型。

<sup>339</sup> 明清時將大金門劃定為三都的行政區，十七都在太武山之西，十九都在太武山之南的區域，十八都則含括太武山以東的區域。東溪村位於「過東」，屬十八都。

<sup>340</sup> 洪受著，吳島校譯，《滄海紀遺校譯》，頁 118-119。

到了清末時，「過東」區的生活環境仍是受風沙影響，不利農作。如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林焜燿總修的《金門志》裡提到：「風烈莫如東方，料羅以上荒埔茫茫，飛沙填壓，不可耕作<sup>341</sup>」。大部分在地民眾的生計，即如《金門志》所描寫的：「島地斥鹵而瘠，田不足於耕。近山者多耕，近海者耕而兼漁。水田稀少，所耕者皆礮确山園，栽種雜糧、蕃薯、落花生豆，且常苦旱歉登…<sup>342</sup>」。「過東」區受風沙危害，土地貧瘠不利耕作，居民多僅能靠捕魚為主、耕作為輔來維持生計，不若十七都的沿海村落乘地利之便，能曬鹽、養蠔等。

早時艱苦的生活環境，除非是出洋者發展有成，讓居住在金門的親屬能靠僑匯過較為安穩的經濟生活。過去各村落的公益設施也常因有僑資的捐助而得以展開，例如興辦學校或廟宇、宗祠的興建或重修等。而東溪村，在清乾隆間也有鄭氏族人移居臺、澎，其中移墾至台灣苗栗後壠的鄭氏族裔發展有成，如鄭用錫是道光三年（西元 1823）榮登癸未科進士<sup>343</sup>。鄭用錫在《浯江鄭氏族譜》提到父執輩在清乾隆間離開東溪移居台灣的源由：「我父有志詩書，奉先父家訓，屢試不酬，且遭凶饑，又與三伯及叔祖渡台<sup>344</sup>」。可知當時東溪村的居民遭逢災荒、飢餓。一如《金門志》舊事志裡的祥異紀載也提到乾隆年間的幾次嚴重的災疫：「乾隆五十二年，饑。五十三年，疫。六十年，大饑；斗米千錢，民剝草木、食海菜<sup>345</sup>」。鄭用錫並在道光二十八年（西元 1848）時返回故鄉東溪興建鄭氏家廟<sup>346</sup>，據村老聽聞父執輩的說法，該村最早製成的兩尊風獅爺與宗祠同時完成。或許透過捐助來興建鄉里的公眾設施，也是在東溪村如此小的鄉里，而居民又普遍靠捕漁、

<sup>341</sup> 林焜燿，《金門志》，頁 394。

<sup>342</sup> 同上註，頁 394。

<sup>343</sup> 鄭用錫，1788 年（乾隆 53 年）生於竹塹北門外，其父鄭崇和於清乾隆四十年遷台，為人樂善好施、賑災濟貧，入祀台灣鄉賢。鄭用錫為「開台進士」，同樣對台灣有多項貢獻：編纂淡水廳志稿，四卷、招募鄉勇團防衛英軍進犯大安、平息台灣各地漳、泉械鬥等。引自符宏智等撰稿：楊天厚、林麗寬總編纂，《金門縣金沙鎮志（上冊）》，頁 129。

<sup>344</sup> 同上註。

<sup>345</sup> 林焜燿，《金門志》，頁 408。

<sup>346</sup> 楊天厚、林麗寬總編纂，《金門縣金沙鎮志（上冊）》，頁 129。

農作維生，經濟環境並不富裕的生活狀況下，較有可能使該村能夠實現安置最初這兩尊新的風獅爺的時機。

依據東溪村民吳先生口述：「聽老一輩的說東溪村原本打造了一隻造型相似（與現存這尊的造型相似）的風獅爺。一尊是位在水尾宮旁，朝向西北，作鎮風之用；一尊向南，作鎮水之用。後來，水尾宮旁的風獅爺遺失了，又重新打造一尊小型蹲踞樣式的風獅爺來替補其位。但民國 38 年軍隊來，將水尾宮拆掉，宮旁這尊小型風獅爺也被部隊拿走，就再也找不到。現在尚存的這尊風獅爺則因政府土地重劃時，被崛起，也找不到願意提供土地者，因此一直倒在地上，直到近年才被移到現址重立…依照景山宮的廣澤尊王降示，依舊是朝向南方，作鎮水之用<sup>347</sup>」。村民鄭建陵也表示重立的風獅爺與以前一樣是作鎮水的功用<sup>348</sup>。

其中顯示一明顯的變化，位在水尾宮旁作為鎮風之用的風獅爺經歷過兩次遺失，第一次遺失時民眾隨即用一尊石刻蹲踞姿的風獅爺來替補，但第二次遺失後，就再也沒有重設。首次遺失此尊鎮風煞的風獅爺應是在在民國 38 年之前發生的，村民在遺失後，即以小尊的蹲踞姿造型的風獅爺來替補，可見村民仍舊認為該村有鎮風煞的必要性。假設當初用來替補的蹲踞姿型的風獅爺是村民重新製作而不是直接挪用該村現有的石獅的情況，這對早期的居民來說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是因石材價格昂貴，而且金門許多村落的建築石材都必須來自大陸，尤其是較細緻、適合雕刻的石材。《金門縣志》卷三人民志中記載金門早期普遍在大陸採辦建築材料的貨源處：「先構樑椽磚瓦，忌先買石，木料多向東石採購，以福杉為佳，磚瓦多採自漳碼。石料以泉州之青石、白石為尚，花崗石，多採自廈門，近年本島自行開採，故石價頗廉<sup>349</sup>」。不過根據東溪村村老表示：「現存這尊的風獅爺的石頭是田埔後面海邊的「針麻礁」，這種石材比較細。鄭氏宗祠同樣也

<sup>347</sup> 東溪吳先生（71 歲）報導。

<sup>348</sup> 東溪鄭建陵（77 歲）報導。

<sup>349</sup> 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金門縣志》，頁 405。

是用田埔海邊的石頭。這些石頭原本是屬於姓吳的，因為鄭氏有人（鄭用錫）做官才給他們打石（採石），不然一般是不准別人去那打石。鄭氏宗祠是清時建（清道光 28 年（西元 1848 年）），傳言最早的兩尊風獅爺也是與宗祠同時建成<sup>350</sup>」。因此東溪取得雕刻石材的方式應該能就近處取材。不過，過去金門地區很少有本地的石匠，因此多必須專程前去大陸聘請石匠。

從縣志可知，清道光以後到民初的金門仍是兵災、盜賊猖獗、飢荒疫病不斷。「同治間（西元 1862-1874 年），連年荒饑疫癘，死亡枕籍，相率逃荒海外者眾。…民初，世界不景氣，閩南盜賊猖獗，本縣屢遭蹂躪，民不聊生，紛紛逃奔南洋謀生<sup>351</sup>」。東溪村民也描述了約在民國 2、30 年間的生活（可與大陸互通往來的階段）：「…自己有船，捕魚後，將魚曬成魚乾，有銷去大陸。自己去安海等地賣。當時從內洋的海岸出海，無固定的港口。那時生活困難，會拿土豆去村內換油，也會拿去沙美市集賣。新年才有米吃<sup>352</sup>」。

因此，東溪村在民國 38 年以前第一次重設的風獅爺，若是由村民集體出資或有人捐資來重新製作，這對於早期遭受各種災荒苦難的村民來說，更能表示出村民對於風獅爺的重視，這也與當時環境仍受風害之苦有關，因為一直到民國 39 年至 50 幾年間，金門島東部的風沙仍大，居住環境仍是遭受風沙的侵襲，對生活產生的不便與困擾，由《金門宗族文化》第三期的〈話鳳山的滄桑・譜西洪的願景〉裡訪問安民村村民洪水連（約莫 60 幾歲）回憶小時候的生活中的一段談話裡可略知一二：「此地的村落由於長期受到龍捲風的危害，往往一夜之間房屋就被風沙掩沒，他的父親還用犁田用的牛耙，在爪耙處綁上木板，把沙子耙到屋外，但是今天清理完，隔天又吹滿屋子，風沙肆虐之嚴重，連吃飯時飯菜都沾滿了風沙。民國 39 年起，敵不過風沙的吹襲，房屋逐漸沈埋在沙堆中，只剩下十餘棟房子。…

<sup>350</sup> 東溪吳先生（71 歲）報導。

<sup>351</sup> 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金門縣志》，頁 367。

<sup>352</sup> 東溪鄭建陵（77 歲）報導。

安民村（西洪村的頂洪）的興建，始於民國 53 年，原是由下洪居民有鑑於風沙太大，向土地銀行貸款，每戶兩萬元，於頂洪興建四間民房…<sup>353</sup>」。民眾面臨風沙肆虐的情形，無力抵抗也無能力去改變現狀。因此，不管村民當時是否是重新製作或是挪用現成，也都能流露出村民對風獅爺的超自然力量的崇拜，這種虔誠的信仰，不僅是來自於它被視為神靈所以加以崇拜，而更是因它呼應了民眾在此生活環境中實際的心理需求。

## 二、 戰爭期間的信仰情形與生活需求

然民國 38 年國共戰爭爆發後，軍隊在東溪村構築工事又再次造成此尊鎮風煞的風獅爺的遺失，自此後東溪村便再也沒有重設鎮風煞的風獅爺。這也是因為民國 38 年開始至民國 67 年期間，接連爆發大小戰事<sup>354</sup>，民眾的生活也因此越加艱困有關。《雙城故事—金門田埔與雙口聚落軍事化之生活記憶》紀錄了戰時民眾的生活，民國 39 年時內洋、田埔等村的民防隊<sup>355</sup>都曾被派去作西村機場。823 砲戰時，內洋村由於經過猛烈砲轟，村民曾撤離該村躲避戰火。而婦女們要趁沒有落彈時，趕緊跑回家中料理三餐<sup>356</sup>。而 823 砲戰之前，駐軍強佔民房，村民必須讓出祖廳提供給軍隊住的情形常見<sup>357</sup>。平時的田事農作在砲擊時也被迫停擺，捕魚也必須配合軍方的管制，不得自由出海。當時的信仰活動，根據位於「過東」區的田埔村的村民說，因遇到戰事，神明聖誕也好幾年沒舉行<sup>358</sup>。在民國 38 至 47 年期間遇到砲擊較為激烈的戰事，民眾自身的生活自顧不暇，對於信仰活動也無能力在進

<sup>353</sup> 吳秀嬌，〈話鳳山的滄桑·譜西洪的願景〉，頁 61-62。

<sup>354</sup> 民國 38 年 10 月 25 日爆發金門古寧頭戰役，民國 43 年的 93 砲戰，則從 9 月 3 日持續到 22 日，民國 47 年的 823 砲戰從 8 月 23 日持續到 10 月 26 日宣佈改為「單日射擊」、「雙日停火」為止，「單打雙不打」一直到民國 67 年才完全停止砲擊，民眾才開始過沒有砲彈攻擊的生活。

<sup>355</sup> 民國 38 年大戰爆發，達到規定的年紀的男女都要編入民防隊，從事支援作戰的任務與醫療救護的工作等。男子年滿十六歲到五十五歲者需參加民防隊的工作，女子滿十六歲者要編為婦女隊，服役至五十歲，參考黃振良，《金門戰地史蹟》（金門縣：金門縣文化局，2003），頁 147。

<sup>356</sup> 戚常卉，《雙城故事—金門田埔與雙口聚落軍事化之生活記憶》（金門縣文化局委託研究，2006），頁 28。

<sup>357</sup> 同上註，頁 12。

<sup>358</sup> 同上註，頁 38。

行。經濟上，原本當地靠捕漁到大陸賣魚賺錢過活的村民，民國 38 年與大陸斷絕來往後，也就無法從事此項經濟活動，如東溪村民表示在可以與大陸自由來往時，他主要靠捕魚維生，將捕到的魚曬成魚乾，自己載去安海等地賣魚<sup>359</sup>。田埔村村老柯能靜也表示：「他與父親都是漁民，家裡有兩艘船，除了捕魚之外，父親會另外在金門買別人捕的魚到對岸晉江縣安海鎮賣魚。…民國三十八年以前，他家田裡種的地瓜拿到圍頭去賣…，對岸喜歡金門種的地瓜，花生就只在金門賣<sup>360</sup>」。原本的經濟活動受戰事、政治局勢影響，無法再與大陸進行買賣交易，民眾的生計活動的範圍緊縮在金門當地的生產與交易，而原本金門當地的物資來源、雕刻師傅等等都是來自大陸，因此在經濟較為困頓、與大陸的物資、人力來源阻隔等環境下，東溪村的村民也很難在這樣的情況下再重立一尊新的風獅爺。

但在民國 38 年時，同樣也是因為軍隊構築工事而使村落裡的風獅爺遭到損毀的還有湖下、后湖、官澳、后沙等村的風獅爺，當然，同樣因為建設軍事工事而損毀的風獅爺不只這幾個村，在這裡特別提出這幾個村落，是因為這些村落分別在戰時或戰爭結束後以及解嚴後的不同的社會階段裡，再重新製作並且可以清楚了解戰地政務時期與解嚴後這些村落對於風獅爺的信仰態度與生活需求。

湖下村，由於民國 38 年時軍隊在該村今湖埔分校右側的道路進行拓寬並墊高的工事，因此毀棄掉原位在此條路上的風獅爺，幾年後，該村靠近風獅爺這一帶的村民就有十餘個男丁先後亡故，後來村民鮑魚之子又罹患怪病，經求神問卜，歸咎原因就是從此路入侵的風煞導致，因無風獅爺的阻擋後，風煞入侵該村作怪使村民紛紛死亡或罹患怪病，因此靠近此路的莊頭的村民在民國 43 年時又重立了一尊新的泥塑風獅爺<sup>361</sup>。從村民重設風獅爺的原因裡，可以瞭解當時村民基於風水觀念必須在村落空間的缺口處

<sup>359</sup> 東溪鄭建陵報導（77 歲）。

<sup>360</sup> 戚常卉，《雙城故事—金門田埔與雙口聚落軍事化之生活記憶》，頁 32。

<sup>361</sup> 陳炳容，《金門風獅爺》，頁 71。

設置辟邪物，以防由此進入的風煞形成居民生存上的威脅。民眾是源自於自身的生存需求才有迫切需要去重新設置這尊風獅爺，當時民眾去重設它、敬拜它，也都是很明確的求助於它的鎮風煞功能。因此才有可能在民國 43 年（時年的 9 月份正值 93 砲戰期間）左右戰況緊張的氛圍下，村民非常虔誠去聘請泥塑師傅重新塑造一尊風獅爺來安置。

后湖村在民國 58 年時重製風獅爺，泗湖村是在民國 60 年重製風獅爺，昔果山村則是在民國 60 年時新設了一尊風獅爺。后湖村在民國 58 年時重製風獅爺，由后湖村關於風獅爺的傳說可瞭解，村北的母身山被劃平大半，形成的風口，使海風直撲而入后湖村裡，剛巧該村又發生了村婦自殺、溺水死亡的連串事件，村民認為是風煞所導致的不幸，因此便需鎮住此風口以鎮風煞，保佑村境平安<sup>362</sup>。可見這些村落的村民有求於風獅爺發揮鎮風煞等特定功能的誠心與虔誠態度，在當時都有很明確的目的與迫切關乎生存的心理需求。

### 三、 解嚴以後的信仰態度與生活需求

從目前調查有 11 個因戰事遺失而後又再重設風獅爺的村落<sup>363</sup>來看，其中有 5 個村落<sup>364</sup>在戰地政務時期的 40 年至 60 年期間，或以現成的石獅替代、或用磚泥來製作風獅爺的塑像，這說明即使在當時兩岸的砲擊的斷斷續續中，民眾的生活普遍還處於清苦的環境下，風獅爺在村落中的鎮風辟煞功能，仍然被需要著，它們被認為是保護該村村民的生命安全的一股重要力量，在這樣心態下，促使村民在如此環境下仍認為有重新安置它們的必要性；其餘 6 個村落<sup>365</sup>則在解嚴後陸續至大陸訂製石雕的風獅爺，這也是因為民眾的經濟狀況普遍富足，而村民也一直懷抱著重新安置風獅爺的虔誠態度。其中，除榜林村有村民表示該村近年重設風獅爺的原因，是爲了

<sup>362</sup> 陳炳容，《金門風獅爺》，頁 71-72。

<sup>363</sup> 依重設時間排列爲湖下、青嶼、后湖、泗湖、后頭、榜林、官澳、山外、金門城、后沙村。

<sup>364</sup> 東珩、湖下、青嶼、后湖、泗湖村。

<sup>365</sup> 后頭、榜林、官澳、山外、金門城、后沙。

鎮風煞以制白蟻（當時的住家有受白蟻入侵的生活困擾）的特定功能；還有官澳村也有村民認為該村鎮風煞用途的風獅爺的安置與否，會對靠近風獅爺位置的住家有影響；山外村也有村民相信設置於黃海路旁的風獅爺，認為對於前方的南雄一帶的路段經常發生車禍的情況有所改善<sup>366</sup>。其餘村落則只是表示設置它可以保佑村落居民平安的作用，即如同其他神靈保佑村民的作用一般，生活中並沒有對它特定的鎮煞功能有何必要性的需求。

早期的后沙風獅爺的設置目的根據傳說是為了制鶯山廟。因劉澳村海邊的鶯山廟隔海正對著后沙村，廟址又位在鳳穴吉地，廟宇吸納靈氣的結果，造成后沙村的農作物欠收、人畜不安，因此，后沙村老研議在海邊設置一尊風獅爺以資對抗鶯山廟的靈氣<sup>367</sup>。不過，民國 38 年後，風獅爺被國軍移去作碉堡的建材。居民在民國 95 年底時又重新設立了一尊風獅爺，礙於以往風獅爺所立之地現在還是軍事基地，因此該村廟的佛祖公借秦府王爺的乩身降示了新的座落位置，現在所在的位置比之前更偏向西邊一些，同樣也位在近海處，與原朝向東北方一致，但它的朝向已非正對著鶯山廟，畢竟今日居民的認知裡、生活中已無需與鶯山廟相抗衡的必要。因而在神明指示下將重設的風獅爺改作鎮風用途，這或許是后沙村的地理形勢也需有風獅爺來鎮住東北方的煞氣。但由居民的反應來看，現時對風獅爺的需求似乎與居民的生活並沒有很密切的關係。村民對於重設的理由表示：「之前就重新作，一直到現在剛好鄉村美化的工程在進行，就一起作<sup>368</sup>」。對於該村是否有遭遇何種困難以致需重設風獅爺來鎮煞以求取平安等原因，村民表示僅是單純想恢復舊有的風獅爺的存在，並沒有其他事情發生而需特定的鎮煞功用。同樣在烈嶼的后頭村，民國 80 年也重立了一尊風獅爺<sup>369</sup>，負責該村風獅爺設置事宜的方清皮表示，是鄉里的鄉老們一起倡議，認

<sup>366</sup> 楊天厚、林麗寬，《金門風獅爺與辟邪信仰》，頁 78。

<sup>367</sup> 陳炳容，《金門風獅爺》，頁 93。

<sup>368</sup> 后沙村許水盤先生（64 歲）報導。

<sup>369</sup> 重設年代根據「護頭獅爺序誌」記載。

為過去該村都有這個風獅爺，可惜被國軍拆走底座的石板以致泥塑的風獅爺損毀，現在想再來復古這樣而已<sup>370</sup>。

由此來看，這兩個村落的重設動機及經過與上述同樣是在近年設置風獅爺的村落的例子相對照，兩者雖同樣都是受風水觀念影響的空間觀，重視風、周遭環境形勢對於居住空間的影響，藉由風獅爺辟邪物的設置以驅邪鎮煞。但上述村落的居民在現實生活裡實際感受到對鎮風煞、路煞等功能上的明確需求。相對地，后頭村與后沙村的居民，在現實生活的情況裡，並沒有因強風帶來生活環境上的危機感或困擾，而感到生活中有對於鎮風煞功能的實際需要。居民重設風獅爺，是因過往該村曾仰賴於它的鎮煞功能，現在則是表達對過去的一種認同感。因為在缺乏相同的地理環境條件下<sup>371</sup>，對風獅爺的作用的詮釋不同，居民面對重新設置風獅爺時，對其功能的需求程度已不若以往，但民眾內心認同它們從過去就是共同保護該村落的神靈之一而有重設的必要。

其他同樣因為軍隊進行建築工事而導致風獅爺遺失的村落，根據調查還有田墩、斗門、田埔、夏興、金門城、何厝以及東溪<sup>372</sup>等村，這些村落至目前為止就沒有再重新設置。田埔村雖然在民國 85 年時有再設置一尊風獅爺，但並不是為了想要回復原本設置在北面城牆上作鎮風煞用的風獅爺辟邪物，而是村民有鑑於南城門前面的路段常有車禍發生，才會在近年設置一尊風獅爺，以鎮路煞之用。

上述提及的東溪村，原有的兩尊風獅爺中，鎮水煞的風獅爺倒地多年，近年已被重新立起，而在民國 38 年時遺失鎮風煞的風獅爺，到目前為止則

---

<sup>370</sup> 后頭方清皮先生（80 多歲）報導。

<sup>371</sup> 后沙村過去設置風獅爺是因認為鷺山廟造成該村農作損失，新的風獅爺改為鎮風，但過去各村盛行設置風獅爺來鎮風，后頭風獅爺過去也是做鎮風用途，是因以前的東北強風肆虐的特別嚴重，造成生活困擾，而且從風水觀點來看，理想的居住空間需「藏風」的要求下，更是要鎮住東北方的風煞。但現在環境改善，對於鎮風的需求相對減低。不過，基於風水的觀點，東北、北的方位帶有凶煞，因此現在將風獅爺設置於該村東北位置並朝向東北方，做為鎮風之用，較有可能仍受聚落空間的風水觀念影響而設置。

<sup>372</sup> 楊天厚、林麗寬，《金門風獅爺與辟邪信仰》。

未見村民再重製。這是否也說明了民眾以往求助於風獅爺能鎮風煞的心理需求，隨著村落周圍環境的改善，大大減低了東北強風對於民眾日常生活作息的影響，因此，也就不像往昔般，如此重視及強調風獅爺在村落空間裡鎮風煞的作用，也因如此，過往有些村落曾經有設置過鎮風煞之用的風獅爺辟邪物<sup>373</sup>，現在也已成爲恍如隔世的遙遠記憶。

而東溪村作鎮水煞用的風獅爺，倒棄於田地上之後，內洋、東山與東溪三鄉共同的信仰中心—景山宮的主神廣澤尊王多年來一直指示要將它重新立起，直到後來由公司<sup>374</sup>提供王爺的田，才終於有安置的所在。村落裡的風獅爺大部分都會有村民在固定敬拜的日子前去燒香，通常它們的基座上都會設置插線香的香爐，或是燒金紙的金爐或桶子。據楊天厚、林麗寬的調查表示東溪村這尊風獅爺的生日是在農曆 8 月 15 日，每年這時村民都會準備籤芋、糕粿、紅圓、菜蔬等來敬拜它<sup>375</sup>。但近年東溪村村民替這尊風獅爺設置的新的石質基座上，並沒有擺放固定的香爐，數次調查，都未見有人敬拜過的剩餘線香的香腳或是燒金紙的餘灰殘留，民國 97 年 3 月再去時，發現多增加一個簡便鐵桶內有紙錢燒盡的灰燼，三柱香插在石縫中，風獅爺身上也多了件紅披巾，披巾掛著兩條長布，上面屬名鄭姓弟子答謝，應爲當地村民還願的表現。東溪村民吳先生即表示，較早以前還有人在拜，現在就沒什麼人再拜了<sup>376</sup>。雖然村里近年很虔誠地將此尊鎮水煞的風獅爺重新豎立起，但從東溪村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對於風獅爺的敬拜現象越來越冷清的場面來看，風獅爺在該村的鎮煞功能對於村民來說，不如以往般能產生積極的信仰作用。不過，現存有風獅爺的村落中，其中有大部分村落裡

<sup>373</sup>像金門眾多早期風獅爺的設置功能中，就有將近三分之二的比例是鎮風煞之用。

<sup>374</sup>在共同的宮廟信仰下，由鄉老或頭家等組成的自治組織稱爲「公司」，收取「人口錢」（俗稱「撿人口錢」）或「戶口錢」，作爲宮廟運作的經費。「公司」的組成人員分爲鄉老、主任委員、房桃長、看壇、搭壇、雜差、買辦等。引自林建育，《金門傳統漢人聚落領域的空間界定：一個五營信仰的考察》，頁 131-133。

<sup>375</sup>楊天厚、林麗寬，《金門風獅爺與辟邪信仰》，頁 70。

<sup>376</sup>東溪村吳先生（71 歲）報導。

的居民還依舊維持固定的敬拜習俗<sup>377</sup>，僅有少部分村落裡的居民已無敬拜風獅爺的習俗，其中有又部分村落的村民對該村的風獅爺原先在此村落空間裡的功能難以釐清，更遑論現已遺失風獅爺的村落。

國共戰爭爆發造成金門的村落風獅爺大量遺失或損毀，因軍隊爲了構築工事，建材的需求量大增，於是軍隊強拆民宅門板或是廢棄住屋的石材，同時也拆走了爲數不少的風獅爺座下的石質基座，基座被拆走連帶使風獅爺的塑像也遭到破壞，造成一些舊有的風獅爺因此失蹤或被泥土掩埋。一些村落裡的風獅爺遭致土埋多年後又被挖掘出來，現在雖已重立，但被移到與以往不同的設置地點。其中有些還能維持原來在該村中的鎮煞方向與作用，有些則已不明其原來在村落空間裡的鎮煞目的與對象，甚至也不再具有敬拜的活動。

陽翟村位於通往山后方向的斜坡路旁的風獅爺，在戰時因國軍修築工事，被埋入土中，直到民國 72 年重新出土，才移到現址，雖離開原位，但重立時，村民仍然是維持原本鎮水煞的作用與朝向後水溪的方向。小古崗的「風獅爺遷建誌」也描述了該村風獅爺的棄置原因與重立經過，在民國 38 年秋天時，因爲軍事需要，該村的風獅爺的基座石板遭拆毀，導致風獅爺倒棄在地上數十年載，後來村民在民國 76 年時就有意重新擇地重立，不過是到民國 86 年時才得以完成這項重設工作，村民後來將它移至村郊墓碑頭的位置，依舊維持原來朝向東北方的鎮風煞目的。而陽翟與小古崗這兩尊風獅爺目前也都維持著敬拜習俗。

大地村的蹲踞姿風獅爺，聽聞是戰時被村民埋入土中，近年重新被發現後，已移至他處重立。西吳村的風獅爺，現在所在的位置，也已離開當初原先設置的位置，據西吳村村民吳文言表示：「風獅爺原位在村後方。823 砲戰時，底座被砲打壞，整尊就倒下來，後來我才把它移到村前方現址」。

---

<sup>377</sup>依據目前的調查資料，全金門有 58 個村里都各別設置有一尊或兩尊以上的風獅爺（不包含近年設置的觀賞型風獅爺），裡面有近 50 個村落各自維持著敬拜風獅爺的習俗，詳見附錄一敬拜活動表。

移到村前的西吳村風獅爺，簡陋地直接豎立在泥土上，底下無基座，身處在人跡罕至的荒煙漫草間。現在西吳的風獅爺離開了原先的設置位置，對於該村的鎮煞作用與對象並不明確，周圍也沒有任何插香或燒金紙的用具，顯示很少有村民會前往敬拜的習俗。

同樣也是明顯受到軍事因素的影響，使歐厝村的風獅爺逐漸在民眾的生活中失去原有的信仰作用。據《金門歐陽氏族譜》記載，過往該村規定若有村中男丁喜獲麟兒，要挑三擔的蚶殼積放在風獅爺旁，村民相信如此可以幫助風獅爺增強它制風的能力。但在國軍駐守金門之後，便在風獅爺座落的位置周圍佈滿了地雷，使得民眾無法靠近，這不僅阻隔了村民與風獅爺之間可見的距離，也阻斷了民眾藉由虔誠的供奉行為傳達其心靈上寄託於風獅爺能鎮風制煞獲取平安的信仰需求，這樣的信仰需求與習俗隨著多年的阻隔，逐漸從村民的日常生活裡淡出。

由解嚴後的例子可了解，受到戰事因素遺失而在解嚴後重新製作風獅爺的村落，有些村落居民設置風獅爺，仍是出自於現實生活中感受到生存威脅的心理需求而需鎮煞以化解危機感；有些重新設置的村落，同樣也是鎮煞作用，但與村民的現實生活較為無關，較像是一種信仰傳統的延續。這些受到戰事影響而遺失或倒立的風獅爺，在現在的重新製作或重立起後的信仰活動情形，多數村落居民仍是維持虔誠的信仰態度加以敬拜，僅有少數村落已無敬拜活動。

表格 五-1 戰時因軍事工事受損或遺失的風獅爺

編號	所在村落	何因、何時遺失、被毀或被埋	重設年代	備註
1.	東垵	民國 38 年左右遺失一尊	★民國 40 年左右挪用軍方石獅替代重立	
2.	湖下	位在後埔則是駐軍分校右側的一尊風獅爺，是坐南朝北，灰泥內磚。是民國 38 年國軍拓寬	民國 43 年重新塑立，坐西南朝東北	

		路面時，毀掉原在此路上的這尊風獅爺		
3.	瓊林	原在保護廟左後方，38年軍隊建築工事被埋入土中	民國 40 年重新出土，豎立原址旁，民國 48 年移至現址	
4.	青嶼	約民國 38 年遺失一尊	民國 50 年左右挪用民宅石獅替代重立	
5.	后湖	一尊在民國 38 年被毀	民國 57 年爲了鎮風煞，隔年依舊有的原貌再重新製作一尊泥塑	★有將舊的風獅爺拍照，作爲重製的參考樣本。
6.	泗湖	原有一尊泥塑，朝北方，位於「先生公宮」前，民國 38 年被毀	約民國 58（楊天厚）或 60 年（陳炳容）左右重製，移至現址，方位相同，靠村郊，防風蟻、鎮邪	
7.	陽翟	因國軍修築工事，埋入土中	民國 72 年重新出土，移到往山后方向的斜坡路旁	
8.	陽翟	會山寺後的一尊泥塑風獅爺，因國軍修築工事而損毀	民國 74 年會山寺重修時一併重修補	
9.	東沙尾	原埋起	近年重新出土	★被碉堡蓋著，後來拆掉碉堡才出現
10.	后頭	★民國 60 幾年被毀一尊泥塑風獅爺	民國 80 年重新製做	★軍隊拿去做工事
11.	榜林	原有一尊泥塑，民國 38 年被毀	民國 82 年重新製做一尊石雕	
12.	官澳	約 38 年遺失兩尊	民國 84 年重新製作兩尊	
13.	山外	原有一尊位在靠太武山的村子裡，約 38 年被毀)	民國 84 年重新製作兩尊	
14.	小古崗	民國 38 年被毀，長期被棄置	民國 86 年重立起	「風獅爺遷建誌」述民國 38 年秋，軍事需要，風獅基地石板遭拆毀，致風獅爺倒地數十年。

15.	金門城	北門原有一尊在迴向殿後面，約在民國 30 幾年遺失。現是一尊小型的風獅爺（原迴向殿的廟前石獅移至廟後）	★民國 87 年至 90 年以前重新製作	
16.	洋山	★原位在海邊，軍事因素倒立	★後移至現址重立	
17.	后沙	★移作軍事碉堡的建材，被毀	★95 年重新製作，移位至現址，改作鎮風用途	
18.	田墩	約 38 年左右遺失	一尊位於西獄廟後方，高約一公尺	未重設
19.	斗門	約 38 年左右遺失	一尊獅高 40 公分，前腳著地。原位在斗門西北方，宗祠後方榕樹下。	未重設
20.	東溪	約 38 年左右遺失	鎮風	未重設
21.	田埔	民國 40 幾年遺失 ★因軍事建設重修城牆（民國 57 年）時遺失一尊	城牆上，高約 3 尺 （參考《雙城故事—金門田埔與雙口聚落軍事化之生活記憶》）	未重設 ★原位北面城牆上面，面向東北，作鎮風之用
22.	夏興	約民國 40 多年遺失	一尊風獅爺離恩主公宮約 60 公尺遠，向東，高約 1 公尺，有底座	未重設
23.	金門城	民國 40 幾年被毀，因傾倒於地，被土掩埋	東門張公宮後面一尊，坐北朝南，高兩尺泥塑內磚，直立、雙手平舉，鎮風鎮白蟻	至今未重設
24.	金門城		南門也有一尊遺失，原位在寶月庵旁，高一點五公尺，泉州石打造	未重設
25.	金門城	國軍來後遺失	西門一尊	未重設
26.	何厝	遺失	「田甲前」的一尊風獅爺	未重設
<p>以上根據楊天厚、林麗寬合著的《金門風獅爺與辟邪信仰》調查資料。其中有些風獅爺僅註明是民國 38 年時遺失，雖未直接說是因戰事而遺失，但筆者亦是列入受到戰事影響而遺失的統計。</p> <p>★記號為筆者訪談內容</p>				

### (三) 理性化與人口外移的影響

但也可發現，多數有敬拜風獅爺活動的村落裡，多數是村落裡的年長者在張羅這些信仰事宜。無可否認，多數的青壯年者信仰風獅爺的虔誠度

多不如年長者般較不加質疑地敬仰、畏懼，或充滿禁忌的態度。現代社會的教育普及度高，教育的理性化過程，促使現在普遍接受過一定教育程度的年輕或中年人，對於民間信仰中非理性與巫術性的成分會產生質疑或排斥。也或許有青年人會在父母的要求下前去拜神，沒有很明顯的排斥態度，但對於外在世界的認知方式，普遍傾向合乎邏輯的理性態度來觀看，並尋求科學的解決之道。如《台灣宗教變遷的社會政治分析》所指出的：「受教育的理性化過程，加強受教育者的醫療與科技知識，使人們減少尋求與現代醫療行為和科技相衝突的巫術行為<sup>378</sup>」。

相較於過去，金門先民面對無法克服的疾病、災害，普遍是尋求神明透過乩童等來降示以解惑釋疑。就像清道光年間的《金門志》便提到金門當時的信仰風俗：「惑鬼神、信禳祥，病雖用醫，然扶鸞擡神問藥、延巫覡禳福燒紙，至死不悟；誣蔽甚矣」。現年 75 歲的斗門村民陳清鐺將記憶拉回過去，這麼說道：「以前沒有醫生。生病會去請教神，會派藥單。風水的事有時也會請教神。像房子像是不能住得比較順，就會去請教王爺，王爺就會說要如何弄，王爺也會制煞」。而像后湖、湖下、東村等村落的風獅爺重新再設的起因是，村民將莫名死亡、怪病的發生，經詢問過神明，歸咎于村落的地理環境上的風口（后湖是村北的母身山被剷平大半形成的風口，後兩者是路口），有風煞從此不利方向吹入村內，造成民眾發生不明怪病甚至莫名死亡。還有早時的民眾認為，會侵襲木造建築的白蟻，也解釋為風煞造成的，古早有「風動蟲生」之說<sup>379</sup>，就像后頭村「麟護宮」理事長方清皮（80 多歲）所認知的：「風裡面有一種骯髒的東西，以早的人說風有風蟻，白蟻中有一種叫風蟻，這一種不是從土裡出來，而是從半天（天空）來的，所以也有用風雞在鎮風蟻，也不知是真是假，不然普通都是從土裡出來的較多」。因有這樣的認知，在金門許多村落的村民都會將白蟻稱作「風

<sup>378</sup> 瞿海源，《台灣宗教變遷的社會政治分析》，頁 118。

<sup>379</sup> 陳炳容，《金門風獅爺》，頁 68。

蟻」，因此也會用鎮「風煞」的風獅爺來剋風蟻。民眾面對這些異常的死亡、怪病或自然災害等人力所無法掌握、充滿不確定感的情況，結合神靈信仰與「風水」的解釋系統下，藉由民間信仰中具有巫術性的鎮煞儀式，幫助人們產生一種控制環境的感覺，以此降低心理上的焦慮感，加強生活中的信心。

近年，依舊有少數村落同樣抱持傳統風水認知來作為生活環境中遭遇困境的解釋，因此設置風獅爺來化解（其他私設的辟邪鎮物，如八卦、山海鎮等更為常見）。其中田埔村的居民有感於南城門前的下坡路段經常發生車禍，認為是犯到路煞，因此在請示該村神明後，即設置一尊風獅爺來鎮路煞。兩三年前，榜林村王姓人家則是從台灣請來風水師堪輿，認為住家前方的路段似一把剪刀直衝該住屋，在風水師的建議下，設置了一尊風獅爺來鎮路箭。足見目前民間還是會有民眾以環境地理的沖煞觀念來解釋住家不和諧或是意外發生的思考模式，並以鎮煞物來制住由凶煞的方向、形勢而來的煞氣，同樣也希望能以逢凶化吉的方式，能將不確定高或不和諧的狀態產生控制住的心理作用。而從近年的一些村落紛紛設置或重設風獅爺，可以看見傳統陽居風水的觀念與操作技術依舊在這些村落裡延續。

風水在過去的傳統社會裡是很盛行的，而在台灣、中國的現代社會裡，雖然不是每個人都會有看風水的需求，但民間流行的情況似乎沒有因教育的理性化過程，而產生削弱的現象，就像《台灣宗教變遷的社會政治分析》的調查指出：「高教育程度者因為在面臨個人升遷發展時，會發現有機運的成分影響，並有不能操之在我的不確定感，因此對堪輿這種被認為可操弄環境的術數特別容易受到吸引；而從事農漁業者也多保守著風水這類傳統術數的思想與行為<sup>380</sup>」。因此調查問卷的統計分析發現教育的高低對於人們是否會找人去看風水沒有顯著的影響。不過李亦園指出了現在普遍流行的風水，是著重在較短時間內能見效的各種陽風水，這種流行的風潮不受教

<sup>380</sup> 瞿海源，《台灣宗教變遷的社會政治分析》，頁 112-114。

育程度的影響，但所展現的是一種功利主義，這與原來的風水理念是相當不同的<sup>381</sup>。

金門過去多數聚落都相當重視陽居或陰宅的風水，往往都是從大陸延聘風水師來金門本島堪輿，但在民國 38 年兩岸的交通斷絕往來後，一切物資人力來源都遭切斷，如此情況下，金門本地的風水師又少，從事看風水者多是兼職，很少有專業的風水師，多像是建築工匠，或是有家傳淵源者<sup>382</sup>，或透過乩童向王爺請示厝宅不安、沖犯凶神惡煞等問題，也會指示以安設辟邪物來鎮宅辟煞<sup>383</sup>。但目前即使連兼職的風水師也逐漸呈現凋零狀態。近兩三年前，榜林村私人設置風獅爺的人家，還特別從台灣聘請風水師來金門看風水。更早之前，與大陸斷絕往來後的 50、60 年代期間，湖下村、后湖村設置風獅爺的經過，則是經由乩童請示該村神明指示後設置，而不是透過風水師的指點。近年重新安置的風獅爺，也大多是向神明請示後，即可擇日、擇時、擇地與方位，著手進行，過程也都無風水師的參與。所見用風獅爺來鎮煞的過程，顯然與民間宗教信仰融合，不純然只是風水的一種制煞方式。

目前觀之，風獅爺不純然只是爲了維持村落的整體環境的諧和與穩定，作鎮煞目的的辟邪物，它本身被神格化，敬拜者將它視爲具靈驗性的神靈，數尊風獅爺身上披掛著一件甚至有多達三、四件的紅披巾，正是信眾們還願的答謝物，也顯示出民眾祈求的是滿足個人需要的崇拜。現在民眾向風獅爺敬拜的內容，多是更貼近自身生活需求的面向，也使鎮風辟煞的風獅爺現在仍舊持續有活絡的敬拜活動，敬拜者多將它視爲是具靈驗性

---

<sup>381</sup>轉引李亦園的說明：「原有風水觀中追求整個系統的和諧配合，不但包括人與物、人與環境的調和，同時顧及人與人的融洽，可是現在盛行的這種風水，都是捨棄整合的因素而不顧，單獨著重機械的人與物關係的強調，明顯是功利主義趨勢所產生的結果」。同上註，頁 112。

<sup>382</sup>如《金門島地采風》的作者，在民國 67 年時採訪安美村的許侯芳，他從三十八年時開始出山進行看風水的工作。風水之術爲家傳，是他的父親特地到大陸的貴州學習了十八年的秘術，而後傳給他的叔叔，再傳給他。平時則是務農，幫人卜宅安墳則爲副業。

<sup>383</sup>張雲盛，《金門居民宗教風水觀》（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文化局，2006），頁 1-4。

的神靈，而非只限於具有特定鎮煞用途的神聖物。

根據朱柔若在《社會學世俗化理論之回顧、溯源與台灣民間宗教的世俗化》對台灣民間宗教日漸世俗化的觀察與分析，指出台灣民間宗教的世俗化是受到全球性的工業化、都市化、全民教育化的影響，但民間信仰的世俗化與西方宗教發展不同，台灣民間信仰表現的世俗化是宗教傳統裡的社群取向瓦解，作者說明：「村民不熱衷於社群取向宗教活動的原因，是經濟發展所造成的社會結構與社會關係變遷的結果。…如同吳蓮進的研究說明，影響宗教社群性的三種現代化勢力—都市化、工業化、世俗化（吳蓮進是指教育普及化的程度）」。作者從神明信仰的主流與信仰功能取向，觀察出此種社群取向的宗教活動式微的情形，一是台灣民間信仰的主流從台灣移民初期開始信仰祖籍神明、土地公等強調整合社群（前者整合相同血緣社群，後者整合不同血緣社群）等功能的神明，轉向以王爺、中壇元帥、玄天上帝、關聖帝君等法力高強的特質為主的神靈，此類神靈的信仰意義多半是為滿足個人的心理需求而受崇拜。並說道這種對社群取向的宗教崇拜活動的熱情減低，轉向熱衷於以個人為主的宗教活動，尤其是以青年人的表現最為明顯，作者從多位研究者的田野調查中表示現在的年輕人對民間宗教活動較不熱心、對神的態度表現冷漠、無暇參與宗教活動的情況，但若遇到與本身有切身關係時的表現卻也相當積極<sup>384</sup>。

金門民間信仰的發展情況同樣也受到了工業發展、都市化的影響。60年代開始，因為台灣工業興起，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促使金門人口大量外流，如李錫祥在《金門地區血緣聚落的社會空間組織》中以古寧頭村為例，說明古寧頭村民在50年代時大規模的外移，這時是在島內遷移，多移往島西的商業重鎮後浦為主；60年代開始的城鄉移民，則主要集中在三重、中和、永和的地點<sup>385</sup>。民國80年增修的《金門縣志》對金門總人口發

<sup>384</sup> 朱柔若，《社會學世俗化理論之回顧、溯源與台灣民間宗教的世俗化》，頁112-120。

<sup>385</sup> 李錫祥，《金門地區血緣聚落的社會空間組織》，頁101。

展狀況的描述：「自民國 55 年以後，人口年有增加…，至 61 年人口達到最高峰。近年以來，因為台灣經濟建設大進，工業發達，謀生較易，本縣農村剩餘勞力，多赴台就業，人口又有逐漸減少之趨勢<sup>386</sup>」。

表格 五-2 金門縣 58 年至 68 年現住人口狀況表

資料來源：《金門縣志》金門縣 56 年至 76 年現住人口狀況表

年 度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總 計	60,359	61,008	61,305	61,518	61,422	60,099	59,668	58,743	57,504	56,099	53,944

村落鄉間的年輕人口往都市發展，造成聚落裡多數是老弱婦孺，因此聚落的神明聖誕或廟會活動，也就無法如往常般熱鬧盛大，缺乏人力是一關鍵因素。如西園村 60 多歲的村民黃先生表示：「現在沒有以前熱鬧，60 到 65 年之間開始很多人都遷到台灣去工作，要辦熱鬧也要很多人，錢不是主要因素，沒有人就不熱鬧。以早西園作醮時，四個甲頭的人都會輦轎，會彼此較勁，只是為了看那個甲頭的人比較厲害，沒有其他目的。但現在人少，就只有在廟裡拜拜跟鎮五方而已，輦也只有大道公一尊」。經濟並非民間信仰活動盛不盛大的主要因素，一如山后村村民林成碧表示早期經濟困頓時信仰熱絡的情形：「早時生活辛苦…，一年也只用了 3、4 斤油而已。但只要一聽到今年的農曆 8 月 25 要熱鬧，平時用油就要省，好在 8 月 25 時請客煮菜用。於是下堡早時有一句土話：『省腸胃肚，為了 8 月 25』…<sup>387</sup>」。人力充足與否則是一重要因素，出外工作的青年人無暇返鄉從事宗教活動，這也是為何村落中都僅剩年長者在張羅信仰事宜，而風獅爺也多數僅見年長婦人在敬拜的情景。

<sup>386</sup> 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金門縣志》頁 360。

<sup>387</sup> 山后村下堡林成碧先生（74 歲）報導。

## 第六章 結論

本文論述傳統的村落型風獅爺是因聚落居民的信仰思維而生的產物，聚落居民從風水觀點將居民的成敗得失發展歸咎居住所在的吉凶環境，應用風獅爺辟邪物是一種化解不利於住民的居住環境形勢，使居民能生存於和諧穩定的環境空間，更有利於住者的發展運勢。也因此，聚落空間之中風獅爺的存在，能傳達出居民的生存需求；它設置在聚落空間的位置，能與所在的環境產生呼應，因它被安置的位置與朝向，正說明著它剋制的環境形勢；它的造形尺寸、配飾物、設置位置、方位等需經由村廟神明的指示，設置之後，固定時節有居民的供奉。隨著時間的變化，它的信仰功能也隨著居民的需求衍生不同的功用。它的存在因聚落居民、環境形勢而生，聚落居民在生活中對它有信仰上的需求，使風獅爺與聚落形成一種共生的關係。而早期聚落中風獅爺的造形製作，會因聚落大型及極小型規模的聚落而明顯有造形精簡程度的差異。材質的選擇受到早期交通不便的限制，使聚落選擇材質及石材來源因所在區位的資源條件而產生影響。戰地政務時期及解嚴以後，則因整體環境局勢的影響，使聚落製作風獅爺的生產條件不同以往。解嚴以後，由於藝術家的創作、文化觀光的新思維，帶動起觀賞用途的風獅爺的產生，觀賞類型顯示了一種新的存在功用，但也可由此類型說明風獅爺的形式脫離了聚落居民的信仰需求，與所在環境不存在目的聯繫，則只是純粹的景觀物，並不具有傳統意涵的信仰功能。

文中首先說明金門聚落空間廣泛設置辟邪物，不管是民宅、廟宇、邊境設置的層層辟邪物，都是為了防範鬼祟邪煞入侵聚落境內。聚落的邊境由「五方」辟邪物的設置來作象徵性的界定，劃分出受神靈護佑的境域範圍，以及鬼祟邪煞不可侵犯的邊界。居民借由信仰象徵來對所屬界域劃清，宣示外來不潔物不可跨越的界線，以維持聚落內部生存的穩定性。猶如金

門先民長期受到外來倭寇強盜侵入或與該族競爭山海領域的他族威脅等經驗的投射心理。

聚落居民借由風獅爺辟邪物的鎮煞驅邪以回復生存環境的和諧與秩序，主要是來自陽宅風水的觀念。風水講求人與超自然之間要尋求和諧的狀態，人跟居住建築、居住建築跟居住環境之間和不和諧，影響著居住者的命運發展。而能帶來居民發展的理想居住環境，是要能聚「生氣」的吉地，聚「生氣」的要件，必須要「得水」、「藏風」，以防止生氣蕩散。金門當地發展有成的聚落，都有關於形容該地是如何理想的風水吉地的說法，理想性的居住環境會使宗族的發展更興盛，爲了讓環境更理想，越是重視環境的風水。由於環境不是先天都能達到完善的理想狀態，所以會有許多補救措施。風獅爺被應用於聚落空間中，且多數被應用於鎮風煞，即是風水理論裡講求「藏風」、「避煞」觀念下，衍生而來的補救措施。但風水裡要求居住環境要避風，只有避寒冷的風，不避溫暖的風。因此，風水中強調理想的居住地點通常需要有高地的地形來阻擋從西、北方向吹來的陰風，東北面的風在《內經》中被稱爲凶風，在《宅經》則記載福建一帶認爲東北方是“鬼門”的方位，因爲煞氣都是來自東北方，所以東北方是特別忌諱的方位。而聚落、屋宅的朝向則要面向如東、南方的溫、暖風的方位，如此才能聚集“生氣”。加上，金門早期人爲破壞，導致林木盡失，尤其常年吹東北季風，在缺乏林木防風定砂的情形之下，更加須有鎮風煞的措施。先民基於傳統認知及環境惡劣的生存需求，促使許多聚落設置朝向東北、北方等凶煞方位的風獅爺來鎮風煞的必需性；而朝向其他方向者，則多是因陽宅風水其他禁忌的地理形勢。

金門各尊風獅爺的設置目的都是從風水觀念出發在聚落空間產生其功用與價值，但風水在民間又不是純然是風水理論裡的一種環境鑑定法，而是跟民間宗教緊密融合，這一點可以從近年設置風獅爺的例子都不是透過風水師，而是通過乩童請示神靈降示設置位置、方向等，都是與宗教相關。

而且它也被視作能保佑居民平安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靈而被加以敬拜。顯示出它與民間信仰密切的結合。但從風獅爺的設置功能又可以清楚瞭解，都是作剋制風水煞的目的。

由解嚴後設置的村落風獅爺的例子可了解近代的信仰情況。受到戰事因素遺失而在解嚴後重新製作風獅爺的村落，有些村落居民設置風獅爺，仍是出自於現實生活中感受到生存威脅的心理需求而需鎮煞以化解危機感；有些重新設置的村落，同樣也是鎮煞作用，但與村民的現實生活較為無關，較像是一種信仰傳統的延續。這些受到戰事影響而遺失或倒立的風獅爺，在近年重新製作或重立起後的信仰活動，多數村落居民仍是維持虔誠的信仰態度加以敬拜，僅有少數村落已無敬拜活動。但由於工業發展、都市化的影響台灣工業興起，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促使金門人口大量外流，出外工作的青年人無暇返鄉從事宗教活動，村落中多是由年長者在張羅信仰事宜，而風獅爺也多數僅見年長婦人在敬拜的情景。

再者，分析風獅爺的造形。由民國 38 年以前製作的村落風獅爺，佔現有風獅爺數量的三分之二，其中多數為石雕，少數是磚泥，各尊造形的雕造程度不一，呈現精緻、簡易或甚粗糙的差異。早期留存至今的石雕類風獅爺，多數位在東半島，只有少數位在西半島；磚泥製品則相反，西半島區域佔多數，東半島則寥寥無幾。這種現象顯示早期在材質上有明顯區域化的分別。

接續，針對早期雕塑粗糙及精細的磚泥與石雕風獅爺，從聚落的規模與經濟的條件考量對造型的影響。由聚落的規模、經濟與造形程度的衡量下，僅能從聚落規模都是極小型的聚落，一致反應造型極粗糙的表現。而在規模極大型且發展極盛的聚落，也都能一致反應極精緻的造型表現。但介於兩者之間的聚落規模，就難以顯示聚落的規模及經濟發展條件對風獅爺的造型產生的影響。然而，造形粗簡者，或可能受到經濟因素以外的因素影響，即匠師的製作忌諱，致使難聘石匠，而這也或許是一些中、大型

規模且發展興盛的聚落，打造的風獅爺卻顯現技術稚拙之因。

另外，由於早期內陸交通路徑多屬羊腸小道，交通運輸工具是靠騾馬運送物資，內陸交通實屬不便，形成各聚落的獨立與封閉性，聚落所在的區域條件便影響風獅爺石材的選擇。由風獅爺的石材來源顯示，位在往來大陸便利且發展興盛的聚落，都是選用大陸的良質石材；位在東部內陸或東部面向外江的沿岸的聚落，近有石礦區的資源條件下，多數採用當地石材製作。也因此，東部區域不管是大、中、小或極小型規模的聚落，多因近有石材便於取得，都能用石材雕鑿風獅爺。

但早期石雕造型呈現雕造精簡程度的差異，也多受到聚落選用石材品質的差異影響。因當地石材多質粗，雕造粗簡者可以發現多數就是用當地石材來製作。若是使用當地石材，又是小型規模，經濟發展條件不佳的聚落，該聚落風獅爺的造型樣式通常也顯得更為嬌小或粗糙。而早期雕刻精細者的石材多數用大陸石材（多是為位在沿海聚落），但也有少部分是用當地較細的石材（也是位在石礦區附近的聚落）。

聚落所在的區域條件也能說明風獅爺的材質選擇。由於東部區石礦資源豐，鄰近的聚落都能用當地礦區的石材來雕造風獅爺。這也是為何東部區的小型規模的聚落能以石雕製作風獅爺的原因。然而，西半島部分村落即使是大型或中型規模，卻都是用磚泥塑造，本文推論是因西南區域多是紅土層地質，聚落區位的石材供應條件不如東半部便利之因。也因此，西半島有製作風獅爺的聚落多數是採用便於運輸及價格比石材便宜的磚塊，以及金門當地自產的白灰材料來製作。而僅有的 5 尊石雕作品(包含遺失者)，其中有 3 尊是位在西南區的沿海聚落，西南區的沿海區域也正是西半島少數有石礦資源的地區，不過這些風獅爺的石材多是來自大陸的細緻石材。就近取用當地石材來製作的現象以東部比較明顯。

而戰地政務時期製作的風獅爺受到整體環境局勢的影響，促使當地聚落對外、對內都呈封閉狀態，對聚落選用風獅爺的材質及製作也囿於有限

資源的運用。戰地政務前期受到政局軍事影響，居民經濟生活的困頓，材料供應受限，本地匠師少且有製作忌諱的心態影響，使這時期的風獅爺的造形多雕造得較為簡易。但後期隨著經濟普遍好轉，並且可至台灣製作的管道，晚近的風獅爺才能有精細造形的表現。

解嚴後，少了過去交通、軍事的限制，風獅爺的製作條件也不再侷限於地區性的限制。多了大陸地區提供匠師與石材資源的管道，也吸引了想重新設置或新設風獅爺的村落紛紛向大陸的造石工廠等訂製，也因此短短幾年便新增了 12 尊。由於福建石材質美價廉，匠師眾多，且有現代雕刻器具的輔助，因此這時期製作的風獅爺造形皆呈精細。然此時製作的造形皆精細，石雕類的體型確有明顯大小之分，且多數與聚落的規模形成正比，體型大者出現在規模大型、中型的聚落；石雕類體型較小者都出現在人口規模少的聚落。由多數風獅爺都是經由神明指示，村民也表達村落規模與村廟大小相稱的認知來解釋風獅爺體型大小也需配合村落規模的相稱性，提供了體型大小與聚落規模之間，因信仰產生的關聯性。

最後，解釋晚近出現為觀賞用途而製作的風獅爺，雖具有傳統風獅爺的形貌，但由於非來自聚落居民現實生活中生命遭受威脅，從風水解釋環境對人的影響下，而需化解不利於人的居住環境形勢的一種補救措施，因此便也失去原在聚落空間存在的功能性。而觀賞型的造形製作多是出自於創作者主觀審美的創意表現，設置過程也無須聖化儀式的過渡，不似傳統聚落的風獅爺的造形的決定與設置儀式都需要經由神明指示，與信仰活動緊密結合。觀賞型風獅爺脫離了傳統上與聚落居民的風水思維、生存環境、信仰的連結，但卻提供了傳統以外的新的視野，即展示價值。

## 參考書目

### 一、專書

#### (一) 中文著作

一丁、雨露、洪涌編

1999 《中國風水與建築選址》。台北市：藝術家。

王銘銘、潘忠黨主編

1997 《象徵與社會：中國民間文化的探討》。天津市：天津人民。

午榮彙編

1870 《魯班經》。

尤廣熙

2003 《中國石獅造型藝術》。北京市：中國建築工業。

李亦園

1978 《信仰與文化》。台北市：巨流圖書公司。

1999 《宇宙觀、信仰與民間文化》。台北縣板橋市：稻鄉

李芝崗

2003 《中華石獅雕刻藝術》。天津：百花文藝。

曲六乙、錢蕪

2003 《中國儼文化通論》。台灣學生書局。

呂理政

1992 《傳統信仰與現代社會》。台北市：稻香。

余光弘、魏捷茲編

1994 《金門暑期人類學田野工作教室論文集》。台北市：中央研究所民族學研究所。

吳培暉

1996 《金門聚落風情》。台北縣永和市：稻田。

1998 《金門澎湖聚落》。台北縣永和市：稻田。

金門縣文獻委員會

1979 《金門縣志》。重修版。金門縣文獻委員會。

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編印

1992 《金門縣志》。金門縣政府。

林焜煌

1960 《金門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印。

林國平、彭文字

1993 《福建民間信仰》。福州市：福建人民。

林英生、吳啓騰

2004 《金門海岸地景資源》。金門縣金城鎮：金縣府。

周凱

- 1993 《廈門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胡璉
- 1978 《金門憶舊》。黎明文化。  
郭肇立主編
- 1998 《聚落與社會》。台北市：田園城市文化。  
郭樸著；王振復譯
- 2003 《風水聖經：宅經·葬書》。台北市：恩楷。  
洪受著，吳島校譯
- 2002 《滄海紀遺校譯》。台北市：台灣古籍。  
徐華鑑、楊古城
- 1991 《中國獅子藝術》。北京：輕工業。  
高友謙
- 2004 《中國風水文化》。北京：團結。  
高建文
- 2006 《中國獅珍賞圖鑑》。台北市：積木文化。  
陶思炎
- 1998 《中國鎮物》。台北市：東大。  
陳炳容
- 1994 《金門風獅爺調查研究》。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  
1996 《金門風獅爺》。北縣永和市：稻田。  
1998 《金門城》。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陳文山
- 1997 《岩石入門》。台北市：遠流。  
鹿又光雄氏、鳥居敬造氏
- 1938 《日據時期金門調查實錄 1937-1945》。南洋協會台灣支部。  
許如中
- 1959 《新金門志》。金門縣政府。  
梅江田正孝
- 1990 〈廈門的石頭與驅邪〉。《民俗台灣（第四輯）》，林川夫主編，  
頁 186-188。武陵。
- 莊伯和
- 1994 《台灣民藝造型》。台北市：藝術家。  
1999 〈風獅爺的美術造型與資料舉隅〉。《金門傳統藝術研討會論  
文集》，頁 145-161。
-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
- 2000 《金門傳統藝術研討會論文集》。傳藝中心籌備處。  
戚常卉
- 2006 《雙城故事—金門田埔與雙口聚落軍事化之生活記憶》。金門  
縣文化局委託研究案。

傅天仇

1990 《移情的藝術—中國雕塑初探》。台北市：丹青。

黃文博

1997 《台灣民間信仰與儀式》。台北市：常民文化。

黃振良

2000 《蠔鹽之鄉話西園》。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政府。

2003 《金門戰地史蹟》。金門縣：金門縣文化局。

黃振良、王建成

2006 《邂逅陳坑漁村》。金門區漁會。

張珣、江燦騰合編

2001 《當代台灣本土宗教研究導論》。台北市：南天。

張雲盛

2006 《金門居民宗教風水觀》。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文化局。

楊天厚、林麗寬

1996 《金門歲時節慶》。金門縣金城鎮：金縣府。

2000 《金門風獅爺與辟邪信仰》。北縣永和市：稻田。

楊天厚, 林麗寬總編纂

2002 《金門縣金沙鎮志》。金縣金沙鎮公所。

葉鈞培

1998 《金門辟邪物》。北縣永和市：稻田。

鄭志明

1996 《台灣民間的宗教現象》。臺北縣中和市：大道文化。

劉敏耀

1998 《澎湖的風水》。澎湖縣馬公市：澎縣文化。

劉沛林

2005 《風水—中國人的環境觀》。上海市：上海三聯書店。

戴康生、彭耀主編

2000 《宗教社會學》。北京市：社科文獻。

謝宗榮

2003 《台灣的信仰文化與裝飾藝術》。台北縣：博揚文化。

2003 《台灣傳統宗教文化》。台中市：晨星。

瞿海源

1997 《台灣宗教變遷的社會政治分析》。台北縣：桂冠圖書。

## (二) 譯著

伊能嘉矩(日)著；江慶林等譯

1991 《臺灣文化志(中卷)》。台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涂爾幹(Emile Durkheim)；芮傳明，趙學元譯

1992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臺北市：桂冠。

- 奈杰·達德(Nigel Dodd)；張君玫譯  
2003 《社會理論與現代性》。台北市：巨流。
-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許綺玲譯  
1998 《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台北市：台灣攝影工作室。
- 渡邊欣雄(日)著；索秋勁譯  
2000 《風水、氣的景觀地理—社會人類學的研究》。台北市：地景。
- 楊慶堃著；范麗珠譯  
2006 《中國社會中的宗教：宗教的現代社會功能及其歷史因素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

## 二、博碩士論文

朱柔若

- 1986 《社會學世俗化理論之回顧、溯源與台灣民間宗教的世俗化》。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江柏煒

- 1994 《宗族移民聚落空間變遷的社會歷史分析：金門瓊林與澎湖興仁的比較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錫祥

- 1997 《金門地區血緣聚落的社會空間組織》。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

金以蕾

- 1994 《金門開放觀光的社會變遷研究》。國立中興大學都市計畫所碩士論文。

林建育

- 2005 《金門傳統漢人聚落領域的空間界定：一個五營信仰的考察》。樹德科技大學建築與古蹟維護研究所碩士論文。

姚村雄

- 1991 《台灣廟宇石雕裝飾藝術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莊耀棋

- 2001 《在臺惠安峰前村蔣氏打石匠師群之研究》。國立藝術學院傳統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許蕙真

- 2004 《台灣獅文化的圖像分析》。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玉珍

- 1997 《臺灣寺廟石雕藝術》。台北市：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

美術組碩士論文。

溫知禮

2002 《台灣廟宇石雕與泥塑工藝表現形式之比較研究》，屏東師範學院，視覺藝術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蔣瓊徽

1997 《澎湖聚落民間信仰空間防禦體系之探討》。私立中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

謝宗榮

2000 《台灣辟邪劍獅研究》。國立藝術學院傳統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 三、期刊

孔憲法

1990 〈金門風獅爺及其聚落關係初探〉《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5（1）：29-39。

朱 鋒

1965 〈風獅爺〉《台灣風物》，15（2）：17-18。

李怡來

1983 〈金門民間傳統建築漫談—石敢當與風獅爺〉《金門季刊》，金門縣：金門縣政府，14：28-31。

阮昌銳

1985 〈台灣民間的巫術信仰〉《台灣風物》，台灣風物雜誌社，35（2）：129-142。

呂理政

1989 〈禁忌與神聖：台灣漢人鬼神信仰的兩面性〉《台灣風物》39（4）：107-125。

1990 〈聚落、廟宇與民宅厭勝物〉，《台灣風物》40（3）：95-97。

陳炳容

1996 〈從金門所城到官澳巡檢司—金門古官路探索（上篇）〉，《金門季刊》48：54-61。

2006 〈金門族譜研究之二—金門的風害史〉，《金門宗族文化》3：101-106。

潘元石

1979 〈風獅爺〉，《雄獅美術》106：95-97。

謝宗榮

1995 〈台灣民間信仰文物中的民間藝術風貌初探〉，《台灣文獻》46（1）：143~170。

1999 〈臺灣傳統空間厭勝物的藝術風貌〉，《歷史月刊》132：51-58。

2001 〈獸面辟邪傳統與劍獅辟邪信仰〉，《臺灣文獻》52（2）：29-83。

武雅士 (Arthur Wolf) ; 張珣譯

1997 〈神、鬼和祖先〉,《思與言》35(3): 233-291。

漢寶德

1983 〈風水—中國人的環境觀念架構〉,《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2(1): 123-150。

#### 四、電子資料

毛麗貞

2006 年 10 月 4 日,〈高樹鄉廣福村石獅 登錄屏東縣古物〉,2007 年 4 月 6 日,轉載自

<http://www.wretch.cc/blog/iamhuei/4967771>。

金門國家公園

〈地質地形〉,2008 年 6 月 5 日,

[http://www.kmnp.gov.tw/chinese/intro\\_4\\_1.aspx](http://www.kmnp.gov.tw/chinese/intro_4_1.aspx)。

曾坤木

〈大路關神獅的由來〉,2007 年 4 月 6 日,

[http://www.tncsec.gov.tw/wks/pt11/home.php?page=page42.php&num=2330&page\\_key=2&wks=pt11&send\\_key=y](http://www.tncsec.gov.tw/wks/pt11/home.php?page=page42.php&num=2330&page_key=2&wks=pt11&send_key=y)。

## 附錄

### 附錄一、村落風獅爺的敬拜活動表

村落風獅爺（解嚴前設置）的敬拜活動：

敬拜頻繁者

品名	敬拜活動
1. 斗門	每日兩間廟都有人輪流去燒香點火，風獅爺也有每天去燒香、奉茶。
	出社時：當境公農 8 月熱鬧，都是固定會拜風獅爺。像兩間廟跟風獅爺，金紙都要每一邊一份，要準備三牲去拜。
	風獅爺像虎爺，不能請入廟，請也請不動。要風獅爺在廟口才能請。
	有「走孝」習俗，會去拜風獅爺。
2. 下蘭	農 11.28 生日
	結婚當天會去下蘭與中蘭拜拜。中蘭是稍晚才設置風獅爺，原本只到下蘭的風獅爺前拜。
	農 4.12 蘇王爺生日作醮熱鬧時到下蘭風獅爺前拜拜，替它換新紅巾。但不會去中蘭的風獅爺前拜，只會去請中蘭的上帝公來一起熱鬧
3. 中蘭	村中一位王黃女士表示結婚當天會去中蘭與下蘭拜拜。但在她在民國 49 年結婚時，中蘭還未設置風獅爺，當時結婚只有到下蘭的風獅爺前拜。
	農曆 3.3 上帝公生日會在農 3.2 作平安醮熱鬧時到中蘭風獅爺前拜拜，替它換新紅巾。但不會去下蘭的風獅爺前拜，只會去請下蘭的蘇王爺來一起熱鬧，相對地，下蘭也是如此。
	每年農曆 3.3 上帝公生日會在農 3.2 作醮熱鬧時，法師會去那念經用三牲祭拜，先去辭神，再叫人去上油彩，做一件新布給它穿。再準備一份三牲去開眼。
4. 小浦頭	每天有一老太太負責在傍晚時以三柱香敬拜。
5. 湖前	無生日，作醮不會去拜。有些人每月初二、十六都會去拜。初二、十六會拜門口，拜鎮守在旁邊的軍將爺，就會順便去拜風獅爺。
6. 東蕭	※農曆初一、十五，許多婦道人家會前往敬拜。
7. 田墩	緊鄰風獅爺旁的住戶：張姓太太則會早晚三柱香來敬拜。農曆 8 月 15、端午節、過年期間、元宵節皆有人拜。有「走孝」習俗。冬至日會用湯圓敬拜。
	※農曆 8.9 生日，村民會用「順盒金」（金帛少許，供品若干）來敬拜。

聖誕日、廟會、其他敬拜日

品名	敬拜活動
8. 后宅 (25 號民宅旁)	農曆 2.2 生日。農曆 10.5 吳王爺聖誕作醮時法師會來請神去該村廟裡作客，作醮完法師會再辭神，就會回來
9. 成功	※農曆 5.16 生日，正月初九天公生也會用米糕來敬拜風獅爺。
10. 青嶼	農曆 10.15 生日。農曆 3.15 大道公（境主）出社會拜。

	※農曆 9.9 廟會也會拜。
11. 安岐	<p>每年農 10 月 22 日石獅爺生日，鄰近蔡姓居民會前來敬拜，也會在旁邊擺菜，讓好兄弟不會來搶食，在石獅爺面前以前有案桌，會作糕，圓圓的中間按壓一小坑，還有土豆、麵線去燒香，以早都是要拜甜糕等，現在還是有在拜。</p> <p>平常則是風獅爺旁的將軍廟都有在拜，農 3.15 熱鬧等都有拜，連西堡的村民也來拜。石獅爺平時則無人去拜。</p>
12. 沙美五柱（私設）	<p>※農曆 12.9 生日</p> <p>民國 97 年，農曆 3 月 16 日、3 月 17 日沙美萬安堂舉行醮慶的繞境儀式過程中，新增安鎮石獅爺的儀式，繞境隊伍會巡到「五柱」、「松樹腳」、「西甲」三甲頭的石獅爺前請神祝壽。並依神明指示，今年將以農曆 4 月初 2 為春秋日，由各甲頭犒軍。</p>
13. 沙美松樹腳甲	<p>農曆 12 月初 9 生日</p> <p>民國 97 年，農曆 3 月 16 日、3 月 17 日沙美萬安堂舉行醮慶的繞境儀式過程中，新增安鎮石獅爺的儀式，繞境隊伍會巡到「五柱」、「松樹腳」、「西甲」三甲頭的石獅爺前請神祝壽</p>
14. 何厝田厝尾	保安殿旁這尊是每年的農曆正月初 9、8 月 15 會拜，保安殿的保生大帝 10.22 作醮也會拜。

#### 聖誕日

品名	敬拜活動
15. 碧山（素爛別墅後方）	農曆五月初四生日
16. 洋山（該村通往九女山的路旁）	※端午節生日
17. 後水頭（汶源宮前）	※端午節生日
18. 東珩	※農曆 11.18 生日

#### 廟會敬拜

品名	敬拜活動
19. 山后	<p>農曆 8 月 25 日感應廟金王爺作醮時，用一付三牲在門口那拜，請神（風獅爺）入廟作客。風獅爺像衛兵守護一樣，平時是不能隨便入廟。平時每天都有人輪流奉茶。另有「走孝」，是老人家走七日後，去廟裡燒香的習俗，戴孝的人可以身上比較輕，不會太重。梁老說：是拜廟，非拜風獅爺。</p> <p>「走孝」的情形聽說都是拜廟裡。</p>
20. 陽翟 1-4	<p>（沒有生日或其他時間會有人拜）</p> <p>※村南方斜坡上的風獅爺，民國 72 年重新出土後設置（與原位不同），每年農曆 9.21 會山寺普庵佛祖聖誕建醮時一併拜拜。</p>
21. 下湖 1-2	※兩尊無特定生日，每年農曆正月十三關帝爺生日當天建醮時，繞境安鎮的隊伍多會前往石獅爺前拜拜。
22. 後浦頭	現有人拜。

(金沙國小 籃球場旁)	※ 農曆 8.15 廟會，會有信徒準備生的三牲來敬拜。 ◇逢中秋節，後浦頭慈德宮黃府大王爺聖誕千秋日，舉行建醮儀式，共舉行兩日的建醮活動，如 2005 年作者田調，第二日農 8 月 16 號的儀式程序中，早上 9：30 進行祭拜石獅爺。觀察描述，由鄉老黃火車以牲禮一份，陪同法師林振泰前往祭拜。
23. 沙美西 甲	民國 97 年，農曆 3 月 16 日、3 月 17 日沙美萬安堂舉行醮慶的繞境儀式過程中，新增安鎮石獅爺的儀式，繞境隊伍會巡到「五柱」、「松樹腳」、「西甲」三甲頭的石獅爺前請神祝壽。並依神明指示，將以農曆 4 月初 2 為春秋日，由各甲頭犒軍。平日也偶見村民前去上香。
24. 夏興	※民國 80 年重新出土後設置，每年農曆 2.2 和 10.16 兩日的廟會，信徒會前往敬拜。 有婦人表示，農曆初 1 及 16 都會來拜。
25. 官裡	每一年會在 3 月或 6 月（一年作一次）作平安醮，出社時一定會經過風獅爺前，會去燒個香等。
26. 夏墅	※每年農曆 5 月 13 日該村關帝廟的關帝爺聖誕，村民會在 5 月 11、12 日兩天先去以牲禮、瓜果來敬拜風獅爺。較為講究的，還會拜妥後，會獻賜一件「紅仁布」（紅色彩帶），斜披在風獅爺身上。
27. 后湖	有作醮才拜，平時則無。像池王爺建醮等，該村熱鬧日子不一定，有很多神明，像 3.19、6.18、9 月 22，一年作一次。拿牲禮、金紙去拜風獅爺。去鎮四方時，風獅爺也在四方之一附近，也會去拜。
28. 昔果山	（民國 57 年新設）※每年農曆 10.19、20 兩天廟會期間，會有村民前往敬拜。
29. 泗湖	※每年農曆 10.10 境主柳王爺生日當天也會敬拜風獅爺。

節日

品名	敬拜活動
30. 東溪	無生日，以前有人拜，現少人拜。 ※每年農曆 8.15，村民會以籤芋、糕粿、紅圓、菜蔬等敬拜風獅爺。
31. 東山	東山村一婦人表示會在農曆 8 月 15，正月初 9 準備麵線、糕餅去拜，或是家中老人家生日也會去拜。
32. 下新厝	※正月初九、端午節、八月十五中秋節三天會用粿粽、黃麵敬拜
33. 東沙尾	※端午節會前往敬拜風獅爺，在獅嘴上放黃麵或糕餅。
34. 塔后	端午節會拜、中秋節、過年時會拜，平時較無人拜，也無生日，作醮也不會去拜。
35. 后盤山	※農曆正月初九、端午節敬拜
36. 東洲	※中秋節這天會敬拜。
37. 洋山 2(私設)	該戶人家會在端午、中秋時敬拜。
38. 劉澳	農曆 8 月 15 日
39. 何厝田	農曆 12 月 16 日、8 月 15 日會拜。

前甲	
----	--

香爐上有插香

	敬拜活動
40. 呂厝（拱峰宮左前側）	沒有生日。 平時就會有人在拜，去廟裡燒香點火就會順便去燒香。
41. 東村	有拜拜，香爐裡有多柱香。
42. 塘頭	有拜拜，香爐裡有多柱香。旁邊有燒金紙的爐。
43. 小古崗	有拜拜，香爐裡有多柱香。
44. 浦邊 1-2	有拜拜，香爐裡有多柱香。旁邊有燒金紙的爐。
45. 瓊林 1-2	有拜拜，香爐裡有多柱香。
46. 安民	近年移至現址，才設有香爐。
47. 大地	因戰時被掩埋，近年重新發現。有拜拜，香爐裡有香。旁邊有燒金紙的筒。
48. 下塘頭	有拜拜，香爐裡有多柱香。
49. 後水頭 2、3	有拜拜，香爐裡有多柱香。
50. 湖下	有拜拜，香爐裡有多柱香。

無敬拜活動或其他

品名	敬拜活動
51. 頂蘭	無（村廢）
52. 呂厝 2	以前有拜，現在則無
53. 西吳	無（因砲擊倒地，遷至現址）
54. 后宅（洋樓旁）	無
55. 歐厝	以前有人拜，但戰爭爆發後，列為軍事重地，佈滿地雷，無法接近，現無人拜。
56. 古寧頭北山	以前有人拜，現在很少有人拜。
57. 西園東宮前	小孩身體不好，可以去拜。
	早時會有較多人去燒香，現在較少。現在也不知何時生日了。
	有「走孝」習俗，平日則少人拜。
	△過年過節時，東甲與中甲會有村民，會帶供品前往敬拜，以求出入平安。
58. 西園東宮後	長久被樹叢遮蔽，即使是該村西甲、北甲的村民也很少人知，直到近年才重新整理。
59. 溪邊	※沒有特定生日。當地耆老說著該村俗習：但碰上小孩有病痛時，只要準備一些順盒金（金帛）、黃麵、三牲等供品向它敬拜，並在獅嘴上塞一些俗稱「金錢」的五色錢，就可使病痛去除。
	長期下半部埋在沙堆中，人煙罕至。
60. 碧山 2	座上擺有零錢幾枚，有舊香殘存。
61. 金門城 1	昔時是在迴向殿廟前的廟埕兩邊的一對石獅中的其中一尊，非鎮煞作用，原無

	燒香，直至民國 96 年左右作醮時王爺起駕，指示也要燒香。
--	-------------------------------

解嚴後設置的村落風獅爺的敬拜活動：

品名	敬拜活動
62. 榜林 1	公設這尊，廟在熱鬧時會拜，但無生日。一年有三次熱鬧都會建醮。拿三牲、金紙去祭拜風獅爺。
63. 榜林（私設）	王家的人會定期在過年、端午節、中秋節敬拜。
64. 官澳 1-2	廣澤尊王 8.22 作醮、媽祖 3.23 作醮、媽祖 2.2 時作醮鎮五方時，也會拜在五方位置中兩方的風獅爺。過年時會固定去換紅衣。 現在只要龍鳳宮有祭拜，有鎮五方，一定會到風獅爺前（兩尊都在五方之兩方位置），以前也是如此。龍鳳宮每年最少有兩次要在廟裡作法事（小的不算），一次是農曆 8.22 廣澤尊王聖誕，一次是媽祖農 3.23。這兩次一定會去風獅爺前拜。而其他小拜拜像農 8.12 厲王爺張巡。如果無鎮五方就不會去風獅爺前拜。
65. 田埔	石獅爺是農曆 2 月初 2 生日，跟著土地公生。 該村每天都會有人去燒香，是村民輪流，負責去全村的廟中神明及石獅爺前燒香點火，也需打掃廟及宗祠。神明作醮不一定會去拜風獅爺，看各人。
66. 山外 1-2	作醮時會拜，兩尊在五方其中兩位置。 ※黃海路旁的風獅爺，農曆每月初一、十五兩天都會有人前去燒香點火。
67. 后頭	農曆十月十五拜天公時也會拜風獅爺。新年也有人去拜風獅爺。 農十月十五會先拜天公，先經過風獅爺前，會準備金紙、餅乾去拜，再到海邊的廟去拜。 一年裡會去拜風獅爺一次，農曆 8 月 23 時，廟在（天上聖母聖誕）熱鬧也會用牲禮去拜風獅爺。兩位年紀約五、六十歲婦人在訪問皮叔公時中途出現在旁等公車，一位表示：初一、十五她都會去拜；另一位則說：她比較忙，只有農曆十月十五、正月初九去拜。
68. 金門城 2	每天都會有人負責去燒香。北門的迴向殿的岳帝農曆 8 月初 4、初 5 作醮及吳王爺農曆 9 月 12、13 作醮，北門居民會去拜風獅爺。
69. 官路邊	作醮熱鬧時會去拜風獅爺。每年會作一次總千秋，普通都是 5 月、6 月或 8 月。每年作醮熱鬧會去替風獅爺換紅衣（披巾）。並拜牲禮一付。作醮時每人負責不同，由抽中牲禮的人準備。
70. 后沙	有拜拜，香爐裡有多柱香。

※資料來源：《金門風獅爺與辟邪信仰》。

△資料來源：《蠓鹽之鄉話西園》

◇引自黃逸歆《金門民間信仰—以金沙鎮太守祖崇祀與明進士黃偉關係為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中記錄，2006），頁 137。

無特別註明者：筆者訪談資料。

感謝下列受訪者以及諸位不便具名的女士、先生們的幫助

村名	受訪者	村名	受訪者
吳厝	張輝權先生	瓊林	蔡清其先生
安岐	許嘉怡先生	瓊林	蔡水木先生
後水頭	黃再團先生	下湖	呂應諒先生
新市里	黃應驗先生	安岐	蔡輝進先生
養工所	周志安先生	安岐	蔡福生先生
西園	黃金田先生	泗湖	歐贊生先生
西園	莊太白先生	小古崗	葉國忠先生
西園	黃世澤先生	官裡	許燕樂先生
山后	林成碧先生	后盤山	王振東先生
湖前	陳育雨先生	后湖	許丕奢先生
陽翟	陳朝旺先生	湖下	楊清彪先生
陽翟	陳篤龍先生	湖下	楊清貴先生
陽翟	陳慶瀚先生	榜林	許丕漳先生
後水頭	黃金墻先生	東洲	陳瑞規先生
沙美	葉維敬先生	官澳	張水溪先生
洋山	蔡維夢先生	官澳	楊誠華先生
斗門	陳清鏞先生	官澳	楊忠福先生
西吳	吳文言先生	山外	陳春木先生
田埔	柯能靜先生	后頭	方清皮先生
東溪	鄭建陵先生	金門城	邵來猛先生
東溪	吳有慶先生	金門城	陳世宗先生
青嶼	張清平先生	官路邊	陳再傳先生
中蘭	王發榮先生	后沙	許水盤先生
何厝	陳允南先生	東埔	蕭永奇先生 贈書
東珩	陳鍾英先生		